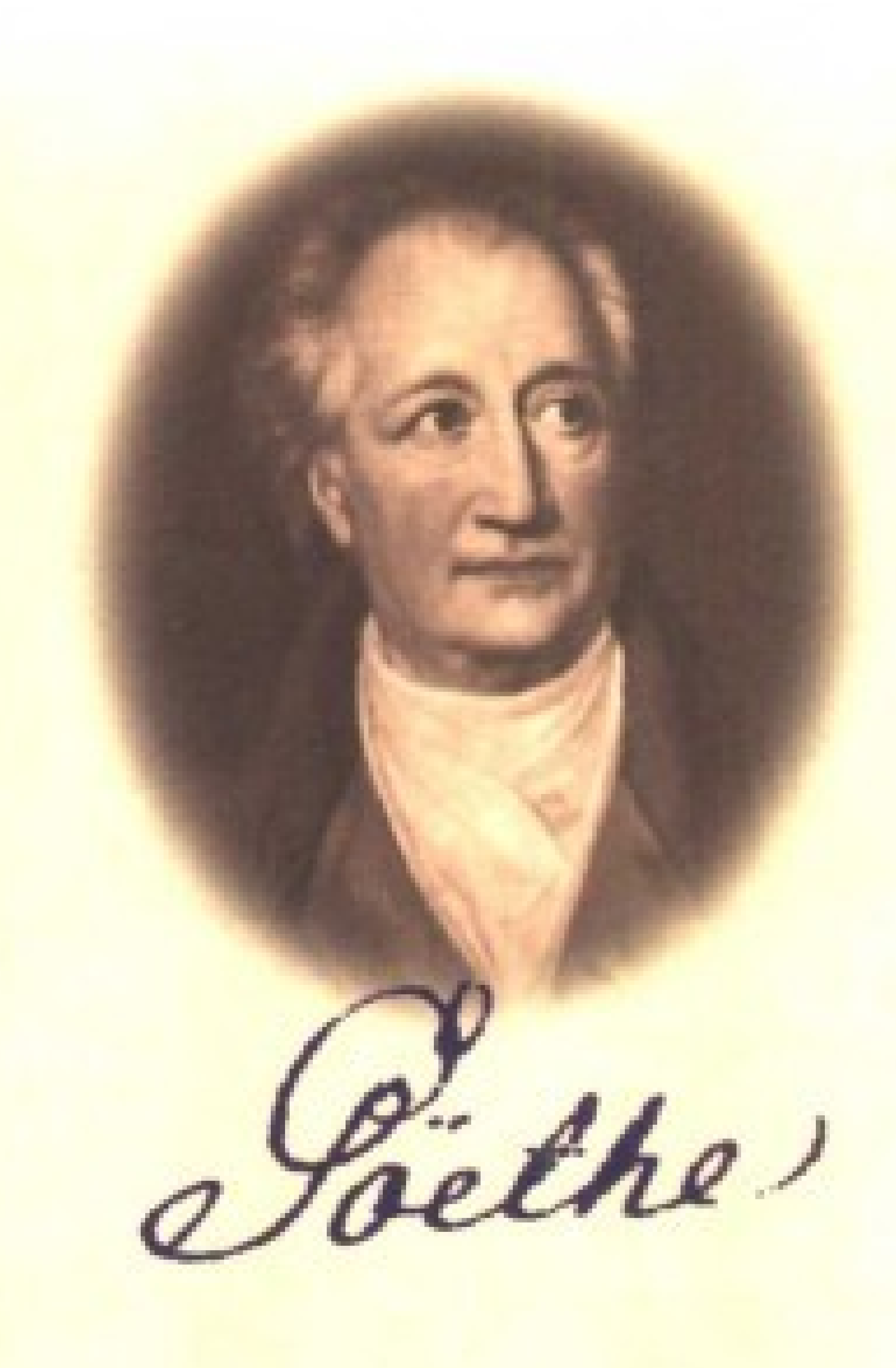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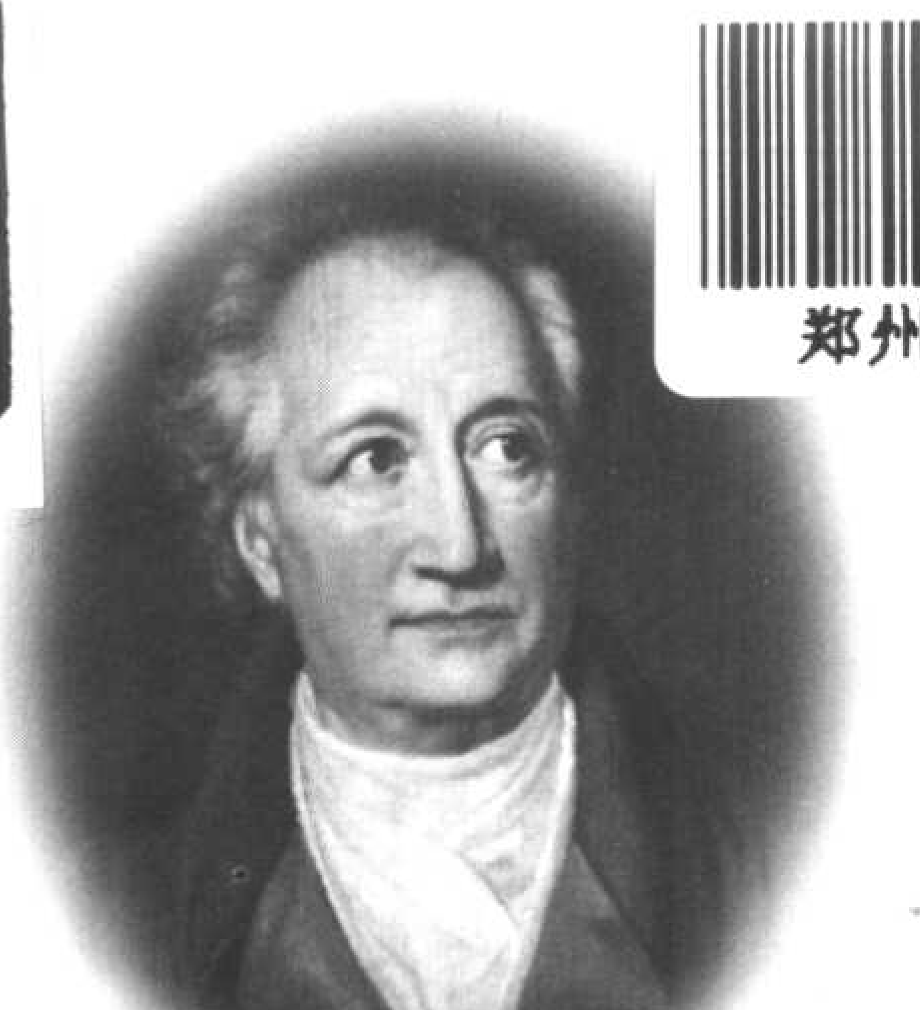


歌德文集

7

Goethes Werke





Goethe

戏剧选

钱春绮 章鹏高 汪久祥 译

歌德文集



7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北京

GOETHES WERKE

In zehn Bänden

Siebter Band

GÖTZ · EGMONT · IPHIGENIE · TASSO

目　次

铁手葛兹·封·贝利欣根 …………章鹏高　汪久祥译（1）
哀格蒙特……………………………………钱春绮译(131)
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钱春绮译(247)
托尔夸托·塔索………………………………钱春绮译(365)

铁手葛兹·封·贝利欣根

章鹏高　汪久祥 译

人 物 表

马克西米伦皇帝

葛兹·封·贝利欣根

伊丽莎白——葛兹的妻子

玛丽亚——葛兹的妹妹

卡尔——葛兹的儿子

格奥尔格——葛兹的少年侍从

<table>
<tr><td>巴姆堡主教</td><td rowspan="5">在主教宫廷中</td></tr>
<tr><td>魏斯林根</td></tr>
<tr><td>阿德尔海特·封·瓦尔多夫</td></tr>
<tr><td>利贝特劳特</td></tr>
<tr><td>富尔达修道院院长</td></tr>
</table>

奥莱阿里乌斯——宗教法与民法法学博士

半俗僧马丁

汉斯·封·塞尔比茨

弗兰茨·封·济金根

莱尔赛

弗兰茨——魏斯林根的少年侍从

阿德尔海特的侍女

梅茨勒、齐费斯、林克、柯尔、维尔特

——起义农民的领导者

巴姆堡宫廷中的侍女、侍从

钦命参议

海尔布龙议员

秘密法庭法官

两个纽伦堡商人

马克斯·施图姆普夫——宫廷伯爵的仆人

一个陌生人

新娘的父亲
新郎 } 农夫

贝利欣根的、魏斯林根的、巴姆堡的骑兵

帝国部队长官、军官、兵士

酒店掌柜

庭丁

海尔布隆市民、步哨、看守

农夫、吉卜赛人首领、男吉卜赛人、女吉卜赛人

第　一　幕

〔弗兰肯的施瓦尔岑堡。客店。

〔梅茨勒、齐费斯坐在桌旁。

〔两个骑兵靠在炉边。掌柜。

齐费斯　我的汉斯，再来一杯烧酒，可得斟满哪。

掌柜　你这酒鬼。

梅茨勒　（低声对齐费斯）把贝利欣根的事再说一遍！那两个巴姆堡人恼火了，气得要命。

齐费斯　巴姆堡人？这两个人在这儿干啥？

梅茨勒　魏斯林根在上面伯爵大人的城堡里两天了；这两个人是护送他的。我不知道他打哪儿来。他们在等他；他就要回巴姆堡去。

齐费斯　这魏斯林根是什么人？

梅茨勒　主教的左右手，一个头面人物，也在等机会暗算葛兹呢。

齐费斯　他自己可要小心哪。

梅茨勒　（低声）就这样说下去。（大声）多会儿葛兹跟巴姆堡主教又有疙瘩了？都说已经谈妥了，和解了嘛。

齐费斯　哼，你去跟秃驴和解！主教一看苗头不对，老吃亏，

就低声下气，连忙讲和。可葛兹这个人忠厚，占了上风，总是一个劲儿地让步。

梅茨勒　但愿上帝保佑他！真是个正人君子呀！

齐费斯　你看，冷孤丁他们抓走了他的一个少年侍从，简直无耻！可是他又会教训他们的。

梅茨勒　真糟心，最近这一着他又落空了！他一定恼火得要命。

齐费斯　我看哪，这么久来，没有哪件事情教他这么生气的。你瞧，主教从温泉浴场回来，带多少骑兵，走哪条路，什么都打听得一清二楚；要不是坏蛋走漏消息，他就会教这位主教舒舒服服地洗个澡，好好儿地收拾他一下。

骑兵甲　你们凭什么要骂我们主教？我看，你们这是在找碴儿。

齐费斯　甭管闲事。你们别找到我们桌子上来。

骑兵乙　啊？谁让你们没上没下地拿我们主教来瞎扯？

齐费斯　要我来回答你们？瞧你们这副蠢相！

骑兵甲　（打他耳光）

梅茨勒　打死这狗东西！

〔他们互相殴打。

骑兵乙　你过来，算你有种。

掌柜　（把他扯开）你们别胡闹！该死的！你们有帐要算，都给我滚出去。在我客店里只许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把两个骑兵推出门去）你们这两个笨蛋，还要干啥？

梅茨勒　别骂了，老汉斯，不然我们要砸你的脑袋。来，伙计，把外面那两个揍一顿。

〔两个贝利欣根的骑兵上。

骑兵甲　出了什么事？

齐费斯　啊，你好，彼得！法伊特，你好！哪儿来？

骑兵乙　千万别说出去我们在谁那儿当兵。

齐费斯　（轻声）这么说你们的主人葛兹也近在眼前了。

骑兵甲　别漏出去！你们跟谁吵架了？

齐费斯　你们在外面碰上的那两个人，都是巴姆堡来的。

骑兵甲　那么他们到这儿干啥？

梅茨勒　魏斯林根在上面城堡里大人那儿，这两个人是陪他来的。

骑兵甲　那个魏斯林根？

骑兵乙　（低声）彼得！这真是送到嘴边的肥肉！（大声）他到这儿多久了？

梅茨勒　两天了。可我听他们当中一个家伙说：他今天就要走。

骑兵甲　（低声）我不是跟你说过，他是走这条路来的！要是我们在那儿埋伏一会儿多好哇。来，法伊特！

齐费斯　先帮我们把这两个巴姆堡人结结实实地揍一顿。

骑兵乙　你们已经有两个啦。我们得走了。再见。（下）

齐费斯　卑鄙的狗东西，这些骑兵！你不给钱，他们就不给你卖力。

梅茨勒　我敢发誓，他们要搞什么名堂。他们在哪儿当兵？

齐费斯　叫我不要讲出去。他们在葛兹手下当兵。

梅茨勒　原来这样！我们这就去揍外面那两个，走，我只要找根棍子，就不怕他们的烤肉叉。

齐费斯　但愿有一天，我们也能这样对付叫我们上当受骗的王侯君主。

〔林中客店。

葛兹　（在门前菩提树下）我的骑兵还没有回来！我得来回走动，不然就会打瞌睡。已经埋伏了五天五夜啦。想要这丁点儿生活乐趣和自由也真不容易。可是如果把你逮住，魏斯林根，我就舒心了。（斟酒）又喝完了！格奥尔格！只要不缺酒，不短气，我就能嘲笑诸侯的统治野心和阴谋。——格奥尔格！——你们把称心如意的魏斯林根派去找你们的诸亲好友，让他到处说我坏话吧。随你们说去。我可没有睡大觉。你从我手里溜走了，主教！这就要你心爱的魏斯林根来还帐了。——格奥尔格！这孩子还没有听见！格奥尔格！格奥尔格！

少年侍从　（穿着成人的胸甲）大人！

葛兹　你哪儿去了？睡着了？你搞的什么化装把戏呀？过来，你这模样多俊哪。别害臊，孩子！你真行！啊！要是这副胸甲你穿着合身，该有多好！这是汉斯的吧？

格奥尔格　他想睡一会儿，就把胸甲解下来了。

葛兹　主人哪有他逍遥自在呀！

格奥尔格　您别生气！我悄悄地拿走这副胸甲，穿在身上，从墙壁上取下我爸爸那把旧剑，跑到草地上，把它拔出来。

葛兹　随后乱砍一气，是吗？那些带刺的矮树就交上好运了。汉斯还在睡吗？

格奥尔格　听见您叫，他就跳起来喊我，说您在叫。我正想把胸甲解下来，又听见您第二次、第三次叫我。

葛兹　去吧！把胸甲还给他，叫他准备，好好照看那些马。

格奥尔格　这些马我都喂得饱饱的，还上了笼头。您随便什么时候骑都行。

葛兹　给我拿一壶酒来，也给汉斯一杯，叫他打起精神，现在

就靠这个。我一直在盼着侦察兵回来。

格奥尔格　啊，大人！

葛兹　你怎么啦？

格奥尔格　我不能跟您去吗？

葛兹　以后吧，格奥尔格，我们去捉商人，劫他们车子的时候你再去。

格奥尔格　以后吧，您老这么说。这一回我要去！这一回！我只跟着跑，藏在旁边，替您捡回射出去的箭。

葛兹　下一回吧，格奥尔格。你先得有紧身上衣、铁帽、长矛才行啊。

格奥尔格　您带我去吧。上次要是我在那儿，您的弩就不会丢了。

葛兹　你知道这件事吗？

格奥尔格　您拿它朝敌人的头上扔去，有个步兵把它捡去；您的弩就这样丢了！我不知道？

葛兹　这是我的士兵告诉你的吧？

格奥尔格　是呀。所以那次洗马的时候，我也把各种各样的曲子吹给他们听，教他们许多有趣的歌儿。

葛兹　你真是个勇敢的孩子。

格奥尔格　您把我带去，才能显得出我是个勇敢的孩子。

葛兹　下一回，相信我的话。象你这样，没有武装，是不能去打仗的。将来还需要人呢。我跟你说，孩子，艰难的时刻就要到来；诸侯们为了把一个他们现在憎恨的人弄到手，将会拿出自己的财宝。去吧，格奥尔格，把胸甲还给汉斯，拿酒给我！（格奥尔格下）我的骑兵还没有回来！真不明白。一个修道士！他这个时候从哪儿来？

〔半俗僧马丁上。

葛兹　师父，晚上好！这么晚打哪儿来？圣洁安详的法师，您叫骑士们羞愧难当啊。

马丁　谢谢您，尊贵的大人！我现在只是微不足道的半俗僧。在寺院里我叫奥古斯汀。可我顶爱听人叫我的教名马丁。

葛兹　您累了，马丁师父，您也一定渴了！（少年侍从上）这酒来得正好。

马丁　给我一口水吧。我不可以喝酒。

葛兹　喝酒算破戒吗？

马丁　不，尊贵的大人，喝酒不算破戒；不过酒是违反戒律的，所以我不能喝。

葛兹　您这话怎么讲？

马丁　您还是不明白的好。我的意思是：吃喝是人类生命的根本。

葛兹　不错。

马丁　吃喝以后，您就象获得新生一样，就更加壮健，更加勇敢，办事更加灵活。酒能使人心情愉快，愉快又是一切美德的源泉。喝酒以后您就有了双倍的德性，思考起来会加倍地敏捷，行动起来会加倍地积极，完成起来会加倍地迅速。

葛兹　象我这样喝酒，这话的确不错。

马丁　我也是这个意思。可是我们——

〔格奥尔格拿水上。

葛兹　（悄悄地对格奥尔格）你到通往达克斯巴赫的那条路上去，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听有没有马跑过来，快去快回。

马丁　可是我们吃喝以后就完全背弃了自己的本分。消化使人

昏昏欲睡，让头脑听凭肚子摆布。酒醉饭饱无所事事，困倦中会滋生出种种难以约束的欲望。

葛兹 马丁师父，喝一杯不会使您睡不好觉的。您今天走了许多路啦。（向他祝酒）祝勇士们健康！

马丁 那好吧！（两人碰杯）我看不惯懒散的人；可我不能说修道士都是懒散的；他们在做能做的事情。昨天夜里我睡在圣法伊特修道院里，刚才就从那儿来。院长把我带到园子里；这可以说是他们的蜂房。有上好的生菜！有可口的甘蓝！特别是欧洲独一无二的花椰菜和朝鲜蓟！

葛兹 这么说，您要干的还不止是这种事。（他站起来，去看少年侍从，又走回来）

马丁 但愿上帝当初使我成为园丁或采药人就好了！那我就会感到愉快。我的修道院在萨克森的埃尔富特，院长喜欢我，他知道我闲不住，就派我到各个有事要办的地方去。我现在去找康斯坦茨的主教。

葛兹 再来一杯！祝您成功！

马丁 祝您成功！

葛兹 师父，您干吗这么盯着我。

马丁 因为我喜欢您这副铠甲。

葛兹 您想要一副吗？穿铠甲又沉又费事呀。

马丁 世界上有什么不费事的！我觉得没有比不许做人更费事了。清苦、禁欲、顺从——三条戒律，分开来看，每一条显然都是违反本性，最难忍受的，这三条实在都教人受不了，还要一辈子在这种重压下面，或者在更加沉重的良心压力下面，无望地呻吟喘息哩！由于妄想接近上帝，便把至善至美的冲动本能看成罪孽。啊，大人！您生活中的艰

难，比起处在这种地位的不幸，又算得了什么呢？

葛兹　要是您的戒律并不那样庄严神圣，我想劝您披上铠甲，给您一匹马，我们一起出发。

马丁　但愿我的肩膀有承受铠甲的力气，但愿我的胳膊有把敌人从马上刺下来的力量！——可怜柔弱的手，一向拿惯了十字架同和平旗，捧惯了香炉，你怎么能提枪使剑呢？我那只会唱万福马利亚和上帝赞美歌的声音，是向敌人通报我懦弱的使者，可是你的声音却能震服敌人。不然的话，没有一条戒律能够阻挡我回到造物主自己开创的世界里去。

葛兹　祝您幸福地回去！

马丁　我喝这杯酒只是为您祝福。回到我的囚笼里只有不幸。大人，在您回到城堡里去，意识到疲劳不能侵害您的勇气和力气的时候，在您好久以来第一次不会遭受敌人袭击，卸下盔甲躺到床上去的时候，在您舒坦地去安睡的时候——您的安睡比我久渴之后喝一口水还要有味——，这个时候，您才谈得上幸福！

葛兹　所以这种幸福也就难得了。

马丁　（更加兴奋）要是有了这种幸福，可以说是预先尝到了天国的滋味。——您回来的时候，载着敌人抢走的东西，回想起："那个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击发，我就把他从马上刺了下来；另外一个我把他连人带马都冲倒了。"想到这里，您骑马朝自己的城堡跑上去，这时候——

葛兹　这时候怎么样？

马丁　这时候见到了您的女眷！（他斟酒）祝您的夫人健康！（他揩拭眼睛）您有一位夫人吧？

葛兹　一位高贵贤德的妇女！

马丁　谁有贤妻，谁就幸福！他的寿命就加了一倍。我同妇道无缘，可女人的确是造物的无上光荣！

葛兹　（自语）我同情他！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这折磨着他的心。

格奥尔格　（跑来）大人！我听见马在奔跑！两匹！准是他俩。

葛兹　把我的马牵出来，叫汉斯上马。再见，尊敬的师父，但愿上帝保佑您！拿出勇气，耐着性子！上帝会给您机会的。

马丁　请问尊姓大名？

葛兹　请原谅！再见！（他向他伸出左手）

马丁　为什么您把左手伸出来给我？我不配握骑士的右手吗？

葛兹　就算您是皇帝，也只能握这只手。我的右手虽然在打仗的时候不是没有用处，可是对热情的紧握却毫无知觉。这只手已经同手套连在一起；您瞧，这是铁的。

马丁　原来您是葛兹·封·贝利欣根！我感谢你，上帝，你让我见到了他，见到了这个诸侯们憎恨、受压者拥戴的人，（他抓住他的右手）让我握这只手，让我吻这只手！

葛兹　您不要握。

马丁　让我握吧！你，这只手，比流过至圣血液的圣者遗骸之手更有价值，没有生命的用具，由于有了信仰上帝的无限崇高的精神，也就获得了生命。（葛兹戴上铁盔，拿起矛枪）当时，您这只手在兰茨虎特被射断以后，我们那儿有个教士来看过您，他对我们说，您很难过，您由于残废不能尽职而感到痛苦，后来您想起曾经听说过有一个人，

他也只有一只手，但还是勇敢的骑士，还在疆场效命很久——这我永不会忘记。

〔两个骑兵上。

〔葛兹走过去。三人密语。

马丁　（同时继续说下去）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怀着对上帝最崇高最纯朴的敬仰之情说过这样的话：“就算我有十二只手，要是我得不到您的恩惠，这些手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一只手也能……”

葛兹　那么到哈斯拉赫的林子里去吧。（转身对马丁）再见啦，尊敬的马丁师父！（吻他）

马丁　请别忘掉我，象我不会忘掉您一样。（葛兹下）我刚看见他的时候，心情多么郁闷！他没有说什么，可是我的心能够领会他的心，见到一位伟人，真叫人高兴极了。

格奥尔格　尊敬的师父，您在我们这儿睡吧？

马丁　我能要一张床吗？

格奥尔格　没有，师父！我只听人家说起过床铺，在我们住的地方只有禾草。

马丁　也好。你叫什么名字？

格奥尔格　叫格奥尔格，师父！

马丁　格奥尔格！你可有了一个勇敢的保护神①啦。

格奥尔格　听说，他从前当过骑兵；我也想当骑兵。

马丁　等一下！（他掏出一本祈祷书，给少年一个圣像）你拿去，要拿他做榜样，要勇敢，要敬畏上帝。（马丁下）

---

① 意谓：根据传说，圣格奥尔格成为屠龙者；葛兹的少年侍从随圣格奥尔格取名，会得到他的保护。

格奥尔格　啊，好一匹白马！但愿将来我也有一匹这样的马，还有这金色的盔甲！——这是一条恶龙。我现在只能打家雀儿，圣格奥尔格呀！让我长大起来，强壮起来，给我一条这样的矛枪，一副盔甲，一匹马，让我来收拾这些恶龙吧！

〔雅克斯特豪森。葛兹的城堡。

〔伊丽莎白、玛丽亚、葛兹的儿子卡尔。

卡尔　亲爱的姑姑，我求你把虔诚的孩子那个故事给我再讲一遍，真有趣。

玛丽亚　小家伙，你先给我讲一遍，看你有没有留心听。

卡尔　等一等，我要想一下——从前有——是的，从前有一个孩子，他妈妈病了，这孩子就去——

玛丽亚　不是这样。他妈妈说："亲爱的孩子……

卡尔　"……我病啦，……

玛丽亚　"……不能出去……"

卡尔　随后拿钱给他，对他说："去给你自己买一顿早饭。"这时来了一个穷人——

玛丽亚　这孩子出去，碰见一个老人，这个人——你说下去，卡尔！

卡尔　这个人——老了——

玛丽亚　那是不消说的！这个人差点走不动了，他说："可爱的孩子……

卡尔　"……舍点东西吧，我昨天跟今天都没有吃过面包。"这孩子就把钱给了他……

玛丽亚　这本来是他买早饭的钱。

卡尔　老人就说——

玛丽亚　老人就拉住孩子……

卡尔　拉住孩子的手，说——接着变成好看、发亮的圣徒，他说："亲爱的孩子……

玛丽亚　"……因为你做了好事，圣母叫我报答你：不论哪个病人，只要你一碰……

卡尔　"……用手一碰——大概是用右手……

玛丽亚　对。

卡尔　"……这个人马上就会好起来。"

玛丽亚　这孩子就跑回家去，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卡尔　他抱住妈妈的脖子，高兴得哭了——

玛丽亚　他妈妈叫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接着——卡尔，你说下去！

卡尔　接着——接着——

玛丽亚　你一定没有留心听！——接着病就好了。后来这孩子把国王和皇帝都医好，有了很多钱，盖了一座很大的修道院。

伊丽莎白　我想不出我丈夫这会儿在哪儿。他出去五天五夜了。他说过希望很快就能完事。

玛丽亚　我早就在担心了。要是有这样老是可能遇险的丈夫，我头一年就会死掉。

伊丽莎白　所以我要感谢上帝，因为他使我生得坚强一些。

卡尔　既然这样危险，干吗爸爸一定要骑马出去呢？

玛丽亚　他愿意这样做。

伊丽莎白　他必须这样做，亲爱的卡尔。

卡尔　为什么呢？

伊丽莎白　上次他出去，给你带来面包卷，你还记得吗？

卡尔　爸爸会不会又给我带东西来？

伊丽莎白　我想会带来的。你听着：有一个斯图加特的裁缝是一个很好的射手，在科隆比赛射箭的时候，他得了头奖。

卡尔　很多钱吧？

伊丽莎白　一百塔勒①。后来他们不给他。

玛丽亚　卡尔，这不是不讲理吗？

卡尔　这些人不讲理！

伊丽莎白　那个裁缝找你爸爸，请求帮他拿到这笔钱。你爸爸就骑马出去，捉了几个科隆商人，折磨他们，到他们拿出这笔钱来才住手。要是你，不也骑马出去吗？

卡尔　我不去！那得穿过很密很密的林子，里面有吉卜赛人和巫婆。

伊丽莎白　真是好孩子！怕起巫婆来了。

玛丽亚　你还是这样好，卡尔，就住在自己的城堡里，做一个虔诚的慈悲为怀的骑士。在自己庄园里做好事的机会多的是。最正派的骑士在外面也都是作恶多，行善少的。

伊丽莎白　妹妹，你都不知道你说什么来着。但愿上帝让我们的孩子渐渐勇敢起来，可别学那个对我丈夫这样不忠实的魏斯林根！

玛丽亚　伊丽莎白，我们不要认定怎样就怎样。我哥哥恨得要命，你也这样。这事从头到尾我只是旁观者，所以可能公正一点。

伊丽莎白　不能为他辩解。

玛丽亚　我听到过关于他的事情，那些都吸引了我。就是你丈

---

① 塔勒：德国过去一种银币的名称。

夫不是也讲了许多，说他为人可亲，心地善良吗？他们少年时代一起做过边疆伯爵的随从，那时多么幸福哇！

伊丽莎白　也许是这样吧。可是你说说看：一个人对最要好最忠实的朋友放冷箭，卖身投靠我丈夫的敌人，还造谣中伤，想蒙蔽对我们这样垂恩的圣明皇帝，这样的人能做出什么好事来呢？

卡尔　爸爸来啦！爸爸来啦！卫兵在吹《哈哈，打开大门吧！》那支歌了。

伊丽莎白　他带着战利品回来了。

〔一个骑兵上。

骑兵　我们追呀！我们抓哇！高贵的夫人、小姐，你们好！

伊丽莎白　你们抓了魏斯林根没有？

骑兵　抓了他跟三个骑兵。

伊丽莎白　你们怎么呆这么久？

骑兵　我们埋伏在纽伦堡和巴姆堡中间等他，他老不来，可是我们明明知道他已经上了路。最后我们探听到他的下落：原来他打旁边走了，舒舒服服地坐在施瓦尔岑堡伯爵那儿。

伊丽莎白　他们也很想叫他反对我的丈夫。

骑兵　我立刻报告主人。走吧！我们就骑马到哈斯拉赫的林子里去。真奇怪：我们摸黑骑马的时候，有个羊倌守在那儿，这时羊群里闯进五只狼，猛扑过去。我们的主人就大笑说："亲爱的伙伴们①，祝你们成功！到处都有好运，

---

① "伙伴们"指那五只狼。葛兹看到狼扑进羊群，认为是一个好兆头，这预示他会成功，逮住魏斯林根。

我们也会碰上！”这个好兆头使我们很高兴。正在这时魏斯林根骑马来了，带着四个兵士。

玛丽亚　我的心在发抖。

骑兵　我跟我的伙伴，照主人的吩咐，缠住他，好象我们生在一起似的，叫他动弹不得。主人和汉斯就朝那几个兵扑过去，要他们发誓服从。有一个逃掉了。

伊丽莎白　我倒想看看他。他们就来吗？

骑兵　他们正骑马顺着山沟上这儿来了，过一刻钟就到。

玛丽亚　他大概是垂头丧气的吧。

骑兵　他怪愁眉苦脸的。

玛丽亚　看到他那副样子，我心里一定很痛苦。

伊丽莎白　别这样！——我这就把饭弄好。你们大家都饿了吧。

骑兵　说实话，饿了。

伊丽莎白　地窖的钥匙给你，拿一些最好的酒来。他们配喝这样的酒。（下）

卡尔　我也去，姑姑。

玛丽亚　来吧，孩子。（下）

骑兵　他不会成为象他爸爸那样的人，不然他就会跟到马房里去。

〔葛兹、魏斯林根、骑兵上。

葛兹　（把盔和剑放在桌子上）替我把铠甲解开，把我的紧身上衣拿来。放松一下，会使我感到舒畅。马丁师父，你说得对呀。——你叫我们等得好苦哇，魏斯林根。（魏斯林根没有回答，踱来踱去）快打起精神。好啦，把铠甲脱下来。你的衣服呢？但愿没有丢东西。（向骑兵）去问一问

他手下的兵。你们把他的行李打开，要看住，别让丢了什么。我也可以借几件衣服给你穿。

魏斯林根　就这样吧，反正我什么都无所谓。

葛兹　我可以借一件漂亮、干净的紧身上衣给你，不过只是麻布做的。我穿已经太窄了。在我主人，就是宫廷伯爵结婚时，我穿过这件衣服，当时你的主教非常恨我，因为在那以前两个星期，我在美因河上弄沉了他的两只船。举行婚礼那天，我和弗兰茨·封·济金根一起走上海德尔堡牡鹿饭店的楼梯，快到上面的时候，有一个楼梯平台和一道铁栏杆，主教就站在那儿，他在弗兰茨走过时，跟他握了手，我紧接着上去，他也向我伸出手来。我心里直发笑，于是走到跟我很要好的哈诺方伯旁边，对他说：主教跟我握了手，我敢打赌，他不认得我。这话主教听见了，因为我故意说得声音很大。他气呼呼地走过来，说：不错，我不认识你，所以向你伸出手来。我就说：主教阁下，我看得出来，你不认识我，那么现在把你的手缩回去吧。这一下那个矮子气得脖子通红，跟煮过的龙虾一样，就跑进路德维希宫廷伯爵和纳骚侯爵的屋子，向他们诉苦去了。后来我们常拿这事来当笑料。

魏斯林根　你让我独个儿呆着吧。

葛兹　干吗这样呢？我劝你别懊恼了。现在你在我手里，可我不会滥用权力的。

魏斯林根　这我倒不怕。这是你做骑士的职责。

葛兹　可你要知道，对我来说这种职责是神圣的。

魏斯林根　反正我给逮住了，别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葛兹　你不能这样说嘛。要是你让诸侯捉住，他们一定会用铁

链把你关在很深的地牢里，看守会吹着哨子不让你睡觉，那当然不好受。

〔骑兵拿衣服上。

〔魏斯林根脱掉铠甲，穿上衣服。

〔卡尔上。

卡尔　早上好，爸爸。

葛兹　（吻他）早上好，孩子。这些时候你们过得怎么样？

卡尔　很好，爸爸！姑姑说我很好。

葛兹　噢！

卡尔　你给我带东西没有？

葛兹　这回没带。

卡尔　我学了好多东西。

葛兹　啊！

卡尔　要不要给你讲虔诚的孩子那个故事？

葛兹　吃了饭再讲吧。

卡尔　我还知道别的事哩。

葛兹　什么事呢？

卡尔　雅克斯特豪森是雅克斯特河旁边的村庄和城堡的名字。两百年来一代传一代都属于贝利欣根领主。

葛兹　你认识贝利欣根领主吗？

〔卡尔呆呆地注视着他。

葛兹　（自语）他大概一心求学，所以连他父亲也不认识。——雅克斯特豪森是属于谁的呢？

卡尔　雅克斯特豪森是雅克斯特河旁边的村庄和城堡的名字。

葛兹　我不是问这个。——我还不知道河流、村庄和城堡叫什么的时候，就认得了所有的小道、大路和浅滩。——妈妈

在厨房里吗？

卡尔　是的，爸爸。妈妈在做红烧白萝卜和烤羊肉。

葛兹　这你也知道吗？你这小百事通！

卡尔　姑姑给我烤了一只苹果当饭后的点心。

葛兹　你不能生吃吗？

卡尔　烤起来好吃一点。

葛兹　你总是要与众不同。——魏斯林根，我去去就来，我得看看我的妻子。来吧，卡尔！

卡尔　这是谁呀？

葛兹　向他问好。叫他别这么不高兴。

卡尔　喂，你握手哇，别这么不高兴，马上就要吃饭了。

魏斯林根　（把他抱起来，亲他）幸福的孩子，除了遇上要喝的汤老等不来以外，他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叫做坏事。但愿上帝让你在这孩子身上得到很多乐趣，贝利欣根。

葛兹　光线强，阴影浓。——要是能得到乐趣，我还是愿意的。我们要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魏斯林根　但愿能醒过来吧！希望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我很难摆脱贝利欣根，我怕想到他，就象要避开火一样，我只望能制服他，可现在却落在他的手里！他呢？——还是这个诚实的葛兹！天哪！这一切的结果会怎样呢？阿德尔培特，你又被带回到我们做小孩时玩耍吵闹的大厅里——那时候，你喜欢他，离不开他，就象他是你的命根子一样。接近他的人谁会恨他呢？唉，今天我在这里真是一钱不值！幸福的日子，你们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时侯，老贝利欣根坐在这儿壁炉旁边，我们大家都围着他玩儿，象天使一般相亲相爱。主教会多么担心，还有我的朋友！我知道全

国都在关心我的遭遇。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们能使我得到我要求得到的东西吗？

葛兹　（拿了一瓶酒和杯子来）饭还在做，我们先喝一杯。来，坐下，就跟在家里一样！只当又来看一次葛兹。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饭，好久没有在一起喝酒了。（向他举杯）祝你愉快！

魏斯林根　那种日子已经过去了。

葛兹　别这样！当然，比在边疆伯爵府第里一起睡觉、玩耍还要快活的日子，我们不会再有了。我喜欢回忆我的少年时代。有一回，碰得不巧，我的袖子擦了一下一个波兰佬涂了蛋白的卷发，他就跟我吵架，你还记得吗？

魏斯林根　那时正在吃饭，他拿小刀来捅你。

葛兹　当时我狠狠地揍了他一顿，为这事你跟他的同伴也吵起来。我们总是亲亲热热地在一起，都是规规矩矩的好男孩，大家也是这样看我们的。（斟酒，举杯）“卡斯托，波吕克斯”①边疆伯爵这样叫我们的时候，我心里总是乐滋滋的。

魏斯林根　是维尔茨堡主教先这么叫的。

葛兹　他是有学问的人，又那么和蔼可亲。只要我活着，我都记得他怎样抚爱我们，夸奖我们和睦相处，还高兴地称赞说：朋友亲如孪生兄弟是幸福的。

魏斯林根　别提这些了！

葛兹　干吗别提？做完工作以后，我不知道有比回忆过去更加使人愉快的事。确实是这样，每次我都回想起：我们怎样

---

① 据希腊神话，卡斯托和波吕克斯是宙斯（Zeus）和勒达（Leda）的双生子。

同甘共苦，相依为命，我那时老在梦想，希望我们一辈子都这样！在兰茨虎特那一仗我被射断了这只手，你来照料我，比兄弟还要关心地服侍我，这不是我唯一的安慰吗？我当时心想：阿德尔培特以后会成为我的右手。可现在——

魏斯林根　唉！

葛兹　我要求你一道去布拉巴特的时候，要是你听了我的话，一切都还很好的。可是你给倒霉的宫廷生活和跟女人们的厮混调笑迷恋住了。每当你跟那些虚荣讨厌的娘们往来，告诉她们谁家夫妻反目不和，说哪些女孩被人引诱，说某一个不在场的女人皮肤粗糙，或者谈些别的她们爱听的事情，我总对你说：阿德尔培特，你会变成一个无赖。

魏斯林根　讲这些有什么用？

葛兹　天哪，但愿我能忘掉这些事，或者本来就没有这些事！你不是生来就象每一个德国人那样自由尊贵，独立自在，只对皇上臣服的吗？你为什么要和诸侯的家奴混在一起曲意逢迎呢？主教能给你什么好处？是因为他在近处，就能对你使坏吗？难道你没有力量和朋友给他个以牙还牙吗？你真是小看了一个只听命于上帝、皇上和自己的自由骑士的尊严！你竟然堕落成一个固执、猜忌的秃驴的头号宠臣！

魏斯林根　你听我说！

葛兹　你有什么可说的？

魏斯林根　你看诸侯，好比狼看牧羊人一样。他们是在保护人民的财产和国家的土地，你能责备他们吗？蛮横的骑士到处抢夺他们百姓的东西，洗劫他们的村庄和城堡，他们能有一时一刻的安宁吗？再说，我们爱戴的皇上在自己的领土遭到世仇暴力的侵犯时，需要帝国臣仆前去勤王，可是

他们又自身难保，如果有人能够引导他们，寻找途径，使德国平静下来，伸张正义，使举国上下人人都能享受安定的幸福，这样的人不就是善神吗？为了得到庇护，我们就近去投靠他们，因为远离我们的皇帝陛下自顾不暇。这，贝利欣根，你也要指摘。

葛兹　好啦，好啦，我明白！魏斯林根，如果诸侯都象你描述的那样，我们大家都会得到需要的东西。平静、安定！我完全相信！就是猛禽也要安定，才能舒舒服服地吞食捕获的东西。说到每一个人的幸福，但愿他们会为这事操心就好！可是他们卑鄙地欺君罔上。皇上一片苦心，只希望好好改革。于是每天都会跑来一个江湖郎中一样的人物，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圣上英明，他一开口，大家就会一起动手去干，所以他以为一切都是轻而易举的，因此颁布了一批又一批的命令，但一个接着一个被人忘掉。要是有利可图，诸侯便会趁机钻营，夸说国家太平无事，结果是：百姓遭到了他们的蹂躏。我敢发誓：土耳其人跟皇帝相持不下，有许多人打心眼里感谢上帝哩。

魏斯林根　你是从你的角度来看的。

葛兹　每一个人都这样。问题是光明和正义在哪一边，可你的所作所为至少是怕见阳光的。

魏斯林根　你怎么说都行，我是俘虏嘛。

葛兹　要是你问心无愧，就能畅所欲言。可是关于“全国和平法令”①的情况怎样呢？我还记得，那时我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跟着边疆伯爵上国会去。那些诸侯尽在信口开

① 指一四九五年马克西米伦一世颁布的“全国永久和平法令”。

河，那些教士叫得最凶。你们主教在皇帝耳边嚷个不停，就跟正义公道牢牢地长在他心上似的。可现在他竟然抓去我的一个少年侍从。我们之间不是都和解了吗？他要拿这个少年侍从怎么样呢？

魏斯林根　他们抓人的时候，他还不知道。

葛兹　那现在他干吗不放人呢？

魏斯林根　他的行为不规矩。

葛兹　不规矩？我敢起誓：他的行为是规矩的，就象逮住他你和主教事先已经知道一样确实。你以为我今天才出世，看不出这套把戏的用意吗？

魏斯林根　你疑心重，曲解了我们的意思。

葛兹　魏斯林根，要我照直说吗？我虽然渺小，却是你们的眼中钉，济金根和塞尔比茨也是这样，因为我们都下定了决心：除了上帝，为了呼吸空气而要感谢别人，除了皇帝，要对别人尽忠尽职，那就宁愿死去。于是他们就在我身边打转寻找机会，在皇帝陛下、在他们的朋友和我的邻居面前说我坏话，钻我空子。他们千方百计要除掉我。所以你们要抓走我的少年侍从，你们知道我是派他去了解情况的；他没有把我出卖给你们，因此他的行为也就不规矩了。可是你，魏斯林根，却是他们的工具！

魏斯林根　贝利欣根！

葛兹　别再说了！我最恨解释；人们解释不是欺骗自己，就是欺骗别人，往往是自欺而又欺人。

卡尔　吃饭，爸爸。

葛兹　好消息！——来吧！我的家眷会使你开心。你以前一向喜欢女人。姑娘们过去也能谈你的事。来吧！（下）

〔在巴姆堡主教的宫廷里。

〔餐厅。

〔巴姆堡主教、富尔达修道院院长、奥莱阿里乌斯、利贝特劳特、廷臣们。

〔端上点心和酒杯。

主教 现在有许多德国贵族在波伦亚大学念书。

奥莱阿里乌斯 贵族和平民都有。倒不是过分夸奖，他们的确是最受人家称赞的。学院里人们常用一个成语，说：就象德国贵族那样用功。平民学生的努力教人钦佩，他们用才能来弥补出身的缺陷。那些贵族通过值得赞扬的竞赛，用非常出色的成绩来提高天生的尊贵。

修道院院长 是呀！

利贝特劳特 哎哟，真是无奇不有！就象德国贵族那样用功！我这辈子还没有听说过哩。

奥莱阿里乌斯 是的，他们受到全院的钦佩。不久，学龄最长、成绩最好的学生当中，有几个会得到博士学位回来的。皇帝一定很愿意让他们来担任最重要的职务。

主教 那是一定的。

修道院院长 举个例子，你不认识那一位青年贵族吗？——他是黑森人——

奥莱阿里乌斯 那儿黑森人多着哩。

修道院院长 他叫——他是——你们都知道吗？——他母亲是个——哦！他父亲只有一只眼睛——是个宫廷大臣。

利贝特劳特 是封·维尔登霍尔兹吗？

修道院院长 对啦——是封·维尔登霍尔兹。

奥莱阿里乌斯 我对他很了解，是个多才多艺的年轻人。他的

能言善辩特别受人称赞。

修道院院长　这是他母亲传给他的。

利贝特劳特　可她丈夫却从来没有因此称赞过她。

主教　你说那个写下你们罗马法典的皇帝叫什么来着？

奥莱阿里乌斯　尤斯狄尼阿努斯。①

主教　一个杰出的君主！祝他万寿无疆！

奥莱阿里乌斯　喝一杯纪念他！（他们饮酒）

修道院院长　这大概是一部好书。

奥莱阿里乌斯　我们不妨把它叫做书中之书，一切法令的大全；任何案件都有现成的判词；欠缺或者模糊的地方都有饱学之士作出的注解加以补充，使这部无与伦比的杰作更加完美。

修道院院长　一切法令的大全！天哪！那么十诫也一定包括在里面了。

奥莱阿里乌斯　虽然是implicite，可没有explicite。②

修道院院长　我也是这么想，十诫本身是写在里面的，只是没有进一步加以解释而已。

主教　但最好是象你说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完全照它来公正执法，就一定能做到国泰民安。

---

① 尤斯狄尼阿努斯（Justinianus，527—565），东罗马皇帝。主教误以为他还活着，所以祝愿他“万寿无疆”。奥莱阿里乌斯立即有礼貌地加以纠正。

② implicite指：包含在里面；explicite指：明文写出来。奥莱阿里乌斯是说：十诫的精神包含在这部法典里面，但是没有明文写出。可是修道院院长误解了这两个词的原意，所以下文他说：十诫本身已经写明，只是没有解释而已。

奥莱阿里乌斯　没有问题。

主教　法学博士万岁！

奥莱阿里乌斯　这事我一定广为宣传。（他们饮酒）但愿上帝使我们全国人民都这样想。

修道院院长　你是哪儿来的，博学的先生？

奥莱阿里乌斯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是来为你阁下效劳的。

主教　你们研究法学的先生们在那儿不受欢迎吗？为什么会这样呢？

奥莱阿里乌斯　真奇怪。有一回我到那边去接受父亲的遗产。老百姓听说我是个法学博士，差点拿石头砸死我。

修道院院长　上帝保佑！

奥莱阿里乌斯　原因是这样的：在当地名闻遐迩的陪审法庭里，都是些对罗马法一窍不通的人。他们以为，靠年龄和经验来掌握本市内外的详细情况，也就够了。因此，市民和附近的居民都是按照传统的惯例和仅有的几条法规来接受裁决的。

修道院院长　这样也好。

奥莱阿里乌斯　可还远远不够。人的生命是短促的，在一代人中不会出现所有的案例。这部法典是好多个世纪这类案例的汇编。再说人们的意念和看法又是摇摆不定的：今天这个人认为是正当的，明天另一个人又不以为然，所以混乱和偏颇都无法避免。这一切要由法律来裁定，而法律是永不改变的。

修道院院长　这当然更好。

奥莱阿里乌斯　这一点老百姓却看不清。他们虽然喜欢探听新闻，可又非常厌恶引导他们脱离常轨的新鲜事物，即使因

此他们的情况得到很大的改善，他们也要反对。他们把懂罗马法典的人看成乱臣贼子，看成小偷扒手，如果这样的人想在那边定居，他们就象发了疯一样。

利贝特劳特　你是法兰克福人！那个地方我很熟悉。在马克西米伦皇帝加冕的时候，我们比你们新郎先尝到了滋味。① 你姓奥莱阿里乌斯？我不知道有姓这个的人。

奥莱阿里乌斯　我父亲姓欧尔曼。可是按照法学大师们的先例和劝告，我改用奥莱阿里乌斯这个拉丁化的姓，这样在我那些拉丁文著作的书名页上就没有毛病了。

利贝特劳特　你改译了姓氏，做得对。任何先知在本乡本土都不受重视。你要是用本族语，也会有同样的遭遇。

奥莱阿里乌斯　倒不是由于这个原因。

利贝特劳特　一切事物总是有几个原因的。

修道院院长　任何先知在本乡本土都不受重视。

利贝特劳特　阁下，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修道院院长　因为他是在那儿出生、受教育的缘故。

利贝特劳特　不错！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远隔的距离有如雾霭，把他们笼罩在庄严神圣的灵光之中，迷惑了我们，可是一和这些先生接近熟识，这种灵光就会消失，他们就变成半截残烛那样微不足道了。

奥莱阿里乌斯　看来你很善于道破真情啊。

利贝特劳特　因为我有这个胆子，所以也就不会没有口才。

奥莱阿里乌斯　可是这些话说得牛头不对马嘴。

利贝特劳特　火罐正好接在放血的地方。②

---

① 当时贵族享有初夜权，这里是开玩笑的说法。

② 意谓：我这话说中了你的心病。

奥莱阿里乌斯　人们一瞧围裙，就能认出剃头师傅兼外科医生，既然干这一行，也怪不得他们。为了预防误认，你最好戴上一顶系铃帽子。①

利贝特劳特　你这戴帽子的学位是在哪儿得的？我只是想问清楚，到我想要的时候，马上就能找到地方。

奥莱阿里乌斯　你的脸皮实在厚。

利贝特劳特　你的口气真不小。

〔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大笑。

主教　谈谈别的吧。——别这么激动啦，两位先生。吃饭闲聊，百无禁忌。——换一个话题吧，利贝特劳特。

利贝特劳特　在法兰克福对面有个地方，叫萨克森豪森。②

奥莱阿里乌斯　（向主教）请问阁下，远征土耳其有什么消息没有？

主教　皇帝最关心的首先是安定国内，捐弃旧怨，巩固法治。然后，据说他要亲自去讨伐国家和基督教界的敌人。但现在他还得应付内部纠纷，虽然有了几十条全国和平法令，

---

① 利贝特劳特用“火罐放血”来暗指“击中要害”。奥莱阿里乌斯就从“火罐放血”的治疗方法联想到“剃头师傅兼外科医生”，这种医生施行手术，虽然教人难受，但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人们也就不会见怪。奥莱阿里乌斯进而联想到头戴系铃帽子的内廷小丑，小丑虽然说话不成体统，令人感到不快，但因为身分就是丑角，所以人们把这看做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加责备了。奥莱阿里乌斯认为：利贝特劳特满嘴胡言，却又衣冠楚楚，人们难免要指摘他，如果预先戴上系铃帽子，当作一个标记，人们也就不会动气了。

② 有人认为，萨克森豪森人很粗鲁。利贝特劳特不肯罢休，在顺着主教的意思，另找话题的时候，趁机又刺了奥莱阿里乌斯一下，言外之意是：你奥莱阿里乌斯也是萨克森豪森人。

可是整个国家仍旧乱得象个贼窝。弗兰肯、施瓦本、上莱茵和邻近各邦都被骄矜跋扈的骑士蹂躏。济金根、独脚塞尔比茨、铁手贝利欣根藐视皇帝的尊严，在这一带横行霸道。

修道院院长　是呀，皇上要不马上采取行动，这批家伙还会把人都给吞掉哩。

利贝特劳特　要是能吞掉富尔达酒桶①，那就非同小可了。

主教　最后提到的那个是我多年的死敌，我讨厌透了；但愿不会长此下去。皇帝正在奥格斯堡举行御前会议。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万无一失。——博士先生，你认识阿德尔培特·封·魏斯林根吗？

奥莱阿里乌斯　不认识，阁下。

主教　要是你能等到他回来，就会高兴地看到，这位骑士是一个非常高贵、通达而又可亲的人。

奥莱阿里乌斯　他值得你这样赞不绝口，一定是个杰出的人物。

利贝特劳特　他没有在最高学府呆过。②

主教　这我们知道。（仆人们跑向窗边）什么事呀？

一仆人　魏斯林根的兵费尔伯骑着马进城堡的大门里来了。

主教　看他带来什么消息，一定是通报他回来了。

〔利贝特劳特下。其他人起立，又饮一杯。

〔利贝特劳特返回。

主教　什么消息？

利贝特劳特　我真不愿意向你报告这个消息，魏斯林根给逮走

① 这句话可能是嘲弄富尔达修道院院长肥胖的旁白。

② 利贝特劳特又一次嘲讽奥莱阿里乌斯。

了。

主教　啊！

利贝特劳特　贝利欣根在哈斯拉赫附近把他和三个骑兵抓去了。有一个逃回来向你报告。

主教　坏消息。

奥莱阿里乌斯　我感到很难过。

主教　我要见一见这个骑兵，把他带上来。——我要亲自跟他谈谈。带他到我屋子里去吧！（下）

修道院院长　（坐下）再喝一点。

〔仆人们斟酒。

奥莱阿里乌斯　阁下不想到花园里散散步吗？Post coenam stabis seu passus mille meabis.①

利贝特劳特　不错，这样坐着对你的健康是有害的。你可能还会中风哩。

〔修道院院长费力地站起来。

利贝特劳特　（自语）哪天把他弄到屋子外面去，我要好好儿地让他活动活动。

〔雅克斯特豪森。

〔玛丽亚、魏斯林根。

玛丽亚　你说你爱我，我愿意相信，希望跟你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幸福，同时也使你幸福。

魏斯林根　我只感到我整个儿都是你的。（他拥抱她）

玛丽亚　我请你放开我！我让你吻了一次，表示我的心意；可是你看来已经打算占有那种只在某些条件下才属于你的东

---

① 意谓："饭后宜站立，或行一千步。"

西。

魏斯林根　你太严厉了，玛丽亚！纯真的爱不会亵渎神明，反而使它喜悦。

玛丽亚　就算是吧！可我不喜欢那样。有人教导我说：抚爱好比锁链，由于环环相扣而难以挣脱，女孩子一旦堕入情网，就比失去发束的参孙① 还要软弱。

魏斯林根　这是谁教你的？

玛丽亚　我那个修道院的女院长。我在那儿一直呆到十六岁。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能感到在她身边享受过的那种幸福。她曾经恋爱过，因此可以说这些话。她有一颗充满柔情的心！她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妇女。

魏斯林根　那她就跟你一样了！（他捏住她的手）要是叫我离开你，我会怎样啊！

玛丽亚　（把手抽回）我希望你有点难受，因为我知道，离开了你，我会有怎样的感觉。可是你该走了。

魏斯林根　是呀，我最亲爱的，我想走了，因为我感到，牺牲了这一点点，我会得到多大的幸福哇。应该为你哥哥祝福！他出去逮住我的那一天是应该祝颂的日子！

玛丽亚　当时他心里充满了对他自己和对你的期望。再见了！他在临别时这么说，我一定要重新找到他。

魏斯林根　他果然找到了。要不是害人的宫廷生活使我忽视了庄园的管理和安全，那有多好！那你马上就是我的了。

---

① 根据旧约，以色列人参孙（Simson）具有超人的力量，可是一旦剪去头发，就会失去这种力量。他打败了腓力斯人后，把自己的秘密泄漏给他所锺爱的腓力斯女人迪莱拉（Delilah）。她剪去他的头发，使他失去了力量。于是他被腓力斯人活捉，弄瞎了眼睛。

玛丽亚　可是推迟也自有它的乐趣。

魏斯林根　别这么说了，玛丽亚，不然我一定会担心你的感情不象我这么强烈。不过我也是咎由自取，可我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多大的希望啊！希望我整个儿都属于你，希望只生活在你的心中和善良人们的圈子里，希望远远地离开这个世界，去享受心心相印的一切欢乐！和这种纯朴、无双的幸福相比，诸侯的恩宠、世人的赞扬又算得了什么？！我有过许许多多愿望，可是这种幸福超过了这一切。

〔葛兹上。

葛兹　你的少年侍从回来了。他又累又饿，差点连话都说不出来。我的妻子在给他吃的。我能听清楚的只是：主教不肯交出少年侍从，听说皇帝要派出专使，定好日期来处理这件事。不管怎样，阿德尔培特，你是自由的；我只希望你跟我握手约定，从此你明里暗中都不再支持我的敌人，除了这个，我没有别的要求了。

魏斯林根　我这就跟你握手。从此刻起，让友谊和信任在我们中间，象恒久的自然规律那样永世不变！同时也请允许我握这一只手（他握玛丽亚的手），娶这位最高贵的小姐！

葛兹　我可以替你作主答应吗？

玛丽亚　既然你肯替我作主，你就说吧。

葛兹　这回我们利益一致了，这真是幸福。你不用脸红。你的眼神已经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那就这样吧，魏斯林根！你们握手吧！我来说：阿门！——我的朋友和兄弟呀！——我感谢你，妹妹！你不仅仅会纺麻线，你还纺成一条缚住这只极乐鸟的线。阿德尔培特，你看起来还不那么自在！你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呢？我——可很高兴。我的梦想已经实

现，可我还象在梦里一样。啊！现在我这梦做完了。昨天夜里我在梦中把铁制的右手伸出给你，你握得这样紧，这只手就跟断了似的从臂部铠甲里脱落出来。我惊醒过来。可惜梦没有再做下去，否则我会看到你替我安上一只活的新手的——我想，你现在该走了，把你的城堡和庄园里的事都弄妥。该死的宫廷害得你把这两样都给耽搁了。我叫我妻子来。伊丽莎白！

玛丽亚　我哥哥高兴得很。

魏斯林根　可我比他还高兴哩。

葛兹　（对玛丽亚）你会住得很舒服的。

玛丽亚　弗兰肯是一块福地。

魏斯林根　我可以说，我的城堡坐落在得天独厚、山清水秀的胜地。

葛兹　你可以这么说，我认为确实是这样。美因河在那儿流过，山峦缓缓隆起，陇亩纵横，葡萄园散落在这中间，你的城堡矗立在山巅上，河水在你城堡的岩壁后面急转而去，大厅陡立在河畔，凭窗可以俯视流水，也可以极目远眺。

〔伊丽莎白上。

伊丽莎白　什么事呀？

葛兹　你也该伸出手来，说一声：但愿上帝赐福给你们吧！他们是一对夫妇了。

伊丽莎白　好快呀！

葛兹　可是并不意外。

伊丽莎白　但愿你永远象以往一样地爱她！再就是，祝愿你的幸福象你的爱情那样持久！

魏斯林根　阿门！除非这样，我就不想祈求幸福了。

葛兹　亲爱的夫人，这位新郎现在要作一次短短的旅行。因为大变动引起了许多小变化。他先要和主教那一伙人疏远，使那种友谊逐渐冷淡下来。随后，他要从唯利是图的佃户手里收回他的田产，而且……来，妹妹；你也来，伊丽莎白。我们让他独个儿留在这儿。他的少年侍从一定有密令带给他的。

魏斯林根　我有什么事不能让你们知道的呢？

葛兹　不必这样。——弗兰肯和施瓦本[①]，你们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亲密了。我们多想制服这些诸侯哇！（三人下）

魏斯林根　天父哇，你能给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这样的幸福吗？我这颗心实在容纳不下。过去我以为在支配着那些坏蛋，实际上我是由他们来摆布的，我也受诸侯的眼色和周围敬佩的掌声驱使！葛兹，忠实的葛兹，你把我交还给了我自己；玛丽亚，你终于使我回心转意。我感到象在清新的空气中那样舒畅。我再也不愿意看到巴姆堡了，我要切断屈辱、可耻的联系。我的心舒坦了，现在我不必费尽心机去追求无法得到的显赫地位了。确实只有那种既不必统治别人、又不必顺从别人方能有所作为的人，才是幸福、伟大的！

〔弗兰茨上。

弗兰茨　你好，大人！我给你捎来这么多问候，简直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才好。巴姆堡的方圆左近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向你致意。

魏斯林根　欢迎你，弗兰茨。还有什么消息？

弗兰茨　宫廷和各地的人多么惦念你呀，真是说也没法儿说。

魏斯林根　这是不会持久的。

---

① 剧本里的葛兹说自己是施瓦本人；历史上的葛兹是弗兰肯人。

弗兰茨　你活多久就有多久。你去世以后，这会比你墓碑上黄铜色的铭文还要有光辉。你这次蒙难教人心里多么难受哇。

魏斯林根　主教怎么说？

弗兰茨　他很想知道这件事，急着一个劲儿地问我，把我的答话都给拦住了。虽然他已经听到出了事，因为从哈斯拉赫逃回去的费尔伯把这消息告诉他了，但他要了解一切详情细节。他担心地问我，你有没有受伤。我说：他好好的，从头发尖到小趾甲都是好好的。

魏斯林根　关于我的建议，他怎么说？

弗兰茨　只要你能获得自由，他愿意立即交出一切东西：那个少年侍从和赎金。可是后来他听说不交赎金你也能走，只要你起誓作为释放那个少年侍从的保证就行，于是他就坚持要传唤贝利欣根①。他有无数事情要我转告你——可我又忘掉了。总之，他说了一大堆话，无非是：我少不了魏斯林根。

魏斯林根　他非得学会没有我魏斯林根也行不可。

弗兰茨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催他一下！大家都在等着他呢。

魏斯林根　就让他们等吧。我不回宫廷去了。

弗兰茨　不回宫廷去了？大人！你怎么这样想呢？你可不知道我知道的事呀！我看到的，你连做梦也想不到呀。

魏斯林根　你怎么啦？

弗兰茨　只要一想起来，我就迷醉了。巴姆堡不再是巴姆堡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妇女把它变成天国的庭院。

---

① 指规定日期，由皇帝专使来调解他与贝利欣根之间的纠纷。

魏斯林根　没有别的了吗？

弗兰茨　要是你看到她，不被她迷住，我就不是人。

魏斯林根　到底是谁呀？

弗兰茨　阿德尔海特·封·瓦尔多夫。

魏斯林根　是她！我常听到别人说她很漂亮。

弗兰茨　听到？这正好比你说“我看到音乐”一样。在她面前，连眼睛看她都来不及，舌头更是丝毫都说不出这绝色佳人的姿容。

魏斯林根　你神经错乱啦！

弗兰茨　可能是的。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我的神志不比一个醉汉清醒多少。或者不如说，这当儿，我的感觉好象圣徒看到天国奇异的景象一样。我的所有感官都比平时有力、高超、完善，但是每一个都失去了功能。

魏斯林根　这倒是少见的。

弗兰茨　我向主教告辞时，她正和他坐在一起。他们正在下棋。主教很慈祥，伸过手来让我亲吻，对我说了许多话，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因为我在看他的对手。她的目光注视着棋盘，好象在思索什么妙着。嘴角和脸上露出一种微妙的、机灵的神态！我情愿变成棋盘上象牙做的国王。她的前额洋溢着高贵、亲切的表情，乌亮的头发更衬托出她的脸庞和胸脯焕发出来的炫目的光辉！

魏斯林根　你简直成了诗人啦。

弗兰茨　在那一个时刻我感觉到能够使人成为诗人的东西，那是一颗充实的、完全被一种感觉充满了的心！当主教说完话，我行礼告辞的时刻，她瞅着我说：“也代我这个不相识的人问候他吧！告诉他，请他快点回来。有新朋友在等

着他。虽然他有那么多的老朋友，可是叫他也别看轻新朋友。”我想回答几句，但是从心里到舌头的通道给堵塞了，我只躬身行了个礼。要是我能吻一下她的小手指尖，我宁愿抛弃我的财产。我那么呆呆地站着的当儿，主教掉下一个卒子，我连忙去捡，在拾起来的时候，我碰到了她的外衣边缘，只感到浑身打颤，也不知道怎样出了大门口。

魏斯林根　她丈夫在宫里吗？

弗兰茨　她已经守寡四个月了。为了解闷，她呆在巴姆堡。你会见到她的。当她看着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就象沐浴在春天的阳光中一样。

魏斯林根　对我不见得有那么大的作用。

弗兰茨　我听说你等于结婚了。

魏斯林根　但愿如此。我那温柔的玛丽亚会使我一生幸福。她那美妙的灵魂就显现在她的蓝色眼睛里。她跟天国里无邪、可爱的天使一样洁白，是她把我的心引向安宁和幸福。收拾行装吧！回到我自己的城堡去！就是圣法伊特①亲自来要我去，我也不愿意再看到巴姆堡了。（下）

弗兰茨　但愿不要这样！希望我能成功。玛丽亚美丽温柔，一个作了俘虏又在害病的人爱上了她，我不能责怪。在她的眼光里流露出安慰、同情的忧郁。——可是在你身上，阿德尔海特，却是活力，热情，勇气——我一定要成功！——我真傻！——她看我一眼，就把我变成这样。我的主人一定得去！我也得去！到了那儿，我要么就清醒过来，要么就会看得发了疯。

---

① 圣法伊特：天主教中为人解厄的十四圣徒之一。

第　二　幕

〔巴姆堡。大厅。

〔主教同阿德尔海特在下棋。

〔利贝特劳特在弹吉他，妇女和廷官们围着他靠在壁炉旁边。

利贝特劳特　（边弹边唱）

丘比特① 飞来
带着弓和箭，
火炬照大地，
奋力冲向前，
勇猛来战斗，
不胜誓不归。
飞呀！飞呀！
冲呀！冲呀！
箭筒响丁当，
双翼扇不停，

---

① 丘比特（Kupido）：罗马神话中的爱神，长有双翅、手持弓箭的裸体美男孩。

两眼冒火光。

胸膛在眼前，
袒露无遮掩。
美童可人意，
怀里得抚爱。
转身向炉火，
掷去手中箭。
紧抱又亲吻，
轻摇好催眠。
嗨啊嗬！

阿德尔海特　你下棋心不在焉。将！

主教　还能解围哩。

阿德尔海特　你坚持不了多久了。将！

利贝特劳特　要是我是一个伟大的君主，我就不会玩这种游戏，而且在宫里和全国都要加以禁止。

阿德尔海特　不错，这种游戏是脑袋瓜的试金石。

利贝特劳特　倒不是因为这个！老听着拿车马炮什么的来“将！将！”的，还不如听报丧的钟声和凶鸟的啼叫，还不如听看家狗似的良心发出来的狺狺吠叫声①，还不如在熟睡的时候听到这些声音。

主教　有谁会这样想的！

利贝特劳特　有的，譬如身体孱弱而是非分明的人就会这样想，这两样的确常常结合在一起。人们把这叫做国王的游

① 利贝特劳特把良心的呵责譬作看家狗的吠声。

戏，说是特地替一个国王想出来的，说他把数不清的财富赏赐给那个创始人。如果这是事实，我可以想象这个国王是怎样的人。他在智力或者年龄上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受着他母亲或者妻子的庇护，胡须里还杂有乳毛，鬓角上还留着黄发，他跟杨柳嫩芽那样逗人喜爱，他爱下跳棋，而且爱跟妇女们下，不是由于动情——这可使不得呀！——只是为了解闷。他的宫廷教师说是老学究，又未免太活跃，说是老滑头，又未免太固执，是他发明了这 in usum Delphini① 的玩意儿，这跟国王陛下可合辙了——这样的事可多着呢。

阿德尔海特　将！倒应该叫你去填补我们历史的空白才是，利贝特劳特。

〔他们站起来。

利贝特劳特　去填补我们宗谱的空白更有用吧。自从我们祖先的功绩和他们的画像同样都用来填补我们房间和我们性格里空空如也的角落以来，干这个就有所作为了。

主教　你说，他不肯来吗？

阿德尔海特　我请你抛开这桩心事吧。

主教　什么原因呢？

利贝特劳特　什么原因？说明这些原因，就跟数念珠一样便当。他是一时感到悔恨哪，我能很快治好他的心病。

主教　那就这样办，骑马去他那儿吧。

利贝特劳特　我得受你委托！

主教　全权委托你，只要你把他带回来，怎么都行！

---

① 原意是：专供太子之用。此处指：专供这个国王娱乐之用。

利贝特劳特　我可以请你也参预这件事吗，夫人？

阿德尔海特　要慎重。

利贝特劳特　这个差事不简单。

阿德尔海特　难道你这么不了解我吗？还是你太年轻，跟魏斯林根谈起我的时候，不懂得该用什么口气才合适呢？

利贝特劳特　用捕鸟哨子似的声调吧，我想。

阿德尔海特　你永远也聪明不了！

利贝特劳特　真的吗，夫人？

主教　走吧，走吧，从我的马厩里牵一匹最好的马，再挑几个仆人，给我把他弄到这儿来！

利贝特劳特　要是我不能设法把他召来，你就可以说，治赘瘤、点雀斑的老婆子的魔力比我的还大。

主教　这有什么用啊！贝利欣根把他整个儿都俘虏了。就是他来了，还是要走的。

利贝特劳特　要走，那是肯定的，但他走得了吗？！主教的握手、美人的微笑！魏斯林根这条小白鱼他怎么挣脱呢？！我这就赶去，先走了。

主教　一路平安。

阿德尔海特　再见。（利贝特劳特下）

主教　要是他来了，我这事就要靠你了。

阿德尔海特　你要把我当做粘鸟胶杆吗？

主教　决不是这样。

阿德尔海特　那么把我当做诱鸟吧？

主教　不是，这由利贝特劳特去干。我请求你，别拒绝替我做别人干不了的事。

阿德尔海特　看情况吧。

〔雅克斯特豪森。

〔汉斯·封·塞尔比茨、葛兹。

塞尔比茨　你向那伙纽伦堡人挑战，个个都夸奖你。

葛兹　要是我再由着他们这样继续作恶，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很清楚，是他们把我的少年侍从出卖给巴姆堡人了。得叫他们知道我的厉害！

塞尔比茨　他们跟你还有宿怨哩。

葛兹　我也恨他们；他们先动手，我求之不得。

塞尔比茨　直辖城市和教会一向就是狼狈为奸的。

葛兹　他们这样也是有原因的。

塞尔比茨　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葛兹　我早就想依靠你了。叫那个脖子上挂着金链条的纽伦堡市长撞到我们手里来吧，他虽然诡计多端，却也要叫他给弄得目瞪口呆。

塞尔比茨　我听说魏斯林根又在你这边了。他加入我们的队伍吗？

葛兹　还没有呢。他还不能公开支持我们，这是有原因的；不过眼下他不反对我们也就可以了。那个秃驴没有他，就成了没有秃驴的法衣了。

塞尔比茨　那我们几时出发呢？

葛兹　明天或者后天。不久就会有巴姆堡和纽伦堡的商人从法兰克福赶集回来，我们好好地捞一把。

塞尔比茨　但愿如此。（下）

〔巴姆堡。阿德尔海特的卧室。

〔阿德尔海特、侍女。

阿德尔海特　你说他来了！我不大相信。

侍女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他，我就会说：我也不信。

阿德尔海特　这利贝特劳特，这一下主教可要把他镶上金框了：他完成了一件杰作。

侍女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匹白马上要进城堡里来。到了桥边，这马害怕了，不肯挪动一步。老百姓从大街小巷跑出来看他。他们看到马不肯动都很高兴。人们围着他问候，他也向大家答礼。他潇洒自如地坐在马上，连哄带吓地终于教马跑进城门里来，利贝特劳特和不多几个骑兵跟在后面。

阿德尔海特　你觉得他怎么样？

侍女　很少有男人教我这么喜欢的。他长得象皇帝（指向马克西米伦像），仿佛是他的儿子。只是鼻子小一点。同样是和善的淡褐色眼睛，同样是一头金色的美发，长得象个洋娃娃。他脸上有点忧郁的表情，——不知怎的——这教我怪喜欢的。

阿德尔海特　我很想看看他。

侍女　他倒可以做你的如意郎君哩。

阿德尔海特　傻丫头！

侍女　孩子和傻子——①

〔利贝特劳特上。

利贝特劳特　你瞧，夫人，该拿什么来报答我呢？

阿德尔海特　你老婆的绿帽子。这么看来，你一定骗过好些邻居的良家妇女，弄得她们不守妇道吧。

利贝特劳特　决没有这回事，夫人！你是说：教她们守妇道。

① 侍女想说：孩子和傻子都说真话。

要是真有那样的事，我总是劝她们回到丈夫的床上去的。

阿德尔海特　你用什么方法把他弄到这儿来的？

利贝特劳特　捉鹬鸟的方法你是最清楚的；还要我把我的妙计讲给你听吗？——开头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装作一点也不了解他的行动。这就使他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讲一遍。紧接着我从跟他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谈这件事，说些弄不清楚——不能理解之类的话。然后我把巴姆堡说得天花乱坠，大事小事无所不谈，引起他对一些往事的回忆，使他的想象力忙个不停，于是我把许许多多埋下伏笔的线索都串起来。无形之中，他感到巴姆堡有一股新的吸引力，虽然不愿意，却也由不得自己。当他正在琢磨，想要理清头绪，但由于注意力过分集中在自己身上，反而忘了警惕的时候，我就抛出一条绳索，缠住他的脖子，那是用女人的情意、诸侯的恩宠和奉承的言词这三股粗线搓成的，就这样我把他拉来了。

阿德尔海特　你怎么说我的呢？

利贝特劳特　全是实话。我说庄园的事教你心烦——因为他在皇帝面前说话很有斤两，相信他能很容易地解决这件事。

阿德尔海特　好吧。

利贝特劳特　主教会把他带到你这儿来的。

阿德尔海特　我等他们来。（利贝特劳特下）我很少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来等候客人的。

〔在施佩沙尔特。

〔贝利欣根、塞尔比茨、骑兵装束的格奥尔格。

葛兹　你没有碰见他，格奥尔格！

格奥尔格　他前一天跟利贝特劳特到巴姆堡去了，还带了两个骑兵。

葛兹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塞尔比茨　我倒是明白的。你们的和解未免太快了点，所以不能持久。利贝特劳特是个狡猾的家伙，他一定是让这个人给诱骗走了。

葛兹　你认为他会背约吗？

塞尔比茨　已经走了第一步啦。

葛兹　我不相信。说不定他是不得已才去巴姆堡的。别人欠他的债还没有清偿哩，让我们乐观一点。

塞尔比茨　但愿他不辜负你的好意，不使你的乐观落空就好了。

葛兹　我想到一条计策。我们让格奥尔格穿上从巴姆堡骑兵那儿缴获的短褂，带上通行证，叫他骑马到巴姆堡去看看情况怎样。

格奥尔格　我早就盼着这样做了。

葛兹　这是你头一回出马。要加小心，孩子！万一有个差错，我会难过的。

格奥尔格　尽管放心。就是有更多的人从四面围上来，我也不会惊慌失措的，这些人在我看来就象大老鼠和小耗子一样。（下）

〔巴姆堡。

〔主教、魏斯林根。

主教　你不肯再呆下去了！

魏斯林根　你不会要求我违背誓约吧。

主教　要是当时我能要求你不起誓就好了。究竟你是让什么魔

鬼缠上了？你不那么做，我就不能开脱你吗？难道我在皇宫里就没有这点面子？

魏斯林根　事情已经这样了；要是你能够的话，请原谅我吧。

主教　我真不明白，到底有什么一丝一毫的必要，使你非走这一步不可呢？！要抛弃我？你要脱身，不是有无数交换条件吗？我们不是扣住他的少年侍从了吗？难道我不会给够钱，让他满意吗？不然的话，我们对付他和他的同伙的计策就已经实现了——唉，我不想一想，我是在跟葛兹的朋友谈话，他现在跟我作对了，他能毫不费力地挖掉自己埋下的地雷的。

魏斯林根　阁下！

主教　可是——只要我又看到你的脸孔，听到你的声音——这不可能，不可能。

魏斯林根　别了，阁下。

主教　我给你祝福。从前你临走的时候，我都说：再见！可现在——但愿我们永远不要见面了！

魏斯林根　许多事情都是会变化的。

主教　也许有一天我还会看见你，那时你是在我城墙前面的敌人，蹂躏着现在靠你才这样繁荣富饶的土地。

魏斯林根　别了，阁下！

主教　你不能说不会的。我四邻这些世俗阶层都对我怀恨在心。以前只要我有你在——去吧，魏斯林根！我跟你无话可说了。你把许多事情都弄糟了。去吧！

魏斯林根　可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主教下）

〔弗兰茨上。

弗兰茨　阿德尔海特在等你。她不舒服。可她又不让你不告而别。

魏斯林根　来！

弗兰茨　我们一定要走吗？

魏斯林根　今天晚上就走。

弗兰茨　我觉得好象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似的。

魏斯林根　我也是，而且好象不知道到底要往哪儿去。

〔阿德尔海特的卧室。

〔阿德尔海特、侍女。

侍女　你脸色发白，夫人。

阿德尔海特　我不爱他，可又想把他留在这儿。你知道，尽管我不打算马上要他做我的丈夫，但我还是可以跟他一起过日子的。

侍女　你认为他会走吗？

阿德尔海特　他到主教那儿告别去了。

侍女　可他还有一道难关哩。

阿德尔海特　这话怎么讲？

侍女　你还要问吗，夫人？你勾住他的心啦，要是他想挣脱，就会流血而死。

〔魏斯林根上。

魏斯林根　你不舒服吗，夫人？

阿德尔海特　反正你又不会把这放在心上的。你就要离开我们，永远离开我们了。你干吗还问我们是死是活呢？！

魏斯林根　你误会了我。

阿德尔海特　我看你的外表就知道你的内心。

魏斯林根　外表不可信。

阿德尔海特　那你是变色龙吗？

魏斯林根　但愿你能看到我的心！

阿德尔海特　那么来到我眼前的一定是美好的东西了。

魏斯林根　一定的！你会在这里面看到你自己的肖像。

阿德尔海特　看到它跟死去的家人遗像一起，给扔在一个角落里。我请求你，魏斯林根，你要想一想，你是在跟我讲话呀。假话顶多只能用作我们行动的面具。可是戴假面具的人一旦被人揭穿，就要扮演一个可怜的角色。你不肯否定你的行动，可是你的言词刚好相反。这教别人怎么来看待你呢？

魏斯林根　随你的便。我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感到这样苦恼，别人对我会有什么看法，我也不怎么在乎了。

阿德尔海特　你是来告别的吧。

魏斯林根　要是允许我吻你的手，那我就说：别了。你提醒了我！我差点都忘了——打扰了，夫人。

阿德尔海特　你误会了。我是想帮助你离开，因为你要走。

魏斯林根　唉，不如说：我一定得走。要不是骑士的诺言，那神圣的握手誓约牵住我——

阿德尔海特　去吧，去吧！把这讲给那些念《托埃旦克》①、想嫁这样一个丈夫的女孩子们去听吧。骑士的诺言，那不过是儿戏罢了！

魏斯林根　你不相信嘛。

阿德尔海特　我敢发誓，你在装假！你答应了什么？答应谁？

---

① 这是由马克西米伦皇帝搜集材料和构思的诗，描叙主角托埃旦克（就是他自己）向勃艮第（Burgund）公爵女儿求婚的故事。

他无视对皇帝和国家的义务，他由于把你逮走而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正是在这个时候，你竟然对这样一个人要实践诺言，竟然要实践跟无理的、强制的誓约一样无效的诺言！难道我们的法律不能解除这样的誓言吗？这只有迷信律倍查儿①的小孩才相信。这里面还有别的名堂。你竟然变成国家的敌人，破坏人民安宁和幸福的敌人！变成皇帝的敌人！强盗的伙伴！你，魏斯林根，你那个善良的灵魂哪儿去了！

魏斯林根　如果你了解他的话——

阿德尔海特　我愿意替他说句公道话。他有一颗高傲不羁的心。你的不幸就在这里，魏斯林根！去吧，去梦想做他的伙伴吧！去听他摆布吧！你善良，可亲——

魏斯林根　他也是这样的。

阿德尔海特　可是你能让人，他就不会！他能不知不觉地把你拉过去，使你变成贵族的仆人，不然你能成为诸侯的主宰。——可是，要使你厌弃将来的处境，这太狠心了。

魏斯林根　要是你知道他对我有多体贴就好了！

阿德尔海特　体贴！你还把这当做他的功劳吗？这是他的本分。要是他对你不好，你会有什么损失呢？我倒希望他那样呢，象他这样目空一切的人——

魏斯林根　你是在谈你的敌人嘛。

阿德尔海特　我这么说是为了你的自由——真不明白我操这份心干什么。再见！

魏斯林根　请再等一会儿。（他握住她的手，沉默不语）

---

① 传说中德国里森山脉的山神。

阿德尔海特　你还有话要跟我说吗？

魏斯林根　——我不能不走。

阿德尔海特　那就走吧！

魏斯林根　夫人！——我不能不走。

阿德尔海特　你不能不走。

魏斯林根　难道这就是我临走时你的目光吗？

阿德尔海特　走吧！我病了，碰得很不凑巧。

魏斯林根　别这么盯着我！

阿德尔海特　你要做我们的敌人，难道我们还要向你陪笑脸吗？走吧！

魏斯林根　阿德尔海特！

阿德尔海特　我恨你！

〔弗兰茨上。

弗兰茨　大人！主教叫你去。

阿德尔海特　走吧！走吧！

弗兰茨　他请你快去。

魏斯林根　这不是告别，我还要来看你！（下）

阿德尔海特　还要来看我？我们要做好准备。玛格蕾特，要是他再来，就回绝他，说我病了，头疼，在睡觉——回绝他。要是他还能争取，只有这个办法了。（下）

〔前室。

〔魏斯林根、弗兰茨。

魏斯林根　她不肯见我吗？

弗兰茨　天快黑了。要我去套马吗？

魏斯林根　她不肯见我吗？

弗兰茨　大人要我什么时候套马？

魏斯林根　太晚了。我们留在这儿。

弗兰茨　谢天谢地！（下）

魏斯林根　你留下来了！小心哪，诱惑可大啦！进城门的时候，我的马害怕了。这是善神挡住了它，他知道这儿有危险在等着我。——要是我这许多未了的事情都留给主教，连接手的人都不知道从哪儿入手，这也说不过去。这些事我都可以料理，对贝利欣根，对我们的联姻关系都没有害处。反正不教他们留住我就是。——要是不上这儿来，那就更好。可我是一定要走的——明天或者后天就走。（下）

〔在施佩沙尔特。

〔葛兹、塞尔比茨、格奥尔格。

塞尔比茨　你瞧，这事给我说中了。

葛兹　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

格奥尔格　请你相信，我向你报告的全是事实。我照你吩咐去做，穿上那个巴姆堡人的短褂，带了他的通行证，为了赚点吃的、喝的，我护送了几个莱纳克农民上巴姆堡。

塞尔比茨　化了装去的吗？你也可能不成功啊。

格奥尔格　事情过去了，我也这么想。一个骑兵要是先想到这些，就没有什么出息了。我到了巴姆堡，在饭店里就听人说，魏斯林根跟主教和好了，大家还讲了许多关于他和封·瓦尔多夫的寡妇结婚的事情。

葛兹　这是闲聊嘛。

格奥尔格　我看见他领她去参加宴会。她长得很美，我敢起誓，她长得很美。我们都弯下身子行礼。她向我们答谢。他点着头，显得很快活。他们走过去以后，大家都小声说：这一对都很漂亮！

葛兹　这是可能的。

格奥尔格　请你再听下去。第二天他去做弥撒，我在等候机会。他随身只带一个少年侍从。我站在下面台阶旁边，轻声地对他说：你的贝利欣根捎来几句话。他愣了一下，从他脸上我看出他感到内疚。他几乎没有勇气看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骑兵！

塞尔比茨　这是因为他的良心比你的地位还要低微的缘故。

格奥尔格　他问道："你是巴姆堡人吗？"我说："贝利欣根骑士叫我问候你，要我问一下……"——"明天早上，到我屋子里来，我们再谈吧。"

葛兹　你去了吗？

格奥尔格　当然去了，不过站在前厅里等了好久好久。那些穿着绸衣的少年侍从前前后后地打量我。我心想：你们瞧吧——终于有人把我带了进去。他好象在生气，我才不管哩。我走近他，说明我的任务。他装得很凶，外强中干的人就是这样。他说你就派一个少年侍从来追问，感到很奇怪。这可教我恼火了。我说："人只有两种：好人和坏蛋。我是葛兹·封·贝利欣根的部下。"于是他开口了，满嘴胡言乱语，意思是说：你偷袭了他，他对你并没有应尽的义务，要跟你一刀两断。

葛兹　这是你听他亲口说的吗？

格奥尔格　除了这些，还多着哩——他恐吓我——

葛兹　别说啦！这个人真的完蛋了！真诚和信赖，你们又欺骗了我。可怜的玛丽亚！教我怎么对你说呀！

塞尔比茨　我宁可失掉我另外一条腿，也决不做这样一个出卖朋友的胆小鬼。（下）

〔巴姆堡。

〔阿德尔海特、魏斯林根。

阿德尔海特　我觉得日子开始长得教人忍受不了。我不高兴讲话，跟你玩吧，又感到惭愧。无聊哇，这比寒热病还要可怕。

魏斯林根　你厌倦我了吗？

阿德尔海特　说是厌倦你，倒不如说跟你往来我已经厌倦了。当时要是让你到你爱去的地方，要是我们没有挽留你，那就好了。

魏斯林根　这就是女人的情意呀！起初它用慈母般的温暖孵育我们无限美好的希望；随后就象一只朝秦暮楚的母鸡撇下这个窝，听凭正在孵化的后代死亡、腐败。

阿德尔海特　尽管骂女人吧！浮躁的赌徒咬碎、踩烂那些教他输钱而又无辜的纸牌。可是让我跟你谈谈男人吧。说到反复无常，你们又算是什么呢？你们难得做你们想做的人，从来也没有做你们该做的人。你们是穿着节日盛装，教那些百姓羡慕的王爷。裁缝的老婆多么想从被你们的鞋跟轻蔑地掀起来的衣缘上，得到一串珍珠挂在脖子上啊！

魏斯林根　你太刻薄了。

阿德尔海特　这是回敬你的赞歌呀。魏斯林根，在我认识你以前，我的想法就跟裁缝的老婆一样。我们用不着绕弯儿说话，当时的传闻，好象有千百个舌头，卖狗皮膏药似的把你大吹大捧，我也给说动了，心想：但愿能见到这男性中的杰出人物——魏斯林根这只凤。我如愿以偿了。

魏斯林根　想不到这只凤原来只是普通的雄鸡。

阿德尔海特　不，魏斯林根，那时我是喜欢你的。

魏斯林根　看起来好象是这样——

阿德尔海特　的确是这样，因为你本人确实超过了你的名声。大多数人看重功绩的表面。我向来对我中意的人是不愿意细想的，就这样我们共同生活了一个时期，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东西，可我不知道在你身上我缺少的是什么。最后我才恍然大悟。我看到的不是这样一个奋发有为的大丈夫：他使整个国家的事业蓬勃发展，又不忘掉自己和荣誉，他实现种种鸿图大志，象登上重重叠叠的丛山那样青云直上。我忽然看到一个唉声叹气的病诗人，象一个怀春的少女那样善感，比一个老年的光棍还要懒散。起初我以为这都是由于你未能忘怀的不幸造成的，因此我尽可能地原谅你。现在你是每况愈下，我要收回我对你的情意，请你一定要宽恕我。你没有理由占有它，我已把它终生送给另外一个人了，他不能把它转赠给你。

魏斯林根　那就让我走吧。

阿德尔海特　不，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能让你走。在这样的情况下，孤单寂寞是危险的。可怜的人！你这么闷闷不乐，就象这样一个人，他最初爱恋的少女不再忠实了，也正因为这样，我不能把你丢开。跟我握手吧，请原谅我，由于爱你，所以说出这些话来。

魏斯林根　要是你能爱我，要是你给我的激情洒一滴甘露，那就好了！阿德尔海特！你的责备太不公道了。要是你能体会这些时候来我内心痛苦的百分之一，你就不会反复用热情、淡漠和轻蔑这么狠心地折磨我了——你还在微笑哩！——一时匆忙中做了那件事情①以后，要想恢复内心的平

① 指与玛丽亚订婚那一件事。

静，这不是一天能做到的。要跟一个由于亲密的关系而在记忆里还很鲜明逼真的人作对，多难哪！

阿德尔海特　你真是个怪人，还会喜欢你妒忌的人！这就好比把粮草送给敌人一样。

魏斯林根　我很清楚，现在不能再拖拖拉拉了。有人向他报告过，说我又是从前的魏斯林根了。他一定看到了他对我们的优势。阿德尔海特，我们也不是象你说的那样懒散的。我们的骑兵加强了，随时戒备着，我们的谈判在进行，希望在奥格斯堡召开的国会能实现我们的计划。

阿德尔海特　你到那儿去吗？

魏斯林根　要是我能带一个希望去就好了！（他吻她的手）

阿德尔海特　啊，你们这些多疑的人哪！老要亲眼看到奇迹才相信！去吧，魏斯林根，去完成这番事业吧。主教的、你的、我的利益都交织在一起，所以哪怕只是权宜之计——

魏斯林根　你倒会开玩笑。

阿德尔海特　我不是开玩笑。我的庄园被那个傲慢的公爵[①]给霸占着，葛兹想来也不会放过你的庄园的。如果我们不象我们的敌人那样齐心协力，不把皇帝拉到我们这边来，那我们就完啦。

魏斯林根　我倒不担心。绝大部分的诸侯是跟我们志同道合的。皇帝跟土耳其打仗需要有人去勤王，现在他支援我们也是天公地道的事情。要是能把你的庄园从骄横的敌人手里夺回来，把施瓦本的暴徒镇压下去，恢复主教辖区和我们大家的安宁，我会感到多么高兴啊！然后……？

---

① 指符腾堡公爵。

阿德尔海特　过了今天才有明天，将来的事情命运会决定的。

魏斯林根　可是我们必须要做有心人哪。

阿德尔海特　我们是要做有心人。

魏斯林根　真的？

阿德尔海特　啊，真的。去吧！

魏斯林根　迷人精！

〔旅店。

〔农民的婚礼。外面在奏乐、跳舞。

〔新娘的父亲、葛兹、塞尔比茨坐在桌边。新郎朝他们走来。

葛兹　你们这么欢欢喜喜地用婚礼来了结你们的争执，实在是再聪明不过了。

新娘的父亲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圆满。现在我能跟邻居和睦相处，也把女儿好好地嫁了。

新郎　我也得到了那块你争我夺的地，又娶来一个全村最漂亮的姑娘。上帝啊，你早就这么决定，该有多好哇！

塞尔比茨　你们打了几年官司？

新娘的父亲　差不多八年。要是从头再来一次，我宁愿害一场寒热病，拖上两倍那么长的时间。这真叫磨洋工，说了教人还不相信哩，不知道要费多少周折才能从那些戴假发的人那儿求到判决书；可结果又怎样呢？该把那个陪审推事沙普庇打下地狱！这个该死的黑不溜秋的意大利人！

新郎　是啊，这个坏蛋。他那儿我也去过两回。

新娘的父亲　我去过三回。听着，各位先生：后来我们总算得到判决书了，说我的权利和他的一样，他的和我的一样。我们张口结舌地站在那儿。后来老天爷把我们点明白了：

我就把我女儿给了他，还加上那块地。

葛兹　（饮酒）祝你们将来也很和好。

新娘的父亲　但愿这样！可是说什么我这一辈子也不打官司了。得花多少钱哪！代诉人朝你鞠个躬，你都得给钱。

塞尔比茨　每年都有钦命视察官来嘛。

新娘的父亲　我没有听说过。我额外花了好些冤枉钱。真是闻所未闻的开销！

葛兹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新娘的父亲　唉，大家都摊开手要钱。光是那个陪审推事，上帝原谅他吧，就拿了我十八个金币。

新郎　谁呀？

新娘的父亲　还不就是那个沙普庇！

葛兹　真不要脸。

新娘的父亲　可不是，他要我给二十个。我在他那幢豪华的花园房子的大厅里付了钱，难过得心都要碎了。你知道，房子和田地我都有，可上哪儿去弄现钱呢？我呆在那儿，天晓得，我心里是什么滋味。我袋子里连一个子儿的盘缠都没有。最后我鼓起勇气，把情况给他说了。他见我很为难，扔还我两个，打发我走了。

新郎　这不可能！是那个沙普庇？

新娘的父亲　瞧你这副样子！当然是他，还会是别人！

新郎　见他的鬼！他也拿了我十五个金币。

新娘的父亲　真可恶！

塞尔比茨　葛兹！还说我们是强盗呢！

新娘的父亲　怪不得判得那么离谱。哼，这狗东西！

葛兹　这事你们可不能饶了他啊。

新娘的父亲　我们该怎么办呢？

葛兹　你们到施拜尔去，现在正是视察期间，去告他，他们一定会去调查的，帮助你们要回自己的东西。

新郎　你看我们会成功吗？

葛兹　要是让我对付他，我给你们打包票。

塞尔比茨　有这个数目值得试一试。

葛兹　为四分之一这么多钱我以前也骑马出去过。

新娘的父亲　你以为怎样？

新郎　不管怎样，我们就这么干吧。

〔格奥尔格上。

格奥尔格　纽伦堡人正在赶路。

葛兹　到哪儿了？

格奥尔格　如果我们慢慢骑马过去，在伯尔海姆和缪尔巴赫中间的林子里能截住他们。

塞尔比茨　好极了。

葛兹　来吧，孩子们！你们好！但愿上帝帮助我们拿回自己的东西吧。

农夫　多谢啦！你不在这儿吃晚饭吗？

葛兹　不能吃了。再见。

第 三 幕

〔奥格斯堡。一座公园。

〔两个纽伦堡商人。

商人甲　我们站在这儿吧，皇帝准会打这儿经过的。他从那边长通道上过来了。

商人乙　陪他的是谁呀？

商人甲　阿德尔培特·封·魏斯林根。

商人乙　巴姆堡主教的朋友！这就好了。

商人甲　我们跪下去，我来说吧。

商人乙　好，他们来啦。

〔皇帝。魏斯林根。

商人甲　他好象不高兴。

皇帝　我的情绪不好，魏斯林根。我一想起我过去的生活，就不免心灰意懒；多少事业半途而废，惨遭失败，这都因为全国没有一个诸侯不妄自尊大，他们只顾自己想入非非，却不理会我的意图。

〔两个商人跪倒在他面前。

商人　至尊伟大的陛下！

皇帝　你们是谁？什么事情？

商人　微贱的纽伦堡商人，陛下的奴仆想来求援。我们三十个人，在巴姆堡人的保护下，从法兰克福赶集回来，遭到葛兹·封·贝利欣根和汉斯·封·塞尔比茨的袭击和抢劫。我们请求皇帝陛下支持救助。不然我们全都完啦，一定得讨饭。

皇帝　天哪！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只有一只手，那个只有一条腿。要是他们都有两只手、两条腿，你们要我怎样呢？

商人　恳请陛下体察我们艰窘的处境。

皇帝　这成什么话！一个商人丢了一袋胡椒，就要全国兴兵动武。可是如果发生变乱，对皇帝的尊严和整个国家关系重大，以致牵涉到王公诸侯的领地和其他方面，到那时就没有人能把你们召集得起来了。

魏斯林根　你们来得不凑巧。你们先回去，在这儿歇几天吧！

两个商人　我们这就告退了。（下）

皇帝　又出乱子！接二连三的，象九头怪蛇① 的脑袋一样。

魏斯林根　不用武力和断然的手段，就不能彻底根除。

皇帝　你这样想吗？

魏斯林根　我认为，如果陛下和诸侯能够抛开其他无关紧要的争执，互相联合起来，这是最切实可行的。由于骚乱而叫苦的决不是整个德国。只在弗兰肯和施瓦本还有害人的内乱余烬。而且就在那些地方也还有许多高级贵族和低级贵族希望太平无事。要是我们除掉济金根、塞尔比茨，还有——贝利欣根，其余的就会很快土崩瓦解，因为正是这些

① 希腊神话中，有一种九头怪蛇（Hydra），斩去一头，立即长出两个头来．后为海格立斯（Herkules）所杀。

人的野心煽动着骚乱的人们。

皇帝　我想宽恕他们，他们勇敢而又高尚。要是我进行战争，他们一定会跟我去打仗的。

魏斯林根　要是他们一向知道忠于职守，那是求之不得。可是如果用高官厚禄来酬赏他们的叛乱行为，这就非常危险。因为他们一直这样肆无忌惮地加以滥用的，正是陛下这种仁慈和恩德，他们的同党在这一点上都寄托了信心和希望，如果要制服他们的同党，我们就得先把他们在世人面前彻底打垮，先把他们在某个时候得以东山再起的希望完全灭绝。

皇帝　这么说，你是在劝我采取严厉的手段了？

魏斯林根　我看没有别的办法能够镇压这股席卷全国的歪风。我们不是到处听到贵族在叫苦连天吗？说他们的臣仆、他们的农奴起来反对他们，和他们抗辩，还要侵害他们世代承袭的领土特权，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皇帝　现在可以说是对付葛兹和塞尔比茨的好时机；可是我不想伤害他们。我想捉住他们，然后一定要他们起誓不再复仇，安分守己地呆在自己的城堡里，不走出他们的辖区。在下一次会议上，我要宣布这件事。

魏斯林根　那么，一阵欣然赞同的欢呼声会把陛下演说里的最后一段省去。（下）

〔雅克斯特豪森。

〔济金根、葛兹。

济金根　是呀，我是来向高贵的令妹求婚的。

葛兹　要是来得早一些就好了。魏斯林根在他被俘期间得到她的爱情，向她求婚，我已经把她许给他了。我把他放了，

把那只鸟放了，可是他看不起在患难中把饲料递给他的这只亲切的手。他在各处飞来飞去，谁知道他要在哪道篱笆上找食！

济金根　是这样吗？

葛兹　就跟我说的一样。

济金根　他背弃了双重的誓约。你没有跟这叛徒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算是你的幸运。

葛兹　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她坐在那儿，在悲叹和祈祷中打发她的日子。

济金根　我们要使她唱起歌来。

葛兹　怎么?!你有心要娶一个被遗弃的女子吗？

济金根　受他欺骗正是你们俩的荣幸。难道因为这可怜的女孩子最初认识的男人是个坏蛋，她就得进修道院吗？决不能这样！我还是要求她做我城堡里的女主人。

葛兹　我跟你说，她当时对他不是无动于衷的。

济金根　你不相信我能驱走一个恶棍的幻影吗？让我们到她那儿去吧。（下）

〔帝国征讨军兵营。

〔部队长官、军官们。

部队长官　我们必须小心，要尽可能不让我们的士兵有伤亡。可我们也接到明确的命令：要逼得他走投无路，然后把他生擒活捉。这实在难办，谁肯朝他冲去呀?!

军官甲　的确是这样！而且他一定会象野猪一样地抵抗的。他一辈子也没有做过对我们有害的事情，所以谁也不会为了讨好皇帝和国家去拼命的。

军官乙　要是我们不能逮住他，真丢人。我只要抓住他上衣的

边角，他就逃不掉了。

军官甲　可别用牙齿咬住他。不然他会把下腭牙床都拉出来的。年轻的好汉，捉这号子人物可不比抓逃跑的小偷哇。

军官乙　走着瞧吧。

部队长官　他现在一定接到破门令了。我们不要拖拉，派一支部队去看看他的动静。

军官乙　让我带队吧。

部队长官　这一带你不熟悉。

军官乙　我有一个兵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

部队长官　那好吧。（下）

〔雅克斯特豪森。

〔济金根。

济金根　一切都如愿以偿；她见我求婚有点发愣，从头到脚盯住我看，我敢打赌：她在拿我跟她的小白鱼比较。感谢上帝：我可以跟他见个高低！她不大答话，有点慌乱。这样更好！总得酝酿一个时候。在遭到失恋痛苦的少女心里，对婚事的请求一定很快就会考虑成熟的。

〔葛兹上。

济金根　有什么消息吗？老朋友？

葛兹　他们已经宣布把我逐出教门！

济金根　怎么呢？

葛兹　你看这份感化的文书。皇帝已经降旨对我征讨，要把我的肉剁碎，让天空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来吞掉。

济金根　先得叫他们尝尝这个滋味。真凑巧，现在我在这儿。

葛兹　不行啊，济金根，你得走。如果你在这样不利的时刻变成国家的敌人，你那些宏伟的计划就会成为泡影。要是你装

做中立的样子，对我就更加有利。皇帝喜欢你，而我可能遭到的最坏结果也只是被俘而已。那时候需要你去求情，把我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过早的援助会把我们俩都推进这种境地里去的。你如果留在这儿，会怎样呢？现在部队正开来对付我，要是他们知道你在我这儿，他们就会派来更多的人，这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皇帝不难调动军队，要是鼓舞士气象调兵那样容易，那我现在就已经无可挽救了。

济金根　但是我可以悄悄地派二十来个骑兵到你这儿来。

葛兹　好吧。我已经派格奥尔格到塞尔比茨那儿去，已经把我的兵分布在附近一带。老朋友，如果我的部下集合起来，就会组成一支诸侯们很少见到过的军队。

济金根　你会寡不敌众吧。

葛兹　一只狼对付一群羊绰绰有余。

济金根　可是如果他们有一个好牧人呢？

葛兹　别发愁！这都是些雇佣的。如果行动不能自己作主，就是最勇猛的武士也无能为力。我自己就碰到这样的事：有一回，我答应宫廷伯爵去打康拉达·索登，伯爵交给我一份文书处拟订的指示，教我怎样进退。我就把那张条子扔回给那些顾问，说我不能按照这个来行动，我不知道会碰上什么事情，而这种事情又没有在指示里写明，我得睁开眼睛，见机行事。

济金根　祝福你，好兄弟！我马上就走，把我能够尽快调集起来的人马派到你这儿来。

葛兹　先到我家眷那边去，我已经叫他们聚在一起。我希望你走之前她会答应你。然后你派兵到我这儿来，悄悄地回

来把玛丽亚带走，因为我担心，不久以后，妇女们就不能再在我的城堡里呆下去了。

济金根　要乐观点。（下）

〔巴姆堡。阿德尔海特的卧室。

〔阿德尔海特、弗兰茨。

阿德尔海特　两支征讨军①都已经出发了吗？

弗兰茨　都出发了。我的主人由于出去攻打你的敌人而感到高兴。我也想马上跟去，虽然我多么愿意上你这儿来。现在我又得走了，不久就能把喜讯带回来。我的主人答应让我来报信。

阿德尔海特　他怎么样？

弗兰茨　他精神很好。他嘱咐我吻你的手。

阿德尔海特　好吧。——你的嘴唇这么热。

弗兰茨　（自语，指向胸口）这里更热呀！（高声）夫人，你的仆人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阿德尔海特　谁带兵去打贝利欣根？

弗兰茨　封·希洛。再见啦，最亲爱的夫人！我又要走了。别忘掉我。

阿德尔海特　你总得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歇一会儿。

弗兰茨　这些有什么用？我已经见到你了，我不累，也不饿。

阿德尔海特　我了解你的诚心。

弗兰茨　啊，夫人！

阿德尔海特　你会顶不住的。歇一会，吃点东西吧。

弗兰茨　你对一个可怜的年轻人这样关心！（下）

---

① 一支去讨伐葛兹；另外一支去夺回阿德尔海特的庄园。

阿德尔海特　他眼睛里噙着泪水。我打心眼里爱他。还没有人这样真心热烈地爱过我呢。

〔雅克斯特亮森。

〔葛兹、格奥尔格。

格奥尔格　他要跟你面谈。我不认识他。这汉子相貌堂堂，有一双炯炯发光的黑眼睛。

葛兹　领他进来。

〔莱尔赛上。

葛兹　你好！有什么事吗？

莱尔赛　我自己的事。我虽然微不足道，但愿意为你效劳。

葛兹　我欢迎你，正当我时时刻刻担心失去老朋友，不敢希望得到新朋友的时候，来了这么一条好汉，我要加倍地欢迎。请问大名？

莱尔赛　弗兰茨·莱尔赛。

葛兹　我感谢你，弗兰茨，你使我认识了一条好汉。

莱尔赛　我曾经使你认识过我，可那时候你并没有感谢我。

葛兹　我记不起来了。

莱尔赛　要是你记得起来，我就难受了。为了宫廷伯爵，你和康拉达·索登作对，在忏悔节的夜里骑马到哈斯福特，你可记得这件事吗？

葛兹　我记得很清楚。

莱尔赛　你可记得半路上在一个村子旁边碰到过二十五个骑兵的事吗？

葛兹　是有这回事。我开头以为他们只有十二个人。我把队伍分成两半，我们一共十六个人，埋伏在村边谷仓后面，想让他们从我身边走过去，然后照我跟另外一队约好的那

样，从背后袭击他们。

莱尔赛　可我们已经看见你们，我们就到村边一片高地上去。你们从旁边走过去，停在下面。我们看出你们不打算上来，就骑马冲下去。

葛兹　这时我才明白，这是自讨苦吃。二十五个对八个！可不是闹着玩的。艾尔哈特·特鲁赫赛斯刺死我的一个骑兵，我就把他从马上撞下来。要是他们都象他和另外一个骑兵那样打法，我跟那个小队就完了。

莱尔赛　你讲到的那个骑兵——

葛兹　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他凶猛地向我进攻。每当我以为已经把他架开，正要对付别人的时候，他又逼近我，恶狠狠地朝我砍来。他刺穿了我铠甲袖子，伤了一点皮肉。

莱尔赛　你宽恕了他吗？

葛兹　我倒挺喜欢他哩。

莱尔赛　这样，我想你会对我满意的，因为我已经经受过你本人的考验了。

葛兹　是你吗？啊，欢迎！欢迎！马克西米伦陛下，你能够说，你在自己部下当中曾经这样招募过一个人吗？！

莱尔赛　我感到奇怪，你怎么没有更早一些想到是我呢？

葛兹　我怎么会想到，满怀敌意要打倒我的人，会来替我效劳呢？

莱尔赛　正因为打不倒你，我才佩服你，大人！我年纪很轻就当兵了，跟好多骑士比过高低。碰上了你，我很高兴。以前我听到过你的名字，到那时候我才认识你。你记得，我当时退了下去；可是你明白，这不是由于害怕，因为后来我又冲上来了。总之，我认识你了，打那时候起，我就下决

心上你这儿当兵。

葛兹　你愿意在这儿呆多久？

莱尔赛　呆一年，不要报酬。

葛兹　不，你应当跟别人一样有待遇，而你还是在勒姆林教我费过手脚的人哩，待遇更要不同。

〔格奥尔格上。

格奥尔格　汉斯·封·塞尔比茨向你问好。他明天会带五十个人到达这儿。

葛兹　好吧。

格奥尔格　有一队帝国的士兵沿着柯赫河下来了，一定是来侦察你的动静的。

葛兹　多少人？

格奥尔格　他们有五十个人。

葛兹　只有这么些人？！来吧，莱尔赛，我们去收拾他们。塞尔比茨到这儿的时候，就知道我们已经有收获了。

莱尔赛　那准是丰富的初期收获。

葛兹　上马！（下）

〔沼泽旁边的一片林子。

〔两个帝国兵士相遇。

兵士甲　你在这儿干什么？

兵士乙　我请了假在这儿出恭。昨天夜里乱发警报以后，我就拉肚子了，害得我时时刻刻都得从马上下来。

兵士甲　部队驻在这儿附近吗？

兵士乙　从这林子往上大约走一个钟头的地方。

兵士甲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的呢？

兵士乙　我求你别把我说出来。我想到邻近的村子里去，看能

不能找到热罨纱布，把病治好。你从哪儿来？

兵士甲　从邻近的村子里来，替我们长官买了酒和面包。

兵士乙　原来这样，他自己当着我们的面吃饱喝足，却叫我们挨饿！真是个好榜样！

兵士甲　一起回去吧，你这家伙！

兵士乙　我可不是傻瓜！队伍里面还有许多人，要是他们能够象我这样跑得远远的，他们挨饿都情愿。

兵士甲　听！马来了！

兵士乙　哎哟！

兵士甲　我爬到树上去。

兵士乙　我钻到芦苇里去。

〔葛兹、莱尔赛、格奥尔格、兵士们骑马上。

葛兹　从这儿沿池边过去，向左拐进林子，这样我们就能绕到他们的背后。

〔他们从旁过去。

兵士甲　（从树上爬下）这个地方不保险。米歇尔！他怎么不回答？米歇尔，他们走啦！（他走向沼泽）米歇尔！哎哟！他陷进泥里去了，米歇尔！他听不见我在叫喊，他闷死了。胆小鬼，你完啦！——我们打败了。敌人，到处都是敌人。

〔葛兹、格奥尔格又上。

葛兹　站住，不然你就别想活了。

兵士　饶命，饶命！

葛兹　把剑给我！格奥尔格，把他带到别的俘虏那儿去吧，莱尔赛在下面林子旁边看住他们。我得追上他们那个逃跑的头头。（下）

兵士　我们那个带队的军官怎样了？

格奥尔格　我的主人把他从马上倒栽葱似的刺下来，连他的翎毛都陷在泥地里。他的兵士把他抬到马上，他没命似的逃跑了。

〔兵营。

〔部队长官、军官甲。

军官甲　他们从远处朝兵营奔过来了。

部队长官　他一定紧跟在他们后面。派五十来个人到磨坊那边去。要是他过分深入，说不定你能把他逮住。（军官下）

〔军官乙被人搀扶上来。

部队长官　怎么啦？年轻的朋友？是不是叉角尖儿①给撞碎了？

军官乙　该死的！就是最硬的叉角也会象玻璃那样给撞得粉碎。见鬼！他向我冲过来，我觉得好象天雷把我打进地里似的。

部队长官　你还能逃得了，算你走运。

军官乙　什么走运，肋骨打断了好几根。军医在哪儿？（下）

〔雅克斯特豪森。

〔葛兹、塞尔比茨。

葛兹　你对破门令怎么看，塞尔比茨？

塞尔比茨　这是魏斯林根搞的鬼。

葛兹　你这样想吗？

塞尔比茨　不是我这样想，我知道这件事。

葛兹　从哪儿知道的？

---

①　"叉角尖儿"既指鹿角尖端（两鹿相斗时常用叉角），也指头盔尖角。

塞尔比茨　他曾经参加帝国会议，我告诉你，他在皇帝身边呆过。

葛兹　好吧，我们又要使他的计划落空了。

塞尔比茨　但愿这样。

葛兹　我们走，捉兔子去吧。

〔兵营。

〔部队长官。军官们。

部队长官　各位，这完全是白费力气。他把我们的人马一队一队地都打败了，就是没有战死、没有被俘的，也都宁愿到土耳其去，说什么也不肯回兵营里来了。这样，我们的力量一天一天地给削弱了。我们必须对他发起一次总攻，要狠狠地打；我自己也出马，叫他看看，是跟谁在打交道。

军官　我们大家都赞成。只是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认得山里每一条小路、暗道，所以要逮住他，好比捉谷仓里的耗子一样不容易。

部队长官　我们一定能逮住他。先打到雅克斯特豪森去，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总得要过来防守他的城堡吧。

军官　我们要全体出动吗？

部队长官　当然啰！你知道吗？我们已经象冰块融化似的损失了一百个人啦。

军官　那么赶快走，别让整个冰块都化掉。这一带可危险啦，我们呆在这儿，就象阳光下面的奶油一样。（下）

〔丛山和森林。

〔葛兹、塞尔比茨、部队。

葛兹　他们全线出击了。济金根的骑兵跟我们合在一起，这正是时候。

塞尔比茨　我们把队伍分开来。我从左翼绕过高地。

葛兹　好的。那么你，弗兰茨，替我带这五十人从右翼穿过林子上去。他们穿过荒地朝这儿来了，我把他们挡住。格奥尔格，你留在我身边。如果你们看到他们向我进攻，就立刻向两侧袭击。我们要把他们打个稀巴烂。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下）

〔荒地，一侧是高地，另一侧是林子。

〔部队长官、征讨军。

部队长官　他在荒地上摆开阵势啦！好大的胆子。得叫他吃点苦头。嘿！他不怕朝他怒吼奔腾而来的浪潮吗？

军官　我看你别骑着马站在前头。看他这副样子，好象要把朝他冲去的第一个人两脚朝天扎到地里去。你骑马到后面去吧。

部队长官　不。

军官　我请求你。你是这把榛树枝的结子；松开了这个结子，他就会把这些树枝一根一根象芦草似地折断的。

部队长官　号手，吹号吧，把他吹跑！（下）

〔塞尔比茨从高地后面纵马奔出。

塞尔比茨　跟我来！让他们朝自己的双手叫喊：你们多生几双吧！（下）

〔莱尔赛从林子里出来。

莱尔赛　去救葛兹吧！他差点给围住啦。勇敢的塞尔比茨你杀开一条路了。我们要象割蓟草似地把他们的头颅撒在野地里。（骑马过去。混战）

〔筑有瞭望塔的高地。

〔塞尔比茨（已受伤）、骑兵们。

塞尔比茨　把我放在这儿，回到葛兹那儿去吧。

兵士甲　让我们留在这儿吧，大人！你需要我们。

塞尔比茨　叫一个人到瞭望塔上去，看看情况怎样了。

兵士甲　我怎么爬得上去呢？

兵士乙　踩在我的肩膀上，这样你就能爬到那个缺口，然后再向上攀到瞭望孔那儿。

兵士甲　（向上爬去）哎哟，大人！

塞尔比茨　你看见什么了？

兵士甲　你的骑兵朝高地逃过来了。

塞尔比茨　混帐东西！就是我头上中了一颗子弹，也要他们坚持下去。去一个人，咒骂他们，把他们赶回去！（兵士下）你看见葛兹没有？

兵士　在混战的人群当中，我看见三根黑色的翎毛。

塞尔比茨　游吧，勇敢的游泳者。可是我却要躺在这儿！

兵士　有一根白色的翎毛，那是谁呀？

塞尔比茨　是敌人的部队长官。

兵士　葛兹朝他冲过去了——啪嗒一声！他倒下去了。

塞尔比茨　敌人的部队长官吗？

兵士　是的，大人。

塞尔比茨　好哇，好哇！

兵士　哎哟，哎哟！葛兹哪儿去了？

塞尔比茨　你也别活了，塞尔比茨！

兵士　葛兹那里乱成一团了。格奥尔格青色的翎毛也看不见了。

塞尔比茨　下来吧。你没有看见莱尔赛吗？

兵士　连影子都没有。乱得一塌糊涂。

塞尔比茨　别再说了。下来吧！济金根的骑兵打得怎样？

兵士　很好。——有一个朝林子里逃去了。又有一个！全队都逃了！葛兹完啦。

塞尔比茨　下来吧。

兵士　我不能下来。——好哇！好哇！我看见葛兹了！我看见格奥尔格了！

塞尔比茨　骑在马上吗？

兵士　高高地骑在马上！打赢了！打赢了！他们逃走了！

塞尔比茨　是皇帝的军队吗？

兵士　军旗在中央，葛兹跟在后面追。他们逃散了。葛兹追上旗手了——他夺过军旗了——他停住了。一些人围到他身边去了。我的伙伴也走到他的旁边——他们上来了。

〔葛兹、格奥尔格、莱尔赛和一队兵士上。

塞尔比茨　祝贺你，葛兹！打赢了！打赢了！

葛兹　（下马）伤亡很大！伤亡很大！你受伤啦，塞尔比茨？

塞尔比茨　你活着，打了胜仗！可我没有做什么。还有我那些不中用的兵士！你怎么脱险的？

葛兹　这一回可不简单！而且多亏你格奥尔格救了我的性命，多亏你莱尔赛救了我。我把那个部队长官从马上打下来。他们刺倒了我的马，朝我紧逼过来。格奥尔格冲杀到我的身边，跳下来，我闪电似跳上他的马，他也迅雷似的又坐上另外一匹马。你怎么弄到那匹马的？

格奥尔格　有个人朝你砍过来，我乘他铠甲掀开的当儿，把我的短剑扎进他的肚子里去。他倒了下来，这样我就替你干掉一个敌人，也给我自己弄到一匹马。

葛兹　后来我们陷在那儿，一直到格奥尔格打进来，到我们身

边，这时候我们才从里面杀了出来。

莱尔赛　我带领的那些狗东西本来应当从外面杀进去的，好教我们的大镰刀会师；可是他们却象皇帝的军队那样逃跑了。

葛兹　朋友和敌人都逃掉了。只有你这一小队替我守住后方；那时候我正忙着对付面前那些家伙。打败了他们的部队长官，我就动摇了敌人，他们逃跑了。我缴获了他们的军旗，捉住几个俘虏。

塞尔比茨　那个部队长官从你手里逃掉了吗？

葛兹　这混战的当儿，他们把他救走了。来吧，孩子们！来吧，塞尔比茨！——你们拿树枝编个担架吧。——你不能骑马了。上我城堡里去吧。他们已经溃散。可是我们也没有多少人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会派兵来。我要招待你们，各位朋友。打了这么一仗，喝一杯酒，味道特别好。

〔兵营。

〔部队长官。

部队长官　我真想亲手杀死你们！怎么，逃走！他那时候没有什么人了！可是你们就在一个敌人面前竟然也会逃走！除了要想嘲笑我们的人以外，就没有人会相信的。——快骑马到附近各处去，你，你也去，你也去。只要碰上我们逃散的兵士，就把他们带回来，或者把他们刺死。我们必须磨掉这些缺口，就算因此把剑完全磨掉也可以。

〔雅克斯特豪森。

〔葛兹、莱尔赛、格奥尔格。

葛兹　我们一会儿也不能耽搁了！可怜的孩子们，我不能让你们休息。赶紧到各处去，想法再招些兵来。叫他们都到威勒那边去，在那儿最安全。要是我们再拿不定主意，他们

就会攻城堡了。（那两人下）我得派一个人去侦察。情况紧急了。如果还有勇敢的敌人做对手就好了！可是现在他们就凭人多。（下）

〔济金根、玛丽亚上。

玛丽亚　我请求你，亲爱的济金根，别离开我哥哥！他的士兵，塞尔比茨的，你的都打散了；他孤零零的，塞尔比茨受了伤，给抬到他的城堡里去了，我担心会发生最坏的结果。

济金根　放心吧。我不走。

〔葛兹上。

葛兹　上教堂去吧，教父在等着呢。我希望你们在一刻钟以内结成一对夫妻。

济金根　让我留在这儿吧。

葛兹　你现在得上教堂去。

济金根　好吧——以后呢？

葛兹　以后你们得走你们的路。

济金根　葛兹！

葛兹　你不愿意上教堂去吗？

济金根　去吧，去吧。（下）

〔兵营。

〔部队长官、军官。

部队长官　一共多少人？

军官　一百五十个。

部队长官　四百个只剩下这么些了！真糟糕。现在趁他还没有缓过气来，还不能来阻挡我们的时候，立刻出发，就往雅克斯特豪森去吧。

〔雅克斯特豪森。

〔葛兹、伊丽莎白、玛丽亚、济金根。

葛兹　但愿上帝降福给你们，给你们以快乐的日子，在你们身后，又教你们的孩子幸福。

伊丽莎白　而且希望他使这些孩子跟你一样正直善良！然后他们爱做什么人就让他们做什么人。

济金根　我感谢你们。我也感谢你，玛丽亚。我带你到圣坛那里去。你应当带我到幸福的境地里去。

玛丽亚　我们一起去朝拜遥远的圣地①吧。

葛兹　祝你们一路平安！

玛丽亚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离开你们。

葛兹　你们一定得离开，妹妹。

玛丽亚　你心肠太硬了，哥哥。

葛兹　可是你多情有余，慎重不足。

〔格奥尔格上。

格奥尔格　（悄悄地）我一个人也招募不到。只有一个有些愿意了，可是后来又变了卦，不肯来。

葛兹　好吧，格奥尔格。命运开始对我反复无常。可是我已经预感到这一点了。（大声）济金根，我请求你们今天晚上就走。劝劝玛丽亚。她是你的妻子。教她明白这一点。要是女人们梗阻在我们的事业当中，那么我们的敌人在旷野里比平时在城堡里还要安稳。

〔兵士上。

兵士　（轻声）大人，皇帝的军队正在行进，一直朝这儿开

---

① 上帝应许阿伯拉罕后裔居住的迦南肥沃地带。

来，走得很快。

葛兹　我已经把他们鞭打醒了。他们有多少人？

兵士　两百光景。他们离这儿不到两个钟头的路程了。

葛兹　还在河的那边吗？

兵士　是的，大人。

葛兹　要是我有五十个人，就叫他们休想渡过河来。你没有看见莱尔赛吗？

兵士　没有，大人。

葛兹　通知所有的人，叫他们做好准备。——亲爱的，我们只好分手了。哭吧，我的好玛丽亚！你高兴的时刻总会到来的。要是过分的欢喜变做将来苦难的预兆，倒不如在你结婚的日子啼哭要好些。别了，玛丽亚！别了，兄弟！

玛丽亚　我不能离开你，嫂嫂。亲爱的哥哥，让我们留下来吧！在这样危急的时候，你都看轻我丈夫的帮助，你难道这样瞧不起他吗？

葛兹　我的处境已经危险。也许我就要垮了。你们刚刚开始生活，你们应当把你们的命运跟我的分隔开来。我已经吩咐给你们的马套好。你们必须立刻就走。

玛丽亚　哥哥！哥哥！

伊丽莎白　（对济金根）听他的话！走吧！

济金根　亲爱的玛丽亚，我们走吧！

玛丽亚　你也这么说？我的心要碎了。

葛兹　那么就留下来吧。不上几个钟头，我的城堡就要被包围起来了。

玛丽亚　天哪！天哪！

葛兹　我们要尽力保卫自己。

玛丽亚　圣母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葛兹　可是我们结果不是死掉就是投降——你会哭得叫你高贵的丈夫跟我一起遭到同样的命运的。

玛丽亚　你在折磨我。

葛兹　留下来吧！留下来吧！我们会一起给逮住的。济金根，你会跟我掉进同一个陷阱里去！我本来是希望你能够把我从这里面救出来的。

玛丽亚　我们走啦。嫂嫂！嫂嫂！

葛兹　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再来想念我吧。

济金根　在我知道你已经脱离危险以前，我决不上她的床上去。

葛兹　妹妹——亲爱的妹妹！（吻她）

济金根　走吧，走吧！

葛兹　再等一下——我会再见到你的。放心吧。我们会再见的。

〔济金根，玛丽亚下。

葛兹　我硬要她走。可是她走了，我又想留住她。伊丽莎白，你留在我身边！

伊丽莎白　一直到死！（下）

葛兹　上帝喜爱谁，但愿他给谁这样一个妻子！

〔格奥尔格上。

格奥尔格　他们走近了，我已经从塔上望见他们。太阳出来了[①]，我看见他们的矛枪在闪闪发光。我看着他们，觉得自己象一只猫对着一大群小耗子那样一点也不慌张，虽然事实上我们扮演着大老鼠的角色。

---

① 葛兹劝济金根和玛丽亚尽快离开时说："我请求你们今天晚上就走，"此处格奥尔格说"太阳出来了。"原文如此，可能是一个疏忽。

葛兹　去看看大门的门闩。里面用梁木和石块堵住。（格奥尔格下）我要捉弄一下，试试他们的耐性，教他们有力使不得。（外面传来喇叭声）哈哈！来了一个穿红衣服的家伙，他大概是来问我们是不是想做懦夫。（走向窗边）他在说什么？（可以听见远处有人在喊话）

葛兹　（嘟哝）给你脖子上套根索子吧！

〔喊话者继续在喊。

葛兹　欺君的叛逆！——这种挑衅准是哪个秃驴策划的。

〔喊话者停止喊叫。

葛兹　（回答）要我投降吗？无条件投降吗？你在跟谁说话！我是强盗不成？告诉你的部队长官：我对皇帝陛下，跟从前一样，怀着应有的敬意。可是那个部队长官，告诉他，他只能给我……（砰的一下关上了窗门）

〔四下已被包围。厨房。

〔伊丽莎白、葛兹（朝她走去）。

葛兹　你很忙啊，可怜的夫人。

伊丽莎白　但愿我能够老这么忙下去。可是我们很难长期地坚持下去了。

葛兹　我们没有时间准备必需的东西。

伊丽莎白　可是这么多人一直都要由你维持。我们的酒也快完了。

葛兹　要是我们能够坚持到某种程度，使得他们提出劝降的建议就好！他们损耗很大。他们整天放枪，只能毁坏我们的墙壁，打破我们窗子的玻璃。莱尔赛真是个勇敢的家伙，他带着枪悄悄地在四处巡走；只要有人敢走到近旁，砰的一声！这人就倒下去。

兵士　我们要炭，夫人。

葛兹　干什么？

兵士　子弹打完了，我们想铸新的。

葛兹　火药怎么样呢？

兵士　还有一些。我们在尽量节省子弹。

〔大厅。

〔莱尔赛（拿着铸子弹的模子），兵士（拿着炭）。

莱尔赛　把炭拿过来，去看看能不能在屋子里什么地方找到铅。这会儿我就在这里动手。（卸下一扇窗子，打碎玻璃）什么都可以利用。——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谁也不知道：有些东西会变成什么样的结果。装配玻璃的工人一定没有想到：这儿的铅会教他的一个子孙焦头烂额！我父亲生我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天下有什么鸟，地上有什么虫会把我的尸体吃掉。

〔格奥尔格拿一段铅制的檐沟上。

格奥尔格　这一下你有铅了。只要你能够把这里一半的铅都命中的话，那就一个也逃不到皇帝那儿去报告说：陛下，我们打败了。

莱尔赛　（把铅砍下）好大一块。

格奥尔格　雨水得另外找条出路了。这个我并不发愁；勇敢的骑士和滂沱的大雨，随便什么地方都能通过去的。

莱尔赛　（浇铸）拿着这把杓子。（走向窗边）那儿有个皇帝的兵士提着一支枪在走来走去；他们以为我们把子弹打完了。叫他尝尝这颗子弹吧，滚烫的，刚出锅子。（装上子弹）

格奥尔格　（放好杓子）让我看看。

莱尔赛　（开枪）这只麻雀躺在那儿了。

格奥尔格　刚才我正想从天窗里爬出去拿檐沟的时候，（两人浇铸）这家伙朝我开枪。他打中一只停在离我不远地方的鸽子；鸽子跌到檐沟里去；我感谢他给我这块烤肉，我带着双重的收获又爬了进来。

莱尔赛　现在我们上足子弹，到整个城堡里各处去走走，弄顿中饭吃吃。

〔葛兹上。

葛兹　等一等，莱尔赛！我有话跟你说！你，格奥尔格，尽管去打猎吧。（格奥尔格下）

葛兹　他们向我提出谈判了。

莱尔赛　我到他们那里去，听听要谈些什么。

葛兹　大概是提出一些条件，按照骑士的身分监督我。

莱尔赛　这不行。既然等济金根来解围没有希望了，看看他们会不会允许我们自由撤退。如果可以，我们就把金银都埋在他们用魔杖也找不到的地方，把城堡丢给他们，然后堂而皇之地退出去。

葛兹　他们不会答应我们的。

莱尔赛　应当试探一下。我们要求安全通过，我这就出去。（下）

〔大厅。

〔葛兹、伊丽莎白、格奥尔格、兵士们都在吃饭。

葛兹　就这样，危急把我们团结起来。朋友们，放开肚子吃吧！别忘了喝酒。酒瓶空了。再来一瓶，亲爱的夫人。（伊丽莎白耸耸肩膀）没有了吗？

伊丽莎白　（轻声）还有一瓶；我特地替你留起来的。

葛兹　别这样，亲爱的。拿出来吧。他们得添足力气，我没有关系；这都是为了我的事情。

伊丽莎白　到外面那个橱子里去拿吧！

葛兹　这是最后一瓶。我觉得我不必再节省了。我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斟酒）皇帝万岁。

全体　皇帝万岁！

葛兹　如果我们死掉，这就算是我们说出临终遗言前的最后一句话。我爱戴皇帝，因为我们是共命运的。说起来，我比他还幸福一些哩。他得替国内各级诸侯捉小耗子，可这些大老鼠却在啮他的财产。我知道，他有时宁可死掉，也不愿意再做这样残缺不全的躯壳的灵魂。（斟酒）酒刚好还够再来一巡。要是我们的血液将要耗尽，好比这个瓶子里的酒，斟倒起来，先是逐渐微细，然后点点滴滴（把最后一点滴进他的杯子），那么我们最后的一句话应该是什么呢？

格奥尔格　自由万岁！

葛兹　自由万岁！

全体　自由万岁！

葛兹　如果我们死后自由仍然活着，我们死也瞑目了。因为我们在想象中看到我们的子孙很幸福，看到我们的子孙的皇帝很幸福。如果诸侯的臣仆象你们对我这样忠心耿耿，如果诸侯象我这样为皇帝效劳——

格奥尔格　那就远远不象现在这么糟了。

葛兹　现在看起来很糟，其实也不至于这样。我不是在诸侯当中认识许多杰出的人物吗？难道这种人都死光了吗？那些善良的人们，他们由于自己和他们的臣仆而感到幸福，他们能够宽容在自己近边的高尚而自由的邻人，既不惧怕，也不妒忌，如果他们看到同桌有许多跟他们一样的人，就满心欢喜，他们用不着先把骑士变做宠臣，然后才能和他

们一起生活。

格奥尔格　你见过这样的诸侯吗？

葛兹　是啊！我一辈子都记得哈诺伯爵举行狩猎会的情形，在场的诸侯和领主在露天下聚餐，村人都跑来看他们。这并不是他为庆贺自己而举办的化装舞会。来的都是些圆头胖脸的青年男女，两颊都是红润润的，还有强健的男子，矍铄的老人，都有着快活的脸孔，他们的主人在上帝的土地上和他们一起感到欢欣愉悦，而他们也多么充分地分享着他们主人的乐趣！

格奥尔格　这是完全跟你一样的主人。

葛兹　难道我们不可以希望：将来会有许多这样的诸侯同时出来统治吗？难道不可以希望：将来对皇帝的崇敬、对邻人的和睦与友谊，和对臣仆的慈爱会成为传给子子孙孙的无价之宝吗？那时每一个人都将保住自己的东西，在他自己的范围内经营发展，并不象现在那些人，以为没有损害别人就是一无所获。

格奥尔格　以后我们还要骑马出去吗？

葛兹　但愿那时在全德意志再也没有一个捣乱的坏人！可是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要除尽丛山中的豺狼，要给我们与世无争地耕作的邻人，从森林里带点野味，大家一起喝喝肉汤。如果我们觉得还是不够，就跟我们的兄弟一道，象使着冒出火焰的宝剑的天使那样，驻扎到国家的边境上去，对付豺狼似的土耳其人，对付狐狸似的法国人，同时保卫我们尊贵的皇帝时常遭到侵犯的领土和全国的安宁。格奥尔格，要是能够为大众的幸福尽心尽力，这才算是一种真正的生活！（格奥尔格跳了起来）你要到哪儿去？

格奥尔格　啊，我忘了我们给围着呢——正是皇帝把我们围住——为了生存，我们就得等死吗？

葛兹　要乐观点。

〔莱尔赛上。

莱尔赛　自由了！自由了！那些全是不中用的家伙，都是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的蠢货。你可以带着枪枝、马匹、装备撤出去，但口粮你得留下。

葛兹　他们休想嚼得牙疼。

莱尔赛　（悄悄地）你把银子藏好了没有？

葛兹　没有！夫人，跟弗兰茨一起去，他有几句话要跟你说。

〔城堡的庭院。

格奥尔格　（在马厩里唱歌）

有个孩子捉住一只小鸟。
　哈！哈！
他对着笼子大笑。
　哈！哈！
　好！好！
　哈！哈！
高兴得乱蹦乱跳。
　哈！哈！
冒冒失失地伸手去掏。
　哈！哈！
　好！好！
　哈！哈！
山雀儿向一幢房子飞逃，
它嘲笑这孩子傻头傻脑。

哈！哈！

好！好！

葛兹　怎么样啦？

格奥尔格　（把他的马牵出来）都上好马鞍了。

葛兹　你真快呀。

格奥尔格　象鸟儿出笼一样。

〔被围困者全体上。

葛兹　你们都带了自己的枪吗？不要这些枪了！到上面去，从军器柜里挑那些最好的来。反正就是这一回了。我们骑马先走吧。

格奥尔格　哈！哈！

好！好！

哈！哈！（下）

〔大厅。

〔两个兵士（在军器柜旁边）。

兵士甲　我拿这支。

兵士乙　我拿这支。那边还有好一点的。

兵士甲　别挑了！你快走吧！

兵士乙　听！

兵士甲　（跳到窗边）哎哟，老天爷！他们在杀我们的主人了。他从马上倒下来了！格奥尔格跌倒了。

兵士乙　我们往哪儿逃命呢！沿墙边从胡桃树下去，到野地里去吧。（下）

兵士甲　弗兰茨还在坚持；我替他去解围。如果他们死掉，我也不想活了。（下）

第 四 幕

〔海尔布隆的旅店。

〔葛兹。

葛兹 我觉得自己好象是被卡浦茜僧侣①念着咒语关进口袋里去的恶魔一样。我辛苦一场，却毫无结果。这些发假誓的家伙！

〔伊丽莎白上。

葛兹 伊丽莎白，关于我可爱忠诚的部下，有什么消息吗？

伊丽莎白 没有确实的消息。有几个被刺死了，有几个给关在土牢里。没有人能够，或者说没有人愿意把他们的情况跟我说得详细一些。

葛兹 这是忠诚的报酬吗？这是孩子般顺从的报酬吗？——为了使你幸福，使你能在世上延年益寿，②结果却是这么一回事！

伊丽莎白 亲爱的，别埋怨我们的天父！他们是得到了报酬的，这种报酬他们生来就有，那就是一颗自由高贵的心。他们

---

① 卡浦茜僧侣是圣芳济教团的一个支派。

② 引自摩西十诫之一：为了使你幸福，使你能在世上延年益寿，要孝顺父母。此处葛兹将自己对皇帝的忠诚比作儿女对父母的孝顺。可是所得的结果却适得其反，言下颇有怨恨之意。

遭到幽禁也没有关系，他们还是自由的。留心被选派的参议们态度怎样，他们戴着粗大的金链条，神气活现——

葛兹　他们象猪猡戴着项链儿一样——我倒想看看格奥尔格和弗兰茨被囚禁的情形！

伊丽莎白　看了那种情景，天使也会掉眼泪。

葛兹　我不掉眼泪。我要咬紧牙关，切齿痛恨。把我掌上明珠锁在铁链上！你们可爱的小伙子，你们如果并不爱戴我该有多好！——我对他们是百看不厌的。——竟然借皇帝的名义食言背约！

伊丽莎白　别那样想了。该考虑到你要到参议们的面前去。你是不会好声好气地去见他们的，所以我害怕会有最坏的结果。

葛兹　他们要拿我怎样呢？

伊丽莎白　法警来了！

葛兹　法律的驴子！这驴子把他们的口袋拖到磨坊里，又把他们的垃圾拖到野地里。什么事情？

〔法警上。

法警　参议大人们都在市议会里，请你过去。

葛兹　我就去。

法警　我陪你。

葛兹　那太荣幸了。

伊丽莎白　冷静点。

葛兹　别操心。（下）

〔市议会。

〔皇帝的参议、部队长官、海尔布隆议员、书记。

议员　我们依照诸位的命令召集了最壮健勇敢的市民；他们在

这儿附近等候，只要你们递一个眼色，就会把贝利欣根抓起来。

参议甲　我们非常乐意向皇帝陛下赞扬你们服从他最高命令的热诚。——这些都是工匠吗？

议员　铁匠、运酒夫、木工，这些汉子都有经过锻炼的拳头，这儿（指向胸口）都有足够的勇气。

参议　很好。

〔法警上。

法警　葛兹·封·贝利欣根在门口等候。

参议　叫他进来。

〔葛兹上。

葛兹　你们各位好！你们要我做什么？

参议　首先，你得想一想你现在在哪儿，在什么人的面前！

葛兹　我敢发誓，我没有把你们认错，我的大人们。

参议　这是本分。

葛兹　也是真话。

参议　请坐。

葛兹　坐到那下面去吗？我宁可站着。那张椅子，象这整个屋子一样，发散着可怜的罪人气味。

参议　那么就站着吧。

葛兹　如果你们高兴的话，谈正经事吧。

参议　我们要按照顺序[1]来办事。

葛兹　我很赞成秩序；但愿从来就是这样，那就好了。

---

① 原文是Ordnung，既可解作先后的顺序，又可解作正常的秩序；参议指的是前者，葛兹指的是后者。

参议　你知道，你到了我们手里是可以任意处置的。

葛兹　如果我不计较这种事情，你们对我怎样？

参议　要是我能使你谦逊虚心，我将把你的事情从宽处理。

葛兹　从宽处理！要是你们能够这样就好！可是这比设计陷害还要困难。

书记　我应当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吗？

参议　记录跟主要事件有关的东西。

葛兹　对我来说，你们可以把它印出来。

参议　你已经落在皇帝的手里，他那慈父的恩情代替了庄严的法律，不把你关进牢狱，却叫你到他所喜爱的都市海尔布隆来寓居。你曾经发誓答应，按照骑士的本分出庭到案，恭顺地等候其他的决定。

葛兹　好吧，现在我在这儿等候。

参议　我们在这里向你宣布皇帝陛下的仁慈恩德。他宽恕你违法乱纪的行为，对你收回逐出教门的命令和所有应得的惩罚，你应带着臣仆的感激心情认识这样的处理，因此就得发誓不再伺机报复，这个誓约现在就要宣读给你听。

葛兹　我一向就是皇帝的忠仆。在你们继续进行以前，让我再说一句：我的部下在哪儿？他们将会怎样呢？

参议　这个跟你没有关系。

葛兹　那么如果你们遭到危难，但愿皇帝对你们掉头不理。他们从前是我的伙伴，现在也是。你们把他们弄到哪儿去了？

参议　我们没有对你说明这事的义务。

葛兹　唉！我没想到你们连自己答应的事情也不能保证实行，更不必说——

参议　我们的任务是把不再复仇的誓约提供给你。如果你服从皇帝，你将会找到替你部下讨得生命和自由的道路。

葛兹　念你们的条子吧！

参议　书记，请宣读吧！

书记　“我葛兹·封·贝利欣根通过这个文件公开承认：由于我最近以叛乱的手段反对皇帝和国家——”

葛兹　这不是事实！我不是叛乱者，我没有冒犯过皇帝陛下，而且我也没有危害过国家。

参议　你冷静点，再听下去。

葛兹　我不想再听下去了。随便叫哪个起来作证！我曾经有过一丝一毫反对皇帝，反对奥地利皇室的行为吗？我不是向来以种种行为证实，我比任何人都要更加深切地感觉到：德意志应该对他的统治者做些什么，尤其是低微的臣仆、骑士们和自由人应该对他们的皇帝做些什么。如果我让人说服我在这上面签字，那么我一定是个混蛋。

参议　可是我接到明确的命令，要好意地说服你，如果不成，便把你关进土牢。

葛兹　关进土牢？把我？

参议　如果你不愿意从恩德的手中接受你的命运，你可以在土牢里等待法律所给予你的裁判。

葛兹　关进土牢！你们滥用皇帝的权力。关进土牢！这不是他的命令！嘿！这些食言背约的东西，先给我布下一个圈套，用他们的信誓，用骑士的诺言作诱饵！然后答应按照骑士的身分监督我。可是这个诺言却又给破毁了！

参议　对一个强盗，我们没有保持忠实的义务。

葛兹　要是你没有挂着皇帝的肖像——虽然这是粗制滥造的人

像，我还是尊敬他的——，就叫你给我把“强盗”这两个字吞下去，要不就用它们把你卡死！我正在进行一场光明磊落的斗争。如果你一生当中曾经有过一件象我因此被捕的高尚行为，那么你就可以感谢上帝，在世人面前夸耀了。

〔参议向议员示意，议员拉动小铃。

葛兹　我不是为了毫不足取的利益，不是为了从没有防备的弱小者手里掠夺人民和土地而出来打仗的！而是为了解救我那个少年侍从，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你们在这上面看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皇帝和国家都高枕安卧，也许没有体察到我们的疾苦。感谢上帝，我幸亏还有一只手，而且我已经好好地利用了它。

〔市民们入内，手持棍棒，腰间佩剑。

葛兹　这是什么意思？

参议　你不听话！把他逮起来！

葛兹　存心这样干吗？不是匈牙利的牛，就别太靠近我！不然我这只铁做的右手要给他一记耳光，这会把他的头痛、牙痛和一切世上的痛苦完全医好。（他们朝他进逼，他打倒一个，从另外一个腰间夺下剑来，大家退走）来吧！来吧！我很愿意认识你们当中最勇敢的人。

参议　别逞强。

葛兹　（握剑）你们不知道吗？我是不是要从所有这些脓包当中打出去，夺取宽敞的阵地，现在只能随我的高兴了。可是我要教训你们应该怎样遵守诺言。如果你们答应按骑士的身分监督我，那么我就把剑放下，仍然和以前一样做你们的俘虏。

参议　你想拿剑来反抗皇帝吗？

葛兹　决不！只是反抗你们和你们可敬的帮手而已。——你们可以回家去了，善良的人们。迟疑不决对你们没有好处，在这里所能得到的只是伤肿。

参议　把他捉起来。你们对皇帝的忠贞，不能给你们鼓起更多的勇气来吗？

葛兹　他们的勇气还没有皇帝赐给他们的膏药那样多呢，这是医治他们的勇气招来的创伤的。

〔法警上。

法警　瞭望兵刚才喊报：有一支两百多人的部队向这座城市开来。他们出人意外地从葡萄山后面冲出来，逼近了我们的城墙。

议员　哎哟！这是怎么一回事？

〔卫兵上。

卫兵　弗兰茨·封·济金根在城门口等候，叫我告诉你们说，他们听到有人对待他的内兄非常卑鄙，竟然背信弃义，听到海尔布隆的大人们千方百计在庇护那种人。他要求把事情说清楚，不然在一个钟头内，他要在全城放火，让大家去抢掠。

葛兹　勇敢的妹夫！

参议　葛兹，你退下！——怎么办？

议员　可怜可怜我们和我们的市民吧！济金根发起火来可是无法制止的，他这个人是会说到做到的。

参议　难道我们应该放弃我们和皇帝的权利吗？

部队长官　如果我们有许多人来维护这些权利才好！可是照现在的情况，我们是会吃亏的，事情一定弄得更糟。我们最好还是让步。

议员　我们请求葛兹替我们说句好话吧。我觉得好象看见这座城市烧起来了。

参议　叫葛兹进来。

葛兹　什么事？

参议　你最好劝告你的妹夫放弃他那叛乱的企图。要是他插手你的事情，那他不但不能把你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反而把你往里面推得更深。

葛兹　（看见伊丽莎白在门边，悄悄地对她说）去吧！告诉他，叫他赶紧打进来，但是不要毁坏城市。如果这儿这些家伙要反抗，就叫他使用武力。只要他们也都被刺死，我死也没关系。

〔市议会里一个大厅。

〔济金根、葛兹。

〔市议会全部被济金根的兵士占据。

葛兹　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援助！妹夫，你怎么来得这样及时而又出人意外的呢？

济金根　我没什么魔术。我派了两三个传令兵出去打听你们的情况。一听到他们背信破约的消息，我们就出发了。现在我们把他们抓住了。

葛兹　我所要求的只是按照骑士的身分来监督我。

济金根　你太老实了。连正直的人对背信的人所具有的优势也不去利用！他们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我们不要随便放过他们。他们恬不知耻地滥用皇帝的命令。而且根据我对皇帝陛下的了解，你尽不妨提出更多的要求。你这种要求太低了。

葛兹　我向来满足于很低的要求。

济金根　所以你向来总是吃亏的。我的意思是：他们应该把你的兵士从监牢里释放出来，然后根据你的誓言，让你和他们一起回到城堡里去。你可以答应不走出管区，这样你的处境总要比在这里好些。

葛兹　他们会说：我们的庄园已经转归给皇帝了。

济金根　那么我们就说：你愿意付出租金住在里面，一直到皇帝再把它给你做采地的时候为止。让他们象捕鱼笼里的鳗一样去扭动吧，总教他们滑不出我们的手心。他们会谈到皇帝陛下，会谈到他们的任务。这些我们都可以不去管它。我也认识皇帝，皇帝也有些看重我。他总希望把你留在他的军队里。你在城堡里呆不了多久，就会被召见的。

葛兹　但愿在我的武艺还没有荒疏以前能被召见。

济金根　勇猛是学不到，也忘不掉的。别发愁！等你的事情一办妥，我就到宫里去；因为我的计划快成熟了。顺利的前途启示我说："出发吧！"现在我除了试探皇帝的意图以外，没有别的事情了。特里尔和布法尔兹即使能够猜到天空坍倒下来，却不能料到我会袭击他们，要象下冰雹似的袭击他们！如果我们走运，你马上就是一位选侯的内兄了。在实现这个计划的时候，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葛兹　（凝视自己的手）哦，这解释了我把玛丽亚许给魏斯林根前一天夜里所做的梦。他答应对我忠诚，紧紧地握住我的右手，使得它从臂铠里脱落出来，好象断了一样。唉！在那一刹那间，我觉得比射断这只臂膀的时候还要缺少抵抗的力量。魏斯林根！魏斯林根！

济金根　忘掉这样一个叛徒吧。我们要粉碎他的阴谋，使他威信扫地，叫良心和耻辱把他折磨而死。我看见，我在想象

中看见我的敌人、你的敌人都已经打垮了。葛兹，只要再等半年就行！

葛兹 你的心灵在高高地飞翔。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在我内心里总是无法展开前途有希望的远景。——我遭遇不幸已经有许多次了，我也被逮住过一次，可是从来没有感觉到象现在这样的心情。

济金根 交了好运，心情就会舒畅。到这些官儿那里去吧。他们的演讲也够长了；让我们去接替他们吧。（下）

〔阿德尔海特的城堡。

〔阿德尔海特、魏斯林根。

阿德尔海特 真可恨！

魏斯林根 我也恨得咬牙切齿。多好的一个计划，实现得多么成功，可是临了却把他放回他的城堡里去！这该死的济金根！

阿德尔海特 他们不应该这样做的。

魏斯林根 他们处境非常困难。他们有什么办法呢？济金根用暴力来威胁，这个傲慢粗暴的东西！我恨他。他的威信不断提高，好象一条大河只要淹了几条小溪，其他的也就顺流去汇合了。

阿德尔海特 他们没有皇帝吗？

魏斯林根 亲爱的夫人！他只是个皇帝影子而已，他老了，心情郁闷。当他听到出了事情，我跟其他参议们愤愤不平的时候，他却说：随他们去吧！这一点点地方，我不妨赐给老葛兹，只要他在那儿安分守己，你们对他还有什么不满呢？我们谈起国家的幸福安宁。他说：唉，要是我一向就有这样的参议，他们能够把我浮躁不安的精神更多地引向

每个人的幸福上去就好了！

阿德尔海特　他丧失了一个统治者的气魄。

魏斯林根　我们攻击济金根。——他却说：“他是忠贞的臣仆；如果他并没有按照我的命令去做，那他一定比我的全权使臣更能实现我的意图，不论事先或事后我都会准许认可的。”

阿德尔海特　真是气死人。

魏斯林根　虽然这样，我还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他是根据他的骑士誓言，说要规规矩矩地呆在他的城堡里，才被释放回去的。可是这在他是不可能的。我们不久就会有理由来攻击他了。

阿德尔海特　可以更早一些，因为我们盼得到皇帝不久就会离开人世，他那杰出的继承人卡尔会表现出具有更加崇高的意志。

魏斯林根　卡尔吗？他既还没有被选出来，也还没有戴上冠冕呢。

阿德尔海特　谁不愿意，谁不希望他登位呢？

魏斯林根　对于他的德性，你想象得过于好了；几乎使人相信你对他是在另眼看待。

阿德尔海特　你侮辱我，魏斯林根。你把我看做这样的人吗？

魏斯林根　我没有说什么侮辱你的话。可是对于这件事，我不能闷声不响。卡尔对你异常的殷勤使我不安。

阿德尔海特　可是我的举止呢？

魏斯林根　你是个女人。你们总不会讨厌对你们献殷勤的人的。

阿德尔海特　可是你们呢？

魏斯林根　那可怕的想头在啮噬着我的心！阿德尔海特！

阿德尔海特　我能治好你这痴呆的毛病吗？

魏斯林根　只要你愿意就行！如果你能离开宫廷就好了！

阿德尔海特　你说说离开的办法吧。你不是在宫廷里吗？难道要我离开你和我的朋友们，却在我的城堡里跟大猫头鹰一起打发日子吗？不，魏斯林根，这不行。你放心，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

魏斯林根　只要缆索不断，这就是在这暴风雨中神圣的船锚了。（下）

阿德尔海特　你开始妒忌啦！这一手也使出来了！可我心里的种种计划太庞大了，你是阻碍不了的。卡尔！伟大杰出的男子，未来的君王！在男人当中，难道他会是唯一获得我的青睐而又不会迷醉的人吗？魏斯林根，别想来阻拦我！要不就把你埋进土里，我的道路将在你的身子上面通过去。

〔弗兰茨拿着一封信上。

弗兰茨　拿去，高贵的夫人。

阿德尔海特　卡尔亲自把它交给你的吗？

弗兰茨　是的。

阿德尔海特　你怎么啦？你好象很忧愁。

弗兰茨　是你有心要教我想死嘛；在充满希望的年月里，你却使我失望。

阿德尔海特　我可怜他——要使他幸福，我只消花费一点力气就可以了！年轻人。我体会到你的爱情和忠贞，我决不会忘恩负义的。

弗兰茨　（抑郁）你要真是这样，那我就活不成了。我的天哪，我身体里没有一滴血不是你的，除了爱你，做你所喜

欢的事情以外，我没有别的心思了。

阿德尔海特　可爱的年轻人！

弗兰茨　你是在灌我的迷汤。（放声哭起来）如果这样的思慕所得到的，只不过是眼看着别人捷足先登，眼看着你全副心思都灌注在卡尔身上——

阿德尔海特　你不知道要的是什么，更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弗兰茨　（由于恼怒而顿脚）我再也不高兴出力了。再也不高兴做中间人了。

阿德尔海特　弗兰茨，你疯啦！

弗兰茨　牺牲自己！牺牲心爱的主人！

阿德尔海特　给我滚开。

弗兰茨　高贵的夫人！

阿德尔海特　去吧，去向你心爱的主人揭露我的秘密吧。我是个傻瓜，所以才看错了你。

弗兰茨　亲爱的高贵的夫人，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阿德尔海特　从前你是我的朋友，紧紧贴着我的心。现在你去吧，去出卖我吧。

弗兰茨　那我宁可把心从肚子里挖出来！请原谅我吧，高贵的夫人。我心里非常激动，我的理智不能控制了。

阿德尔海特　亲爱多情的小伙子！（握住他的双手，把他拉到身边，互相接吻；他哭着抱住她的头颈）放开我吧！

弗兰茨　（他靠在她的颈上流泪哽咽）上帝哪！上帝哪！

阿德尔海特　放开我吧！墙有耳壁有缝！放开我吧！（挣脱出来）只要你的爱情和忠诚永远不变，那么最好的报酬会属于你的。（下）

弗兰茨　最好的报酬！但愿只要能活到那个时候就好！如果父

亲和我争夺这个地位，我也要把他杀死！

〔雅克斯特豪森。

〔葛兹（坐在桌旁）、伊丽莎白（在葛兹旁边做活，桌上有一支蜡烛和文具）。

葛兹　我觉得闲散总是索然无味，我感到我的束缚一天比一天紧；但愿我能睡觉，或者只要能够想象：清闲是件舒服的事情，那就好了。

伊丽莎白　那么把你已经开始的传记写完吧。把一个使你敌人脸红的证据交到朋友手里去吧。使高贵的后代不会误解你，让他们得到这样一种满足吧。

葛兹　唉！写作再忙，总是闲散的生活，我腻了。在写自己做过的事情的时候，我又在悔恨浪费了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伊丽莎白　（拿起原稿）别烦躁。你刚写到第一次被关在海尔布隆的情形哩。

葛兹　对我来说，那儿一向就是个倒楣的地方。

伊丽莎白　（念道）“那儿甚至有几个同盟军里的人也对我说：既然我明明能料到，他们不会对我宽大的，我却把自己投到最凶恶的敌人那儿去，这是做得很愚蠢的。我就回答说：……”那么，怎么回答的呢？写下去吧。

葛兹　我说：我不是为别人的财产拼过命吗？难道我不应该为自己的诺言去拚命吗？

伊丽莎白　你的确有这种名声。

葛兹　这种名声不能让他们给我夺去！他们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抢走了：财产，自由——

伊丽莎白　那是我在旅店碰到弥尔登堡人和辛克林根人的时候

听到的，他们都不认识我。那时候我感到好象生下一个儿子似的快乐，他们都称赞你，说：他是骑士的表率。在他自由的时候，英雄、清高；在他不幸的时候，冷静、忠诚。

葛兹　叫他们给我指出一个我曾经对他食言背约的人来吧。可是上帝知道：我为了替邻人服务比为了自己流过更多的汗水，我做事情是为了取得英勇忠贞的骑士的名誉，而不是为了大量的财富和职位。而且感谢上帝，我所要争取的都已经得到了。

〔莱尔赛、格奥尔格拿着野味上。

葛兹　祝贺你们，勇敢的猎人！

格奥尔格　我们是由英勇的骑兵变成的猎人。靴子是容易做成拖鞋的。

莱尔赛　打猎还是有它的用处，也是一种战争。

格奥尔格　但愿在我们这儿别老跟皇帝的兵士打交道就好！主人您还记得吗？您曾经对我们预言过，如果世界混乱颠倒，我们就去做猎人。现在世界没有颠倒，我们就做起猎人来了。

葛兹　结果都是一样的；我们已经给撵出我们活动的范围了。

格奥尔格　现在是危急的时期。这一个星期来，都可以看到一颗可怕的彗星，因此整个德国都在忧虑：以为这是病得很重的皇帝就将驾崩的预兆。

葛兹　病得很重？我们的前途完了。

莱尔赛　而且在这儿附近有更加可怕的变乱呢。农民们已经发起了吓人的暴动。

葛兹　在哪儿？

莱尔赛　在施瓦本的中心。他们杀人放火。我担心：他们会蹂躏整个国家。

格奥尔格　可怖的战争爆发了。大约有一百个地方都发生了暴动，而且每天越来越多。最近的暴风拔起了整片整片的树林。在那以后不久，有人又在开始暴动的地方，看见两把冒着火焰的剑十字架似的交叠在天空里。

葛兹　那么在我的好领主和好朋友当中，也一定有人平白无辜地遭殃了。

格奥尔格　不让我们骑马出去，真遗憾！

第五幕

〔农民战争。

〔一个村庄上混乱和掠夺的情景。

〔妇女和老人携带小孩和包裹奔逃。

老人　快逃，快逃！逃开那些杀人的恶狗！

妇女　天哪，天空多么红啊，落山的太阳红得象血一样！

母亲　一定是起火了。

妇女　我的男人呢？我的男人呢？

老人　快逃，快逃！逃到林子里去！（走过）

林克　谁要反抗，全给杀掉！村子是我们的了。战利品一点都别毁掉，什么也别留下！都抢光吧，快点！我们马上就要放火了。

梅茨勒　（从山丘上跑下）你们这儿怎么啦？林克？

林克　好不热闹，你瞧；你到收场的时候才来。从哪儿来？

梅茨勒　从魏恩斯堡来。那儿象过节一样！

林克　怎么？

梅茨勒　我们把他们全都刺死了，真是大快人心。

林克　他们是哪些人？

梅茨勒　狄德利希·封·威勒先跳了出来。这傻瓜！我们一大

伙人气冲冲地围上去，他却在教堂塔楼上好声好气地跟我们讲价钱。砰！有人朝他头上就是一枪。我们一窝蜂拥上去，把这家伙从窗口扔下去。

林克　好哇！

梅茨勒　（对农民们）你们这些狗东西，非要我推着你们才肯走！你们就是这样拖拖拉拉，吊儿郎当的！这批蠢货！

林克　烧哇！教他们在火里给烧死！去吧！加把劲！你们这些笨蛋！

梅茨勒　后来我们把海尔芬施泰因、艾尔特斯霍芬，大约三十个贵族，总共八十个人押了出来。把他们押到海尔布隆对面的平地上。这一大群可怜而又有钱的罪人，面面相觑地走过去的时候，我们大家乐得直叫直闹。天哪！一转眼，他们就被围住，都给用长矛刺死了。

林克　可惜我当时不在那儿！

梅茨勒　我活到现在，从来还没有这样开心过。

林克　加把劲！快拿出来吧！

农夫　什么都拿光了。

林克　那么各处都放火吧。

梅茨勒　这场火一定很好看。你瞧，这批家伙跌跌撞撞地叠在一起，哇哇地尖叫着，活象青蛙！我心里暖烘烘的，就象喝了一杯烧酒。里面有个利克星格。这小子从前骑马出去打猎，总是插上羽毛，张大鼻孔，带着猎犬，驱赶我们，把我们当做狗一样看待。这一阵我没有见过他，可是他那副蠢相怪惹眼的。嗨！那条长矛朝他肋骨中间扎了进去，他就倒下去，张开手脚直挺挺地躺在他伙伴身上。这批家伙跟围猎时的兔子一样，互相拥挤，到处乱窜。

林克　烟冒得很大了。

梅茨勒　那儿后面起火了。让我们带着战利品，慢慢地往大伙儿那里去吧。

林克　大伙儿在哪儿？

梅茨勒　打海尔布隆往这儿来。他们缺少一个大家尊敬的首领，因为我们到底是跟他们差不多一样的人。他们感觉到这一点，因此就为难了。

林克　他们打算选谁呢？

梅茨勒　马克斯·施图姆普夫或者葛兹·封·贝利欣根。

林克　这倒好，要是葛兹来干，事情准会成功。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名副其实的骑士。走吧，走吧，我们到海尔布隆去。向大家招呼一声！

梅茨勒　火光还会照亮我们一大段路。你瞧见过那颗大彗星没有？

林克　瞧见过。这是个可怕的凶兆！要是我们整夜赶路，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颗星约摸在一点钟上来。

梅茨勒　可只停留五刻钟。看上去就象一条弯曲起来握着一把剑的臂膀，黄里透红泛出血色来。

林克　在那把剑的尖头和边上，看到那三颗星没有？

梅茨勒　还有那条宽宽的彩色光带，有几千道矛形的条纹，中间还有许多把小剑。

林克　我怕得直发抖。这些都变成了混浊的红色，里面冒着无数猛烈闪亮的火焰，中间还有可怕的面孔，生着乱蓬蓬的头发跟胡子。

梅茨勒　你也瞧见过这些东西？这些又都乱糟糟地混在一起闪闪发光，就跟躺在血海里一样，翻翻滚滚地乱成一团，简

直要教人昏过去！

林克　走吧！走吧！（下）

〔原野。远处可以望见两个村庄和一座修道院正在燃烧。

〔柯尔、维尔特、马克斯·施图姆普夫，一大群人。

马克斯·施图姆普夫　你们不能要我当你们的首领。这对我和你们都没有好处。我是宫廷伯爵的属下，怎么能带领别人来反抗我的主人呢？就是我现在答应了，以后你们总以为我做事并不是出于真心。

柯尔　我们早就料到，你会推托的。

〔葛兹、莱尔赛、格奥尔格上。

葛兹　你们要我干什么？

柯尔　我们要你当我们的首领。

葛兹　难道要我违背我以骑士身分对皇上起誓的诺言，越出禁区去吗？

维尔特　这不能成为理由。

葛兹　就算我是完全自由的人，但你们要是象在魏恩斯堡那样，对那些贵族和大人们胡作非为，在村子周围杀人放火，继续骚扰，而且竟然要我帮助你们干这种可耻残暴的行径——你们可以把我当做一条疯狗打死，我可不愿意做你们的头目。

柯尔　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挽回，以后不会重犯了。

施图姆普夫　发生不幸，就是因为过去他们没有一位他们尊敬的领袖来制止他们的暴行。担任首领吧，我恳求你，葛兹！那些诸侯们将会感激你的，全德意志也会感激你的。你这样能替全国人民造福。全国各邦的人民和土地都

可以免受灾难。

葛兹　那你为什么不担任呢？

施图姆普夫　我已经说明理由，回绝他们了。

柯尔　我们可没有时间犹豫不决，作这种白费精神的长谈了。一句话，葛兹，当我们的首领吧。不然的话，你就得留神你的城堡跟你的性命。现在给你两个钟头考虑的时间。大家看住他。

葛兹　这又何必呢？！我已经下定决心了——现在和以后都一样。你们为什么要动武呢？不是为了夺回你们的权利和自由吗？你们为什么这样疯狂，要毁坏村庄呢？如果你们答应停止你们的暴行，明白该做的是什么，做安分守己的人，那我愿意帮助你们达到你们的要求，做一个星期首领。

维尔特　过去的事情，都是一时冲动在气头上干出来的。以后我们不用你来劝阻了。

柯尔　你至少要答应我们三个月。

施图姆普夫　那就定为四个星期吧。这样，你们双方都能满意了。

葛兹　好吧。

柯尔　请伸出你的手来！

葛兹　请你们向我起誓！把你们跟我签订的协定用书面通知各个部队，必须严格遵守，违者重罚。

维尔特　好的！一定照办。

葛兹　那我就同你们约定为期四个星期了。

施图姆普夫　祝你幸福！无论你做什么，可得照顾我们高贵的宫廷伯爵大人。

柯尔　（轻声）你们看住他。我们不在的时候，别让他跟人家讲话。

葛兹　莱尔赛！回到我夫人那儿去。保护她。她不久就会有我的消息的。

〔葛兹、施图姆普夫、格奥尔格、几个农民下。梅茨勒、林克上。

梅茨勒　不是说订了什么协定吗？这个协定干吗的呢？

林克　签订这样的协定真丢人。

柯尔　我们跟你们一样，都明白要做什么，我们有自由行动的权利。

维尔特　骚乱、放火、杀人迟早总得停止，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而且我们还有了一个好首领哩。

梅茨勒　什么停止！你这个叛徒！我们到这儿来干吗的？正是要向我们敌人报仇雪恨，让我们自己抬起头来！——一定是哪个诸侯的手下教你这么说的。

柯尔　来吧，维尔特，他象个畜生。（二人同下）

梅茨勒　尽管去吧！不会有人跟你们走的。这些混蛋！林克，我们要鼓动别的人，放火烧掉那儿上面的弥尔登堡，要是由于协定而发生麻烦，我们就把订约人的头统统砍掉。

林克　大部分农民都站在我们这边嘛。

〔山与谷。山谷深处有一座磨坊。

〔一队骑兵。魏斯林根带着弗兰茨与一传令兵自磨坊出。

魏斯林根　把我的马牵过来！你通知了其他人没有？

传令兵　通知过了，至少有七面旗将在弥尔登堡后面的林子里和你会合。下面到处都有农民在活动。我们已向各处派出

了传令兵，全部同盟军不久就要会齐。准没有错；听说，他们中间意见不一致。

魏斯林根　那就更好啦！——弗兰茨！

弗兰茨　是，大人！

魏斯林根　这事得准时办好。我把这事委托你了。把这封信交给她，叫她离开宫廷到我城堡里来！立刻就来！你要看着她动身，再来报告我。

弗兰茨　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

魏斯林根　告诉她，她不来也得来！（向传令兵）带我们抄最近便的路走吧。

传令兵　我们只好绕个弯儿走。由于暴雨，河水泛滥了。

〔雅克斯特豪森。

〔伊丽莎白、莱尔赛。

莱尔赛　放心吧，夫人！

伊丽莎白　唉，莱尔赛，他跟我分手的时候，眼里噙着泪水。这多惨哪，多惨哪！

莱尔赛　他会回来的。

伊丽莎白　不是因为这个。从前每当他为了光荣的胜利出去打仗，我心里从来不感到难过。我高高兴兴地等他回来。可现在我却为他的归来而担忧。

莱尔赛　象他那样高贵的男子——

伊丽莎白　别这样叫他。这只有增添我的痛苦。那些无恶不作的人哪。他们气势汹汹地要杀害他，要放火烧掉他的城堡。要是他回来，我想他一定会更忧郁。他的敌人会编造诬陷他的状子，但是他又不能申辩，说不是这么一回事！

莱尔赛　他会说，而且可以说。

伊丽莎白　他已经越出了禁区，怎能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莱尔赛　不！他是迫不得已的；凭什么理由处罚他呢？

伊丽莎白　恶意不问情由，只找把柄。他和叛逆、罪犯、凶手聚在一起，当了他们的头子。怎能说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莱尔赛　你和我都用不着为这件事情苦恼。他们不是郑重地答应过他，不再干他们在魏恩斯堡干过的勾当吗？我不是也亲自听到他们带着懊悔的口气说“过去的事情已经不能挽回，以后不会重犯了！”的话吗？要是他自愿当了一群暴徒的首领，以便制止他们的暴行，保护无数人民和财产，难道那些诸侯、大人不应该感激他吗？

伊丽莎白　你是个重感情的辩护人。——可是万一他们把他捉住，当作一个叛逆来处理，把他白发苍苍的头——莱尔赛，我要昏过去了。

莱尔赛　慈爱的天父哇，要是你不愿让她的灵魂得到安慰，请让她的身体得到安眠吧！

伊丽莎白　格奥尔格答应过送消息来的。他大概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比被捕还要难受。我知道，那些人就跟敌人似地看住他们。忠实的格奥尔格，他是不肯离开他的主人的。

莱尔赛　他打发我出来的时候，我的心就象在淌血一样。要不是你需要我来帮助，无论什么最可怕的死亡危险都不能教我离开他。

伊丽莎白　我不知道济金根在哪儿。要是我能派个人送信给玛丽亚，就好了！

莱尔赛　你写吧，我替你想法送去。

〔一个村庄附近。

〔葛兹、格奥尔格。

葛兹 赶快上马，格奥尔格！我看见弥尔登堡烧起来了。他们就是这样在遵守协定的呀！你骑马去把我的话告诉他们。这些杀人放火的凶手！我要跟他们一刀两断。他们倒不如叫个吉普赛人来当头子，别叫我来。赶快，格奥尔格！（格奥尔格下）还不如在千里以外，躺在一座土耳其土牢的牢底！但愿我能保持名誉摆脱他们！我要天天使他们感到不顺心，给他们讲最不爱听的事实，好教他们讨厌我，跟我分道扬镳。

〔一陌生人上。

陌生人 高贵的先生，你好！

葛兹 多谢！你有什么事吗？请问你叫什么？

陌生人 我叫什么跟这事情没有关系。我是来告诉你，你有生命危险。那些头目已经讨厌你对他们说这么严厉的话了。他们决定把你除掉。请留有余地，或者想法逃走，但愿上帝保佑你！（下）

葛兹 就这样送掉你的性命，葛兹，落得这样的结果！随它去吧！我这样死，就是给世人一个最可靠的证明：我和那些狗东西没有共同之处。

〔几个农夫上。

农夫甲 大人！大人！他们打败了，他们给抓住了。

葛兹 谁呀？

农夫乙 烧掉弥尔登堡的那些人。一队同盟军从山后开出来，突然袭击了他们。

葛兹 这些人遭到了报应。——唉，格奥尔格！格奥尔格！——他们把他同那些无恶不作的人一起捉住了——我的格

奥尔格！我的格奥尔格！——

〔头目们上。

林克　快上马，首领，快上马！没有时间犹豫了。敌人已经逼近了，他们力量很强呢。

葛兹　什么人烧掉了弥尔登堡？

梅茨勒　如果你要找麻烦，那么就教你再也找不了麻烦。

柯尔　想法保住我们和你自己这条命吧。快上马，快上马吧！

葛兹　你想威胁我吗？你这废料！你以为你衣服上染着海尔芬施泰因伯爵的血，就能够吓唬我吗？

梅茨勒　贝利欣根！

葛兹　你可以叫我的姓，可是我的孩子不会因为这个姓而感到羞耻的。

梅茨勒　去你的，这个胆小鬼！诸侯的走狗！（葛兹照他头上打去，梅茨勒倒下。其他人拥到他们中间）

柯尔　你们疯啦。敌人从四面八方冲过来了，你们还在争吵！

林克　快走！快走！（混乱和交战）

〔魏斯林根和骑兵上。

魏斯林根　追呀！追呀！他们逃跑了！下雨、黑夜都别歇下来。我听说，葛兹就在他们里面。鼓起劲来，把他逮住。我们的兵士说，他负了重伤。（骑兵们下）要是我能抓住你，就好了！——要是我们在监牢里秘密执行你的死刑，还算是恩典呢。——这一来，他就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那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了，你这颗痴呆的心。（下）

〔夜里，在荒林中吉卜赛人的帐篷里。

〔吉卜赛母亲在篝火旁边。

母亲　把土坑上面的草屋顶修补一下，妞妞。今天夜里还会下大雨呢。

〔一男孩上。

男孩　一只土拨鼠，妈妈。瞧，两只田鼠。

母亲　我替你剥掉它们的皮，把它们烤熟，再用这些皮给你做顶便帽。——你出血了？

男孩　土拨鼠咬了我。

母亲　替我拿干柴来，把火生旺。你爸爸回来，一定浑身湿透了。

〔另一吉卜赛女人，背上背着一个小孩上。

母亲　你讨得多吗？

另一吉卜赛女人　很少。这一带乱得一团糟，性命都难保。有两个村子火烧得很猛。

母亲　那儿下边起火了吗？我看了好一会了。天空的火光，这一阵子我们已经见惯了。

〔吉卜赛人首领带着三个伙伴上。

首领　你们听到那个狂暴的猎神①没有？

吉卜赛人甲　他刚刚从我们上面飞过去。

首领　狗叫得好凶啊！汪！汪！

吉卜赛人乙　鞭子响得噼哩啪啦的。

吉卜赛人丙　那些猎人嗨啦嗬嗨啦嗬的在欢呼呢。

母亲　啊，你们搞到这么多东西！

---

① 狩猎之神（指日耳曼神话中的主神Wodan）带着喧嚷的随从（即下面吉卜赛人丙所说的“那些猎人”），在狂风暴雨中穿过原野进行狩猎。当时正在刮风下雨，吉卜赛人由于迷信这个传说，仿佛觉得猎神带着猎人、猎犬，从他们头上掠过；同时暗示动荡与骚乱。

首领　混水摸鱼。农民们自己也在你抢我的，我抢你的，我们当然可以捞一把。

另一吉卜赛女人　你拿了什么东西？沃尔夫？

沃尔夫　一只兔子，你拿着，还有一只公鸡、一把烤肉铁叉、一束麻布、三把厨房杓子和一副马笼头。

斯狄克斯　我拿了一条绒被、一双靴，还有火绒和硫磺。

母亲　全都湿透了；我们把它弄干，拿过来。（下）

首领　听！一匹马！去！看看是谁。

〔葛兹骑在马上。

葛兹　谢谢上帝！我看见那边的火光了，是吉卜赛人。我伤口的血流个不止，敌人又在后面追来。上帝呀，你就这样忍心教我完结吗？

首领　你到这儿来，可是好意的？

葛兹　我恳求你们帮助我。我的伤口使我精疲力竭了。扶我下马吧！

首领　你们扶他一下！看他样子，听他讲话，是个高贵的人。

沃尔夫　（轻声）这是葛兹·封·贝利欣根。

首领　欢迎，欢迎！我们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随便使用。

葛兹　谢谢你们。

首领　请到我们帐篷里来吧。

〔首领的帐篷。

〔首领、葛兹。

首领　喊声妈妈，叫她拿止血草根和膏药来。（葛兹卸下盔甲）这是我节日里穿的紧身上衣。

葛兹　但愿上帝报答你。

〔母亲替他包扎。

首领　看到你很高兴。

葛兹　你认得我吗？

首领　谁不认得你！葛兹，我愿意为你流血牺牲。

〔施里克斯上。

施里克斯　骑兵穿过林子到这儿来了。是同盟军。

首领　追你的！他们可别想靠近你。走吧，施里克斯！去通知别的人！这儿的路径我们比他们熟悉，他们还没有看见我们，我们就会把他们射倒。

葛兹　（独自一人）啊，皇上！皇上！盗贼在保护你的孩子们了。（可以听见实弹射击声）这些粗野的人，又倔强，又忠诚。

〔吉卜赛女人上。

吉卜赛女人　你逃吧！敌人打赢了。

葛兹　我的马在哪儿？

吉卜赛女人　就在这儿。

葛兹　（束上腰带，没有披挂盔甲就上了马）叫他们最后一次领教领教我的臂膀。我还不至于那么软弱无力。（下）

吉卜赛女人　他纵马跑到我们这边去了。（逃走）

沃尔夫　快逃！快逃！都完啦。我们的首领给射死了。葛兹给逮住了！（妇女们一边呼号，一边奔逃）

〔阿德尔海特的卧室。

〔阿德尔海特（拿着一封信）、弗兰茨。

阿德尔海特　有他就没有我！这个狂妄的家伙！竟然吓唬起我来了！——我们会比你先下手的。什么人蹑手蹑脚地走过大厅？（敲门声）外面是谁呀？

弗兰茨　（轻声）给我开开门，夫人！

阿德尔海特　弗兰茨！我替他开门是应该的。（让他进内）

弗兰茨　（抱住她的脖子）亲爱的夫人！

阿德尔海特　你这不识羞的！要是叫人听到你的声音怎么办？

弗兰茨　哦，大家都睡了，都睡了！

阿德尔海特　你来干吗呢？

弗兰茨　我安不下心来。主人的威吓，你的命运，我的心！

阿德尔海特　你同他分手的时候，他很气愤吧？

弗兰茨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样子的。“叫她回到庄园里去，”他说，“她不去也得去！”

阿德尔海特　那么我们就照办吗？

弗兰茨　我不知道，夫人。

阿德尔海特　受骗的傻小子，你就看不出居心何在吗？他知道我在这儿是安稳的。他早就想剥夺我的自由了。他要我到他庄园里去。在那儿，他可以随他仇恨的心理任意处置我。

弗兰茨　不许他这样！

阿德尔海特　你要阻挡他吗？

弗兰茨　不许他这样！

阿德尔海特　一切悲惨的遭遇我都预先料到了。他会用暴力把我从他的城堡里拉走，关进修道院里去。

弗兰茨　该死的东西！

阿德尔海特　你肯救我吗？

弗兰茨　宁可牺牲一切！宁可牺牲一切！

阿德尔海特　（哭着抱住他的脖子）弗兰茨，唉，救救我们两个吧！

弗兰茨　一定把他干掉，我要用脚踩在他的后脖子上。

阿德尔海特　别乱来！你捎封千依百顺的信给他，说我听他的话。然后把小瓶子里的东西倒在他的饮料里。

弗兰茨　给我吧！你一定会自由的！

阿德尔海特　自由！要是以后你不必再捏一把汗踮着脚尖溜到我这儿来——我不再提心吊胆地跟你说："走吧，弗兰茨，天亮了"，那才是自由啦！

〔在海尔布隆牢狱前。

〔伊丽莎白、莱尔赛。

莱尔赛　但愿上帝免去你的痛苦，夫人！玛丽亚到这儿来了。

伊丽莎白　谢谢上帝！莱尔赛，我们陷在可怕的灾难当中了。过去我预感到的一切，现在都已成为事实！他被俘了，被当做叛逆、凶犯给扔到了监狱的牢底——

莱尔赛　这些我都知道。

伊丽莎白　不，你什么也不知道，这种痛苦太难受了！他这把年纪，他的伤口，慢性的热病，比这一切更惨的是他心头的忧郁。想不到他竟然就这样完了！

莱尔赛　的确是这样，而且又碰上魏斯林根是个委员。

伊丽莎白　魏斯林根？

莱尔赛　他们施行从来没有见过的刑罚。梅茨勒活活给烧死了，几百人被辗死，刺死，砍头，肢解。这一带象个廉价出卖人肉的屠场。

伊丽莎白　魏斯林根是委员！啊，上帝！还有一线希望。叫玛丽亚替我到他那儿去一趟，他不会拒绝她的。他一向是个软心肠的人，再说要是他看到他从前那么爱慕、为他弄得这样凄惨的玛丽亚——她在哪儿？

莱尔赛　还在旅店里。

伊丽莎白　领我上她那儿去。她得马上动身。我担心得很。

〔魏斯林根的城堡。

〔魏斯林根。

魏斯林根　我病得这么厉害，这样没有力气。浑身好象全空了。一场难受的热病耗干了我的骨髓。不得安宁，不能休息，白天黑夜都是这样。迷迷糊糊瞌睡的时候，又是噩梦。昨夜我梦见在林子里碰到葛兹。他抽出剑来向我挑战。我要伸手去拔我的剑，可是我的手不听使唤。于是他把剑插进鞘里，鄙视地瞅着我，然后走开了。——他被俘了，但是我却在他面前发抖。可怜的人！你说一句话，就把他判处死刑，可是你却象个罪犯，在他的幻影面前直打哆嗦！——他该不该死呢？——葛兹！葛兹！我们人类不能自己作主；摆布我们的权力全交给凶神恶煞了，所以它们能够实现它们的恶意，教我们遭到毁灭。（坐下）没有力气！没有力气！我的指甲怎么这样青？！——一身冷汗，一身消耗的冷汗使得我浑身无力了。我眼前什么东西都在旋转。能够睡着该有多好！唉——

〔玛丽亚上。

魏斯林根　哎哟！——让我安静吧！让我安静吧！——这个鬼影也来，糟糕！她要死了，玛丽亚要死了，在我面前现形了。——给我走开吧，归天的鬼魂！我已经够惨了。

玛丽亚　魏斯林根，我不是鬼魂。我是玛丽亚。

魏斯林根　这是她的声音。

玛丽亚　我来求你放我哥哥一条活命。不管他过失多大，他可实在是无辜的。

魏斯林根　别说了，玛丽亚！你是个天上的天使，却带来了地

狱的苦痛。别再说下去了！

玛丽亚　那么你一定要我哥哥死吗？魏斯林根，要我对你说，他实在是无辜的，要我苦苦哀求，劝你别去进行灭绝天理的谋杀，这真可怕。你的灵魂深处都给恶魔的势力占据了。阿德尔培特是这样的人吗？

魏斯林根　你瞧，死神吃人的气息已经向我吹来，我的力气正在消散。我本来已经象个可怜虫那样正在死去，可你还来把我往绝望里推。要是我能把话说明白，你这样深重的怨恨，就会变成同情跟怜悯了。唉！玛丽亚！玛丽亚！

玛丽亚　魏斯林根，我哥哥在监牢里害病。他受了重伤，加上他这把年纪！要是你真的把他白发苍苍的头——魏斯林根，那我们都完啦。

魏斯林根　别说了。（拉铃）

〔弗兰茨非常紧张地上。

弗兰茨　大人！

魏斯林根　把那边的文件拿来，弗兰茨！（弗兰茨递上文件）

魏斯林根　（打开一个小包，把一份文件递给玛丽亚看）你哥哥的死刑判决书已经在这儿签署了。

玛丽亚　我的天哪！

魏斯林根　现在我就这样把它撕掉！他可以活了。可是我毁掉的东西，还能恢复吗？别这样哭了，弗兰茨！好孩子，我的痛苦教你伤心透了。

〔弗兰茨在他面前跪下，抱住他的膝盖。

玛丽亚　（自言自语）他病得很厉害。看他这副样子，我的心都碎了。从前我多爱他！现在我靠近他的身边，就清楚地回忆起来了。

魏斯林根　弗兰茨，起来，别哭了！我还会好起来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弗兰茨　你再也不会好了。你一定要死了。

魏斯林根　我一定要死了？

弗兰茨　（失去常态）毒药！毒药！是你女人给的！——我！我！（跑开）

魏斯林根　玛丽亚，去追他！他绝望了。（玛丽亚下）我女人下的毒药！哎哟！哎哟！我感觉到了！痛苦和死亡！

玛丽亚　（在里面喊）救命啊！救命啊！

魏斯林根　（想起来）天哪！我连站也站不起来了！

玛丽亚　（回来）他完啦。他发疯似地从大厅窗口往下跳进了美因河。

魏斯林根　对于他，这样也好。——你哥哥已经没有危险了。其他委员，特别是塞肯道夫，都是他的朋友。凭你哥哥的誓言，他们会立刻改判按照骑士的身分监督他的。别了，玛丽亚，走吧。

玛丽亚　我要留在你的身边，你这遭到遗弃的可怜人。

魏斯林根　真是被人遗弃，也是可怜哪！上帝呀！你是个可怕的复仇者——我的女人——

玛丽亚　丢开这个念头。回心想想慈悲的上帝吧。

魏斯林根　走吧，好心的人，让我独个儿受苦吧。——可怕呀！你在我面前，玛丽亚，这是最后的安慰，可这也变成了痛苦。

玛丽亚　（自言自语）给我加点力气吧，唉，上帝！我的灵魂就要和他的一起死灭了。

魏斯林根　哎哟！哎哟！我女人下的毒药！——我的弗兰茨给

这个坏女人骗了！她等待着送信人的脚步声，希望他带给她消息，说："他死了。"可你，玛丽亚！玛丽亚，你干吗要来唤醒我那一桩桩打着盹儿的罪恶记忆呢？！离开我！离开我，让我死吧！

玛丽亚　让我留下吧，你这么孤单，把我当做服侍你的人吧。把什么都忘掉吧。但愿上帝忘掉你的一切，好象我忘掉你的一切一样。

魏斯林根　你是个充满慈爱的人，为我祈祷，为我祈祷吧！我已经心如槁灰了。

玛丽亚　他会怜悯你的。——你多么虚弱呀。

魏斯林根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可又不能死去。在这生与死的搏斗中，有着地狱里的痛苦。

玛丽亚　慈悲的上帝，可怜他吧！你只要看一眼他的心坎，它就敞开来承受安慰，他的灵魂就会怀着希望，怀着永生的希望走进死亡。

〔在一个阴暗窄小的圆拱顶下。

〔秘密法庭的法官们。全体蒙脸。

首席法官　秘密法庭的法官们，请以绳和剑起誓，保证公正无私，在暗中审判，在暗中惩罚，如同上帝一样！要是你们心、手洁净，请你们举手，向罪犯呼喊：祸哉！祸哉！

全体　祸哉！祸哉！

首席法官　传呼者，开庭吧。

传呼者　我是传呼者，传呼对罪犯的控告。凡是心、手洁净，能以绳和剑起誓的人，可以绳和剑提出控告！控告！控告！

原告　（上前）我的心没有被罪行玷污，我的手没有被无辜的

血沾染。愿上帝宽恕我的邪念，阻止它们实现！我举起我的手，控告！控告！控告！

首席法官　你控告谁？

原告　我以绳和剑控告阿德尔海特·封·魏斯林根。她犯了通奸的罪行，唆使仆人毒死她的丈夫。那个仆人已经处决了自己；她的丈夫已经身亡。

首席法官　你能向真理的上帝起誓说你所控告的是事实吗？

原告　我起誓。

首席法官　要是查明这是捏造，你情愿引颈受诬告杀人、通奸反坐的处罚吗？

原告　我情愿。

首席法官　各位的意见呢？（他们对他密语）

原告　秘密法庭的法官们，你们对于被控告犯了通奸、杀人罪行的阿德尔海特·封·魏斯林根怎样判决？

首席法官　她应该处死，受严厉的双重死刑，要用绳和刀加倍地惩罚她双重的罪行！举起你们的手来，向她诅咒：祸哉！祸哉！把她交到刽子手的手里！

全体　祸哉！祸哉！

首席法官　刽子手，刽子手，上来！（刽子手上前）这里的绳和剑你拿去，在一星期之内，从上帝面前把她除灭掉。不论你在哪儿找到她，你就把她处死在尘土里！——法官们，你们在暗中审判，在暗中惩罚，如同上帝那样，你们要保持你们的心不犯罪行，要保持你们的手不染无辜的血。

〔一家旅店的庭院。

〔玛丽亚、莱尔赛。

玛丽亚　马已经歇够了，我们走吧，莱尔赛。

莱尔赛　休息到天亮吧。夜里不好赶路。

玛丽亚　莱尔赛，不看到我哥哥，我是不会安心的。我们走吧。天渐渐亮了，大概是个晴朗的日子。

莱尔赛　就照你的意思，走吧。

〔海尔布隆。牢狱里。

〔葛兹、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　我请求你，亲爱的，跟我说话吧。你这样闷声不响的教我害怕。你把它憋在心里，苦了自己。来，让我们看看你的伤口；已经好多了。你这样颓丧抑郁，我再也认不出你来了。

葛兹　你来找葛兹吗？他早已不在了。他们慢慢地使我变成残废，夺去了我的手、我的自由、庄园和名誉。只剩下这颗脑袋，这有什么用呢？——有格奥尔格的消息吗？莱尔赛找他去了吗？

伊丽莎白　是的，亲爱的！打起精神来。许多情况都会改变的。

葛兹　给上帝打倒的人自己是爬不起来的。我非常明白压在我肩头的是什么。忍受不幸，我已经习惯。可现在不只是魏斯林根，不只是那些农民，不只是皇上的驾崩和自己的创伤——而是一起都来了。我的大限已到。我本来希望我的死同我的生一样有声有色！好，听从上帝的旨意吧！

伊丽莎白　你不想吃点东西吗？

葛兹　一点也不想吃，亲爱的。瞧，外面的阳光多好哇。

伊丽莎白　晴朗的春天日子。

葛兹　我亲爱的，你去跟看守说说看，让我到他那座小花园里

呆半个钟头，享受美好的阳光、晴朗的天空和新鲜的空气。

伊丽莎白　我这就去，他会答应的。

〔牢狱旁边的小花园。

〔玛丽亚、莱尔赛。

玛丽亚　你进去看看怎样了。（莱尔赛下）

〔伊丽莎白、看守上。

伊丽莎白　但愿上帝酬报你对我丈夫的爱护和忠诚！（看守下）玛丽亚，情况怎样？

玛丽亚　我哥哥没有危险了。啊，可是我的心碎了。魏斯林根死了，给他女人毒死的。我丈夫处境很危急，诸侯们已经非常强大，他抵挡不了。听说，他被围困了。

伊丽莎白　别听信谣言。可别让葛兹知道。

玛丽亚　他怎么样？

伊丽莎白　我在担心，怕他等不到你回来。上帝的手沉重地落在他的身上。而且格奥尔格也死了。

玛丽亚　格奥尔格，这个好孩子！

伊丽莎白　那些流氓放火烧弥尔登堡的时候，他主人派他去制止他们。这时有一队同盟军向他们袭击。——格奥尔格！要是他们都能象他那样坚持下去，那他们必定可以问心无愧。许多人被刺死了，格奥尔格也遭了殃，他象骑士一样殉难了。

玛丽亚　葛兹知道吗？

伊丽莎白　我们瞒着他。他每天问我十来回，每天差我十来回去打听格奥尔格的消息。我生怕他的心再遭受这最后的打击。

玛丽亚　啊，上帝！这世上的希望在哪儿啊？！

〔葛兹、莱尔赛、看守上。

葛兹　全能的上帝呀！在你的天空下面多么舒服，多么自由！——树木萌发着芽蕾，万物充溢着生机。别了，我亲爱的人们！我的根部已被挖掉，我的力气正往坟墓里下沉。

伊丽莎白　我叫莱尔赛到修道院去叫儿子来好吗？你可以再见他一面，为他祝福。

葛兹　别去叫他了。他比我圣洁，他不需要我的祝福。——我们结婚那天，伊丽莎白，我没有料到我会这样死的。——当时，我年迈的父亲给我们祝福，祈祷生出高贵的英勇的后代——上帝呀！你没有垂听他的祷告，我是最后一个了。——莱尔赛，在我临终的时候，你的面容比在奋勇激战的时候更加教我欢喜。那时是我的精神引导你们；现在却是你来支持我了。唉，我多想再见格奥尔格一面，多想从他的目光里得到温暖！——你们都垂下了头，哭了——他死了——格奥尔格死了！——死去吧，葛兹！你活过了头，那些高尚的人已经死在你前头了。——他是怎么死的？啊，是不是他们在杀人放火的人们中间把他逮住，把他处死了的？

伊丽莎白　不是，他是在弥尔登堡被刺死的。为了自由，他象狮子一样在那儿抵抗。

葛兹　感谢上帝！——他是天下最好的青年。——解脱我的灵魂吧！——我可怜的妻呀！我把你留在这个败坏的世上。莱尔赛，可别离开她！——比关闭你们的门还要谨慎地紧锁你们的心吧！欺诈的时代就要到来，它将为所欲为。小人将会施展阴谋统揽大权，君子将要陷进他们的罗网。玛丽亚，但愿上帝把你的丈夫归还给你！他升得这么高，但

愿他不会跌得那样深！塞尔比茨死了，还有善良的皇上和我的格奥尔格。——给我一口水。——来自天国的空气！——自由！自由！（他死去）

伊丽莎白　只有在那上面，在天上，在那儿你才有自由！世界是一座牢狱。

玛丽亚　高贵的男子呀！高贵的男子呀！这个摈弃你的时代是该诅咒的！

莱尔赛　误解你的后世是该诅咒的！

哀格蒙特

钱春绮译

人　物

玛加丽特·封·帕尔玛——查理五世之女，尼德兰的女摄政。

哀格蒙特伯爵——高累亲王。

威廉·封·奥兰宁。

阿尔巴公爵。

斐迪南——前者的私生子。

玛克阿维尔——女摄政的亲信。

理查德——哀格蒙特的秘书。

希尔瓦
果麦斯 } 阿尔巴的亲信。

克莱尔辛（克拉雷）——哀格蒙特的情人。

她的母亲。

布拉肯堡——一个市民的儿子。

苏斯特——小商人
野特——裁缝
木匠
肥皂工人 } 布鲁塞尔的市民。

包依克——哀格蒙特部下的士兵。

劳依宋——耳聋的残废军人。

万森——书记。

人民、随从及卫兵等。

地点在布鲁塞尔。

第 一 幕

〔射箭。

〔士兵和市民们，手持弓弩。

〔野特，布鲁塞尔的市民，裁缝，上前张弓。苏斯特，布鲁塞尔的市民，小商人。

苏斯特　唔，射吧，射完算数！你不会胜我！连中三次黑圈，你一生之中从没有都射中过。看来今年我要当名手了。

野特　当名手，而且当大王①。谁来妒嫉你呢？你也要为此付出双份酒帐；你要为你的妙技付出代价，这是理所当然的。

〔包依克，一个荷兰人，哀格蒙特部下的士兵。

包依克　野特，把你这次射箭出让给我吧，奖赏大家分，请众位先生喝一次：我在这里已经呆了很久了，受到许多照应。如果我射不中，那就譬如是你自己射的。

苏斯特　我应该插一句嘴；因为这么一来我可要输了。不过，包依克，尽管射吧。

包依克　（射）好，报靶员，对不起！——一！二！三！四！

苏斯特　射中四次圈？好吧！

众人　万岁，大王万岁！万万岁！

---

① 射击大王。

包依克　谢谢，诸位先生。名手可担当不起！谢谢诸位宠赐的荣誉。

野特　你应当感谢你自己。

〔劳依宋，一个弗里斯兰①人，耳聋的残废军人。

劳依宋　听我告诉你们！

苏斯特　怎么讲，老伯伯？

劳依宋　听我告诉你们！——他的射技就象他的主公，象哀格蒙特。

包依克　我跟他比起来不过是个笨蛋。他的枪法天下第一，没有人能及得上他。这并非仅仅是在他侥倖或是心情好的时候这样，不！他一瞄准，总是射中黑圈。我曾受教于他。在他身旁当差，一点也学不到什么，那可是个笨虫。——众位先生，不可忘记！一个国王要赡养他的臣民；因此，拿酒来，记在大王的帐上！

野特　我们已经约定，每人——

包依克　我是外地人，而且是大王，我不管你们的法律和习惯。

野特　你真是比西班牙人还糟；他们对于这些，到现在还得不加干涉。

劳依宋　他说什么？

苏斯特　（大声）他要替我们会钞；他不要我们大家凑钱，大王只付双份。

劳依宋　由他吧！可是下不为例！他的主公也是这种作风，慷慨大方，只要手头宽裕，毫不吝惜。（人们送上葡萄酒）

---

① 荷兰最北部的省名。

众人　为吾王的健康干杯！万岁！

野特　（对包依克）不用说，这是指的你这位大王。

包依克　如果是这样，我衷心感谢。

苏斯特　的确！一个尼德兰人是不容易真心为我们的西班牙国王的健康干杯的。

劳依宋　谁？

苏斯特　（大声）腓力普二世①，西班牙国王。

劳依宋　我们的仁慈的国王陛下！愿天主赐他长寿。

苏斯特　你不是更爱戴他的父王查理五世②吗？

劳依宋　愿天主保佑他！他真是一位人君！他掌管过全世界，他是你们的一切；他在路上遇到你们，就向你们问好，仿佛乡邻们互相问好一样；如果你们感到畏惧，他就懂得用十分和善的态度——真的，你理解我的话——他有时步行出外，有时骑马出外，想怎样就怎样，只带很少的随从。当他把此地的政权移交给他的太子的时候③，我们大家都曾流过眼泪——我说过，你理解我的话——当今的国王可跟他不同，这位是更有尊严的。

野特　他到这里的时候，不摆出盛大的国王排场，是从不露面的。据说，他很少讲话。

苏斯特　他不配做我们尼德兰人的主上。我们的君主必须象我

---

① 腓力普二世（1527—1598）：查理五世之子，一五五六年即位。

② 查理五世（1500—1558）：一五一六年即位为西班牙国王，称查理一世。一五一九年当选为罗马德意志皇帝，称查理五世。他统治尼德兰是从整个帝国利益出发的，所以比腓力普二世有许多地方要宽厚些。

③ 查理五世于一五五六年退位，把德意志帝国的皇位让给他的兄弟斐迪南，把西班牙、尼德兰让给他的儿子腓力普二世。

们一样快乐而自由，自己热爱生活，也让别人享受生活。我们不愿意受到轻视和压迫，尽管我们是这样好心的傻瓜。

野特　我想，这位国王，只要他有一位比较好的辅佐之臣，也可以是一位仁慈的主上。

苏斯特　不，不！他对于我们尼德兰人没有感情，他的心不向着我们人民大众，他不爱我们；我们怎会爱他呢？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哀格蒙特伯爵？我们为什么爱戴他？因为大家看出，他对我们友好；因为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快乐、自由的生活、仁慈的心肠；因为他没有一样不拿出来分给需要的人，对于不需要的人，他也同样分与。祝哀格蒙特伯爵万岁！包依克，你该是第一个举杯祝贺的人！为你的主公的健康干杯。

包依克　我全心全意祝贺：哀格蒙特伯爵万岁！

劳依宋　圣康坦①的征服者万岁！

包依克　格拉物林②的英雄万岁！

众人　万岁！

劳依宋　圣康坦是我的最后一场战斗。当时我已经寸步难行，已经拖不动沉重的枪杆。可是我还是给那些法国人吃了颗枪弹，在临别的时候，我的右腿上还被一发子弹擦伤了。

包依克　格拉物林！朋友们！那场仗打得真漂亮！胜利完全属于我们。那些法国狗不是在法兰德斯全境放火焚烧过吗？

---

① 圣康坦（Saint-Quentin）：法国北部地名。一五五七年八月十日哀格蒙特在该地击破法军。

② 格拉物林（Gravelines）：德名Gravelingen。法国北部地名。一五五八年七月十三日哀格蒙特领导的西班牙军队在该地打败了法军。

可是我认为，我们惩罚了他们！他们那些年老的顽强的家伙抵抗了好久，我们冲上去开枪射击，一阵厮杀，打得他们愁眉苦脸，战线动摇。那时哀格蒙特所骑的马被他们射倒，我们人对人，马对马，队伍对队伍，在海边广阔平坦的沙地上混战了好久。突然间，从河口那边，崩！崩！听到一阵大炮，好象从天而降，不断地向法国人那边轰过去。那是英国人，他们在海军上将梅林的指挥之下，偶然从邓扣克那边航驶过来。当然他们对我们并没有很大的帮助；他们只能把最小的战船开来，开得不够近；而且还有炮弹打到我们的军中——不过也有好处！他们打乱了法国人的阵地，增加了我们的勇气。那时砰砰澎澎地一阵混战！他们全军不是被打死，就是跳入河中。那些尝到水的滋味的家伙，都被淹死；而我们荷兰人，就跟在他们后面。我们是水陆两栖，我们在水里就象青蛙一样；我们把那些跳到河里去的敌兵，象打水鸭一样，把他们击溃扫光。有些漏网的散兵，在逃跑的时候，也被农妇们用锄头和粪叉打死。法国皇帝陛下不得不立刻伸出他的龟爪讲和。和平全赖我们，全靠伟大的哀格蒙特。

众人　万岁！伟大的哀格蒙特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野特　如果是他，而不是玛加丽特·封·帕尔玛①当了摄政，那就好了。

苏斯特　不行！事实总是事实！我不愿听到有人抨击玛加丽特。现在轮到我了。祝我们仁慈的女摄政万岁！

① 玛加丽特·封·帕尔玛（Margarete von Parma 1522—1586）：查理五世的私生女。一五三八年再嫁帕尔玛公爵奥大维·法涅塞。一五五九至一五六七年当尼德兰的摄政。

众人　女摄政万岁！

苏斯特　确实，她们一族中有些杰出的妇女。女摄政万岁！

野特　她很聪明，她做的事情都合乎法度；要是她跟僧侣们不那样紧紧地靠拢就好了。我们国内现在有十四顶新的主教法冠①，这也有她的责任。要这些主教头衔干什么用？还不是为了能把外国人擢升到好的位置上去？本来大修道院院长是从司铎会里选出的。偏要叫我们相信，这是为了宗教的缘故。这真是从何说起。我们本来有三位主教，已经够了，事情也搞得不错，有条不紊。如今，每一位却都得摆出一副面孔，好象少不了他一样；因此时时刻刻都发生嫌隙和争端。你们越是去搅动，事情就越糟。（大家喝酒）

苏斯特　可是，这是国王的心意；她也无能为力。

野特　我们现在连新的赞美歌②都不许唱。这些歌韵律真美，具有非常感人的调子。这些歌不许我们唱；而下流歌曲，却随便我们唱。这是什么道理？他们说，这些歌里面含有邪说，还有什么，真是天晓得。可是我却唱过一些；这些是新的东西，我却看不出有什么妨碍。

包依克　我也想问问他们！在我们州里，我们要唱什么，就唱什么。这是因为哀格蒙特伯爵是我们的总督，他对于这些事情不加过问。——在根特、伊普勒③，在法兰德斯全境，他们爱唱什么，就唱什么。（大声）再也没有比宗教歌曲更无害的东西了，是不是，老伯伯？

---

① 一五六〇年腓力普二世在尼德兰原有的四个主教之外，又新设置了十四个主教管区，以巩固天主教的势力。

② 由加尔文教的巡回传教士传布的赞美诗的译词。

③ 根特和伊普勒都是法兰德斯州的城市。

劳依宋　确实！这是一种崇敬，一种感化。

野特　可是他们说，这种歌曲不合正法，不合他们的法式；而且因为这些歌曲永远是有危害的，所以还是不唱为好。宗教裁判所的人员到处私访；许多正直的人已经身罹大祸。就差还没有压迫人们的良心了！他们不许我做我要做的事，可是至少该让我随我的心意去思想、去歌唱。

苏斯特　宗教裁判在此地行不通。我们不象西班牙人，天生成那副骨头，让他人来压制我们的良心。贵族们也一定会及时设法剪除他们的羽翼。

野特　这是非常讨厌的事情。如果那些仁兄心血来潮，闯到我的家里来，我坐在案旁工作，正在哼着一首法国的赞美歌，并不考虑这种歌是好是坏；我哼这种歌曲，因为它就在我的嗓子口，我立刻就成了异教徒，被带进监牢。或者我走过乡下，在一群民众旁边逗留，那些民众正在听一个从德国来的新传教士讲道，我立刻就被加上叛逆的罪名，有被砍掉脑袋的危险。你可曾听过这种人讲道吗？

苏斯特　他们是正直的人。最近我听过一位在田野里对无数人演说。比起我们的教士，在讲台上指手划脚，用些零碎的拉丁名词塞得人感到气闷，那真有另一种味道。他说的是真心话；他说，我们怎样被人牵着鼻子走到现在，被堵在黑暗之中，我们怎样才能多见到一些光明。——这一切事情，他都引用圣经上的话来证明。

野特　其中可能有些道理。我常常在自言自语，考虑这种事情。它在我的脑海里已经盘旋了许久了。

包依克　全体民众也都跟着他们跑。

苏斯特　我相信这是真实，因为人们可以听到好的和新的东西。

野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竟能让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讲道。

包依克　来吧，各位先生！你们只顾胡扯，忘了葡萄酒和奥兰宁①。

野特　我们不能忘记他。他真是一道卫墙：人们只要想起他，立刻就觉得，可以躲在他的后面，不会被魔鬼拖出来。万岁！威廉·封·奥兰宁，万岁！

众人　万岁！万岁！

苏斯特　现在，老伯伯，你也来干杯吧。

劳依宋　老兵们万岁！全体士兵万岁！战争万岁！

包依克　说得好，老伯伯！全体士兵万岁！战争万岁！

野特　战争！战争！你们可知道你们在喊叫什么？这口号你们脱口而出，这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对我们激起怎样的反感，我无法说出。整个一年，听到的全是战鼓之声；传进耳朵里的没有别的事情，无非是这里来了一批队伍，那边来了另一批队伍，他们怎样越过一座小山而来，在那边磨坊附近驻扎，这里战死了多少，那边又死了多少，他们怎样冲锋，一方得胜，另一方打败，他们自己也弄不清楚谁赢得了什么，谁又损失了什么。一个城市怎样被占领了，市民们怎样受到残杀，可怜的妇女和无辜的孩子又是什么情形，也都全然不知。这是一种苦难和忧惧，每一分钟人们都在想着："他们到这里来了！也要临到我们的头上来了。"

---

① 威廉·封·奥兰宁（Wilhelm von Oranien 1533—1584）：他是乌得勒支州、荷兰州和西兰州的总督。阿尔巴来到尼德兰以前，他闻风逃往德国拿骚，募兵起义，跟西班牙人继续进行斗争。一五八四年被人暗杀。

苏斯特　因此一个市民也要常常练习武艺。

野特　真的，有妻子儿女的人都在练习。不过我对于士兵，情愿闻名，不情愿见面。

包依克　这话可要使我生气。

野特　这并不是说的你，老乡。如果我们去掉了西班牙的驻军，我们又可以自由呼吸了。

苏斯特　确实！他们给你的负担最重？

野特　你还是管管你自己的事吧！

苏斯特　他们曾强行住在你家里。

野特　住嘴。

苏斯特　他们曾把他从厨房里、从地窖里、从房间里——从床上赶走。（大家哄笑）

野特　你是一个浑蛋。

包依克　安静些，先生们！一定要军人来和解吗？——既然你们不想听到关于我们的事情，那么你们也来干杯吧，为市民的健康干杯。

野特　我们已准备好了！安全和平静！

苏斯特　秩序和自由！

包依克　好极！我们也感到满足。

〔他们互相碰杯，快乐地重复这两句话，可是每个人都分别各喊一句，形成一种轮唱。老残废军人听着，最后也跟着一同叫喊。

众人　安全和平静！秩序和自由！

〔女摄政的宫廷。

〔玛加丽特·封·帕尔玛，身着猎装。宫人。侍童。侍仆。

女摄政　你们取消狩猎，我今天不骑马了。对玛克阿维尔说，要他到我这里来。（众人下）一想到这些可怕的事情，我就心神不宁！什么也不能使我快慰，什么也不能让我消遣，这些影象，这些忧虑，老是萦绕在我的面前。如今国王要说，这些都是我的温情、我的宽大所造成的后果；可是我的良心无时无刻不对我说，我所做的都是最有益的、最好的事情。难道我先前应当用愤怒的狂风煽动这种火焰让它蔓延吗？我希望使它改变，使它自行湮灭。真的，我所深信的一切，我所了解的一切，都使我断定我是无罪的；可是我的兄弟将抱着什么看法呢？因为，这岂能否认？外国传教士①的气焰日盛一日；他们亵渎了我们的圣教，搅昏了平民的愚昧的心智，在平民中间召唤出摄人神智的恶魔②。污浊之徒混进了暴动者里面，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一想起来就令人胆战，这些事情，我现在已经详细地呈报朝廷，迅速而详细，免得风声先传入朝廷，免得国王在想，我们还想瞒着他什么。我想不出严厉的或者温和的方法来消弭这种祸患。哦，我们这种浮在人海狂澜上的大人物是何等样人？我们认为在统治他们，他们却颠簸得我们忽上忽下，东漂西荡。

〔玛克阿维尔上。

女摄政　呈给国王的信写好了没有？

玛克阿维尔　一小时以内可以送给您来署名。

女摄政　你做的报告是否够详细？

---

① 由德国来的路德教传教士和由法国来的加尔文教传教士。

② 原文Schwindelgeist，令人头晕目眩，丧失神智的恶神。

玛克阿维尔　长长一大篇，很详细，合国王的口味。我叙述怎样最初在圣俄默①出现破坏圣像的暴动。怎样一群疯狂的暴徒，备有棍棒、大斧、大锤、梯子、绳索，在少数持有武器的人陪伴之下，先袭击小教堂、教会和修道院，赶走教友，冲开锁闭的大门，把一切弄得天翻地覆，掀倒祭坛，捣毁圣像，破坏一切画像，凡是有关祭献、祝圣的东西，都被他们打毁、破坏、践踏。在报告中还叙述了这批暴徒怎样在途中越来越多，伊普勒的居民怎样开门迎接。他们怎样以想不到的速度破坏了大教堂，焚毁主教的藏书楼。怎样有一大群民众，受同样荒谬行为的激动，向美宁、科米涅斯、威尔维希、利勒等地分散骚扰，没有一处地方受到抵抗，怎样几乎在法兰德斯全境在一刹那之间就宣布而且干起了惊人的反叛举动。

女摄政　唉，你这番重复叙述，又使我重新感到痛苦莫名！还要加上这种恐惧，恐怕祸患只有越来越深。告诉我你的想法，玛克阿维尔！

玛克阿维尔　请殿下原谅，我的想法极象是一种杞忧；虽然您对我的职务一向感到满意，可是您却很少听从我的劝告。您常常开玩笑地说："你看得太远了，玛克阿维尔！你应当做一个历史家：干实际工作的人，应当考虑目前的事情。"可是，我不是把这种史实预先说过吗？我不是预先看出了一切？

女摄政　有许多我也预先看出，却没有办法改变它。

玛克阿维尔　千言万语，归根结蒂：您不要压制新教。承

① 法国加来海峡州的地名，当时在尼德兰境内。

认新教，把新教徒和正教徒分开，给他们教堂，把他们纳入市民阶层，加以约束；这样您就马上把暴动者平息下去了。任何其他的方法都是枉然，您徒使全国惨遭蹂躏。

女摄政　你难道忘记了，我的兄弟曾以何等的憎恶之心亲自驳斥是否能容忍新教的问题？你难道不知道，他在写给我的每一封信里都热切地劝我维护真正的信仰？你难道不知道他决不想牺牲宗教以谋安宁和统一？他不是亲自在各处州府布置了我们不认识的密探，打听谁在倾向于新思想吗？他不是曾经使我们惊讶不置，指出这个那个的姓名，说他们在我们左右秘密地犯了异端之罪吗？他不是下令采取严厉手段了吗？难道我应当宽大？难道我应当谏议，劝他宽恕，劝他容忍？这不会使我失去他对我的一切依赖、一切信任吗？

玛克阿维尔　我知道；国王下过命令，他让您明白他的意向。他要您用一种方法恢复安宁与和平，这种方法将使人心更加激动，而且不可避免地将在全国各处煽起战火。考虑考虑您所行的事吧。最大的商人已经受到沾染，还有贵族、人民、士兵。既然我们周围的一切情况已经起了变化，您还死守着他的想法，又有什么用处呢？但愿有一位贤智之士劝谏腓力普：统治两种信仰的国民，较之使他们互相磨擦，对于一位国王更加适合。

女摄政　这种话再不要提起。我知道，政治是很少能够保持忠诚和信念的，政治只会把坦率、仁慈、宽大从我们的心里赶走。在世事之中，遗憾得很，这种情形是千真万确的，难道我们可以象我们彼此之间那样跟天主闹着玩儿吗？我们的确定的教义，已有过许多人为它牺牲生命，难道我

们可以用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它吗？难道我们可以为了外来的、不确切的、自相矛盾的新教就把它放弃吗？

玛克阿维尔　请不要只为我刚才所说的话更加误解我。

女摄政　我了解你和你的忠诚，而且知道，一个人尽管迷失了达到拯救灵魂的最好的捷径，还可以做一个正直的有理智的人。玛克阿维尔，另外还有一些人，我应当尊敬他们、同时又应当责备他们。

玛克阿维尔　您说的是谁？

女摄政　我可以坦白说，哀格蒙特今天引起我一种非常深的内心的厌恶。

玛克阿维尔　由于何种举动？

女摄政　由于他的惯常的举动，由于他那种若无其事和轻率的态度。我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正当我在许多人和他的陪同之下从教堂里走出来的时候。我按捺不住我的苦痛，我大声埋怨，回身对他说道："瞧，在您的州内①发生了什么事情！伯爵，国王对您寄托着一切厚望，您难道能容忍这种事情吗？"

玛克阿维尔　他怎样回答？

女摄政　好象一点也没有什么，好象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他回答说：只要先让尼德兰人对于他们的宪法放心就行了！其他的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玛克阿维尔　他说的虽不聪明恭敬，也许倒是实话。如果尼德兰人看到，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他们的幸福，并不是他们

---

① 哀格蒙特于一五五九年受命为法兰德斯和亚多亚两州的总督。破坏圣像起义发生在法兰德斯州。

的灵魂的拯救，而是在于他们的财产，那么怎么会产生信任而且使它保持长久呢？那些新的主教，他们除了享厚俸而饫肥鲜，可曾拯救过更多的灵魂，而且他们大多数不都是外国人吗？一切知州的职务还任用尼德兰人；可是西班牙人不是做得很明显，表示出他们对于这些职位具有极大的按捺不住的觊觎之心吗？一国国民，谁不情愿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由他们自己的人统治，这不比由那些初来本国就忙着搜刮一切人以饱私囊的外国人，带来外国的尺度规章，既不友好、又无同情心地管理他们更好吗？

女摄政　你站到敌对者的方面去了。

玛克阿维尔　决不是连心也倒向他们了；我是希望能使我的理智完全拥护我们这一边的。

女摄政　如果你这样想，那么我最好把摄政的位置让给他们；因为哀格蒙特和奥兰宁抱着极大的热望，想取得这个位置。以前他们是仇敌；现在他们联合在一起反对我，变成朋友，分不开的朋友了。

玛克阿维尔　一对危险分子！

女摄政　坦率地说——我害怕奥兰宁，我也为哀格蒙特担忧。奥兰宁筹划的没有什么好事，他的思想非常远大，他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好象对一切都同意，从不反对，凡是他想做的事，他总是以极深的敬畏之心，非常小心地去干。

玛克阿维尔　哀格蒙特正和他相反，他坦然阔步，好象世界是属于他的一样。

女摄政　他昂然抬起头颅，好象他不是陛下的臣属。

玛克阿维尔　国民的眼睛全都注视着他，他们的心也都倾向于他。

女摄政　他从没有一点伪装，好象是谁也没有必要向他追究责任。他还用哀格蒙特这个名字。他听人称他“哀格蒙特伯爵”，心里非常高兴，好象他不愿忘记，他的祖先是盖尔德①的领主。他应当称为高累亲王，他为什么不用这个名字呢？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想要恢复失去的权利吗？

玛克阿维尔　我认为他是国王的忠义之臣。

女摄政　如果他想这样做，他会怎样有功于政府；而现在他却已经惹起我们一种说不出的厌恶，对他自己也没有好处。他的交际和宴会把贵族们团结联络起来，比最危险的秘密集会方式还好。宾客们为他的健康干杯，直喝得沉醉不醒，直喝得头晕目眩，永不消散。他怎样常常用他的戏言激动人民大众的感情，愚民们是怎样被他的手下人的新制服和愚蠢的徽号②弄得兴奋激昂！

玛克阿维尔　我相信这并没有什么用心。

女摄政　这也就够恶劣的了。我已经说过：他损害我们，对他自己也不利。他把正经的事情当作儿戏；而我们，为了不显得疏忽和怠慢，对于儿戏的事情也必须当作正经。就这样一桩事紧接着另一桩；我们想法避免的，偏偏一定会实现。他比一个自己承认的叛乱头子还要危险；如果在朝廷上没有想到他这一切行动，那一定是我的大错。我不能否认，没有一刻他不使我感到神经过敏，大大的神经过敏。

玛克阿维尔　在我看来，他对于一切事情都是本着他的良心去

---

① 盖尔德(Geldern)：尼德兰北部的一州名。

② 哀格蒙特为贵族的家臣们设计一种新的制服，非常朴素，跟红衣主教格兰维拉的手下人的华丽的制服遥相对照，在这种新制服的袖口上绣着一个人头和小丑的帽子。人头象格兰维拉，帽子是红色的，就象红衣主教的帽子。

做的。

女摄政　他的良心有一面悦目的镜子。他的举止常常是无礼的。他常常显出，好象他完全相信，他是一位主公，只为了表示好意，不愿让我们觉察出来，不愿把我们直接驱逐出境；结果总会如此的。

玛克阿维尔　我请您不要把他的坦率，把他那种轻松处理一切大事的快乐的气质解释得过分危险。您这样只有损害他和您自己。

女摄政　我没有解释什么。我说的只是不可避免的后果，而且我知道他的为人。他的尼德兰贵族身分和他胸前的金羊皮勋章①增强了他的信心、他的胆量。这两者可以保护他、对付国王勃发的任意的愤懑。仔细探讨起来，有关法兰德斯的全部祸患，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起初他对于外国传教士不闻不问，没有认真考虑，也许他看到我们有了一些麻烦事情而暗暗欢喜。让我说吧！我心里的话，要趁着这个机会一吐为快。我不想无的放矢；我知道他对什么敏感。他也是神经过敏的。

玛克阿维尔　您可曾下令召集枢密会议？奥兰宁也来吗？

女摄政　我已派人到安特卫普去召他。我要把这个责任的重担尽量推到他们的身上，要他们给我认真地抗御这种祸患，否则就承认自己为叛逆。赶快去把信写好，拿来给我署名。然后赶快派确实可靠的瓦斯卡到马德里去；他是不知疲倦的忠诚的人；让我哥哥首先从他手里得到信息，不让

① 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勋章。佩戴本勋章的骑士只能由骑士团长和教团骑士大会进行裁判。

别的风声先传到他的耳里。在他出发之前，我还要亲自有话吩咐。

玛克阿维尔　您的命令一定会慎重地迅速照办。

〔民家。

〔克拉雷。克拉雷的母亲。布拉肯堡。

克拉雷　您不肯替我抓住这一绞线吗，布拉肯堡？

布拉肯堡　我请您原谅我，克莱尔辛。

克拉雷　您又怎么啦？您为什么拒绝这一桩小事、不肯帮忙呢？

布拉肯堡　您会用这根线把我紧紧地束缚在您的面前，我无法回避您的眼光。

克拉雷　胡话！来抓住吧！

母亲　（在靠背椅里织衣）唱一支歌吧！布拉肯堡伴唱得真好。平时你们总是愉快的，总有什么逗我发笑的事情。

布拉肯堡　平时。

克拉雷　我们唱吧。

布拉肯堡　随您唱什么。

克拉雷　好好地高兴一些，爽快地唱吧！这是一首军歌，我喜爱的歌曲。

〔她卷起线，跟布拉肯堡同唱。

吹起军笛！
敲起战鼓！
我的爱人
带领队伍，
长枪高举，
指挥军旅。

我的血在沸腾！
我的心在怦跳！
呵，但愿我有件小背心，
还有军裤和军帽！

我想勇猛举步，
跟他走出城门，
走遍各处州郡，
到处跟他同行。
敌人已经溃退，
我们对着开枪！
身为一个男儿，
真是幸福无疆！

〔布拉肯堡在唱歌的时候常常向克莱尔辛注视；最后他哽不成声，眼里流出泪来。他丢下线，走向窗前。克莱尔辛独自把歌唱完，她母亲有点不乐意地对她示意，她站起身来，向他走上几步，又有点不决的样子回身坐下。

母亲　街上有什么事情，布拉肯堡？我听到行军之声。

布拉肯堡　这是女摄政的卫队。

克拉雷　在这个时辰？这是什么意思？（她站起身来走向窗前，靠近布拉肯堡）这不是日常的巡逻，人数增加得很多！差不多全队出动。哦，布拉肯堡，去！打听一下有什么事情！一定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去，好布拉肯堡，帮帮忙吧。

布拉肯堡　我去！我立刻回来！（他在临别时向她伸出手，她

也伸出她的手）

母亲　你又把他打发走了。

克拉雷　我爱打听，而且，请不要责怪我，他在这里，使我难受。我从不知道我应当怎样对待他。我对不住他，看到他有这种深切的感受，我也觉得心碎。——可是我也没有别的法子！

母亲　他是一个很忠诚的孩子。

克拉雷　我也无可奈何，我一定要亲切地对待他。每逢他一往情深地轻轻地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的手也常常不知不觉地紧握住他的手。我责备自己，怪我骗他，在他的心里培养着一种徒然的希望。我觉得难过。天晓得，我并没有欺骗他。我不愿意他抱有什么希望，可是我也不能让他绝望。

母亲　这是不对的。

克拉雷　我曾喜欢过他，现在心里还对他有好感。我本可能跟他结婚，可是我相信我对他从没有什么真爱情。

母亲　你跟他在一起总会感到幸福的。

克拉雷　可能在生活方面很好，能过着宁静的日子。

母亲　这一切都被你自己错过了。

克拉雷　我的情况很奇妙。每逢我仔细想起这一段经过，我知道而又弄不清楚。可是只要我再看到哀格蒙特，一切就变得可以理解，确实，一切就会变得更加可以理解了。哦，他是何等的人物！各州各郡都崇拜他，我置身在他的怀中，还不应当算是世间最幸福的人吗？

母亲　将来的结果会怎样？

克拉雷　呵，我只要问，他爱不爱我；他爱不爱我，这还成问题吗？

母亲　一个人除了为儿女的事情还有什么可操心的呢？这件事将来怎样？永远是担心和忧虑！将来决不会好的！你使你自己陷于不幸！也使我陷于不幸！

克拉雷　（沉着地）起初您也是不管的。

母亲　可怜我那时是太宽容了，我向来就是太宽容了。

克拉雷　当哀格蒙特骑马经过时，我急忙奔到窗前，那时您可曾管过我？您自己不也是走到窗前去吗？当他抬头仰望，微笑着，点点头对我招呼的时候，您可曾觉得不高兴？您不是因您的女儿觉得您自己也有面子吗？

母亲　再继续责怪吧。

克拉雷　（激动）后来他更加频繁地从我们街前经过，我们觉到他是为我而走这条路的，您看到这点不也是暗自欢喜吗？当我站在窗玻璃后面等着他的时候，您可曾唤我走开？

母亲　我能想到事情会弄到这种地步吗？

克拉雷　（抽抽噎噎地说着，忍住眼泪）有一天晚上，他裹着大衣，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们的灯前——我好象钉在椅子上一样，吃惊地坐着，那时是谁忙着去接待他的呢？

母亲　我怎会想到这个不幸的爱情会立刻把我聪明的克莱尔辛吸引住呢？现在我只好忍受，我的女儿——

克拉雷　（眼泪夺眶而出）母亲！您巴不得这样！您弄得我难过，才使您称心。

母亲　（哭泣）再哭一场吧！用你的悲哀使我更加难受吧！我唯一的女儿成了一个被大家摈弃的人，这还不使我够苦的吗？

克拉雷　（站起身来，冷淡地）被摈弃的人！哀格蒙特的爱人是被摈弃的人？——为了她占有哀格蒙特的心，哪一位贵妇

人不妒嫉贫贱的克莱尔辛！呵，母亲——我的母亲，您平常并不这样说的。亲爱的母亲，仁慈一点吧！——不管世人怎样想，不管邻居叽咕什么——这间房间，这个小小的家庭，自从哀格蒙特的爱情住进来以后，它就是一座天堂。

母亲　大家都禁不住喜爱他！这是真的。他一向总是非常亲切、率直而坦白。

克拉雷　他身上没有一滴虚伪的血。您要看清楚啊，母亲，他可是伟大的哀格蒙特。当他到我这儿来的时候，他是多么可爱，多么和善！他多乐意把他的身分、他的胆量隐而不露！他对我多么关心！完全象个普通人，象个朋友，象个爱人。

母亲　他今天好象要来吧？

克拉雷　您没有看到我常常走到窗前去吗？您没有注意到，只要门上有点声响，我就留心倾听吗？——虽然我知道，他在天黑以前不会来，可是自从早上我起身以后，我时时刻刻总在盼望着他。但愿我是个男孩，能够一径跟着他出入宫廷，到处同行！但愿我能够在战场上扛着他的大旗！——

母亲　你向来是这样一个浮躁的人；你在小孩子的时候，就时而颠狂，时而沉思默想。你的衣服不能穿得稍许整齐一点吗？

克拉雷　也许可以，母亲！要是在我厌倦无聊的时候。——昨天，您记得，有几位他的部下从我身旁走过，唱着赞美他的歌曲。至少在歌曲里有他的名字，其他我可听不懂。我的心一直跳到喉咙口——如果我不觉得害臊，我真想把他们唤回来。

母亲　你当心些！你这种性急的脾气会把一切事情弄僵；你

将在众人面前泄露出你的秘密。不久以前你在你表兄那里，当你看到那幅木刻画和说明的时候，你曾大声叫出：哀格蒙特伯爵！——当时我的面孔红到耳朵根。

克拉雷　我不该叫出声吗？那是一幅格拉物林战役的图画，我在画面的上方看到字母C，就在下面C的地方找寻说明，那里写着："哀格蒙特伯爵，他的坐骑被射死。"我觉得一阵战栗——后来我看那幅木刻的哀格蒙特像止不住发笑，他的身躯跟紧贴着他的格拉物林教堂塔楼和旁边的英国兵船一样高大。——当我有时回想，我从前对于战争是怎样想象的，当人们谈到哀格蒙特，谈到一切伯爵和王公的时候，在我少女的心中把哀格蒙特想象成怎样的一种人物——想到现在我又是什么情况！

〔布拉肯堡上。

克拉雷　情形怎样？

布拉肯堡　确实的情形一点也不知道。据说在法兰德斯最近发生过骚扰；听说女摄政很担心，恐怕骚扰也扩大到这里来。城堡派了重兵驻守，市民们纷纷拥到城门口，街上到处挤满了人。——我要赶快到我老父身边去。（他好象要走开）

克拉雷　明天您还来吗？我要换点衣服。表兄要来，我这个样子太轻浮了。帮我一会儿，母亲。——把这本书带去吧，布拉肯堡，再给我带一本这样的故事书来。

母亲　再见。

布拉肯堡　（伸出手）握手！

克拉雷　（拒绝同他握手）等您再来的时候。

〔母女同下。

布拉肯堡　（独白）我本来决定立刻走开，可是当她相信我的话，让我走去，我真觉得要发狂。——不幸的人！你对于你祖国的命运，对于那种日盛一日的骚动，觉得无动于衷吗？你的同胞或是西班牙人，谁来统治，谁是对的，对你都是无所谓吗？——我在上学时，完全是另外一个青年啊！——那时，每逢发下这样的题目："布鲁士斯的自由论①，演讲练习"——那时弗里茨总是名列前茅，校长也说：只要再有层次一些，只要全篇不这样重叠杂乱就行了。——那时我真感到兴奋激昂！——现在我却被一个少女的眼睛拖住。我总不能把她丢开！她却又不能爱我！——唉，不，她——她不能把我完全抛弃——不能完全——可是一半儿也就是全空呵！——我不愿再忍受下去了！——我有一个朋友，最近悄悄地告诉我一个消息，难道真有其事吗？他说她要在晚上秘密接待一位男子，所以她总要在天黑以前好好地把我从她的家里打发走。不，这不是真话，这是谎言，无耻的诽谤性的谎言！克莱尔辛是纯洁的，正象我是不幸的一样。——她抛弃了我，把我从她的心里撵走——我就这样活下去吗？我不能，我不能忍受。——我的祖国已经被内讧摇撼得乱七八糟，我就让我在这种骚动之中老死吗？我忍受不了！——只要军号一吹，炮弹一落，我就全身毛发悚然！唉，这种局面没有给我鼓舞！没有要求我也一同去参加，一同去救国，去大胆行动。——不幸的可耻的境遇！还是立刻完结的好。不久以前我曾投河自尽，我沉下去——可是恐怖的天

① 布鲁士斯为古代罗马共和党首领，曾刺死恺撒。他的论自由的演说在拉丁语学校里的传统演说练习中是一个很久以来的固定题目。

性力量更强；我觉得我会游泳，又违心地逃脱了死亡。——我怎能忘记她爱过我、好象爱过我的那个时光！——这种幸福，为什么渗透我的骨髓？这些希望，当它远远地给我指点着一座极乐世界的时候，为什么又汲尽了我一切的生活享受？——那最初的一次亲吻！那唯一的一吻！——就在这里（把手放在桌上），这里，只有我们两人——她从前一向对我和善而亲切——那时她好象软了下来——她注视着我——我的神志完全昏乱，我感觉到她的嘴唇印在我的唇上。——可是——可是如今？——死去吧，可怜的人！你犹豫什么？（他从袋里拿出一个小瓶）有灵效的毒药呵，我不愿白白地把你从我哥哥的药箱里偷来！你要给我把这种恐惧、这种眩晕、这种濒死的汗珠一下子吞没解脱。

第 二 幕

〔布鲁塞尔的广场。

〔野特和木匠互相走近。

木匠　我不是预先对你说过吗？在一星期以前，在同业公会里我就说过，要有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野特　他们把法兰德斯的教堂都抢劫过，这是真的吗？

木匠　他们把教堂和小礼拜堂都完全破坏。除了孤零零的四壁以外，什么也没给留下。真是一批流氓！把我们的好事都弄糟了。我们本应当早一点规规矩矩地、坚决地向女摄政提出我们的权利，加以坚持。若是我们现在开口，若是我们现在集合起来，那就等于说是我们跟那些煽动者串通了。

野特　是呵，大家首先要这样想道：你为什么伸出你的鼻子来呢？鼻子和喉咙可是互相通气的呵。

木匠　我担心在那些流氓、那些一无所有、不会再丧失什么的大众里面开始骚动。他们会利用我们也应当提出的要求做借口，而使国家陷于不幸。

〔苏斯特上。

苏斯特　你们好，两位先生！有什么新闻？听说破坏圣像的人们要一直往我们这里来，这是真的吗？

木匠　他们在这里会秋毫无犯。

苏斯特　有一个兵士到我店里来买烟草；我详细问过他。女摄政，尽管她是一位勇敢的聪明的女子，这一次也束手无策。事情一定很严重，所以她索性躲在卫队后面不出来。城堡派了重兵驻守。甚至有人说，她想从城里逃出去。

木匠　她不应当出走！她在这里可以保护我们，我们定要比她那些小胡子兵更能保证她的安全。如果她维护我们的权利和自由，那么我们愿意拥护她。

〔肥皂工人上。

肥皂工人　糟糕的事情！万恶的事情！天下从此不宁，结果要大大不妙了！——你们当心，少说闲话，免得也把你们当作煽动者。

苏斯特　希腊七贤①来了。

肥皂工人　我知道这里有许多人跟加尔文②教徒暗通，他们谩骂主教，他们不怕国王。可是一个忠实的臣民，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

〔渐渐地有各种人走过来参加旁听。

〔万森上。

万森　天主祝福你们，先生们！有什么新闻？

木匠　不要跟他来往，他是一个坏蛋。

野特　他不是维茨博士的秘书吗？

木匠　他已经换了几个主人。他最初当秘书，因为他行为不端，被一个一个的主人相继赶跑，现在他胡乱搞些公证人

---

① 古希腊七贤：Solon，Chilon，Thales，Bias，Cleobulus，Pittacus，Periander。此处为反语。单指万森一人而言。

② 加尔文（Jean Calvin 1509—1563）：瑞士的宗教改革者，原为法人。在十六世纪五十年代，加尔文教的团体在尼德兰到处出现，秘密进行活动。

和刀笔的事情鬼混，他是一个酒坛子。

〔人越来越多，一群一群地站着。

万森　你们也集合在一起，聚首会商。这总是值得讨论的。

苏斯特　我也是这样想。

万森　如果现在你们哪一个有勇气，再有哪一个有头脑，我们就可以一下子粉碎西班牙的锁链。

苏斯特　先生们！你们不应当这样说话！我们曾对国王宣誓过。

万森　国王也对我们宣誓过。请注意这点。

野特　这话值得听听！请说出你的高见。

两三个旁人　大家听着，他懂得其中的事理！他是有权谋的人。

万森　我有一个旧东家，他藏有古代文献以及远古的立法书、契约和特许状；他收藏着最罕见的珍本书籍。有一本里面记载着我们的全部宪法：说明我们尼德兰人最初是由两三个君主统治，他们都遵守传统的法律、特权和习惯；如果他治理得当，我们的祖先就对他万分尊敬；如果他想越出轨范，祖先们就立刻小心注意。议会就立即做他们的后援：因为每一州，无论它怎样小，总有它的议会，它的州议会议员。

木匠　别说了！我们早已知道！每一个正直的市民都按照他的需要懂得一些宪法。

野特　让他说吧；我们总可以多知道一些。

苏斯特　他说得完全不错。

几个市民　说吧！说吧！这种话不是每天都能听到的。

万森　你们市民就是这样！你们就是这样苟且偷生；你们从你们祖先手里继承下你们的职业，你们就这样听凭官府统治你们，官府要怎样就怎样。什么惯例，什么历史，以

及摄政的权限，你们一概不管；由于这种疏忽，西班牙人才能把罗网罩到了你们的头上。

苏斯特 谁来想这种事情？只要每天有饭吃就行了。

野特 该死！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及早地来对我们说这种话呢？

万森 我现在对你们说。西班牙的国王，他出于侥倖地把我们各州并入他的版图，他无权在这些州里、跟从前分领各州的小君主大不相同地实行另一种统治方法。你们明白吗？

野特 请给我们解释清楚！

万森 这就象青天白日一样清楚。你们不应当依照你们的州法接受裁判吗？这是从何而来的？

市民甲 确实！

万森 布鲁塞尔人跟安特卫普人不是各有不同的法律吗？安特卫普人的法律不是跟根特人的法律又不相同？这到底是什么来由？

市民乙 真是这样！

万森 可是，如果你们听凭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不久又要给你们新的花样看。呸！大胆的查理①、勇武的腓特烈②、查理五世所不能办到的，如今腓力普将假手于一位妇人把它办到。

苏斯特 是的，是的！从前的君主们也曾经试过。

万森 当然！——我们的祖先注意到这点。当他们对一位主上

---

① 大胆的查理（Charles le Téméraire 1433—1477）：勃艮第公爵。于一四六八年惩讨起义的列日人。

② 史无此名。可能是作者的疏忽，将德皇腓特烈三世和他的勇武的儿子马克西米连一世混淆起来。后者于一四八八年曾被不鲁日的市民囚禁了一些时候。另外也可能是作者故意如此，以表示这位书记的不学无术。

不满的时候，他们或许就把他的儿子或是嗣子抓去，留作人质，直到他答应下最好的条件才加以释放。我们的祖先真不愧是男子汉！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知道掌握住某些东西而把它确定下来！真正的大丈夫！因此我们的特权才这样明白地规定下来，我们的自由才这样确实保住。

肥皂工人　你在谈什么自由？

众人　谈我们的自由，谈我们的特权！再谈一些我们的特权吧！

万森　虽然各州都有他们的有利条件，可是我们勃拉班特①人却特别受到优待。我在书本上一切都看到过。

苏斯特　说出来吧。

野特　我们洗耳恭听。

市民甲　我请求您。

万森　第一点，这样写着：勃拉班特公爵②应当是我们的善良的忠实的君主。

苏斯特　善良？这样写的吗？

野特　忠实？这是真的吗？

万森　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对公爵负有义务，公爵对我们也是如此。第二点：他不论用什么方法，不能对我们表现出或让人觉察出他的威权、他个人的专横意志，也不能容许别人这样做。

野特　真好！真好！不能表现出来。

苏斯特　不能让人觉察出。

① 勃拉班特是尼德兰中部州名。布鲁塞尔即在该州。

② 一一九〇年统治勃拉班特的卢文伯爵家族的亨利一世开始自称勃拉班特公爵。

另一人　也不能容许别人！这是重要的一点。不能容许任何人，无论用什么方法。

万森　明文规定。

野特　把这本书给我们弄来。

市民甲　是的，我们一定要弄到这本书。

市民乙　这本书！这本书！

另一人　我们要拿这本书去见女摄政。

另一人　您要代表发言，博士先生。

肥皂工人　呵，这些蠢人！

市民乙　再谈些书里面的话！

肥皂工人　他再说一个字，我要打掉他的牙齿。

众人　我们倒要看看，谁敢碰他一下。给我们说点关于特权的事情！我们还有更多的特权吗？

万森　各种各样的，很好的，很有利的。还这样写着：没有贵族和议员的同意，当局不得改善僧侣阶级的待遇或增加其名额！注意这一点！也不得更改州法。

苏斯特　是这样写的吗？

万森　我要把两三百年前写下来的东西拿给你们看。

市民甲　我们还能忍受这些新主教吗？贵族应当保护我们，我们要开始闹事！

市民乙　我们就让宗教裁判把我们吓倒吗？

万森　这是你们自己的过错。

众人　我们还有哀格蒙特！还有奥兰宁！他们会维护我们的利益。

万森　你们在法兰德斯的弟兄们已经开始这件善举了。

肥皂工人　你这个狗畜生！（打万森）

市民乙　（上前阻止并大叫）你也是西班牙人吗？

另一人　怎么？打这个有名望的人？

另一人　打这个有学问的人？

〔他们一齐上去打肥皂工人。

木匠　千万不要这样，安静下来！（其他的市民们也参加打架）市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

〔孩子们吹口哨，投掷石块，嗾犬上前，市民们站在一旁张口凝视，群众奔拥过来，也有些人沉着地走来走去，还有另一些人做出各种恶作剧举动，叫喊欢呼。

市民乙　自由和特权！特权和自由！

〔哀格蒙特带领随从上。

哀格蒙特　别吵！别吵，市民们！什么事情？住手！把他们分开！

木匠　仁慈的阁下，您好象天上的天使光临。大家别作声！你们没看到吗？哀格蒙特伯爵！向哀格蒙特伯爵致敬！

哀格蒙特　这里也是这样？你们在搞什么？市民们互相争吵！我们国王的女摄政就在附近，竟阻止不住这种胡闹吗？大家散开，干你们的正经工作去。你们在工作日里嬉游，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到底是什么事情？

〔喧哗逐渐平息，大家都环立在他的四周。

木匠　他们为了他们的特权打架。

哀格蒙特　他们这样卤莽，只会把特权毁掉——你们是什么人？我看你们好象是正直的人。

木匠　这是我们努力想做的。

哀格蒙特　您的职业？

木匠　木匠和公会会长。

哀格蒙特　您呢？

苏斯特　小商人。

哀格蒙特　您呢？

野特　裁缝。

哀格蒙特　我想起来了，您曾替我的部下做过制服。您名叫野特。

野特　您还记得，真是荣幸。

哀格蒙特　任何人，只要我见过他一面，跟他说过一次话，我就不容易忘记。你们的义务是保持安静，朋友们，这样做吧；你们的名声已经够坏了。不要再触犯国王，权力到底在他的手里。一个规矩的市民，能够正直而勤劳地谋生，到处总有他所需要的自由。

木匠　确实！这正是我们的不幸！这些游手好闲之徒，这些酒鬼，这些二流子，请阁下恕我放肆，他们为了无聊而争吵，为了饥饿而乱嚷特权，对那些好奇者和轻信之徒当面扯谎，为了让人家替他们付一瓶啤酒帐，他们惹是生非，使无数人陷于不幸。他们就是要这样。我们把我们的房产和银箱保管得太好；所以他们想放火把我们赶跑。

哀格蒙特　你们将获得一切支援；已经采取对策来大力防止这种祸患。要坚决反对外国的新教，不要相信可以通过暴动巩固特权。留在家中；不要容忍他们在街上成群结党。有理智的人可以做出许多事情。

〔这时大部分的群众都已走散。

木匠　感谢阁下，感谢高见！我们要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哀格蒙特下）一位仁慈的主公！真正的尼德兰人。一点没有西班牙人的派头。

野特　如果他是摄政就好了。大家都愿意跟从他的。

苏斯特　国王可不会同意呵。他总是派他的本国人担任这个位置的。

野特　你可曾瞧他的衣服？这是照最新的式样，照西班牙式样做的。

木匠　一位漂亮的主公！

野特　他的脖子真是刽子手的一顿美餐。

苏斯特　你发疯了吗？你脑子里在想什么？

野特　一个人会想到这种事情，真是够蠢的。——我现在就是这样。我要是看到一个漂亮的长脖子，我就立刻不由自主地想道：斩下来倒是挺合适的。——该死的行刑！总不能把这种情景从脑海里赶走。每逢孩子们游水，我看到一个裸露的背脊时，我立刻就象看到有十多个孩子，看到他们被人用鞭子抽打。要是我遇到一个大腹便便的人，我就想象着，好象看到他已经被绑在火刑柱上焚烧。在夜间睡梦之中我的四肢节节刺痛；没有一小时快乐的时间。任何娱乐，任何笑话，我很快就忘记；这些恐怖的影象仿佛在我的额头上打上烙印。

〔哀格蒙特的住宅。

〔秘书，坐在放着信纸的桌旁，他焦急地站起身来。

秘书　他还不回来，我已经等了两个钟头，手里拿着笔，信件摊在面前；今天我正想早点离开。我得赶紧走！我再也等不及了。在他出去的时候，他还吩咐我“你要准时去”；现在他自己却不回来。事情这么多，在半夜之前也不能做完。当然，他对人本来是不计较的。不过我认为他还是认

真一点好，这样可以让人在一定的时候离开。让人可以安排自己的计划。他从女摄政那里出来已经有两个钟头了；谁知道他在路上又碰到什么人。

〔哀格蒙特上。

哀格蒙特　事情怎么样？

秘书　我已准备好，三个送信人等着哩。

哀格蒙特　我让你等得太久了；你的脸上露出不高兴的表情。

秘书　遵照您的命令，我已等了好久。信件在这里！

哀格蒙特　爱尔维拉小姐要是知道我耽搁住你，她一定要对我生气了。

秘书　您说笑话。

哀格蒙特　不，不！不要害臊。你的眼力很好。她是美丽的，你在宫城里有一位女友，我也很赞成。这些信上说些什么？

秘书　说得很多，令人高兴的事却很少。

哀格蒙特　我们在家里能够高高兴兴就行了，用不着从外边去寻求的。信来得多吗？

秘书　够多的，三个送信人在等着。

哀格蒙特　说出来吧！拣最要紧的。

秘书　全都是要紧的。

哀格蒙特　一封一封的，快点！

秘书　布雷达大尉送来报告，讲起在根特及其周围地区继续发生的事情。骚动大部分都已平息了。——

哀格蒙特　他的信里还提起有个别的粗野行为和愚勇的举动吗？

秘书　是的！还发生许多事情。

哀格蒙特　不必细说。

秘书　还捉住六个人，他们在威尔维希，破坏了圣母像。他问是否象对付别的人一样把他们绞死。

哀格蒙特　绞刑我已厌倦了。揍他们一顿，放他们去吧。

秘书　还有两个妇女夹在里面；也叫他揍她们一顿吗？

哀格蒙特　他可以警告她们，放走她们。

秘书　布雷达中队的布林克想要结婚。大尉希望您不要答应他。在队伍里妇女太多，他写道，如果开拔起来，简直不是行军，看起来倒象是吉卜赛人拖拖拉拉的队伍了。

哀格蒙特　他的事就算了吧！他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小伙子；在我离开以前，他曾苦苦地要求过我。可是以后对谁也不允许，尽管我对这些可怜的小子拒绝他们享受无上的快乐，很觉得难受，他们尝不到这种快乐就感到非常苦恼。

秘书　您的两个士兵，塞特和哈特，污辱了一个少女，一个旅店主的女儿。他们趁她单独一人的时候弄到她，那个姑娘抗拒不了。

哀格蒙特　如果她是一个正经的姑娘，而他们使用了暴力，那么叫他给他们受接连三天的笞刑，如果他们有点财产，叫他去没收一些，足够给那位姑娘陪贴妆奁。

秘书　有一个外国的传教师偷偷走过科米涅斯①，被人发觉。他发誓，说他正想往法国去的。按照法令应该将他斩首。

哀格蒙特　叫他们把他悄悄地押往边境，坚决地对他说，下次再捉住，就不跟他客气了。

秘书　您的帐房先生来一封信。他写道：收不到什么钱，这个星期，他很难把您所希望的款项寄来；骚动把一切事情都

---

① 在法兰西和比利时边界上的城市。

弄乱了。

哀格蒙特　钱一定要送来。他应该想想，用什么方法凑来。

秘书　他说，他将尽最大的力量，最后他想对雷蒙起诉，把他押起来，他欠您的债已经很久了。

哀格蒙特　他是答应过还钱的。

秘书　最近他自己定好十四天期限。

哀格蒙特　那就再宽限他十四天，以后可以听他怎样处理。

秘书　您做得对。他并不是无力偿还，乃是存心如此。如果他看到您不是说着玩的，他一定要认真还债。——另外帐房还说，他想从那些受您补助的老兵、寡妇和几个别人那里扣掉半个月的月规；在这个期间他们可以想想办法，他们要自己安排一下。

哀格蒙特　他们怎么安排？这些人需要钱比我还急。这件事作罢吧。

秘书　那么您吩咐他到哪里去索款呢？

哀格蒙特　他可以去想想办法；上次信里已经说过了。

秘书　因为这样他才提出这些建议。

哀格蒙特　这些建议不合适！他应当想些别的法子。他应该提出一些可以接受的建议，首先他应当弄点款子。

秘书　我又把奥利瓦伯爵的信放在这里了。请原谅，我给您提起这封信。这位老伯爵，应当写一封详细的回信给他，比任何其他人要紧。您本想亲自写信给他。确实，他爱您就象一位慈父一样。

哀格蒙特　我没有空。在许多讨厌的事情之中，写信乃是我最厌恶的事情。你摹仿我的笔迹很象，你替我写吧。我在等着奥兰宁。我没有空写信，我希望你针对他的疑惧，写一

点使他宽心的话。

秘书　把您的意思给我说个大概；我一定去草拟一封回信，送呈披阅。我要把您的笔迹摹仿得维妙维肖，就是在法庭上也可以拿得出去。

哀格蒙特　把信给我！（披阅之后）善良的正直的老人！你在青年时期也是这样谨慎吗？你从没有爬过城墙？在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凭着聪明留在后方吗？——忠诚的多忧多虑的人！他关心我的生活和我的幸福，却没认识到：只图苟安的人就等于和死人一样。——写信告诉他，叫他放心；我按着本分行事，我会自己当心；请他利用他在朝廷里的威望照拂我，我自然对他感激不尽的。

秘书　没有别的吗？哦，他期待于您的还要多些哩！

哀格蒙特　我还要说些什么呢？你要多写一些话，那就听你吧。兜来兜去，总是这一点：他要我过我不愿过的生活。我快乐无忧，轻松地处理事务，逍遥放荡地度日，这是我的幸福，我不愿拿墓穴的安全来交换出去。现在在我的血管里没有一滴适合这种西班牙生活方式的血液，我也没有这种兴致，亦步亦趋地追随着那种新的谨小慎微的宫廷格调。我活着就只是为了想保全生命吗？难道我不应该享受眼前的快乐而要顾来日的安全？到了来日，我又要在忧患之中把它消磨过去？

秘书　我请求您，主公；对这位好人不要这样粗鲁生硬。您平时对任何人都是亲切的。给我说句中听的话，让这位高贵的朋友安心。您看，他是多么细心，他是多么轻微地打动您。

哀格蒙特　他老是打动我这根心弦。他老早就知道，我对于这

种规劝是多么痛恨；它只会使人迷乱，毫无裨益可言。假使我是一个梦游病患者，在一座房子的危险的屋脊上散步，有人唤我的名字、警告我、唤醒我、杀害我，这可以算做亲切吗？让各人走他自己的道路吧，他会自己当心的。

秘书　在您当然是不用担忧，可是知道您、爱您的人——

哀格蒙特　（看信）他又搬出那个旧日的故事：我们某夜在酒宴席旁，以轻浮豪迈的心情所做的事、所说的话，被人从中引出结语和论证，传遍全国。——不错！我们曾叫人给我们手下人的衣袖上绣上铜铃小帽和小丑服装，并且以后把这种可笑的装饰改成一束弓箭，对于那些专爱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人们，这是一种更危险的标志。这些蠢事乃是我们在一时快乐之余孕育出来的；我们确实不对，一大群贵族背着讨饭袋[①]，起上自己挑选的绰号，以嘲弄的谦卑之心，提醒国王，讽劝他不要忘记他的义务；我们确实不对——可是此外还有什么关系呢？一次狂欢节的游戏就算是大逆不道吗？我们凭着青春的豪兴、炽烈的幻想，想给我们可怜的赤裸裸的人生披上一些短小的花花绿绿的破衣服，难道都不允许吗？如果把人生看得过分认真，那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早晨把我们唤醒，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新的喜悦，如果在晚上一点也没有留下快乐的希望，那

① 一五六五年团结起来反抗西班牙暴政的尼德兰贵族们接受了一位朝臣给他们起的绰号“乞丐”（Gueux），公开穿出灰白色的乞丐服装，腰带旁系着一只讨饭袋，并且挂着特制的徽章，徽章的一面镌着腓力普二世的头像，附有文字：“En tout fidèles au roi”（完全忠于国王），另一面是一双紧握住的手和一只讨饭袋，附有文字：“Jusqu' à porter la besace”（直到背起讨饭袋）。

么每天穿衣脱衣，还值得这样麻烦吗？今天的太阳照耀我们，是为了要我们反省昨天的事情吗？是为了要我们推测、束缚那不可推测、不可束缚的未来的命运吗？让我把这种思虑抛开吧，我们要把它让给学者们和在朝廷里做官的人们：让他们去思考策划、钻来钻去，达到他们所能达到的目的，骗到他们所能骗到的东西。——这一切，你有什么可以利用的，就去应用吧，只不要把你的信札变成一卷书，那我也不反对。对于这位善良的老人，一切都象是过分重要。这种情形，就象一位朋友，他跟我们握手握了很久，在他要放手的时候，还要更紧地握上一次。

秘书　对不起，一个步行的人，他看到有一个人驾着车子风驰电掣似地从身旁驶过的时候，他也要觉得头晕目眩。

哀格蒙特　孩子！孩子！别再说下去了！时日的白驹，好象受着不可见的神灵的鞭策，拖着我们命运的轻车疾驰；我们除了奋力抓紧缰绳，驾着车子，忽左忽右，避开这边的石头、那边的岩壁以外，没有别的法子。谁知道，他往何处去？谁又想得起，他从何处来？

秘书　主公！主公！

哀格蒙特　我已站在高处，但是我还能够、我还应当攀登得更高一些；我觉得我有希望、勇气和力量。我还没有达到我的发展的峰顶，一旦我登峰造极，我就要稳固无忧地站在那上面。要是我该坠落的话，那么一声霹雳、一阵狂风、或者我自己的失足，就可以将我投下万丈深渊——我就和千万人一起躺在那里。哪怕是为了一点小小的奖品，我也从不惜跟我的好战友赌一次血腥的命运，现在，临到这人生的全部价值都在此一举的时刻，难道我倒要退缩不前吗？

秘书　呵，主公！您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话！愿天主保佑您！

哀格蒙特　把你的信札收起来吧。奥兰宁要来了。把最要紧的先写好，让送信来的使者们在关城以前回去。其他的信，容后再说。写给伯爵的信留到明天吧。不要耽搁，去看爱尔维拉，为我向她问好。——打听打听女摄政的身体怎样；虽然她想隐瞒，她一定有点政躬违和。（秘书下）

〔奥兰宁上。

哀格蒙特　欢迎您，奥兰宁。我看您好象有点很局促的样子。

奥兰宁　您对于我们跟摄政的商谈有什么意见？

哀格蒙特　我看她接待我们的样子，一点没有什么特别。我常常看到她这样。她好象身体很不舒服。

奥兰宁　您没看出她的拘谨的样子？我们对于最近的平民暴动所采取的态度，她最初是想冷静地赞同的；后来她觉得，这样一来也许会受到误解；于是她就转变话题，回到她的老生常谈的问题：说她的慈爱的本性，她对我们尼德兰人的友情并没有被人充分了解，没有受到重视，说她没有一件事情得到预期的结果，说她到头来已经厌倦了，国王应当决心采取别的对策。您没听到吗？

哀格蒙特　没有全听；那时我正在想着别的事情。好奥兰宁，她乃是一位女流，一切妇女总喜爱让一切人都平静地屈服在她们温情的轭下，让每一个赫拉克勒斯①都脱下他的狮子皮，扩大她们闺阃内的扈从队伍；因为她们是心想和平的，对于一国国民的骚动，对于强力的竞争者所掀起的风暴，都想用一句亲切的话加以弭平，并且要把最对立的分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曾杀了喀泰戎的狮子，把狮子皮穿在身上。他又曾侍奉吕底亚女王翁法勒三年，身如奴隶而着女服与诸婢同事纺绩。

子调处得融洽无间，置于她们的足下。她就是这种情形，因为她不能办到这一点，所以她就弄得没有办法，只好露出情绪恶劣的样子，埋怨他人忘恩负义、不懂道理，用将来的悲惨的前途威胁我们，威胁我们——说她要一走了之。

奥兰宁　您不相信这一次她会把她威胁我们的话真个做到吗？

哀格蒙特　决不会！我不知有多少次看到她真个束装待发！她要往哪里去？她在这里是总督，是女王；你以为她能受得住，到她的兄弟的宫廷里去过平淡的日子吗？或者到意大利去，在她的旧亲族那里消磨岁月吗？

奥兰宁　您以为她不能下定这种决心，因为您看到她踌躇，因为您看到她退缩；可是这事全在她自己：新的情况会逼她下定迟迟难下的决心。如果她真个离开？如果国王真个另派一人前来？

哀格蒙特　嗯，让他来，让他也来想出些办法。让他带着伟大的方案、计划和主意来到这里，想把一切加以整顿、克服和统一，他会今天碰到这个小问题，明天又碰到另一个问题，后天又遇到什么障碍，他会把一个月的时间花在策划上面，把另一个月的时间花在因失算而找来的烦恼上面，把半年的时间葬送在为了一州的事情鞠躬尽瘁的操劳上面。时间消逝了，他弄得头昏脑胀，事情依旧和从前一样没有改变，使得他再也没有勇气按照预定的航线向大海里航行，如果他能驾稳他的小船，在暴风之中没有在岩石上冲毁，他也就对上苍感激不尽了。

奥兰宁　如果有人献计给国王，劝他尝试一番，又怎么办呢？

哀格蒙特　尝试什么？

奥兰宁　看看神龙无首，做得出什么事来。

哀格蒙特　到底怎样？

奥兰宁　哀格蒙特，多年以来，我已把我们的一切情况留心观察，我总是象在下棋一样，对于对手的每一着棋子，都没有等闲视之；就象一个空闲的人，无微不至地窥探着自然的秘密，我认为，熟知一切党派的意见和看法，乃是一位贵族的义务和职责。我担心有什么事情爆发，自有相当理由。国王已有许久按着某种方针办事，他现在看到毫无成效；他要另找其他办法，这不是最可能的事吗？

哀格蒙特　我不相信。一个人年纪老了，试过种种办法，看到世事都不能遂心处理，到最后他一定会心灰意懒。

奥兰宁　他还有一桩事没有试过。

哀格蒙特　哪一桩？

奥兰宁　宽待人民，消灭贵族。

哀格蒙特　不知有多少人早就怀过这种恐惧！这事不足忧虑。

奥兰宁　从前是一种忧虑；对我却逐渐变成猜测，最后终于变成确实的了。

哀格蒙特　国王还有比我们更忠实的臣仆吗？

奥兰宁　我们依照我们的方式为他服务，我们可以互相坦白直说，我们懂得权衡国王的权利和我们自己的权利。

哀格蒙特　谁不是这样？我们是在他应得的范围以内对他臣服效命。

奥兰宁　如果他要扩大他的权限，而把我们称为维护自己权利的举动叫做不忠，那又该怎么办呢？

哀格蒙特　那时我们能够自卫。让他去召集金羊皮骑士，我们愿意接受裁判。

奥兰宁　如果他不审讯就判决，不判决就惩罚，又怎样呢？

哀格蒙特　腓力普不会甘冒不韪而做出这种不法之事，我也不相信他和他的顾问们会做出这种愚蠢的事情。

奥兰宁　如果他们真个不法而愚蠢起来呢？

哀格蒙特　不，奥兰宁，这是不可能的。谁敢动手危害我们？——把我们逮捕，这是一个失策的、无益的企图。不，他们不敢这样高高地举起专制的大旗。如果有阵微风，把这个消息传遍全国，就会引起燎原的大火。他们要想怎样呢？国王不能单独裁判处刑，难道他们想用暗杀来谋夺我们的性命吗？——他们不会愿意这样做。顷刻之间全国人民就会团结成一个可怕的同盟。他们将强烈地宣言对西班牙的仇恨和永远从西班牙名义之下脱离。

奥兰宁　那时这种火焰只会在我们的坟墓上燃烧，我们的仇敌的血液只不过作为无益的赎罪牺牲而流着罢了。让我们想想吧，哀格蒙特。

哀格蒙特　可是他们将怎样行动呢？

奥兰宁　阿尔巴已经首途向这里来了。

哀格蒙特　我不相信。

奥兰宁　我知道这事。

哀格蒙特　摄政好象全不知道。

奥兰宁　因此我更加相信。摄政将让位给他。我知道他好杀成性，他还带了军队来。

哀格蒙特　想重新滋扰各州吗？民众将会极度的反感。

奥兰宁　他们将会把为首的逮捕。

哀格蒙特　不会！不会！

奥兰宁　我们离开吧，各人回到各人的州里去。我们要在那里增强实力；他不会公然用武力行事的。

哀格蒙特　如果他来了，我们不该去欢迎吗？

奥兰宁　我们拖延下去。

哀格蒙特　如果他到了这里，以国王的名义召见我们呢？

奥兰宁　我们找些借口。

哀格蒙特　如果他催逼着呢？

奥兰宁　我们婉言辞谢。

哀格蒙特　如果他坚持呢？

奥兰宁　我们更加不去。

哀格蒙特　那时就要宣布战争，我们就是叛逆了。奥兰宁，你不要被聪明所误；我知道，你不是因恐惧而退避。考虑一下这个步骤吧。

奥兰宁　我已经考虑过了。

哀格蒙特　考虑考虑吧，如果你走错了路，你要负起什么责任：一场最危险的战争，发生战争，总免不了使一个国家受到洗劫破坏。你的拒绝就是号召各州立即武装反抗的信号，这就让西班牙人得以为他们的每一件残酷行动辩护，他们一向就爱为他们的残酷找寻借口。我们长期以来辛辛苦苦造成的安静局面，将会被你的一个眼色搅成极可怖的混乱。想想这些城市、这些贵族、人民大众和农工商业吧！想想这种破坏、残杀吧！——士兵在战场上看到他的战友倒在身边当然平淡无奇，可是在河里将有市民、儿童、少女的尸体顺流而下，漂到你的面前，使你惊愕地站在那里，再不知道，你在保卫谁的利益，因为你本是为那些人的自由拿起武器战斗，而那些人却已经走上死路了。如果你不得不悄然自语：我是为了我本身的安全拿起武器的，那时你心里又有什么感触呢？

奥兰宁　我们不是独身孤立的人，哀格蒙特。既然我们应当为千万人舍身，我们也应当为千万人珍重我们自己。

哀格蒙特　珍重自己的人一定自起疑心。

奥兰宁　有自知之明的人对于去就进退可以确有把握。

哀格蒙特　你所恐惧的灾祸将由于你的行动而成为事实。

奥兰宁　对于不可避免的灾祸迎上前去，可谓聪明勇敢。

哀格蒙特　临到这样巨大的危险，最微弱的希望也要考虑一下。

奥兰宁　我们已经没有寸步余地；我们紧对着万丈深渊。

哀格蒙特　国王的恩典是一个这样狭隘的土地吗？

奥兰宁　不是这样狭隘，可是是滑脚的。

哀格蒙特　凭天主起誓，你冤屈了他。我不能让人家把他看得一钱不值！他是查理的儿子，不可能做卑劣的事情。

奥兰宁　做国王的人当然不做卑劣的事情。

哀格蒙特　人们应当认识他的为人。

奥兰宁　正是这种认识劝告我们不要静等着一个危险的试验。

哀格蒙特　对于有勇气的人，没有什么试验是危险的。

奥兰宁　你发怒了，哀格蒙特。

哀格蒙特　我必须用我自己的眼睛察看。

奥兰宁　呵，但愿你这次能用我的眼睛察看！朋友，因为你张开了眼睛，你就认为，你看见了。我去了！你静候着阿尔巴莅临吧，愿天主保佑你！也许我的拒绝可以救你。也许这条毒龙，他认为如果不能把我们两个一齐吞掉，就没有下手的价值。也许为了更有把握地实现他的计划，他会拖延一下，也许在这段期间你会看出事情的真相。可是到那时要迅速！迅速！逃命！逃命！——再见！——对于任何事

情都要加以留心：他带来多少军队，城市的驻防情形如何，女摄政还保留多少权限，你的朋友们作何准备。把消息报告给我——哀格蒙特！——

哀格蒙特　你要怎样？

奥兰宁　（握住他的手）听我的话！一同走吧！

哀格蒙特　怎么？你流泪了，奥兰宁？

奥兰宁　恸哭一个完蛋了的人，还算是丈夫气概。

哀格蒙特　你猜想我完蛋了？

奥兰宁　你是完啦。想想吧！你的时日已经很短促了。再见！（下）

哀格蒙特　（独白）别人的想法对我们竟有这样的影响！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事情，这个人竟把他的忧虑传给了我。——去吧！——这是我血中的一滴异血。善良的天性，仍旧把它扔出去吧！一定还有一种友好的方法，从我的额头上冲洗去这种思虑的皱纹。

第 三 幕

〔女摄政的官府。

〔玛加丽特·封·帕尔玛。

女摄政　我应当早就猜到。哈！当我们在辛勤工作的时候，我们总是想，我们在尽最大的力量，而在远处观察和命令的人，他认为，他要求的只是可能办到的事情。——呵，当国王的人！——我没想到，事情竟会这样使我烦闷。统治真有意思！——而退位？——我不知道，我父亲怎会这样做；不过我也情愿。

〔玛克阿维尔由后方上。

女摄政　走近前来，玛克阿维尔。我在这里研究我弟弟的信。

玛克阿维尔　我可以知道信的内容吗？

女摄政　一方面是对我的温雅的恭维，一方面是对他的国家的担心。他夸赞我在此地为他陛下的权利一直维持到现在的坚毅、勤劳和忠诚。对于这些无拘束的人民给我带来这许多麻烦，他对我表示同情。他对我的观察的深邃是那样完全相信，他对我的处理的聪明是那样万分满意，我几乎不能不说：这封信，作为一封国王的信，是写得太优美了，作为一封弟弟的信也是如此。

玛克阿维尔　他对您表示应有的满意，这并不是头一次。

女摄政　但是用这种演说家的语调还是第一次。

玛克阿维尔　我不懂您的意思。

女摄政　您就会知道。——因为，在这段开场白以后，他就说出：没有兵力，没有一支小小的军队，我在这里总会显出可怜相！他说，我们听了居民的申诉，把军队从各州调回，这是一个大错。他认为，派兵驻防，压在市民的头上，可以由这种压力防止他们犯上作乱。

玛克阿维尔　这会引起人心极度愤慨。

女摄政　可是国王的意思是这样，你听到吗？——他认为，只要有一个聪明能干的将军，一个完全不讲情理的人物，就能立刻把这些平民和贵族、市民和农民对付过去，——因此，他派来阿尔巴公爵和一支强大的军队。

玛克阿维尔　阿尔巴？

女摄政　你觉得惊奇吗？

玛克阿维尔　您说：他派来。他是问你，要不要派？

女摄政　国王并不是问我，他是派来了。

玛克阿维尔　那么您手下将有一位有经验的军人为您服务了。

女摄政　为我服务？你直爽地说出来吧，玛克阿维尔！

玛克阿维尔　我不想抢先发表我的意见。

女摄政　我情愿假装不知道！我觉得难受，非常难受。我情愿我弟弟照他所想的直说出来，我真不高兴看到这封由一个秘书拟稿、再由他自己签名的官样公文。

玛克阿维尔　人们不能看出——？

女摄政　他们的内心和外表我都了解。他们很想来一个大扫除，因为他们自己不动手，因此他们找一个心腹人，拿着扫帚前来。我觉得，我好象看到国王和他的顾问们就织在

这幅花毡上一样。

玛克阿维尔　这样明晰吗？

女摄政　毫厘不爽。他们里面也有好人。诚实的罗德里果[①]，他很有经验而且稳健，不想升得太高，也不甘落得太低；正直的阿隆梭，勤勉的弗莱涅达，坚毅的拉斯·瓦尔伽斯，其他还有一些人，他们只要看到这一派正人得势，就会跟着一起行动。但是，那里也有那位凹眼睛的托勒多人，绷着铁面无情的脸孔，露出深沉的炯炯的眼光，口齿之间唧唧咕咕地批评妇人之仁和不合时宜的让步，说什么妇女们虽然能骑驯良的马，可是她们本身却无驯马的本领，诸如此类的胡话，我从前是不得不从那些执政诸公的口里耐着性子听完的。

玛克阿维尔　您真是选到了绝好的颜色来描绘这幅画图。

女摄政　可不是，玛克阿维尔：在我所能调出的全部色彩之中，我调不出一种象阿尔巴面色那样的土灰色的、青黑色的颜色以及他用来涂抹一切事物的色彩。在他的眼光里，人人都是渎神者、犯上者；因为借此为题，他们可以把那些人全部立即处以车轮刑、木桩刑、分尸刑、火刑。——我在这里所做的善事，正因为是善事，从远处看来，就好象全无其事一样。——因为他总是对每一件已经过去的放肆行动念念不忘，他总是提起每一件已经平息的骚动，因此在国王的眼前老是呈现着一幅充满反叛、作乱和蠢动的图画，使他想象，这里人们总在互相残杀，其实这种粗野小民的一时的野蛮举动在我们早就成为过去的事了。因为他对于这些可怜的百姓怀着一种真心的痛恨，他觉得他们就

① 这里一些人名是腓力普的贵族和宗教顾问，一部分出于歌德的杜撰。

象野兽和怪物一样可憎；他于是想借助刀枪火剑，认为这样可以制服人类。

玛克阿维尔　我觉得您太激烈了，您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您不是还做您的摄政吗？

女摄政　这个我知道。他会带来一道指令。——我担任政治工作已经很久，我很懂得怎样把人家排挤出去，而并不免去他的官职。——最初他会带来一道指令，语义含糊不定；他将要伸张势力，因为他有兵权；如果我有怨言，他就借口说有一道秘密的指令；如果我要看，他就跟我推三阻四；如果我坚持，他就给我看一张内容迥不相同的文书；如果我那时还不安心，他就置之不理，只当没有这回事一样。——而在这个期间，我所恐惧的事情，他已经实行，我所希望的事情，他早已把它转到另一个方向去了。

玛克阿维尔　我希望我能反驳您。

女摄政　我用了无法形容的耐性安定下来的局面，他将以强硬和残酷的手段重新加以煽乱；我将看到我的事业在我眼前完结而且还要替他担负责任。

玛克阿维尔　殿下请等着瞧吧。

女摄政　我尽有沉默忍耐的充分力量。让他来吧；在他把我排挤掉以前，我要用最好的方式让位于他。

玛克阿维尔　您这样性急地采取这种重大的步骤？

女摄政　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得多。惯于统治的人，每天惯于把千万人的命运掌握在手里的人，从宝座上退位就象是进入坟墓一样。可是比起象幽灵一般厕身于活人之间，徒有虚名地想占据一个已被他人继承了去、已被他人占有而享受的位置还要更胜一筹哩。

〔克莱尔辛的住宅。

〔克莱尔辛。其母。

母亲　我从没有见过象布拉肯堡的这种爱情；我想过，只有在古代传说里面才会有过。

克莱尔辛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嘴里哼着小曲）

唯有恋爱的人
才是幸福的人。

母亲　他猜到你跟哀格蒙特来往，我相信，只要你稍微待他好一些，只要你愿意，他还会跟你结婚。

克莱尔辛　（唱）

又是喜，
又是忧，
思绪纷纷，
又盼望，
又担心，
忐忑不宁，
一会儿欢声震天，
一会儿悲不欲生，
唯有恋爱的人
才是幸福的人。

母亲　不要哼这种催眠曲吧。

克莱尔辛　不要怪我；这是一支有灵效的曲子。我常常用这支曲子把一个大孩子唱得睡着了。

母亲　你脑筋里除了你的爱情就什么都没有。希望你不要因了一件事情把其他的事情全部忘记。你应当尊敬布拉肯堡，

我对你说。他将来会有一天使你幸福。

克莱尔辛　他吗？

母亲　哦，是的！总有这种时辰！——你们这种孩子没有先见，又不听我们的经验之谈。青春和甜蜜的爱情，一切都有它的了局，总有这种时辰，一个人只要能找到归宿，他就会对天主感激不尽了。

克莱尔辛　（惊恐、沉默、跳起）母亲，尽管让这种时辰象死亡一样来到吧。预先去想它是可怕的！——如果来到！如果我们必须——那时——我们要看我们的能力行事！——哀格蒙特，我没有你！——（流泪）不，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哀格蒙特着骑士外套，帽子压住额头，上。

哀格蒙特　克莱尔辛！

克莱尔辛　（大叫一声，惊退）哀格蒙特！（急忙走上前去）哀格蒙特！（她拥抱住他，靠在他身上）我的好人，我亲爱的，我的情郎！你来了吗？你到这里来了！

哀格蒙特　晚安，母亲！

母亲　天主祝福您，高贵的先生！您老不来，我的女儿真要急死了；她又在整天的说起您，唱着您。

哀格蒙特　您可以请我吃顿晚餐吗？

母亲　荣幸之至。但愿我们还有一些。

克莱尔辛　当然有的！请放心吧，母亲；我已经准备好一切，我已经弄好了一些。不要泄漏出来，母亲。

母亲　弄不出什么东西。

克莱尔辛　等着瞧吧！可是我想：每逢他在我身旁的时候，我总毫不觉得饥饿；因此，如果我在他身边，他也该没有多大胃口。

哀格蒙特　你认为？

〔克莱尔辛以足顿地，不高兴地背转身去。

哀格蒙特　你怎么啦？

克莱尔辛　您今天怎么这样冷淡！您还没有吻过我。您为什么把手缩在外套里面象一个婴儿一样？把手缩起来，既不适合军人的样子，也不象个爱人。

哀格蒙特　有时也需要这样，亲爱的。当一个军人埋伏在暗处要想赚他的敌人的时候，他就平心静气，缩紧身子，把计划酝酿成熟。而一个爱人——

母亲　您不坐下来吗？让您舒服一些？我要到厨房里去；您到了这里，克莱尔辛就什么也不想。您要包涵一些。

哀格蒙特　您的好意就是最好的调味品。（母亲下）

克莱尔辛　那么我的爱情是什么呢？

哀格蒙特　随你高兴怎么说吧。

克莱尔辛　如果您有勇气，把它比一比。

哀格蒙特　那么首先。（他脱下外套，露出华丽的装束）

克莱尔辛　哎呀！

哀格蒙特　现在我的手伸出来了。（他抱住她）

克莱尔辛　放手！把衣服弄坏了。（她往后退）多么华丽！我不敢碰您。

哀格蒙特　你满意吗？我答应过你，有一天要作西班牙打扮来的。

克莱尔辛　从那次以后我没有再请求过您；我想您不愿意这样。——呵，这个金羊皮勋章！

哀格蒙特　现在你看到了。

克莱尔辛　这是皇上给你挂上的吗？

哀格蒙特　是的，孩子！这根链子和勋章赋予佩戴它的人最高贵的自由。在世间，对于我的行事，除了教团团长召集骑士开教务大会进行裁判以外，没有任何裁判我的人。

克莱尔辛　呵，你尽可让全世界来裁判你，也无所谓。——这种天鹅绒是太华丽了，还有这种花边！这种刺绣！——真不知道从哪里赞美起。

哀格蒙特　你看个饱吧。

克莱尔辛　这个金羊皮勋章！你曾经跟我谈过它的历史，您说过这是人们辛苦勤劳才有资格得到的一种最伟大的、最可贵的标记。这是非常贵重的——我可以用它来比喻你的爱情。——我把你的爱情放在心上就象你佩戴勋章一样——而以后——

哀格蒙特　你想说什么？

克莱尔辛　以后可不能再比了。

哀格蒙特　为什么？

克莱尔辛　我不是辛苦勤劳得来的，我没有资格消受。

哀格蒙特　爱情又当别论。你有资格得到，因为你没有追求它——凡是获得爱情的人，大多数是那些不去猎取它的人。

克莱尔辛　这是凭你自己的经验得出来的结论吗？你这种傲慢的解释就是说的你自己吗？你，受万民爱戴的人。

哀格蒙特　要是我真为他们做过一些事情倒好了！我真愿意我能为他们做些事情！他们爱我，乃是出于他们的善意。

克莱尔辛　你今天一定到摄政那里去过？

哀格蒙特　我去过。

克莱尔辛　你跟她处得好吗？

哀格蒙特　外表确是这样。我们彼此是友善而合作的。

克莱尔辛　内心里是怎样呢？

哀格蒙特　我喜爱她。我们各有各的目标。这点毫无关系。她是一位杰出的妇女，能够识人，如果她没有疑心病，可能洞察得很透彻。我给她造成许多麻烦，因为她总是想从我的行动里面找出什么秘密，其实我没有。

克莱尔辛　一点没有吗？

哀格蒙特　嗯！一点小小的隐情。任何葡萄酒，时间久了，总要在桶底沉淀下渣滓的。奥兰宁更是她注意的对象，永远令她弄不清楚。他已让人对他产生了这样的印象，认为他总是抱有什么秘密的计划。现在她总是注意他的脸色，看他在想些什么，注意他的脚步，看他要走什么方向。

克莱尔辛　她装假吗？

哀格蒙特　女摄政，你问她吗？

克莱尔辛　对不起，我想问：她虚伪吗？

哀格蒙特　正象每一个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人，不多也不少。

克莱尔辛　在这种人世里我过不惯。不过，她也有一种男子的精神，她是另一种妇女，跟我们这些只会烧烧煮煮、缝缝补补的妇女不同。她是伟大的、有勇气的、有果断的。

哀格蒙特　是的，如果事情不是太乱七八糟的时候，确是如此。不过，这一次，她却有点狼狈了。

克莱尔辛　为什么？

哀格蒙特　她的嘴唇上方也有一点胡子而且常常也要发痛风病症。真是一个女丈夫！

克莱尔辛　一位威严的妇女！我害怕走到她的面前。

哀格蒙特　你平时可不是胆怯的——这也不是恐惧，只不过是少女的害羞。

〔克莱尔辛垂下眼睛，抓住他的手，靠在他身上。

哀格蒙特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亲爱的姑娘！你可以抬起你的眼睛。（他吻她的眼睛）

克莱尔辛　让我沉默一下！让我抱住你。让我望着你的眼睛，从里面发现一切，安慰和希望，喜悦和痛苦。（她抱住他，对准他望）告诉我！告诉我！我弄不清楚！你就是哀格蒙特？哀格蒙特伯爵？大名鼎鼎的、常常见于报章、为各州所爱戴的伟大的哀格蒙特吗？

哀格蒙特　不，克莱尔辛，我不是那一个哀格蒙特。

克莱尔辛　怎么？

哀格蒙特　瞧，克莱尔辛！——让我坐吧！——（他坐下，她跪在他面前的踏凳上，把手搁在他的膝上，凝视着他）那个哀格蒙特乃是一个脾气不好的、倔强的、冷酷的哀格蒙特，他克制自己，时而要扮出这副面孔，时而要扮出那副面孔，世人当他快乐高兴，其实他是受罪、被人误解、被人牵累；他受人民敬爱，可是人民却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心意；他受群众尊崇和拥戴，可是对那些群众却毫无办法；他周围也有些朋友，可是他却不敢信任他们；他很受人注目，可是那些人却想尽方法要来攻击他；他孜孜不倦，常常没有目标，大多没有酬报——呵，他是什么情况，他的心里觉得怎样，别让我对你说下去了。可是这一个哀格蒙特，克莱尔辛，这一个却是平静的、坦率的、幸福的人，有一颗最高尚的心灵爱他、了解他，他也完全了解那一颗心而且以万分的爱情和信任把那颗心压紧在自己的心上。（他拥抱她）这一个就是你的哀格蒙特！

克莱尔辛　我死也瞑目了！世间再没有更胜于此的快乐了！

第 四 幕

〔街道。

〔野特。木匠。

野特　喂！嘘！喂，街坊，问一句话！

木匠　走你的路，少开口吧。

野特　只问一句！没什么新闻吗？

木匠　除了又下令禁止我们讲话以外，什么也没有。

野特　怎么回事？

木匠　走过来，靠近这幢房子。当心点！阿尔巴公爵一到此地就颁布一项命令，声明如果有两三人在街上一起交谈，无须审讯，就判他们叛逆之罪。

野特　糟糕！

木匠　禁止谈论国事，否则处以终身监禁。

野特　呵，我们的自由！

木匠　任何人都要赞同政府处置，不服者处以死刑。

野特　呵，我们的脑袋！

木匠　出了极大的赏格，号召父母、子女、亲戚、朋友、佣仆到特别设立的法庭去揭露家庭内部发生的事情。

野特　我们回家去吧。

木匠　对于顺从的人，保证他们的人身、名誉、财产不受任何

损害。

野特　多么宽大！可是，当公爵一到本城的时候，我就立刻觉得糟了。从那时起，我就觉得，好象天上蒙起一层黑纱，它垂得那样低，我们一定要弯下身子，才不会碰到它。

木匠　你觉得他的兵士怎样？确实！他们跟我们平时看惯的兵士不同，他们乃是另一种东西。

野特　呸！看到这批家伙在街上走过，叫人心如刀绞。象蜡烛一样挺直，眼珠动也不动，人数虽多，全走的一样步伐。如果他们在站岗的时候，你从一个兵士身旁走过，他就象要把你全身查看一样，他的样子是那样顽强粗暴，使你觉得，好象每一个角落里都有一个管教一样。他们真使我看不顺眼。我们的民兵到底是一种快乐的军队；他们雄赳赳地，分开两腿站在那里，帽子戴到耳朵上，他们自己热爱生活，也让别人享受生活；可是这些家伙却象藏着魔鬼的机器。

木匠　如果有这样一个兵士叫你："站住！"举起枪对着你，你说，你会站住吗？

野特　我要立刻死在他面前了。

木匠　我们回去吧。

野特　不会有好事干出来了。再见。

〔苏斯特上。

苏斯特　朋友！伙计们！

木匠　别说话！我们走吧。

苏斯特　你们知道吗？

野特　知道得太多了！

苏斯特　女摄政走了。

野特　天主保佑我们！

木匠　她倒是维护我们的。

苏斯特　她突然间悄悄地走了。她跟公爵合不来；她派人告诉贵族们说，她还要回来。谁也不相信。

木匠　愿天主宽恕贵族，是他们让人把这种新的枷锁套在我们的脖子上。他们本来是可以阻止的。我们的特权完了。

野特　千万别再讲什么特权！我嗅到行刑的气味：太阳不肯露面，大雾的臭味很浓。

苏斯特　奥兰宁也走了。

木匠　因此我们是完全孤零零的了！

苏斯特　哀格蒙特伯爵还在这里。

野特　谢天谢地！愿一切圣徒给他力量，使他尽力而为；能够帮助我们的只有他了。

〔万森上。

万森　我到底寻着一两个还没有爬到洞里去的人！

野特　请照应一些，向前走过去吧。

万森　你们真没有礼貌。

木匠　现在可不是讲客套的时光。您的背脊又在发痒吗？您的伤痕已经完全养好了吗？

万森　对一个军人问他的伤痕！如果我把挨打放在心上，一生还有什么出息呢？

野特　局势可能还要严重。

万森　你们预感到暴风雨的到来，觉得四肢松软无力，好象是这样。

木匠　如果你不安静，你的四肢就要立刻搬家了。

万森　可怜的老鼠，主人弄了一只新的猫来，你们就立刻陷于

绝望！不过稍许两样一点；可是我们还可以象从前一样过日子，只管放心吧。

木匠　你是一个大胆的饭桶。

万森　蠢家伙！你就让公爵为所欲为吧。这只老猫看起来就象吃了魔鬼，没吃老鼠，消化不了的样子。先让他去；他也要吃、喝、睡觉，象别人一样。只要我们等着机会，我并不担心。在开头的时候是厉害的；以后他也会觉得，与其在谷仓里骗只把小老鼠，还不如在食品储藏室里弄些油肉吃吃，夜间休息休息的好。由他去吧，我了解这些做总督的人。

木匠　这种人真是什么都不在乎！如果我一生中曾说过这种话，我就会觉得没有一分钟安全。

万森　只管放心吧。天上的天主也听不清你们这些蝼蚁讲些什么，何况摄政。

野特　狗嘴里长不出象牙！

万森　我知道有些别人，他们最好身体里有些裁缝的血液，代替他们的英勇精神。

木匠　您是什么意思？

万森　哼！我说的是伯爵。

野特　哀格蒙特。他有什么要害怕的？

万森　我是一个穷光蛋，他一晚所花掉的钱，足够我活上一年。可是，如果他能把我的头脑借去用十五分钟，他会把他整个一年的收入统统给我。

野特　你自认为很聪明。哀格蒙特的毛发比你的头脑还要灵敏些哩。

万森　随你说吧！可是比不上我精明。这些大人先生最易于自

欺。他不该轻信。

野特　你胡说什么！这样一位贵人！

万森　正因为他不是一个裁缝。

野特　你这张好骂人的嘴！

万森　我希望把你们的勇气灌进他身体里面，只要维持一个小时，使他感到不安，不停地讥诮他、刺痒他，直到他不得不离开本城。

野特　您说的真是蠢话；他象天上的星辰一样安全。

万森　他没见过一颗流星吗？它飞得看不见了。

木匠　谁要想来干涉他？

万森　谁要想？你想阻挡一下吗？如果他们逮捕他，你肯煽起一次暴动吗？

野特　啊！

万森　你们肯为他冒险挺身而出吗？

苏斯特　哎！

万森　（摹仿他们的声音）咿！哦！呜！你们吃惊得把字母都喊完了。事情就是这样，不会改变。愿天主保佑他！

野特　您这种厚脸皮真使我惊骇。这样一位高贵的正直的人还有什么要恐惧的事吗？

万森　恶人到处都占便宜。他在法庭上可以戏弄法官；他在审判席上可以随意把被告判成罪犯。我曾抄录过这样一件记录，有一个特派委员，因为他迎合上意，把一个诚实的人审讯成坏人而受到朝廷上的极口夸赞和奖金。

木匠　这又是编出来的谎话。对一个无罪的人，他们还想审问得出什么呢？

万森　没有脑筋的蠢货！因为审问不出什么，才去进行审问

呀。诚实使人疏忽，也使人傲慢。在开头的时候，审讯非常温和，那个囚犯自恃无罪（他们这样讲），凡是一个聪明人应当隐瞒的话，他都完全直说出来。以后审问官再从他的回话中提出新问题而且留意，看什么地方会露出一点矛盾；他于是安好圈套，让那个蠢家伙自己上钩，不是这里说得太多，就是那里说得太少，或者，不晓得出于一种什么奇怪的念头，隐瞒掉一种情况，或者在某一阶段被吓住——这一来我们就得到头绪了！我肯定地对你们说，女叫化子在垃圾堆里搜寻破布也比不上他们仔细，这种制造坏人的人，他们从细小的、歪曲的、紊乱的、不准确的、支离破碎的、不公开的、众所周知的、被否认的形迹和事实里面七拼八凑，到最后凑成一个稻草人，让他们至少能把他们的被告的模拟像处以绞刑。这个可怜的家伙，要是他还能看到他自己被处绞刑，他也会对天主感激不尽了。

野特　他真会讲话。

木匠　对付苍蝇还勉强可以。黄蜂对于您的蛛网却要嘲笑了。

万森　也要看是什么蜘蛛。瞧，那位高个子公爵，样子活象是一只盲蛛，不象一只大肚子的蜘蛛，这种蜘蛛是无害的，可是那一种长脚瘦削的蜘蛛，它是吃不胖的，吐的丝很细，而粘性更强。

野特　哀格蒙特是金羊皮骑士；谁敢下手害他？只有跟他同等的人，只有召集教团骑士会议才可以裁判他。你这张放肆的嘴、你的坏心眼使你说出这种胡言乱语。

万森　是我想要说他的坏话吗？你怎么说都可以。他是一位杰出的贵人！我有几个好朋友，本该早已绞死，他却把他们打了多少军棍释放了。现在走吧，走吧！我也要劝你们走了。

我看见那边又走来一队巡逻：他们不象是来跟我们表示友好，喝上几杯的。我们要等着，慢慢地注意。我有几个侄女和一个开酒店的亲戚；如果他们到他店里喝上一顿，他们就不好惹，就变成一批饿狼了。

〔库林堡[1]宫邸。阿尔巴公爵住宅。

〔希尔瓦和果麦斯迎面上。

希尔瓦　你执行了公爵的命令吗？

果麦斯　严格执行了。全部日常的巡逻兵，我已命令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到达我所指定的各个地方；那时，他们就照例往城内各处巡逻，维持秩序。他们彼此各不相通，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接到这项命令，所以在片刻之间就可以布成一道警戒线，把一切通往宫邸的街路把守好。你知道发这个命令是什么道理吗？

希尔瓦　我一向惯于盲目服从。还有谁比公爵这样易于令人服从呢？因为结局立刻就证明他的命令是正确的。

果麦斯　对！对！你象他一样谨慎沉默，并不使我奇怪，因为你必须常常随侍在他的左右。不过，对我本人却觉得有点两样，因为我习惯于担任轻松的意大利职务。谈到忠诚和服从，我是训练有素，不过我却有一种说废话和讲道理的癖性；你们什么都不开口，从不露出愉快的样子。在我看来，公爵就象一座没有门的铁塔，里面的守卫兵好象长着翅膀似的。最近我听到他在吃饭时谈起一个愉快的亲切的人，说他象一个挂着白兰地招牌的下等酒店，把二流子、乞丐和窃贼都引了进来。

---

① 尼德兰北部乌得勒支州的城市名。

希尔瓦　他不是闷声不响地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了吗？

果麦斯　这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的确！谁要是目睹过他的聪明，看到他怎样把军队从意大利带到这里来，总算见到过什么了。他多么懂得从朋友和敌人中间，从法国人、王党和异教徒中间，从瑞士人和他们的盟邦中间穿了出来，维持最森严的军纪，轻而易举地、毫无阻碍地带领着这支被认为非常危险的军队！——我们添了不少见识。

希尔瓦　在这里也是这样！一切不都是平稳安静，就象没发生过什么暴动吗？

果麦斯　唔，我们到这里来的时候，大部分已告平息了。

希尔瓦　各州已经安静得多，即使还有什么人蠢动，也不过是想逃走罢了；不过，我想，他不久也会把逃亡者的去路堵塞住的。

果麦斯　现在他更要获得国王的宠信了。

希尔瓦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还是留在他的手下。如果国王到这里来，公爵以及公爵推荐的人，肯定没有一个不受到嘉奖的。

果麦斯　你相信国王要来吗？

希尔瓦　作了这许多准备，大概很靠得住。

果麦斯　我却不相信。

希尔瓦　那么你就至少别提。因为，即使国王没有意向要来，至少他要人相信这个消息，这却是肯定的。

〔斐迪南，阿尔巴的私生子上。

斐迪南　我的父亲还没有出来吗？

希尔瓦　我们在等候他。

斐迪南　贵族们马上就要来了。

果麦斯　他们今天来吗？

斐迪南　奥兰宁和哀格蒙特。

果麦斯　（轻声对希尔瓦说）我有点明白了。

希尔瓦　把话放在肚里吧。

〔阿尔巴公爵。

〔当他上场走到前台时，其他人都退后。

阿尔巴　果麦斯！

果麦斯　（上前）主公！

阿尔巴　你把警卫分派好，给他们下过命令吗？

果麦斯　极其精确地照办了。日常的巡逻——

阿尔巴　好了。你在廊下等着。希尔瓦会告诉你，要你在什么时刻把他们集合起来，把守通到宫邸的街道。其他事情你是知道的

果麦斯　是，主公。（下）

阿尔巴　希尔瓦！

希尔瓦　我在此地。

阿尔巴　我一向器重你的一切，你的勇气、果断、实行的决心，今天都要表现出来。

希尔瓦　我感谢您给我这种机会，让我表现我还是老样子没变。

阿尔巴　一等贵族们到了我这里，你就立即赶快去逮捕哀格蒙特的秘书。我指定给你办的其他的人，你已作好一切准备去捉拿了吗？

希尔瓦　请信任我们。他们的命运，就象算好的日蚀一样，将会准确而恐怖地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阿尔巴　你叫人严密监视住他们没有？

希尔瓦　都监视好了。特别是哀格蒙特。自从你到此地以来，他是唯一的没有改变他的行动的人。整天骑骑这匹马又骑骑那匹马、请客、在酒席上总是快乐而健谈、赌博、射击、到晚上就溜出去会他的情人。其他的人，跟他相反，在生活方式上都有明显的改变；他们蛰居在家里；在他们的门外，看上去就象他们家里有人生病一样。

阿尔巴　因此要迅速行事，不要等到他们违反我们的心愿好了起来。

希尔瓦　我要使他们逃不出我的手掌。遵照你的命令我们对他们特别恭而敬之。他们觉得讨厌：在政策上他们惊惶不安地感谢我们，心里却觉得，最聪明的办法还是逃走；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动一步，他们犹豫不决，不能联合起来；如果要个别地采取什么大胆的行动，那么同心协力的精神又把他们拦住。他们很想避去任何嫌疑，嫌疑反而越弄越深。我已经觉得高兴，看到你的全部计划实现了。

阿尔巴　我只是对于已经实现的事情感到高兴，而且也不是轻易地高兴；因为总还有些事情，要我们考虑担心。命运是执拗的，常常把平凡的、无足重轻的事情加以抬高，而把经过慎重考虑的事业加以贬抑，给它一个平凡的结果。你等候着，等到贵族们来到；然后就给果麦斯下令，叫他把守好街道，你自己就赶快去逮捕哀格蒙特的秘书以及我所指定的其他的人。办完这件事情，你就到这里报告我的儿子，让他把消息带到会议上来。

希尔瓦　我希望今晚还来参谒一次。

〔阿尔巴向他的儿子走去，他一直站在廊下。

希尔瓦　我不敢说，可是我的希望动摇不定。我恐怕事情不会

如他所想的那样。我看到恶魔们在我的面前，他们默默地、沉思地把贵族们和千万人的命运放在黑天平上权衡轻重。指针缓慢地上下移动；裁判者们好象在深思；最后，由于执拗的命运吹了一口气，这边的秤盘下沉，那边的秤盘上升，一切就这样决定了。（下）

阿尔巴　（跟斐迪南一同走向前来）你看到城里的情形怎样？

斐迪南　一切都很平静。我象消磨时间一样，骑着马在街上走来走去。您那些分布周密的警卫把恐怖气氛保持得那样紧张，几乎一点响声都不敢透露出来。城市好象正处于雷雨之前的旷野一样：除了各自飞奔躲闪而外，看不到一只飞鸟，一只走兽。

阿尔巴　其他没碰到什么吗？

斐迪南　哀格蒙特带了几个人骑马来到市场上；他骑着一匹未经驯服的马，我不由大加赞赏。他当着我面大声喊道："我们赶快把这匹马训练好吧，我们马上要派它用场哩！"他说，他今天还要和我见面，您约过他，他要来和您商议事情。

阿尔巴　他还要再碰到你。

斐迪南　在这里认识的一切骑士之中，我最喜欢他。看来我们将会成为朋友。

阿尔巴　你还是性情太急，一点不谨慎；我从你身上总看到你母亲的轻浮的性格，她当初就因此无条件地投入我的怀抱。你总是被表面的现象迷惑，过分急躁地投进许多危险的交际之中。

斐迪南　今后我将顺从您的心意。

阿尔巴　因为你年纪轻，我原谅你这种轻浮的深情好意，这种

漫不经心的乐观态度。只是不要忘记，我被派到这里来是担任的什么职责，而且有哪一部分工作我要交给你做。

斐迪南　请您提醒我，您认为有必要的地方，请不要对我客气。

阿尔巴　（稍停）我儿！

斐迪南　父亲！

阿尔巴　贵族们马上要来了，奥兰宁和哀格蒙特要来了。我到现在才把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你，并不是不信任你。他们不会再从这里安然出去了。

斐迪南　你的意思是？

阿尔巴　已经决定把他们扣留。——你觉得惊奇！你应该做些什么，你且听着；至于其中的理由，要到事后才告诉你。现在没有时间详细说明。我很想把最重大的、最秘密的事情和你单独谈一谈：一种牢固的关系把我们结合在一起；你是我珍视的、钟爱的人；我要把一切都寄托给你。我不仅要把服从的习惯传之于你；我还想把策划、命令、实行的才能移植到你的身上；我要给你留一份很大的遗产，给国王留一个最有用的臣仆；我要把我所有的最好的品质传给你，使你在你的弟兄们面前不会自惭形秽。

斐迪南　正当举国上下在你面前慑服的时候，你单独赐给我这种宠爱，我是多么感激。

阿尔巴　现在听我说你应当做的事情。一等贵族们来到这里，就要把通往宫邸的每一条通路守好。这个任务已下令果麦斯去执行。希尔瓦将要赶紧去逮捕哀格蒙特的秘书和那些最有嫌疑的人。你就指挥在门口和宫内的警卫。最要紧的是派遣最靠得住的部下把守好这些附近的房间；然后你去廊下等着，等到希尔瓦回来，你就进来给我送一张随便什

么无关重要的文件，表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随后你就留在前厅里，等奥兰宁走出；你在后面跟着他；我把哀格蒙特留在这里，好象跟他还有话说。在走廊的尽头你要求奥兰宁交出宝剑，把警卫唤过来，迅速扣留住这个危险人物，而我就在这里拿住哀格蒙特。

斐迪南　我遵命，父亲——我怀着沉重的心和忧惧还是头一次。

阿尔巴　我原谅你：这是你一生中第一个伟大的日子。

〔希尔瓦上。

希尔瓦　一个从安特卫普来的使者。这是奥兰宁的书信！他不来了。

阿尔巴　送信人这样说吗？

希尔瓦　不，我的心对我这样说。

阿尔巴　是附在我身上的恶魔用你的嘴说出这种话。（他看过信后，向两人示意，他们都退至廊下。他一人留在前台）他不来了！他一直拖到最后的时刻才宣布出来。他竟敢不来！我这个聪明人，这一次竟出于意想之外，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时钟在走动！指针再动几下，一件伟大的事业就被完成或者被耽误，无可挽回地耽误了；因为这事既不能弥补，又不能隐瞒。一切事情我早已考虑成熟，也想到过这种情形，并且也决定好，万一有这种情形发生，应当怎么办；而现在，到了着手的时候，我又难以抗拒，不让我的心在赞成否定两可之间重新动摇起来。——假使他逃了，我抓住另一个，是否得策？——还是暂缓一下，让哀格蒙特和他的同党、和这许多人一同滑掉？他们也许只有今天还是在我手掌心里的人了。你这个不能被制胜的

人，现在也被命运征服了吗？想了多久！准备得多么道地！计划是多么伟大，多么巧妙！希望和目的是多么接近！而现在在决定的时刻你却夹在进退两难中间；你向黑暗的未来伸手，就象把手伸到阄壶里一样：你拿到的阄还没有翻过来，是得中，是落空，你不知道！（他注意起来，好象一个人听到什么声音，走向窗前）是他！哀格蒙特！——你的马这样轻易地把你驮到这里来，不怕这血腥的气味，不怕这拿着明晃晃的刀剑、站在门口等着你的恶魔吗？——下马吧！——你一只脚跨进坟墓里了！两只脚跨进了！——是的，抚摩它一下吧，为了它的勇敢的服役，你最后一次拍拍它的头颈吧——我再没有什么选择了：哀格蒙特盲目地来到这里，他不会让他再有第二次落在你手里了！——听着！

〔斐迪南和希尔瓦急忙上前。

阿尔巴　你们照我命令去办；我不改变我的心意。不管怎样，我要留住哀格蒙特，直到你从希尔瓦那里给我把消息送来。那时你就不要走开。命运也夺去了你的大功，不让你亲手逮捕国王的最大的敌人。（对希尔瓦说）赶快去吧！（对斐迪南说）去迎接他。（瞬息之间剩下阿尔巴一人，默默地走来走去）

〔哀格蒙特上。

哀格蒙特　我来接受国王的命令，想知道他对我们永远归顺的忠良有什么要求，可以为他尽力。

阿尔巴　他希望首先听取您的建议。

哀格蒙特　关于什么问题？奥兰宁也来吗？我猜想他也来的。

阿尔巴　正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他没有来，使我觉得遗憾。国

王愿意听取您的建议，您的意见，看怎样能使各州恢复治安。他确实希望您来共同出力，平息骚动，完全而持久地建立各州的秩序。

哀格蒙特　一切都已充分平静，这事您可能比我知道得更清楚，而且，在新的军队开来、又使民心激动、造成恐惧和不安以前，那时已更加平静得多。

阿尔巴　您好象有意表示，如果国王不安排我来跟您商议，才是最好的良策。

哀格蒙特　请原谅！国王是否应该派军队来，是否他亲自前来，单凭他的权力也许会更加有效，这不是我能判断的事。军队来了，他却不来。如果我们不回想一下，我们应该感激女摄政什么，我们一定是非常负义、非常健忘的人。我们承认！她凭着她的聪明和勇敢的举动，凭武力和声望，凭说服和策略平息了暴动者，在几个月之内就把叛乱的人民依旧纳入正轨，足使举世震惊。

阿尔巴　这一点我不否认。骚乱是平息了，每一个人都好象被赶回服从的界线以内。可是，不正是由于各人的任性才使他们越出这个界线的吗？谁能阻止人民不再越轨？制止他们的武力在哪里？谁向我们保证他们以后还维持忠诚臣服？我们所有的一切担保品只是他们的善良的意志而已。

哀格蒙特　人民的善良的意志不是最可靠的、最高贵的担保品吗？请天主作证！举国上下，能够戮力同心，民为君，君为民，对一位国王讲来，还有什么时候可认为比此时更安全？更有把握对付内侮和外寇？

阿尔巴　我们可不会这样轻信，现在这里的情况果真如此吗？

哀格蒙特　让国王颁布一项大赦，以此安定人心；马上就可以

看到，忠诚和爱戴会跟随信任一同复归。

阿尔巴　让每一个伤害了国王的尊严和宗教的神圣性的人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让他们活在那里给别人做一个犯了大逆之罪可以不受惩罚的榜样？

哀格蒙特　愚蠢、酒醉造成的犯罪，与其残酷地处罚，岂不是加以宽恕为妙吗？特别是在有一定希望、有把握肯定灾祸不会再发生的场合？过去有些国王，不是因此更加高枕无忧吗？他们不是为当时、为后世人同声赞美，说他们对于伤害他们尊严的人能够宽恕、垂怜而且置之度外吗？他们不是正因为如此而被人敬如天主一样？因为天主是太伟大了，任何冒渎都无损于他。

阿尔巴　正因为如此，所以国王要为天主和宗教的尊严，而我们也要为国王的威望进行斗争。在上者不屑计较的事情，由我们去进行报复，乃是我们的责任。根据我的意见，任何罪犯都不能逍遥法外，不受惩处。

哀格蒙特　你以为你能把他们全部一网打尽吗？我们不是每天听说，他们被恐怖逼得东奔西走，被逼得逃往国外吗？最有钱的人带了他们的财产、子女、亲友，一同逃亡；穷苦的人们也将要带着一双有用的手避往邻国。

阿尔巴　如果不能加以阻止，他们会这样做。因此国王要求每一位贵族以言行支持，要求每一位总督认真处理；不光是嘴上空谈，说什么现在情形如何，假使听其自然，将来情形又会如何。对大祸袖手旁观，用希望骗骗自己，静候时机，以求一逞，就象狂欢节闹剧一样，博得掌声，表面上象有所作为，实际却毫不想采取行动，这不是自惹嫌疑，好象他们对暴动幸灾乐祸，虽没有煽动，却是想姑息的

吗？

哀格蒙特 （将要发火，又镇静下来，稍停一会，冷静地说道）人的心意并不都是昭然若揭的，有些人的心意往往受到误解。我们不得不听到各方面在议论：国王的心意与其说是要用一律的明文法律统治各州，确保宗教尊严，给与人民全面和平，不如说是想要无条件束缚他们，剥夺他们旧有的权利，占有他们的财产，限制贵族们的宝贵的特权，贵族们本来是为了这种特权才献出身家性命尽忠于他的。据他们说，宗教不过是一幅华丽的花毡①，在它后面更容易想出各种危险的计划。人民跪在它的面前，崇拜它上面织出来的神圣的形象，而捕鸟者却躲在后面想要诱捕他们。

阿尔巴 我要从你的嘴里听到这种话吗？

哀格蒙特 这并不是我的意见！不过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不论大小贵贱，不论贤愚不肖，大家都这样说，而且传散出去。尼德兰人害怕双重的枷锁，谁保证他们的自由？

阿尔巴 自由？谁要是真正了解它，这倒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他们要的是什么自由？最自由的自由是什么？——做应做的事情！——这样国王决不会加以阻止。不！不！如果他们不能损己损人，他们就认为是不自由。与其统治这种人民，还不如让位为妙吗？当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置若罔闻，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国王要他们协力，他们自己先争执

① 在糊壁花纸（Tapete）没有问世以前，古人在墙壁之前悬着花毡（Teppich 壁毯，花帷），毡后可以藏人。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第三幕第四场哈姆雷特和他的母后谈话时，波乐纽斯就是藏身在这种花毡（Arras）之后偷听而被哈姆雷特用剑穿过它刺死的。

不休，这样就等于跟敌人串通一气。所以最好是约束他们，能把他们当作孩子，能象引导孩子一样引导他们归于至善。相信我的话，人民是不会成为大人，不会变得聪明的；人民总是幼稚的。

哀格蒙特　懂得道理的国王是多么难得！难道多数人不该信赖多数人，却要去信赖一个人？而且并不是信赖一个人，却是信赖这一个人的周围的少数人，那一群在主人眼中已经成熟的人。看来只有他们才有变得聪明的资格。

阿尔巴　也许正是如此，因为对他们是不能不加管束的。

哀格蒙特　所以他们谁也不愿意听人摆布。随他们怎样去干吧；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我重复一句：这是不行的！这是办不到的！我了解我的同胞。他们是顶天立地无愧的人；每个人都有完满的修养，象个小国王一样，坚定、勤勉、能干、忠诚、遵守古来的习惯。要得到他们的信任是难的；但一旦得到他们的信任，要保持下去却是容易的。他们倔强而坚定！可以压他们，却压不倒他们。

阿尔巴　（他在这时向周围环顾了数次）你敢把这一切话在国王面前重说一遍吗？

哀格蒙特　如果在他的面前，他使我吓得不敢讲，那就更糟。如果他鼓励我，如果他能使我信任，让我再多讲一些，那么对于他，对于他的人民就更好。

阿尔巴　有益的话，我也能象他一样听取的。

哀格蒙特　我要对他说：一个牧人能够很容易地驱赶一大群羊，公牛可以毫无抵抗地拉它的耕犁；可是一匹高贵的马，如果你想骑它，你就得了解它的心向，你不应当做出不聪明的举动，你不能对它有不聪明的要求。所以市民们想保持

他们过去的宪法，由他们的同胞治理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受到怎样的统治，因为他们可以希望这种统治者大公无私，关心他们的命运。

阿尔巴　难道摄政不该有权力改变这种旧习吗？这不正是摄政的无上特权？世界上有什么是永久不变的？一种政治制度难道可以永久不变吗？任何情况都不该随时代的推移而改变吗？一种旧有的宪法，因为它不能总括人民的现在形势，不正因为如此而变成无数祸患的根源吗？我恐怕，这种旧有的权利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是由于它变成了一个巢穴，让那些聪明的有权势的人可以在里面藏身出入，以危害人民，危害全体。

哀格蒙特　最高当局的这种独断独行的更改，这种无限制的干涉，不是预兆着某一个人要做那种不许千万人做的事吗？他要让他自己一个人自由，以便能够满足他的任何心愿，实现他的任何理想。如果我们完全信任他，当他是善良的英明的国王，他可能担保他的子孙？担保不会有任何后继者进行毫不体恤、毫无宽容的统治？如果他把他的朝臣，他的亲随，那些不懂得我们国情和要求的人派到这里来随意统治管理，不受阻碍，只知道自己脱卸责任，那时谁来拯救我们脱离这种蛮横专制呢？

阿尔巴　（他在这时又向四周环顾了一下）一位国王想自己操统治大权，最爱把他的命令交给那种最了解他、愿意了解他、无条件执行他的意志的人，这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哀格蒙特　人民愿意由那种跟他们一同生长、一同受教育、对于是非善恶跟他们有同样的观念、他们可以把他当作亲兄弟一般的人来统治他们，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

阿尔巴　可是贵族们和他们的这些兄弟们在分配上却是极不平等的。

哀格蒙特　这是几百年以前的事，现在是毫无妒嫉地受到谅解的。可是如果把没有必要的新人派来，他们又要再次消耗国家以饱私囊，人民看到自己成为苛刻的、大胆的、无条件的贪欲的剥削对象，这就要酿成一种不易平息的骚乱了。

阿尔巴　你对我说的话，是我不应当听到的；我也是外国人。

哀格蒙特　我对你说这种话，证明我不是指的你。

阿尔巴　尽管如此，我也不愿意从你嘴里听到这种话。国王派我来，希望我在这里得到贵族的支持。国王要执行他的意志。国王经过慎重的考虑，看出了什么是对人民有利；一切再不能允许象以前那样继续下去。国王的意思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限制他们，如果必要的话，强制他们维持自己的安宁，牺牲害群的市民，让其他的人能够安稳，能够享受英明统治的幸福。这是他的决定；我是奉命来把这事通知贵族；代表国王征询意见，并不是问你们要做什么，而是问你们怎样进行；因为这事他已经决定了。

哀格蒙特　遗憾得很，你的话证实了人民的恐怖，全国的恐怖！任何君主不该这样决定的事情，他到底这样决定了。为了便于他统治人民，他要削弱、压抑、破坏他的人民的力量、感情和他们固有的观念。他要毁灭国民本性的精髓；当然他的本意是要使他们幸福。他要消灭这些，使这些变得面貌一新。呵，假使他的用心是好的，那么，在方法上却是搞错了！人们并不是反抗国王；人们只是反对国王误入邪道，走错不幸的第一步罢了。

阿尔巴　照你这种想法，我们要想取得一致，那是徒然的尝试

了。假使你怀疑，认为一切并没有经过考虑、研究和深思，你就是藐视国王，看不起他的顾问们。我没有受托把赞否的意见再进行表决通过。我只要求人民服从；——而对你们，为首的贵族们，要求以言行支持，作为这种无条件的义务的保证。

哀格蒙特　你要求我们的脑袋吧，这倒是立刻可以办到的。或是把头颈屈服在这种轭下，或是在斧钺之前低头受戮，对于一个高贵的灵魂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我徒然说了这许多话，我激荡了空气，其他毫无所得。

〔斐迪南上。

斐迪南　请原谅我打断你们的谈话。这儿有一封信，送信的人急等回复。

阿尔巴　请允许我看看信的内容。（走到旁边）

斐迪南　（对哀格蒙特说）您的部下牵来接您的真是一匹好马。

哀格蒙特　这不是最坏的马。我已经买了一些时候了；我想把它脱手。如果您中意，也许我们可以谈成功这笔交易。

斐迪南　好的，我们再谈吧。

〔阿尔巴对他的儿子示意，他退到后面。

哀格蒙特　再见！让我告退吧；因为，确实，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说了。

阿尔巴　幸而是这件偶然的事情阻止住你，没有让你再泄露你的心意。你不谨慎地说出了你的内心话，你自己告发自己，比一个怀恨的敌人所能告发的还要严厉。

哀格蒙特　这种责难扰乱不了我；我自己非常了解自己，我知道我是怎样忠于国王：远远胜过那许多假公济私的人。我看到这场争论无结果而散，感到遗憾，我只希望：事君的

职务和国家的幸福不久会使我们联合一致。也许有另一次更好的机会，今天缺席的其他贵族都能到场，再进行一次讨论，那么，在今天好象不可能的事情，那时或许能得到成就。我抱着这个希望告退。

阿尔巴　（立即给他的儿子一个暗号）站住，哀格蒙特！——交出你的剑！——（中门开启，看到廊下有卫兵把守，都立在那里，动也不动）

哀格蒙特　（吃惊地沉默片刻）原来是这个企图？你召我来就为了这个吗？（握剑，好象想要自卫）我是赤手空拳吗？

阿尔巴　国王有命，你被逮捕了。

〔武士同时从两旁走进来。

哀格蒙特　（沉默少时）国王？——奥兰宁！奥兰宁！（稍停，交出剑）拿去吧！它保卫国王事业的次数比保卫我身体的次数还要多些哩。（他从中门下。室内武士们跟着他，阿尔巴的儿子也跟着下。阿尔巴仍旧站在那里。幕下）

第 五 幕

〔街道。黄昏时分。

〔克莱尔辛。布拉肯堡。市民们。

布拉肯堡　亲爱的，哎呀！你要干什么？

克莱尔辛　一同来，布拉肯堡！你一定不知道大家的心，我们一定要把他救出。因为大家对他的爱心，有什么可以相比？我发誓，每个人都有这种热烈的想望，要去救他，给这个高贵的生命除去危险，把自由还给这位最自由的人。来吧！只缺少一个人登高一呼，对他们发出号召。他们对他的感戴之情在他们的心里记忆犹新！他们知道，只有他的坚强的腕力可以使他们免于毁灭。为了他，为了他们自己，他们一定什么都敢去冒险。我们冒什么险？顶多是我们的生命，如果他毁灭了，这个生命还有什么保持的价值呢？

布拉肯堡　不幸的人！你没看到那种用铁链锁住我们的暴力。

克莱尔辛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不可克服的。我们不要再多说废话吧。这里来了几位年老的、诚实的、公正的人！听我讲，朋友们！邻居们，听着！——告诉我，哀格蒙特情形怎样？

木匠　这孩子要干什么？叫她不要响吧！

克莱尔辛　走近一点，让我们好好讨论，直到我们意见一致，力量更大。我们不能再有片刻的犹豫了！敢于囚禁他的蛮横的专制者已经拔出剑来要杀他了。呵，朋友们！天色一点点暗下去，我的忧惧也随着加深。我害怕今天这个夜晚。来吧！我们要分散开来。我们要飞快地到各个市区去把市民们喊出来。每个人都拿起旧有的武器。我们在市场上会师，我们的潮水似的队伍要把任何人都带进来跟着一起跑。敌人们将看到他们自己被包围、压倒和制服。那一小撮的奴才还能抗得住我们？他将会回到我们的队伍里来，看到他自己恢复自由，可能有一天会感谢我们，我们，这些受过他的大恩的人。他也许会看到——确实，他会再看到自由的天空里的曙光。

木匠　你怎么啦，姑娘？

克莱尔辛　你们可能误会我的意思吗？我说的是伯爵！我说的是哀格蒙特。

野特　不要提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要叫人送命的。

克莱尔辛　不要提这个名字！怎么？不要提这个名字吗？谁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提到他的名字？什么地方没有他的名字？在这个星空之下我常常一字一字地念着他的名字。不要提？这是什么意思？朋友们！善良的亲切的邻人，你们在做梦，醒醒吧！不要这样呆呆地不安地盯着我望！不要胆小地东张西望。我不过是说出大家的愿望。我说的话不就是你们自己心里的话吗？在这个恐怖之夜，任何人在爬上极不安稳的卧床以前，谁不跪下来以严肃的祷告为他向上天求情呢？你们彼此问问！你们各人问问自己！谁不跟我同声地说："不让哀格蒙特自由，毋宁死！"

野特　天主保佑我们！倒运的事情来了。

克莱尔辛　别走！别走！不要听到他的名字就跑开，从前你们听到这个名字是那样高兴地迎上前去的！——当你们听到他来到的风声，当你们听到："哀格蒙特来了！他从根特来了！"那时凡是住在他要经过的街道上的居民都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人。当你们听到他的马蹄之声，每个人都丢下他的工作，那时就有一种喜悦和希望的眼光，象太阳光一样，从他的脸上射到探出窗外的你们那些忧郁的面孔上。那时你们站在门口，高高地举起你们的孩子，指着对他们说："瞧，这就是哀格蒙特，最伟大的人来了！就是他！你们将来就指望他给你们过一种比你们可怜的父亲过得更好的日子。"不要让你们的孩子将来问你们："他到哪里去了？你们说的那个时光往哪里去了？"——我们在说这些空话！无所事事，辜负了他。

苏斯特　您不怕难为情，布拉肯堡！不要让她这样！防止大祸临头！

布拉肯堡　亲爱的克莱尔辛！我们走吧！母亲会怎么说呢？也许——

克莱尔辛　你认为我是一个孩子或是发疯了吗？也许会有什么——？你不能用任何希望使我逃避这个恐怖的事实。——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会听从我的；因为我看出，你们惊惶失措，你们的心里乱得自己找不出头绪。让你们的眼光，通过现在的危险，回顾一下过去，不久以前的过去吧。把你们的思想转到将来。如果他完了，你们还能活吗？你们还会活吗？最后一息的自由将随着他的呼吸一同消逝。他是你们的什么人？他为了谁委身于这种最可怖的危险？他

的伤口流血或是痊愈，只是为了你们。这个背负着你们大家的伟大的灵魂现在被关在牢里，阴谋杀害的恐怖气氛漂浮在他的四周。这位惯于施与、惯于成全他人的人，也许他现在想着你们，对你们抱着希望。

木匠　朋友，走吧。

克莱尔辛　我不象你们有腕力、有筋骨，可是我却有你们大家都缺少的勇气和藐视危险的精神。我的气息可以燃烧起你们的热情！我可以把你们抱在心头，使你们温暖，使你们有生气！来吧！我要夹在你们当中同行！——就象一面没有防御力的军旗飘扬着率领一队高贵的战士，我的精神将在你们的头上象火焰一般飞舞，我的爱情和勇气将要把动摇涣散的人们联合成一支可怕的大军。

野特　把她带走，我觉得她可怜。（市民们下）

布拉肯堡　克莱尔辛！你没瞧见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吗？

克莱尔辛　什么地方？在天空之下，每逢高贵的哀格蒙特从它下面走过的时候，这片天空常常显得更加壮丽。从这些窗子里我看到过他们向外面张望，四五个头叠在一起；在这些门边，当他对这些懦夫低头看上一眼的时候，他们曾经退步而点头行礼。呵，当他们尊敬他的时候，我多么喜爱他们！如果他是一位暴君，随他们不顾他的厄运掉头而去吧。可是他们爱过他！——呵，你们这些举过帽子的手，难道你们不能举起武器——布拉肯堡，而我们呢？——我们还怪他们？——这两只常常抱紧过他的手臂，为他出过什么力呢？——世间有许多工作都靠谋略完成——你熟悉大街小巷，你熟悉旧城。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给我想个计划吧。

布拉肯堡　回家去再说吧！

克莱尔辛　好的！

布拉肯堡　在那边角落里我看到阿尔巴的警卫；让这个理性的声音传进你的心里去吧！你认为我胆小？你不相信我会为你而死吗？在这里我们两人都发狂了，我和你一样。你看不出这是不可能的吗？镇静一点吧！你有点失常了。

克莱尔辛　失常！可恶！布拉肯堡，是你失常了。当他出来的时候，你们大声喊叫，把他当作英雄一般崇敬，你们把他称为朋友、守护神和希望，你们对他高呼万岁；那时我站在房间的角落里，把窗子打开一半，隐藏着身子偷看，我的心比你们大家的心跳得更厉害。现在我的心又比你们大家的心跳得更厉害！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你们躲藏起来，丢开了他，你们不知道，如果他死了，你们也完了。

布拉肯堡　回家去吧。

克莱尔辛　回家？

布拉肯堡　镇静一点吧！向四周看看！这是你只有在星期天、端庄地前往教堂时才走过的街道，如果我在这里说一句亲切的问好的话跟你走在一起，你也要过分正经地动怒的。现在你站在公众的面前指手划脚。镇静一点吧，亲爱的！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克莱尔辛　回家吧！是的，我醒悟了。来，布拉肯堡，回家吧！你知道，我的家在哪里？（下）

〔牢狱。

〔点着一盏灯，后方一张卧床。

哀格蒙特　（独白）老朋友，一向忠实的睡眠，你也象别的朋友一样弃我而去了吗？从前你是多么喜爱降临到我的自由的头上，象一顶爱情的美丽的桃金孃花冠，使我额角清

凉！在刀剑当中，在人生的波涛上面，我曾躺在你怀抱里安睡，象一个成长的孩子一样透着轻微的呼吸。当狂风在枝叶间怒吼，树枝和树梢呼呼地摇动的时候，我的内心毫不感到震荡。现在是什么在摇撼你？是什么在动摇你坚定的忠实的心？我感觉到，那是杀人的刀斧之声，在侵蚀我的根①。我还笔挺地站着，一种内心的战栗透过我的全身。是的，这种背信弃义的暴力，它战胜了；它在破坏坚固的高高的树干，在树皮还没枯干以前，你的树梢就要轰地一声倒下，跌得粉碎。

为什么现在，你从前常常撇去重大的忧虑，象从你头上拭去肥皂泡一样，为什么现在你不能把这千变万化、在你心头飘上飘下的疑念驱赶出去呢？从什么时候起你对于死亡的来临感到恐惧？你平时不是跟死亡的各种变化无定的形象泰然相处，就象跟日常世界的其他物象相处一样吗？——你恐惧的也不是他，敏捷的敌人，你的健全的胸膛总是准备跟他较量一下的；你恐惧的乃是牢狱，这是坟墓的象征，无论是英雄、是懦夫，都感到讨厌的。从前在堂堂的会议席上，每逢贵族们把一些很容易决定的事情拿来反复讨论，在阴森森的大厅四壁之间，顶上的屋梁好象在我头上压下来，那时，我坐在软垫椅子上，就感到忍受不住。那时，我总是尽可能赶快出去，深深地透一口气，跳上马背。赶快奔到旷野里，那儿才是我们的天下！那儿，从土地里蒸发出大自然的每一种最可亲的恩泽，在天空里飘着星辰的一切

① 《新约·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祝福，环绕着我们飘荡；在那儿，我们就象大地所生的巨人①一样，因为接触到我们的母亲，气力增强而跃起；在那儿，我们感到人性和人类的欲望在全身的血管里循环；在那儿，进取、战胜、攫夺、挥拳、占领、征服，这种种的欲望都在年轻猎人的心中燃烧；在那儿，军人跨着快步索取他那天生的对全世界的权利，逞其可怕的自由，象冰雹一样进行破坏地扫过牧场、田野和森林，不知道什么由人手划出来的界线。

你不过是幻影，是我长期享有的幸福的回忆之梦；毫无信义的命运把你带到哪里去了？命运还不肯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你向不畏避的死亡迅速赏赐给你，是为了让你在令人作呕的霉气之中先尝点坟墓的滋味吗？从这些石头里面，散发出多难闻的气息！生命停滞了；我的脚怕跨上这张卧床，就象害怕坟墓一样。——

呵，忧虑！忧虑！时间还没有到，你就开始下手杀人，停止吧！——从什么时候起哀格蒙特在这世间是孤立的，这样完全孤立的呢？使你陷于困境的是你的疑心，不是你的幸福。你生平所信任的国王的公正，女摄政对你的差不多达到爱情程度的友谊（你可以这样承认），难道这些都突然象光亮的流星一样消失而把你孤零零地丢在黑暗的路上吗？奥兰宁会不会在你的朋友之中带头筹划冒险的举动？人民会不会聚集起来，以逐渐壮大的力量，把他们的老朋友拯救出去？

① 指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他是该亚（大地）所生的儿子。当他跟大地接触着的时候，他是不可征服的。后来赫拉克勒斯把他举到空中弄死。

哦，围住我的牢墙呵，不要阻拦那许多好意的人们向我拥来，从前我的眼睛给他们灌注的勇气，现在让这种勇气再从他们的心里回到我的心里来吧。哦，是的，他们聚集起成千的人了！他们来了！来支持我！他们的虔诚的愿望上达天庭，祈求一件奇迹。如果没有一位天使下来救我，我就要看到他们拿起长枪和刀剑。牢门冲破了，铁栅粉碎了，牢墙被他们的手推倒了，哀格蒙特站起身来，快乐地迎着晨光的自由。多少熟识的面孔欢呼着迎接我！啊，克莱尔辛，如果你身为男子，我一定会在这里首先看到你，并且感谢你给我自由，就是国王也难以给我的自由。

〔克莱尔辛的家中。

〔克莱尔辛拿着一盏灯和一杯水从室内走出；她把杯子放在桌上，走到窗前。

克莱尔辛　布拉肯堡？是您吗？我听到什么声音？还没有人来吗？谁也没有！我要把灯放在窗子上，让他看到，我还没有睡，我还在等着他。他答应我给我来报告消息。消息？恐怖的事实！——哀格蒙特被判罪了！——什么法庭有权审讯他？他们把他定罪了？是国王判他的罪吗？还是公爵？女摄政退避不问！奥兰宁、还有他的一切朋友，都束手踌躇！——世人就是这样？我听说世人是动摇不定、不可靠的，听说过许多次，却一次也没有经历过。世人就是这样吗？——谁有这样狠毒，要敌视这样一个尊贵的人？恶人竟有这样大的力量，把这位举世知名的人迅速打倒？可是事实是这样——是这样！——哦，哀格蒙特，我当你在天主和世人的面前，就象在我怀抱里一样安全！我从前跟你是什么关系？你把我称为你的人，我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你。——现在我落得

怎样？我徒然向那缚紧你的绳索伸手。你孤独无援，我还有自由！——这里有我门上的钥匙。我可以凭我自己的意志自由出入，我对你却无能为力！——呵，把我捆起来吧，免得让我绝望；把我投进最深的牢狱里去吧，让我用我的头撞着潮湿的牢墙，为自由哭泣，并且在梦中想着：如果刑枷没有把我弄得麻痹无力，我想要怎样救他，我将会怎样救他。——现在我是自由的！在自由之中却藏着无能为力的苦痛。——我自己知道自己，可是我要去救他，却一只手都动不起来。呵，可怜，就连你生命中的渺小的一部分，你的克莱尔辛，也象你一样受到囚禁，被隔离开，只是在垂死的挣扎之中，消耗她的最后的生命力。——我听到悄悄的脚步声，咳嗽声——布拉肯堡——是他！可怜的好人，你的命运总没有什么两样：你的爱人给你打开黑夜的门，唉！这是何等不幸的幽会！

〔布拉肯堡上。

克莱尔辛　你这样面色苍白、战战兢兢地走来，布拉肯堡！什么事情？

布拉肯堡　我冒着危险、兜了远路来看你。重要的大街上满是队伍；我沿着小巷转弯抹角，偷偷地走到你这里。

克莱尔辛　告诉我，事情怎样？

布拉肯堡　（坐下）唉，克拉雷，让我哭吧。我过去是不喜爱他的。他是一个富人，他把穷人的唯一的羔羊①骗到一处更

① 富人取穷人的羊羔，事见《旧约·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1—4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买来所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

肥沃的牧场上去。我从没有咒骂过他；天主把我造得这样老实而柔弱。我的生命在痛苦之中消磨，我每天希望憔悴死去。

克莱尔辛　把这事忘掉吧，布拉肯堡！忘记你自己吧。对我谈他的事情！是真的吗？他被判罪了？

布拉肯堡　是他！我知道得很清楚。

克莱尔辛　他还活着吗？

布拉肯堡　是的，他还活着。

克莱尔辛　你怎么能肯定呢？——独裁者会在深夜里谋杀掉这位杰出的人！他的血流出，大家的眼睛没有看到。麻木的人民不安地躺在床上，梦见他得救，梦见他们无能力的愿望得到实现，——就在这时，怀恨我们的因循，他的灵魂离开了人世。他死了！——不要骗我！不要骗你自己！

布拉肯堡　不，确实，他活着！——可怜，西班牙人要想蹂躏我们人民，他们准备好一出恐怖的把戏，想用暴力把每一颗渴慕自由的心永远砸个粉碎。

克莱尔辛　再说下去，也把我的死刑沉着地宣布出来吧！我已经一步一步走近极乐世界；慰人的气息已经从那个安乐的地方向我飘来。说下去吧。

布拉肯堡　我从警卫的身上可以看出，从时而在这边、时而在那边透露出来的谈话中可以知道，在市场上正在秘密准备一桩恐怖事件。我偷偷地穿过小路，穿过熟悉的街巷走到我堂兄弟的家里，从后面的一扇窗子里向市场看去。——西班牙兵士围成一个大圈圈，圈子里有火把晃来晃去。我眯起不习惯的眼睛看着，在黑夜之中看到一种黑色的架子，又大又高，——我看到这种光景不寒而栗。周围有好多人

在忙碌不停，他们把还看得见的白色的木料部分用黑布裹起来加以隐蔽。他们到最后把梯子也遮上黑布，我看得很清楚。他们好象在准备举行一次恐怖的献祭仪式。在一边高竖着一个白色的十字架，它在黑夜之中闪着银色的光辉。我越看下去，越觉得这桩恐怖的事实更加确实。火把还在到处摇晃，渐渐地消隐、熄灭。突然之间正在诞生的恐怖的黑夜又钻进它的娘胎里去。

克莱尔辛　别说了，布拉肯堡！别再开口了！让这幅帷幕罩在我的灵魂上吧。幽灵们都消失了，而你，温柔的黑夜，把你的外套借给这个内心在沸腾的大地吧；它再也受不了这恐怖的重荷，它战栗地张开它的大口把这杀人的刑架吞下去了。看到他们的狂暴而受到侮辱的天主派了一位天使下来：由这位使者的神圣的接触，栅栏和绳索都解开了，他用慈祥的光辉照着这位朋友；他温和而沉默地带着他穿过黑夜，走向自由。我的道路也要在这种黑暗之中暗暗地引导我去和他会见。

布拉肯堡　（拉住她）我的孩子，往哪里去？你要做什么呢？

克莱尔辛　轻点，亲爱的，不要把别人吵醒！我们也不要把自己惊醒！你认识这个小瓶吗，布拉肯堡？当你常常拿寻死来吓人的时候，是我有一次在玩笑之中从你手里抢来的。——如今，我的朋友——

布拉肯堡　千万不要！——

克莱尔辛　你阻拦不住我。死亡是我应得的一份！把你从前给你自己准备的这种舒服的迅速的死法让给我吧。跟我握手吧！——在我打开这扇决无后退之路的黑暗的大门的时刻，我可以用这一次握手对你说明：我深深地爱过你，我深深

地可怜过你。我的哥哥早年夭逝；我选了你，代替他的位置。你的心反对这样，你自寻烦恼，也给我烦恼，你总是越来越热烈地要求没有注定给你的事物。请原谅我，请你珍重！让我叫你哥哥！这是一个包括许多含义的称呼。请你真心接受这朵临别纪念的鲜花——接受我的——吻——死亡会把大家联合在一起，布拉肯堡，我们也会在内。

布拉肯堡　那么让我跟你一同死吧！分点给我！分点给我！这一瓶是足够解决两条人命的。

克莱尔辛　慢着！你应该活下去，你可以活下去。——帮助我的母亲，她没有你，会在贫困之中憔悴下去的。你要代替我的位置照应她，我今生是不能再照应她了；你们一起生活下去，为我流泪吧。为祖国流泪，为他流泪，只有他才能保卫住我们的祖国。今天这一代是无法摆脱这种悲痛了；就是敌忾同仇的忿怒也不能把这种悲痛打消。你们可怜的人们，把这种时代度过去吧，这还算得上什么时代。世界在今天突然静止了；它的转动停滞了，我的脉搏也跳不上几分钟了。再见吧！

布拉肯堡　哦，你跟我们一同活下去吧，我们也只是为你才活下去！你自杀了，也就是杀害了我们，哦，活下去，忍耐下去吧。我们要站在你的两旁，永不分离，爱情将会小心注意地在它的温暖的怀抱里给你准备下最美好的安慰。做我们当中的一个吧！我们的！我不敢说：我的。

克莱尔辛　轻声点，布拉肯堡！你不觉得你在触动什么心弦。你认为有希望的，在我只是绝望。

布拉肯堡　跟活着的人们一起分享这个希望吧！在悬崖的边缘勒一勒马，向下看一看，再回头看看我们。

克莱尔辛　我已下了决心，不要再唤我去奋斗了。

布拉肯堡　你迷误了；你在黑夜笼罩之下自寻深渊。光明并没有完全消灭，还有许多白天！——

克莱尔辛　唉！倒霉！倒霉！你把遮在我眼前的帷幕残忍地揭开来了。是的，天会亮的，白天会来的！尽管大雾在到处弥漫也是徒然，还是不能由它作主，白天还是要来的！那时市民战战兢兢地从窗子里望出去，黑夜留下一块黑斑；他看着，那杀人的刑架在晨光之中恐怖地逐渐呈现出来。受亵渎的神像在新的痛苦之中抬起恳求的眼睛仰望天父。太阳不敢露面；它不愿指示他要赴义的时刻。时针慢慢地移动，一小时接着一小时敲过去。且慢！且慢！现在时候到了！一想到晨光降临，就象要把我赶进坟墓里去。（她走到窗前，好象向周围环顾，暗暗地服毒）

布拉肯堡　克拉雷！克拉雷！

克莱尔辛　（走到桌旁喝水）这里是剩余的一点！我不催你跟我同去。你高兴怎样就怎样吧，再见。把这盏灯悄悄地吹灭，不要踌躇，我去安息了。你轻轻地走出去，随手把门带上。轻声点！不要把我母亲惊醒！去，逃走吧！逃走吧！如果你不想让人家把你当作是杀我的凶手。（下）

布拉肯堡　她到最后一次依旧象往常一样把我抛下。呵，世人谁能想象到，她会扯碎一颗恋她的心。她弃我而去，让我自己挑选，生和死对我是一样的可恨。——独个儿去死！——哭吧，恋爱的人！再没有比我的命更苦的人！她把毒药分给我，却把我遣开！遣我离开她的身旁！她带我同去，却又把我踢回人世间来。呵，哀格蒙特，你是多么走运的人！她走在你前面；她手里的胜利花冠是属于你的了，她

带了一切天福去迎接你！——我也跟上去吗？再去站在旁边？把消不掉的妒嫉带到彼世去吗？——在世上我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地狱和天堂使我同样的痛苦。毁灭的魔掌对不幸的人来说是多么受欢迎呵！

〔布拉肯堡下；舞台暂时保持原状。通告克莱尔辛死讯的音乐声开始；布拉肯堡忘记吹灭的灯还亮了一些时候，然后熄灭。舞台布景不久变成

牢狱

〔哀格蒙特躺在床上睡眠。听到钥匙的声音，牢门打开。仆从们手执火炬进来；在他们后面跟着斐迪南，阿尔巴的儿子和希尔瓦，还有武装兵士跟随。哀格蒙特从睡梦中惊醒。

哀格蒙特　你们是谁，这样粗鲁地把睡眠从我的眼皮上赶走？你们的眼光这样傲慢、疑惑不定，你们对我有什么话讲？为什么排成这样可怖的队伍？你们为什么用恐怖的梦欺骗我的半醒半寐的心？

希尔瓦　公爵派我们来，向你宣读判决书。

哀格蒙特　你们也带了刽子手来执行判决吗？

希尔瓦　你听着！你就知道什么命运在等待着你。

哀格蒙特　这样正和你们和你们的可耻的举动相称。在黑夜里策划，在黑夜里实行。这样可以使这桩大胆的不义行为被隐蔽起来！——你，把剑藏在外套里面的家伙，大胆地走出来吧——这是我的头颅，在一切暴君从别人躯体上砍下来的头颅之中，这是最自由的一个。

希尔瓦　你错了！公平的法官所判决的案件，不会把它在光天化日之下隐蔽起来的。

哀格蒙特　那么这种大胆更超出一切观念和想象之外了。

希尔瓦　（从旁立者手中取过判决书，把它打开宣读）"以国王的名义并且凭着陛下所授裁判他的一切臣下、不论其身分如何、而且包括金羊皮骑士在内的特殊权力，我们宣布——"

哀格蒙特　国王能授与这种权力？

希尔瓦　"我们预先经过严密的合法的审查，宣布你，亨利希·哀格蒙特伯爵，高累亲王犯有叛逆大罪，并宣告判决如下：明日拂晓即将你从狱中押往市场，当众处斩，以为一切叛贼的警戒。布鲁塞尔……"

〔年月日读得很含糊，观众不能听出。

"十二人法庭首席法官斐迪南·封·阿尔巴公爵。"

现在你知道你的命运了；你只剩了很少的时间，让你顺从天命、料理家事、和家人告别。

〔希尔瓦带着从者下。留下斐迪南和两个持火炬的人；舞台上照着黯淡的灯光。

哀格蒙特　（沉浸于沉思之中，静静地站了片刻，听希尔瓦走出，并不回顾。他以为只剩下自己一人，抬起头来，却看到阿尔巴的儿子）你还站在这里没有去吗？你要让我看到你，使我的惊骇、我的恐怖更加严重吗？你还要给你的父亲带一点受他欢迎的消息去，说我没有男子气概，完全陷于绝望吗？去！告诉他！告诉他，他骗不了我，也骗不了世人。他这贪求名誉的人，世人对他，开头只是在背后轻声议论，以后越讲下去，声音就会越高，如果他有一天从这个峰顶上走向下坡，将有千万人的声音对他喊着：派他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国家的福祉、国王的威

严、各州的安宁。他是为了他自己策划战争，让他在战争中建立武功。他造成这种巨大的混乱，为的是让国王需要他。我变成了他那卑贱的仇视和渺小的妒嫉的牺牲品。是的，我知道他，我敢说；我这个受了致命之伤、待死的人可以说：他这个自负的人对我妒嫉；他早就存心想要把我除掉。

从前就已如此，当我们年纪还轻的时候，我们一同掷骰子，一堆堆的金钱从他那边流到我这边来，他那时愤怒地站着，假装镇静，在他内心里，充满了愤恨，恨我的运气，更甚于他的损失。有一次在一个公众的节日，我们当着千万人的面前竞射，我还记得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他那居心叵测的苍白的面色。他向我挑战，双方的国民，西班牙人和尼德兰人，站在旁边打赌盼望。我胜了他；他的枪弹没中，我的枪弹打中了；我这方面发出了一阵高声的欢呼，响震太空。如今是他的枪弹把我打中了。对他说，我知道这事，我认识他的为人，一个小人物用不正当的手段骗人而为他自己建立的任何胜利纪念碑都会受到世人鄙视的。而你！如果一个儿子能不遵循父亲的作法，当你对你极想全心全意加以崇敬的人感到惭愧的时候，你就及早地知耻吧。

斐迪南　我听你讲，不打断你的话！你的谴责好象在我头盔上打了一棍；我觉得震动，可是我是有防御力的。你打中我，你没有打伤我：我只觉得这种碎裂心肠的痛苦。可叹！可叹！我长大成人，就为了让我目睹这种光景，我被派到这里，就为了让我看到这种鬼把戏！

哀格蒙特　你在发出悲叹吗？你有什么感触，什么苦衷？是为了你参加可耻的阴谋而感到噬脐莫及的后悔吗？你是这样

年轻，有一副快乐的面相。你从前对我是那样信任、那样亲切。我只要看到你，我就觉得跟你父亲宿怨全消。正因为你这样伪装，比他伪装得更巧妙，你才能把我诱入牢笼。你是可憎的人！谁相信他，让他自蹈危险吧！可是要信任你，谁又会害怕危险呢？去吧！去吧！不要再剥削我这一点短促的时间！去，让我集中精神，忘记这个世界，而且首先忘记了你！——

斐迪南　我对你有什么话可说呢？我站在这里注视你，我看不见你，我自己也感到茫然。我要原谅自己吗？我要对你断言，我直到很晚很晚，直到最后才知道我父亲的企图，我的行事，只不过是出于被迫，我不过是他的意志的毫无生命的工具。不论你对我抱什么意见，又有何用？你已经完了，我这不幸的人站在这里只是为了对你肯定说明，只是为了怜惜你。

哀格蒙特　在我走向坟墓的道路上，这是一种什么特别的声音，什么想象不到的安慰来迎接我呀？你，我的第一个、也差不多是我唯一的仇敌的儿子，你怜悯我，你不是跟杀害我的凶手们在一起吗？说，讲！我应当把你当成什么人呢？

斐迪南　残酷的父亲！是的，我在这个命令上面认识了你！你知道我的心，我的性格，你常常怪我，说这是一个柔弱的母亲的遗传。你派我到这里来，要把我改造得跟你一样。你强迫我来，看到这个人站在开着大口的坟墓的边缘，看到他陷身于一种任意杀人的暴力之中，让我感到极大的苦痛，让我对一切命运变得麻木不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无动于衷。

哀格蒙特　我很吃惊！冷静点吧！站着，象男子汉一样讲话吧。

斐迪南　呵，但愿我身为妇人！但愿人家会对我说：你有什么感触？什么事使你心绪不宁？给我讲一件更大的、更可怕的罪恶，让我看到一件更恐怖的事实——这样我要感谢你，我要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哀格蒙特　你忘其所以了。你在什么地方？

斐迪南　让这种感情狂泄吧，让我尽量放声悲叹吧！当我的肝肠全部碎裂的时候，我不愿装出镇定的样子。我应当在这里看见你吗？——你？——这是可怕的！你不了解我！你应当了解我吗？哀格蒙特！哀格蒙特！（抱住他的脖子）

哀格蒙特　给我揭穿这个秘密。

斐迪南　不是什么秘密。

哀格蒙特　一个陌生人的命运何以使你这样深受感动？

斐迪南　不是陌生人！你对我不是陌生人。当我年纪还小的时候，你的名字就象天上的星辰一样照耀着我。我总是常常听人谈你的事情，向人问起你的事情！儿童的希望是青年，青年的希望是成人。你就是这样在我前面走着，永远在前面，我毫不妒嫉地看着你走在前面，我跟着你走，一步一步走去。最后我希望看到你，我终于见着你了，我的心向你飞去。我曾决定拿你做我的榜样，当我见着你的时候，我又重新选你做我的榜样。现在我正希望跟你在一起，跟你一同生活，跟你做朋友，跟你——现在一切都完了，我却在这里跟你相见！

哀格蒙特　我的朋友，如果这样能给你一点安慰，请听我说一句实话，在我们初见面的时候，我的心就倾向于你了。听

我说。让我们安静地交谈几句。告诉我：这是你父亲的严厉的真实的意志，要把我处死吗？

斐迪南　是的。

哀格蒙特　这个判决并不是一种空虚的恐吓手段，让我害怕，用恐怖和威胁来惩罚我，先把我打下去，然后再用国王的恩惠把我拉起来吗？

斐迪南　不，可惜不是这样！开头的时候我也曾用这种捉摸不定的希望欺骗自己，那时我已经感到不安和痛苦，恐怕要看到你陷于这种境地。现在已成为事实，已经确实无疑。不，我克制不了自己。谁能给我帮助，给我办法，避免这种不可避免的事呢？

哀格蒙特　请听我讲！如果你的心这样迫切地要救我，如果你憎恨这种拘留我的强权，那就救我吧！光阴是宝贵的。你是极权者的儿子，你自己也是有权力的——让我们逃走吧！我认识路；至于方法，你是不会不知道的。我跟我的朋友们只隔着这堵墙，只隔开几里路程。解除这个束缚，把我带到他们那里，你也做我们当中的一个吧。确实，将来国王会感谢你救我的功劳的。现在他一定在大为吃惊，或许他什么也不知情。你的父亲这样大胆行事，国王虽然对这种事感到惊骇，可是如果木已成舟，陛下也只得认可了。你在想？呵，给我想出一条自由的道路吧！回答我，给我活着的灵魂灌注一些希望吧。

斐迪南　别再说了！别再说了！你的每一句话都使我的绝望越来越大。这里没有出口，没有办法，没有逃走的路。——这使我苦痛，就象利爪抓裂我的胸膛一样。我自己张起了罗网；我了解这些严紧的难关；我知道，无论你胆量多

大，无论你怎样足智多谋，条条道路都已经被堵塞死了；我觉到我和你以及一切其他的人都被束缚在内。如果我没有想尽办法，我会悲叹吗？我曾匍伏在他的脚下，陈词求情。他派我到这里来，就为了要把我心中还存在的一切人生的喜乐在这片刻之间加以摧毁。

哀格蒙特　没有救了？

斐迪南　没有！

哀格蒙特　（顿足）没有救了！——甜蜜的生命啊！生存和活动的美丽而亲切的习惯，我要和你告别了吗？这样冷静地告别！不是在战地的喊杀声中，在武器的铿锵声中，在喧骚的混乱之中，你给我说一句匆匆的告别；你不是迅速地分手，你并不缩短别离的瞬间。你要我握住你的手，对你的眼睛再看一下，十分清晰地感觉到你的美丽、你的价值，然后才毅然推开我说道：去吧！

斐迪南　我难道应当站在一边，袖手旁观，不能挽留你，不能阻止你！呵，什么声音才能表达出我的悲痛之情！在这种苦痛之下，谁的心不会碎裂万段！

哀格蒙特　镇静点吧！

斐迪南　你能够镇静，你能够克制，在必然的形势之下勇敢地跨着沉重的脚步前进。我能怎样？我该怎么办？你会战胜你自己和我们；你会克服；我将成为后死者度我的余生。在欢宴中我失去了明灯，在喧嚣的战地失去了旗帜。我的将来只是空虚、混乱、阴郁。

哀格蒙特　年轻的朋友，由于一种特殊的命运我把你得而复失，你为我感到死亡的痛苦，你为我烦恼——在这一刹那间注视着我吧：你没有失去我。如果我的生命是你从前喜

爱照看的镜子，那么让我的死亡也做你的镜子吧。人类并不是只有在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才算聚合；就是远离的人，死别的人，也依旧活在我们中间。我将为你而生，至于为我自己，我已经活得够久了。我从前每天感到高兴，我每天总是凭着良心的指示，以敏捷的活动完成自己的义务。现在我的生命结束了，其实在很早很早以前，在格拉物林的沙场上，它就可以结束了。我停止生存，可是我已经生存过了。所以，我的朋友，你也要高高兴兴地活下去，不要害怕死亡。

斐迪南　你本可以为我们保持你的生命，你本应该这样。杀害你的是你自己。当聪明的人们谈到你的时候，我常常细心倾听，对你抱着敌意的人，对你怀有好感的人，他们对你的价值争论不休；可是最后他们会取得一致，没有一个人敢否认，每个人都承认：确实，他在走着一条危险的道路。我不知有多少次希望我能够警告你！你难道没有朋友吗？

哀格蒙特　我受到过警告。

斐迪南　我也常常把对你的起诉书中的罪状和你自己的辩护逐条反复研究！有足够开脱你的地方，但是要说你完全无罪，却也没有足够的理由。

哀格蒙特　这且不谈吧。世人以为自己能主宰自己的生活，能自己指挥自己，实则他内心的思想感情却受到他的命运牵制，无可抗拒。我们不要再想这件事情吧；这种思想我很容易丢开——只有忧国之情比较难于克制，可是这也不必担心。如果我的流血能够为了大家，能给人民带来和平，那我也愿意让它流的。可惜事实不会如此。不过一个人到了不

能再出力的时候，那么还是不要作无谓的思虑比较适宜。你如果能把你父亲的残杀的暴力加以阻止和诱导，你就这样做吧。谁能这样做呢？——再见吧！

斐迪南　我不能走开。

哀格蒙特　让我托你照应我的手下人！我有好些忠诚尽职的人；不要让他们分散，不要让他们身遭不幸！我的秘书理查情况如何？

斐迪南　他已经先你而去了。他们给他一个同谋叛国的罪名把他斩首了。

哀格蒙特　可怜的人！——还有一句话，然后就永别了，我再也说不出什么了。尽管我的精神在拚命地支持，自然却到底在无可抗拒地要索取它的权利，就象一个被蛇盘住的孩子享受舒适的睡眠，疲劳的人也是这样，还要在死亡之前再躺下来痛快地休息一下，好象他还要走一段远路一样。——还有一句话，我认识一个姑娘；因为她是我的，你不会轻视她的。现在我把她介绍给你，我死也安心了。你是一个高尚的男子；一个女子，能找到你这种人，也就不用担心了。我的老阿道尔夫还活着吗？他没有被捕吗？

斐迪南　是那个一向陪你骑马的快乐的老汉吗？

哀格蒙特　就是他。

斐迪南　他活着，他没有被捕。

哀格蒙特　他认识她的家；让他领你前去，他会给你指点这条通向珍宝的路径，你要报答他，到他老死。——再见！

斐迪南　我不离开你。

哀格蒙特　（把他推到门口）再见！

斐迪南　再让我停一会！

哀格蒙特　朋友，不要作别了。

〔他陪斐迪南走到门口，急忙抽身回来。斐迪南感到茫然，匆匆退去。

哀格蒙特　（独白）残暴的人！你想不到由你的儿子对我尽了这番好意。我的忧虑、痛苦、恐怖和任何不安的感觉都被他消释净尽了。自然现在温和而迫切地要索它最后的贡赋。事情过去了，一切都决定了！昨夜躺在床上使我不能成寐的不确实的思虑，现在以颠扑不破的确然性使我的心安然入睡了。

〔他坐到床上；音乐声。

甜蜜的睡眠！你象一种纯洁的幸福，不用祷祝，不用祈求，非常高兴地来了。你解开了扣紧的思想包袱，你把悲欢苦乐的一切形象融合在一起；内心调和的循环畅通无阻，我们被裹在舒适的妄想之中沉没而终止存在。

〔他睡去；音乐伴奏着他的微睡。在他的床后，牢墙好象自动打开，出现光辉的显圣场面。自由女神身穿天衣，衬着后光，踏在一朵祥云之上。她的面貌和克莱尔辛相象，她对着睡去的英雄俯下身体。她流露出痛惜之情，好象替他悲叹。不一会她又镇静下来，以鼓励的手势指示他一束箭，然后又指示他手杖和帽子①。她叫他放快乐一些，当她暗示他的死亡会给各州带来自由的时候，她把他认作胜利者，给他一顶月桂冠。当她捧着桂冠靠近他头上的时候，哀格蒙特做了一个好象在睡眠中翻身的动作，仰面对着女神。她拿着桂冠在他的头上高悬；从远处听到鼓笛的军乐之声，这种乐

① 一束箭、手杖和帽子是后来荷兰的国徽图案。

声一起，显圣的形象立即消失。音乐声越来越强。哀格蒙特醒来；狱中照进微弱的晨光。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伸手摸头，他站起来向四周环视，一面把他的手放在头上。

桂冠消失了！你美丽的幻象，白昼之光把你吓跑了！是的，是她们，她们是我心中两种最甜蜜的喜悦所合成的一体。神圣的自由，她借来我爱人的形体；那可爱的姑娘，她披起她的女友的天衣。她们在庄严的时刻合为一体而出现，与其说是可爱，不如说是庄严。她的脚底染着血迹，出现在我的面前，她那飘动的衣裾的褶痕里也沾染着血迹。那是我的血和许多高贵者的血。不，这种血不是白流的。迈步前进吧！勇敢的人民！胜利女神引导着你们前进！就象大海冲破你们的海堤一样，你们也这样去冲破、冲倒专制暴君的壁垒，让你们的洪流淹没他们，从他们强占去的基地上把他们冲走！

〔鼓声渐近。

听！听！这种声音不知有过多少次号召我迈着自由的步伐走向胜利的战场！我的战友们曾经多么勇敢地走上危险的荣誉的道路！现在我也要离开这座牢狱向光荣的死亡迈步前进；我要为自由而死，我曾经为自由活过，战斗过，现在我要忍痛为自由牺牲。

〔背景布满了一队手执斧钺的西班牙兵士。

好，把他们集中起来吧！排好你们的队伍，你们吓不倒我。我惯于面对枪矛挺身而立，四周环绕着威胁的死亡，我只觉得热烈的生命加倍有劲。

〔鼓声。

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了！刀光剑影在闪烁——朋友们，拿出勇气来！在你们的后面有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

〔指着卫兵。

这些人是受统治者的空话驱使，并非出于他们自己的本心！保卫你们的家产！为了救你们的至爱亲人，照着我留给你们的榜样，欣然捐躯吧。

〔鼓声。当他穿过卫兵们走近后方的门口时，幕下。音乐齐奏，在胜利交响曲中剧终。

译 后 记

《哀格蒙特》是歌德在一七八七年完成的一部历史悲剧，跟他在一七七一年写完的另一部历史悲剧《葛兹·封·贝利欣根》可称为姊妹篇杰作。这两部戏剧同样地歌颂了十六世纪反抗暴政、向往革命、追求自由的英雄人物。在《葛兹》里反抗的是罗马皇帝、罗马法律、罗马主教；在《哀格蒙特》里反抗的是西班牙国王、专制暴政和宗教裁判。不过《葛兹》里的主人公比较积极，而《哀格蒙特》里的主人公比较保守罢了。

歌德动手写这部戏剧，远在一七七五年去魏玛之前。当时写了几场，就没有继续下去。到魏玛以后，由于政务繁忙，无暇执笔。到一七七八年十二月加写了几个场面，以后又时作时辍。在一七八五年这部戏剧已经差不多写完，但是直到一七八七年六月至八月之间，当他在意大利旅行的时候，才在罗马把这部剧本加以改作而完成定稿。

歌德本剧主要取材于耶稣教士法米阿诺·斯特拉达（Famiano Strada）用拉丁文写成的历史著作《比利时战记》（De bello Belgico，1551年），该书共有二十卷，歌德利用了本书的前部七卷。另外歌德也参考了麦台伦（Emanuel von Meteren）的《尼德兰史》的拉丁文本（1598年）或德文译本（1604年）。

歌德本剧是描写十六世纪尼德兰人反抗西班牙残暴统治，

尼德兰贵族哀格蒙特伯爵被西班牙总督逮捕杀害的史实。在这里温习一下当时尼德兰的历史是必要的。

尼德兰（包括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的一部分）在十六世纪查理五世统治时期是被包括在哈布斯堡王朝的世界帝国以内，组成这个帝国的有德意志、西班牙、那不勒斯王国、捷克、匈牙利以及刚发现不久的新大陆上的大片领土。它的最高统治者是查理五世。

一五五五年查理五世觉悟到他梦想建立“世界帝国”的计划失败，退了帝位，把领土分给他的兄弟和儿子。这时西班牙和尼德兰就落到他的儿子腓力普二世手里。

腓力普二世是比他父亲更残酷的暴君。他在尼德兰建立了西班牙的专制政体制度。一五五九年他把他的异母姊姊玛加丽特·封·帕尔玛派往尼德兰当女摄政，并且把他宠信的红衣主教格兰维拉派去独揽总督大权。为了反对异教，他颁布最严厉的惩罚敕令，建立宗教法庭，剥夺人民自由和各州的特权。

尽管对异教徒的压迫越来越厉害，但是宗教改革的热潮却越来越壮大。加尔文教徒和再浸礼教徒在各地进行秘密的和公开的传教。好多城市里发生暴动。这时，尼德兰的贵族们也对西班牙统治者抱着反对情绪，其中包括奥兰宁亲王、哀格蒙特伯爵和霍恩海军上将。

虽然西班牙统治者为了缓和形势，对贵族们的要求作了一些让步，撤走西班牙军队，召回红衣主教格兰维拉，但是腓力普二世对付尼德兰的基本政策并未改变，对付异教徒的惩罚敕令也没有取消，而且还秘密制订了一个坚决镇压的计划。

人民的愤怒象火山一般爆发了。一五六六年八月开始了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他们破坏教堂和修道院，捣毁圣像。这种

圣像破坏活动迅速在各地蔓延开来。

摄政不得不采取一些温和的措施。她发表了一篇宣言，答应停止宗教裁判所的活动，减轻惩罚敕令规定的惩罚，并且笼络贵族。这时，被起义群众吓坏了的尼德兰贵族，又回过头来跟政府一起用武力镇压起义，背叛了人民。

腓力普二世听到破坏圣像起义的消息，大为震怒，一五六七年九月，他派了残暴的阿尔巴公爵带领一万名大军开到尼德兰，建立了极其残暴的血腥统治。这时有些贵族逃亡国外，奥兰宁亲王也逃了。只有哀格蒙特这一些人还对统治者抱着幻想，结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一五六八年六月五日阿尔巴公爵下令把哀格蒙特伯爵和霍恩海军上将在布鲁塞尔的市场上处斩。

在这以后，尼德兰人为了他们的自由，揭起了反抗西班牙的义旗，跟西班牙统治者进行了八十年的斗争，最后由于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的签定，终于使西班牙承认了尼德兰联合共和国。

以上是历史的事实。歌德根据这个史实写成的《哀格蒙特》，剧情是简单的。哀格蒙特作为一个放荡不羁、爱好自由的年轻骑士登场。他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尼德兰的女摄政对他也具有亲切的、几乎达到爱情程度的友谊，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他在人民群众中获得信仰和威望，又对他感到猜忌不安。他有一个女友克莱尔辛，是一个可爱的小家碧玉，对他爱慕备至。这时尼德兰各处因不堪西班牙的暴政和对宗教信仰的压制发生骚动，西班牙国王腓力普二世派遣残忍的阿尔巴公爵带领大兵到尼德兰准备进行镇压。女摄政感到自己的地位不稳，离开宫廷逃走了。贵族反对派中的奥兰宁亲王也闻风逃走，事先

并曾亲自劝哀格蒙特跟他一起逃走，共襄大举。但是哀格蒙特却相信国王的仁慈，不肯听从，结果被阿尔巴公爵诱进府中，加以逮捕。他的爱人克莱尔辛听到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的消息，极度震惊，曾往大街上呼吁市民们起义，救哀格蒙特出狱，但市民们都象惊弓之鸟，畏缩不前，她只得服毒而死。这时，哀格蒙特身在狱中，幸有阿尔巴公爵的私生子对他深表同情，给了他最后的安慰。但是，在一切希望都告消失的时候，他也只得泰然就寝，准备从容赴义。在梦中，他的情人克莱尔辛化作自由女神出现在他的面前，预示他的死亡将成为尼德兰获得解放的先兆，并且拿一顶胜利桂冠罩在他的头上。全剧就在主人公梦醒之后发出自由的高呼和对人民的号召声中告终。

不用说，歌德的戏剧和历史上的事实是有些出入的。譬如尼德兰的女摄政玛加丽特·封·帕尔玛并不是在阿尔巴公爵到来时即弃位而去，她一直到公爵来了两三个月之后，即在一五六七年十二月才辞职把全权移交给阿尔巴公爵。哀格蒙特的死刑，并非在被捕后不久就执行，而是在被捕半年多以后，他是一五六八年六月五日被斩首的。又如圣像破坏者的暴动是在一五六六年八月，而公爵是在次年八月才被派往尼德兰，其间有整整的一年时间。歌德为了使戏剧情节紧凑，给我们把历史的时间缩短了。

特别是在主人公哀格蒙特的性格的刻画上，歌德是脱离史实的束缚，完全服从于他自己创作上的要求而加以改头换面的。

历史上的哀格蒙特虽然是一位勇敢的正直的贵族，但决不是人民起义的领袖，也不是怎样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虽然属于贵族的反对派，但是他对于尼德兰民族解放斗争的态度是动

摇不定的。他对于破坏圣像的暴动，起初虽然加以支持，到后来却又投到异族统治者的方面去，而对他自己领地内的暴动加以镇压。他也不象歌德所描写的那样是一个未婚的年轻的骑士，事实上，他在一五四四年就娶了施麦恩宫伯的女儿为妻，她给他生了十一个子女，当他在布鲁塞尔市场上被处死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六岁的中年男子了。

歌德笔下的哀格蒙特是按照诗人自己的意志加以塑造的。在这个剧本里，他是一个真正的尼德兰人，率直坦白、豪侠尚义、放荡不羁，他爱生活，好享乐，喜交际，他精于骑士的武艺，他待人忠厚，深受人民大众的爱戴，他年轻风雅，深得妇女的欢心。由于他自己光明磊落，无愧无怍，他也不疑心别人，他对腓力普二世抱着浅见的幻想，认为"查理的儿子，不可能做卑劣的事情"。可是最后他就是为了轻信他人而葬送了自己。然而这样一位英雄，对于死亡是没有惧怕的。他抱着临难毋苟免的精神，在临刑之前，从容镇静，他说："如果我的流血能够为了大家，能给人民带来和平，那我也愿意让它流的。"他又说："我曾经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奋斗，我现在要为自由而死。"

这样，歌德就把历史上的哀格蒙特改造成一个争取自由的民族英雄。这样就突出了戏剧的主题思想，提高了戏剧的战斗性。作者在他的自传《诗与真》第二十卷最后一章里谈到这个剧本的创作时曾这样写道："不过为了适合我的利用，我必须把他改变成一个具有这些特性的人物，这种特性对于一个青年比对于一个有阅历的男子更为适合，对于一个未婚者比对一个做家长的人更为适合，对于一个独立不羁的人物比对于一个尽管具有自由思想而仍受各种事情限制的人更适合。当我这样在

我的头脑中把他年轻化并使他从一切约束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我又授与他无限的人生欲望，无比的自信，吸引一切人的天赋（吸引力），让他因此博得人民的爱戴，一位公爵夫人的秘密的爱心，一位质朴少女倾吐出来的爱情，一个具有政治手腕的人物的同情，甚至获得他最大的敌人的儿子的倾心。”

在这部戏剧中次于哀格蒙特、被描写得极成功的人物，当然是哀格蒙特的情人克莱尔辛。她是一个小市民的少女，快乐、活泼，满足于现在，不忧虑将来。但是决不是一个浮躁轻狂的浪漫少女，她的感情是纯洁的，她的态度是恳挚的，从她的身上，我们又看到《浮士德》中的格莱特辛的身影，她和格莱特辛属于同一个类型，她是歌德所创造的独特的产儿，在全世界的文学中罕有其例。她对于哀格蒙特的爱情是热烈而坚贞的。她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献身于她所爱慕的英雄。她认为她能做哀格蒙特的爱人是幸福的、可以自豪的。她说：“我置身在他的怀中，还不应当算是最幸福的人吗？”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她的灵魂的高傲之处，她决不存有什么“齐大非偶”的自卑感，她是有勇气的、有果断力的少女，尽管她家境清寒，不得不为烧煮缝衣的家务事所累，她并没有失去乐观的信心。这一点也说明她比格莱特辛更胜一筹，具有更坚强的性格。到后来哀格蒙特身陷囹圄，她居然以一个弱女子的身分，到街头对市民振臂奋呼，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她能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她认为只要人民团结起来，“那一小撮的奴才还能抗得住我们吗？”结果当她看到市民们胆小如鼠，不敢起来反抗的时候，她就抱着“不让哀格蒙特自由、毋宁死”的精神，不惜一死而服毒自杀。这一点就说明她除了具有少女的动人爱怜的气质之外，还有愧煞须眉的胆识，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不象你们有

腕力、有筋骨，可是我却有你们大家都缺少的勇气和藐视危险的精神。”因此，她具有跟哀格蒙特相同的本性。她决不踌躇动摇。她为自己的本性冲动所驱使，投入哀格蒙特的怀抱，也同样投入死亡的怀抱。哀格蒙特虽然在地位、事业方面胜过她，但是她在勇气活力和素朴的优美方面却也胜过哀格蒙特，正因为具有这种特质，她比她的爱人更受到世人的喜爱。

在这部戏剧中对于其他的历史人物，如审慎的女摄政、有政治家手腕的玛克阿维尔、智虑明达的奥兰宁亲王、残酷的阿尔巴公爵也都刻画得细腻有力。

群众的场面在这部戏剧中出现了三次，席勒非常赏识这种历史性的地方色彩和群众场面。但是歌德在这里并没有刻画出人民的力量，他描写群众场面只不过是展开故事的背景，让群众来做衬笔，显露出戏剧中主人公的灿烂的光辉，让读者从群众的口中认识到主人公的性格和伟大之处。因此，在这部戏剧里，群众始终是处于客卿的、被动的地位。他们对于当前的形势，并没有统一的明确的认识，各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们中间存在着矛盾和意见的分歧，他们是庸俗的小市民，“只要每天有饭吃就行了”，其他是什么都不管的，“政府要怎样就怎样”，他们只是“苟且偷生”，当然更谈不到有什么革命的要求。特别是在第五幕克莱尔辛到大街上号召群众揭竿而起的时候，民众一个个都是贪生怕死之辈，任她怎样鼓动，也激发不了他们，他们除了对克莱尔辛表示哀怜以外，什么表示也没有，好象都是些冷血动物，都是一些市井懦夫。从这里也可以说明歌德对于人民群众的看法。作者虽然对人民抱有同情，也希望他们从统治者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但是他却看不出人民群众有自发的革命力量。这也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条件

的不成熟、人民意志的软弱和觉悟力的不够。

在这部戏剧作品里面，我们也看到莎士比亚给作者的影响，特别是在群众场面的描写上，歌德是以莎士比亚的悲剧《恺撒》作为范本的。在最后一场克莱尔辛以自由女神的姿态出现在哀格蒙特的梦中的时候，令人想到莎士比亚的《亨利八世》第四幕第二场皇后喀塞林在死前也曾有过类似的梦境。

尽管这部戏剧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是整个讲来，这还是一部充满了热爱自由和反抗一切民族压迫的思想的伟大作品，这里面还震荡着狂飙突进时代的余音，证明了即使是在魏玛古典主义时期的歌德，还多少保留着反抗的精神，还看出歌德对当时封建君主的专横和教会的为非作恶流露出极度不满的情绪。

这部作品中的乐观主义思想曾大大地吸引了贝多芬，这位乐圣曾为本剧配乐，作过十首插曲，尤以其中的《哀格蒙特序曲》最为出色。

一九六二年一月译者识于上海。

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

钱春绮 译

剧 中 人 物

伊菲革涅亚

托阿斯——陶里斯王

俄瑞斯忒斯

皮拉得斯

阿耳卡斯

地点：狄安娜神殿前的林苑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伊菲革涅亚

古老、神圣、茂密的树林，摇动着
你们的树梢，我来到林荫之下，
仿佛走进女神① 的静静的神殿，
依旧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
就象头一次来到这里一样，
我的心灵还有点不大习惯。
我恭然顺从的那种高贵的意志②
把我在这里暗藏了这么多年；
我却依然如故，是一个外人。
因为，大海隔开了我的亲人，
我每天每日站在大海之滨，
我的心总在向往希腊故国；
可是，海波只传来阵阵澎湃的
沉重的涛声，答和着我的叹息。

---

① 希腊神话中的阿耳忒弥斯，罗马神话中名狄安娜。

② 阿耳忒弥斯女神的意志。

远离父母弟妹、孤独度日，
真是痛苦！一切临近的幸福
都被忧伤从她的眼前剥夺，
她那驰骋的遐想，总是把她
带回父亲的家园，那儿，太阳
第一次给她打开了天门，那儿，
有同胞一同嬉戏，大家靠着
慈绳爱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我也不想跟天神强辩；不过
女子的处境确是令人悲叹。
在家中，在战地，都是男子的天下，
就是在异国，他也能摆脱困境。
能自得其乐；戴上胜利的荣冠！
自有光荣的死亡等待着他。
女子的幸福却受到何等限制！
服从一位粗暴的丈夫，就已是
她的义务和安慰；如果厄运
把她赶到远方，那真是悲惨！
贵人托阿斯就这样用严厉、神圣的
奴隶的桎梏把我羁系在这里。
女神，救命的恩人，我侍奉你，
竟暗怀厌恶之心，我坦白出来，
觉得多么可耻！我本该自愿
为你尽职，献出我的一生。
我常寄希望于你，如今我还要
仰仗你，狄安娜，是你把我，这个

最伟大的国王的被弃的女儿，
救到你的神圣的温柔的怀中。
宙斯的女儿[1]，既然是你使那位
贵人害怕，要他献出了闺女，
既然是你把那位向你的祭坛
献出爱女的、如神的阿伽门农，
从特洛亚的毁坏了的城边，
护送他荣归故国，给他保全
他的妻子、厄勒克特拉[2]，还有
他的儿子，这些无上的至宝：
那么，也让我去跟家人团圆，
你曾救我于死亡，请再救我
脱离这宛如第二次死亡的生涯！

第　二　场

〔伊菲革涅亚。阿耳卡斯。

阿耳卡斯

国王派遣我到这里来，命我
向狄安娜的女祭司问好。今天
乃是陶里斯[3]岛民为了伟大的
新的胜利向女神谢恩的日子。
我赶在国王和军队之先前来，

---

① 阿耳忒弥斯是宙斯和勒托所生。

② 阿伽门农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的姊妹。

③ 陶里斯为克里米亚半岛的古名。希腊名陶里刻。

向你报告：他们就要莅临。

伊菲革涅亚

我们已经准备好郑重欢迎，
我们的女神正露着慈祥的眼光，
等國王亲手献上可喜的牺牲。

阿耳卡斯

哦，但愿我也能看到你这位尊贵、
可敬的女祭司的眼光，圣女啊，
变得更加明朗，更加光亮，
给我们一个吉兆！你的内心
依旧非常神秘地充满了哀愁；
多年以来，我们徒然期望你
说出一句由衷的肺腑之言。
我自从在这个地方认识你以来，
看到你的眼光，总使我战栗；
你的灵魂，就象被一根铁索
锁在你的胸房深处一样。

伊菲革涅亚

被放逐的孤女正宜于如此。

阿耳卡斯

你自认是个被放逐的孤女？

伊菲革涅亚

异乡怎能成为自己的祖国？

阿耳卡斯

你的祖国对你已成为异乡。

伊菲革涅亚

正因如此，才难治我的心伤。
在我的少女时代，我的灵魂，
刚刚跟父母弟妹联系在一起，
新的嫩枝刚刚亲密无间地
从老干根部蓬勃地向上生长，
可怜，一种冷酷无情的咒诅
就将我紧紧缚住，把我跟我的
亲人隔开，用它的铁拳扯断
美妙的联系。青春的无上欢乐，
少女时代的芳华，一切都已
付之东流。虽然获救，我却是
只留下形影，生命的活泼的快乐
再也不能在我的心中开花。

阿耳卡斯

象你这样，还要自称为不幸，
我也要说你简直是不知感恩。

伊菲革涅亚

我常常感激你们。

阿耳卡斯

但并不真诚，
你这种感激不能称恩人的心：
你没用快乐的眼光对恩主表示
你过着满足的生活，由衷地高兴。
多年以前，当深秘莫测的命运
把你送来这座神殿之时，
托阿斯怀着畏敬和喜爱，对你

无任欢迎，认为是天神所赐，
这片海岸也对你亲切友好，
而过去，它对外人却充满恐怖，
因为，在你来以前，谁来到我国，
无不被带到狄安娜神殿的阶前，
按照古俗，献作血腥的牺牲。

伊菲革涅亚

光是自由地呼吸算不了生活。
在这片圣地，我象个绕着自己
坟墓的鬼魂[①]，只有无限哀愁，
这算是什么生活？每天每日，
象在梦幻中一样浪掷光阴，
准备走向一种灰暗的日子，
就象一群去世的可悲的鬼魂，
在忘川之旁忘记生前的一切，
这也能说是觉得快乐的生活？
一种无益的生活就等于早死；
这种妇女的命运，我体会最深。

阿耳卡斯

你这种不肯知足的高贵的自尊心，
虽使我深感惋惜，我也体谅你；
它剥夺了你的生活的乐趣。
你来此以后，难道是无善可陈？

---

① 古代希腊人认为：没有受到正式葬礼的鬼魂，不肯在墓中安息，常在夜间绕墓彷徨。

是谁打开了国王的忧郁心情？
任何外人都要被带到狄安娜
女神的祭坛上让他流血丧生，
是谁年复一年，婉言相劝，
阻断这种残酷的旧俗，让那些
被拘捕的人常能被遣返回乡，
幸免于难逃的死亡？狄安娜女神，
缺少了历代相传的血腥的供品，
她不是并未对你发怒，却显得
宽宏地听从了你的婉言祈祷？
胜利① 不是鼓着欢腾的羽翼
绕军队翱翔？甚至先期赶来② ？
国王英明勇敢地领导我们
那么多年，由于你来到这里，
现在也喜爱宽大为怀，减轻了
我们必须默从的义务，从此，
不是人人都觉得命运改善？
你怎能说你无益于人，不是你
亲自给千万的人洒下甘露？
对于神将你赐给他们的岛民，
你不是新幸福的无尽的泉源？
在这不好客的杀人的海边，
不是你让那些外邦人平安回国？

---

① 胜利女神（希腊神话中名尼刻Nike，罗马神话中名维克托里亚Victoria）在造型艺术中表现为有翅膀的女神，常在胜利者的上空或前方翱翔。

② 指敌人不战而遁。

伊菲革涅亚

瞻望未来，未尽之事尚多，
这些琐屑也就微不足道。

阿耳卡斯

你赞美不重视自己成绩的人？

伊菲革涅亚

重视自己的成绩要受人责备。

阿耳卡斯

过分自负、不尊重真正的价值，
太爱虚荣、夸大虚伪的价值，
也同样该受责备。请相信我，
听我一言，我对你忠诚老实：
今天国王来跟你谈话，不管他
要说什么，你都要宽宽他的心。

伊菲革涅亚

你的句句良言使我不安；
我常常难以避开他的提议。

阿耳卡斯

想想你的义务和你的利益。
自从国王失去了他的太子，
他的家人受他信任的不多，
而且对这些少数人也不象从前。
他用猜忌的眼光看每一个
贵族的儿子，作为王国的继承人。
他害怕年老无依，或许是害怕
发生大胆的谋叛以及早死。

斯库提卡人[1]并不擅长于词令，
国王尤其是如此。他只习惯于
发号施令，习惯于实干，不懂得
说话的技巧，不懂得转弯抹角、
从容婉转地转到他的话题。
你不要婉言拒绝，你也不要
故意误解，使他感到扫兴，
你要讨好他，迎合他的心意。

伊菲革涅亚

我要促成对我威胁的亲事？

阿耳卡斯

你把他的求婚说成是威胁？

伊菲革涅亚

对我乃是最可怕的威胁。

阿耳卡斯

对他的爱心你尽管表示信任。

伊菲革涅亚

他要首先解除我心中的恐怖。

阿耳卡斯

你为何把你的出身秘而不宣？

伊菲革涅亚

对一个女祭司来说，可以保密。

阿耳卡斯

你对国王不该有什么保密；

---

① 希腊人把住在黑海北岸的一切民族都称为斯库提卡人，其中包括陶里刻人（陶洛人）。

他虽然没有强求你，他却觉得，
他那高贵的心中却深深觉得，
你是小心翼翼地防备着他。

伊菲革涅亚

他对我滋长着厌恶、不快的心情？

阿耳卡斯

好象是如此。他虽不讲你什么，
从他漏出的话中，我却能知道，
他的心中确实怀着个愿望，
要将你占有。哦，请你不要让他
这样发展下去！免得他的
不快之感在胸中日趋成熟，
而给你带来恐怖的后果，那时，
你想起我的忠告，就悔之晚矣。

伊菲革涅亚

怎么？任何爱惜自己的名誉、
敬重天神而能控制自己的
高贵的人都不会这样想，难道
国王竟能如此？他想用暴力
把我从祭坛拖往他的卧床？
那我可要求救于一切天神，
特别是狄安娜，这位果断的女神，
她一定会来保护她的女祭司，
欣然保护一位处女的贞操。

阿耳卡斯

请放心！国王不会受到强烈的

青春热血的刺激，大胆干出
年轻人的举动。按他的想法，
我怕他会作出另一种坚强决定，
他会毫无克制地付诸实行：
因为，他的性情是坚定难移。
因此，我请你，如果你答应不了，
就对他剖白，表示你的感谢。

伊菲革涅亚

你还听到什么，请你告诉我。

阿耳卡斯

让他讲吧。我看见国王来了。
你尊敬他，让你自己的内心
命你友好信任地前去迎接他。
高贵的人常能因妇女的良言
发生很大的转变。

伊菲革涅亚　（独白）

我虽不知道，
我是否应当听从良朋的忠告；
可是我愿意承担这个义务，
要用好言来回报国王的大恩，
并且希望对这位当权的王者，
拣他中听的，对他当面直说。

第　三　场

〔伊菲革涅亚。托阿斯。

伊菲革涅亚

愿女神降福于你，赐你王者的
至宝！愿她赐与你胜利和荣誉，
赐与你财富和你合族的安宁，
满足你的一切虔诚的愿望！
让你这位悉心统治万民者，
也比万民享受更高的幸福。

托阿斯

只要国民称赞我，我就满足：
我所获得的一切，情愿让别人
享受得比我更多。不论是国王
或是平民百姓，只要他家中
常有余庆，就是最幸福的人。
当敌人的剑从我身边夺去了
我仅存的最心爱的儿子，
你很关心我的深深的悲痛。
只要我心中还存着复仇的念头，
我一点也不感到家庭的寂寞；
可是现在，我已凯旋归来，
敌国已破，儿子的大仇已报，
我却在家中得不到任何安慰。
以前，我从每个人的眼中
所看到的那种愉快的服从，
如今都暗暗变为忧愁和不快。
大家都猜测未来的变化，出于
无奈地听命于我这失嗣的寡人。

今天我走进我常常前来参拜的
这座神殿，为了祈求胜利、
感谢胜利。在我心中抱着
一个宿愿，你也并非不知道，
也并非出于你的意外：我希望，
为了国民的幸福和我的幸福，
把你迎到宫中做我的新后。

伊非革涅亚

哦，大王，你对陌生人的施恩
过于优渥。流亡者在你的面前
感到羞惭，在此处海滨，除了
你赐的保护和安宁，她别无所求。

托阿斯

你象对平民一样，也经常对我
隐瞒你怎会来到这里的秘密，
任何人都会觉得有欠妥当。
这处海滨使外邦人恐怖：
是国法规定，出于无奈①。只有你，
你享有一切正当的权利，你是
受我们欢迎的外宾，你可以根据
自己的心意优游度日，我希望
获得你的信任，任何诚心
待客的主人都可以存这种期望。

伊非革涅亚

① 因为他们要防止希腊人侵略他们，使该岛沦为殖民地。

我隐瞒我的父母的名字和我的
家族，大王啊，是由于有我的苦衷，
并非不信任。因为，你如果知道，
眼前是何人，你所抚养、保护的，
是什么该咒诅的人，你宽大的心
也许会由于恐怖而异常战栗，
你就不会让我分享你的
统治权，却会迫不及待地将我
逐出国境；不等你打算让我
欣然回到亲人身旁，结束
流离生活，你也许会将我推上
无家可归的绝境，任何飘泊者、
被逐出家园者到处都会碰到
这种冷酷、无情、恐怖的手掌。

托阿斯

不管神意对你怎样，不管神
对你的家族和你有什么想法，
自从你来到我们这里居住、
享受一种虔诚的宾客权以来，
我并不缺少从天而降的福祉。
说我保护的是罪孽深重的人，
这句话怎么也不能使我相信。

伊菲革涅亚

造福的是你的善行，不是宾客。

托阿斯

厚待恶人不会得到赐福。

因此，打破沉默吧，别再拒绝我；
提出要求的并非是不正当的人。
是女神把你交到我的手里；
她认为你很圣洁，我也是这样。
今后我仍以她的指示为准则：
如果你有希望回归故乡，
我就对你放弃一切要求。
可是，如果归路永远断绝，
如果你的一族已遭放逐，
或者已因遭逢大难而灭绝，
按照好些法定①，你就是我的人。
坦白地说吧！你知道，我不会食言。

伊菲革涅亚

我的舌头不愿解除这个
古老的束缚，它不愿意泄漏
这个保持很久的秘密。因为，
一经公开，秘密就得离开
深心中安全的住所，不能复归，
是祸是福，全得听凭神意。
请听！我是坦塔罗斯②的后裔。

托阿斯

你泰然说出一句重大的话。

---

① 他是她的君王，又是她的恩人和保护人。

② 坦塔罗斯（*Tantalos*）是宙斯和水仙普路托所生的儿子，诸神之友，因杀子珀罗普斯宴请天神，被罚入冥土永受饥渴之苦。伊菲革涅亚是他的第五代后裔。

你说他是你的祖先？谁不知道，
他从前受过诸神最高的恩宠。
你说的就是那位坦塔罗斯，
朱彼忒[1]曾向他请教，跟他共餐，
由于他的谈吐，精于世故，
智慧颇深，连诸神都愿意倾听，
就象倾听宣示神谕一样。

伊菲革涅亚

就是他；可是天神不能象跟
自己神族那样跟凡人交游；
凡人毕竟过于虚弱，到那
不习惯的高空难免不晕眩。
他不是卑贱之辈，也不是叛徒；
做伟大雷神[2]的奴隶，未免太委屈，
做神的朋友，他又不过是凡人。
他的罪是人情之常；神的裁判
过于严厉，诗人们唱道：傲慢
和不忠把他从朱彼忒的席前
打进古老地狱的羞辱之中。
他的全族就此受诸神憎恶。

托阿斯

是祖先的罪还是自己的罪？

伊菲革涅亚

① 应作宙斯。朱彼忒是罗马神话中的名字。

② 宙斯又称雷神。

巨人族[①]的顽强的胸怀以及
坚硬的骨髓虽然确实传给了
后代子孙；可是，神却铸好了
一道铜箍套在他们的头上。
不让他们的恐怖、阴郁的眼光
接触到思虑、节制、智慧和忍耐；
他们的一切欲望都变成怒火，
而且毫无止境地向四周蔓延。
坦塔罗斯的爱子，意志坚强的
珀罗普斯[②]就已凭大逆不道
和凶杀手段赢得美丽的妻子，
俄诺玛俄斯[③]所生的希波达弥亚。
她遂了他的心，生了两个儿子，
堤厄斯忒斯和阿特柔斯。他们
看到他们的父亲特别钟爱
异母所生的长子[④]，非常嫉妒。
仇恨将他们联合起来，他们俩

① 巨人族（Titanen）原是太古的神族，曾跟宙斯和俄林波斯山诸神大战而失败。歌德在这里把他们当作力大无比的勇悍的人类，而将坦塔罗斯归入该族。

② 珀罗普斯在跟国王举行赛车时，由海神波塞冬弄松了国王的车轮，使他坠地丧命，因此才能娶到公主。

③ 俄诺玛俄斯为厄利斯王。他定下选婿的条件：必须在驾车竞赛中胜过了他。

④ 珀罗普斯先跟女神阿克西俄刻生了个儿子克律西波斯。他被拉伊俄斯抢走（希腊人好男色的先例），后羞愧自杀。歌德这里所说的被异母兄弟谋杀，乃是出于另一种传说。

偷偷干下杀兄的第一件罪行。
父亲认为希波达弥亚是凶手，
大发雷霆，他向她要求归还
他的儿子，她只得走上自杀的
道路——

托阿斯

怎么不讲？继续说下去！
你不会因直言而致后悔！说吧！

伊菲革涅亚

一个人乐于回忆祖先，向朋友
叙谈祖先的事业、祖先的伟大，
并且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个
望族的末代而暗暗感到欣喜，
他真是幸福！因为一个家族
不是一下子就生出半神或怪物；
须经历一代代善人或恶人以后，
最后才给世人产生出恐怖
或是欢乐。——在他们父亲死后，
阿特柔斯和堤厄斯忒斯共同
统治他们的城邦①。但不能永久
和平共处。不久，堤厄斯忒斯
污渎了兄长的卧床②。阿特柔斯
报复他，将他驱逐。堤厄斯忒斯

① 他们逃到密刻奈（迈锡尼），继斯忒涅罗斯王之后担任统治者。
② 诱奸了他的嫂子埃洛珀。

蓄谋已久，早就狡猾地拐去
他兄长的一个儿子①，暗暗
抚养，象自己儿子一样溺爱他。
在他胸中培养愤怒和复仇心，
然后派他去都城，杀害他伯父，
其实是杀害他自己的父亲。
少年的阴谋被人发觉：国王
残酷地惩罚被派来的刺客，
以为杀的是他的侄儿。等到他
发觉在他醉眼之前惨死的
实是何人，已经太迟。为了
发泄他的复仇心，他暗暗筹划
旷古未闻的惨举。他佯装镇静、
若无其事、愿意和解，把他的
弟弟和两个侄儿②骗回国来，
随即把两个孩子抓起来杀死，
做成令人作呕、战栗的菜肴，
在初宴时，端到弟弟的面前。
堤厄斯忒斯吃饱了亲生骨肉，
忽然感到一阵忧伤，他问起
他的儿子，正以为已经听到
他们的脚步声、说话声，就在大厅的
门口，阿特柔斯却发出狞笑，

① 普勒斯忒涅斯。

② 其中一个也叫坦塔罗斯，另一个也叫普勒斯忒涅斯。

把被害者的头和脚掷到他面前。——
啊，大王，你战栗地背转你的脸：
那时，日神也这样不忍目睹，
竟勒转他的神车逸出常轨。
这些人就是女祭司的祖先；
他们那些无数的不幸的命运，
由精神错乱而干的许多罪行，
都被黑夜的沉重的羽翼掩蔽，
只有在骇人的朦胧之中可窥。

托阿斯

别再提吧。惨事说得太多了！
现在，告诉我，你出生在这个
野蛮的家族，是由于什么奇迹？

伊菲革涅亚

阿特柔斯的长子是阿伽门农：
他是我父亲。可是，我可以说，
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看出，
他是十全十美的男子的模范。
克吕泰涅斯特拉①先生我头一个
爱情的结晶，后生厄勒克特拉。
那时国泰民安，坦塔罗斯族
享受长久未见的升平。不过，
美中不足，我父母还缺少一个
儿子，等到刚刚如愿以偿，

① 伊菲革涅亚之母。

两姐妹间添了个俄瑞斯忒斯，
这个宠儿，对于安逸的一家，
就已在此时萌出新的祸芽。
战争的消息也传到你们这里，
为了报复绝色佳人的被劫①，
希腊王侯们调动全部兵力
安营在特洛亚城外。他们是否
攻下了京城，他们复仇的目的
是否达到，我没听说。我父亲
统率希腊大军。他们在奥利斯
总是等不到顺风：因为狄安娜，
对他们伟大的统帅生气，拖他们
后腿，并通过卡尔卡斯② 之口，
要求国王献出他的长女。
他们把我母女俩骗到军中，
把我拖到祭坛上，要向女神
献出我的头颅。——她的气平了：
她不要求我的血，她用祥云
裹起我，将我救走；我到了这座
神殿之中才感到脱离了死亡。
现在跟你讲话的，就是她本人，
伊菲革涅亚，阿特柔斯的孙女，
阿伽门农的女儿，女神的奴婢。

① 阿伽门农之弟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被特洛亚王子帕里斯拐逃。
② 特洛亚战争中希腊人的随军卜士。

托阿斯

对于公主，我也不会多给她
特权和信任，超过无名的女子。
我仍要提出我的最初的要求：
来吧，随我来，跟我有福同享。

伊菲革涅亚

哦，国王，我怎敢采取这个步骤？
不是只有搭救我的女神
才有权支配我的圣洁的生命？
她为我选了这座藏身之地，
她为我父亲把我保存在这里，
表面上已给他充分惩罚，或许
要留我做他老年的无上安慰。
也许我的快活的归期已近；
难道我要不顾她的计策，
违拗她的意志羁系在这里？
如果该留下，我要求神指示。

托阿斯

神的指示就是要你还留下。
不要不安心，寻找这种借口。
说多少拒绝的话，也是枉然；
说来说去，你只是不肯答应。

伊菲革涅亚

这些并不是只会迷人的话语，
我是向你掏出了我的内心。
难道你心里不知道，我是怎样

怀着不安的心情一定要去
见我的父亲、母亲和我的弟妹？
在古厅里面，伤心者依旧常常
悄悄地唤我的名字，如果我回去，
那种欢喜会象添了个婴儿，
一根根柱子都会裹上了花环。
哦，请你派个船只送我回去！
就等于给我们合家赐与新生命。

托阿斯

那就回去吧！照你的心意行事，
你也不必再听什么良言和
理性的呼声。完全做一个听凭
冲动的女性，让冲动毫无约束地
将她抓住，拉着她飘来飘去！
如果她胸中燃起一种情欲，
她就跟诱惑者私奔，离开父亲
或是丈夫的忠诚可靠的怀抱，
任何神圣的羁绊也扣不住她；
如果热火在她的胸中熄灭，
那么，不管怎样诚恳有力地
用金玉良言说服她，也是徒然。

伊菲革涅亚

哦，大王，请记住你的金口玉言！
我开诚布公，你竟如此回答我？
你刚才好象准备听我诉说。

托阿斯

不希望听到的话，我没准备听；
可是这也是意料中之事：难道
我不知道我是跟妇女打交道？

伊菲革涅亚

哦，大王，别责怪我们可怜的女性。
妇女的武器，虽不象你们的武器
那样辉煌，倒也并非不高贵。
请你相信，我对于你的幸福，
比你自己了解得更加清楚。
你不了解你自己，也不了解我，
以为结了亲，就会使我们幸福。
你满腔高兴，出于一片善意，
硬逼着我顺从你的心愿；
我要在这里感谢天神，是天神
给我坚强的意志，让我不同意
这种未经天神许可的结合。

托阿斯

不是神，是你自己的心在说。

伊菲革涅亚

神只是通过我们的心传话。

托阿斯

我就没有听神说话的权利？

伊菲革涅亚

热情的狂风掩盖了温和的声音。

托阿斯

这声音只有女祭司才听得清楚？

伊菲革涅亚

愿大王比大家更能觉察到这点。

托阿斯

你的圣职和你所继承的
跟宙斯同席的权利使我比我这
尘世的野人更和神接近。

伊菲革涅亚

那么
我真后悔被逼得说出了真情。

托阿斯

我是大丈夫；最好就此结束。
我说话算数：你还是去当你的
女神的祭司，是她选中了你；
可是，我要请狄安娜宽恕，直到
如今，我竟毫无道理地，怀着
内疚之心停止对她献祭。
自古以来，来到我们海边的
外人，总不会幸免，难逃一死。
只有你，凭你的亲切，使我深深地
喜爱，象着魔一样，竟忘了我的
义务，因为，从你的亲切之中，
我有时看到象是女儿的柔爱，
有时象未婚妻的脉脉含情。
你使我的感觉昏昏沉沉，
听不到国民发出的不平之鸣；
现在舆论沸腾，说我的儿子

早年夭命，全都是我的责任。
大众都要求恢复祭献，我无法
再为了你的缘故而阻拦他们。

伊菲革涅亚

我要求废祭，并非为了我自己。
认为天神嗜血好杀，这乃是
误解天神；这种人只是把自己
残酷的杀欲推诿在天神身上。
不是女神救我于祭司之手？
她要我效命，并不是要我死亡。

托阿斯

我们不宜于用站不住脚的道理、
随心所欲地解释和改变这种
神圣的惯例。你去尽你的义务，
我也要尽我的义务。我们发现
有两个外乡人躲在海边的洞中，
他们来到我国，不会有好事，
现在他们已落在我的手中。
我要杀了他们，给女神恢复
当初正常的、废止已久的献祭！
我就送过来；别忘记你的圣职。

第 四 场

伊菲革涅亚　（独白）

慈悲的女救星，你曾用祥云

裹住无辜的受迫害的人，
载之以轻风，把她救出了
命运的铁手，越过了海洋，
越过了广阔辽远的大地，
带到你认为合适的地方。
你大智大慧，你洞察未来；
你对于过去也不会忘怀，
你睁着眼睛望着你的人，
就象你的光①，黑夜的生命，
照临着大地，统治着大地。
哦，别让血迹污我的双手！
血不能给人幸福和安宁，
意外地惨遭杀害者的影子
会在不祥的时刻出现在
不愿杀人者的面前吓唬他。
因为不朽的天神很钟爱
在世间蕃衍的善良的人类，
他们很乐意延长凡人的
短暂的生命，很想让凡人
多享受一会共同的欢乐，
让凡人能够愉快地眺望
天神自己的永恒的天国。

---

① 指月光。狄安娜又是月神。

第二幕

第一场

〔俄瑞斯忒斯。皮拉得斯。

俄瑞斯忒斯

我们现在走的是死亡的道路：
每走一步，我的心更加宁静。
当我祈求阿波罗把复仇神的
可怕的跟踪从我身边赶走时，
他象用充满希望的肯定的神谕，
叫我到那位统治陶里斯岛的、
他亲爱的妹妹[1]的神殿里去，
在那儿可以获得帮助和搭救；
他的话已经实现，一切困苦
将随我的生命完全告终。
要我放弃太阳的美丽的光辉，
是多么容易办到，因为神的手
掐住我的心，使我神志不清。
既然阿特柔斯的后代不应该

---

① 狄安娜为阿波罗之妹。

戴着胜利的荣冠捐躯在沙场，
既然我该象我祖我父一样、
做个献祭的动物流血惨死：
那就如此吧！与其在罪恶角落里
陷入近亲谋杀者[①]的罗网，
倒不如死在这里的祭坛之前。
地狱的精灵[②]，你们跟踪着由我
脚上滴下的血液标出的道路，
象被放出的猎犬，追赶着我，
现在让我稍许休息一下吧！
放开我，我就要追随你们于地下；
你们和我，都不能见白日之光。
大地上的美丽的绿茵不能做
幽灵的游戏场所。我要到下界
来寻访你们：在那里，共同的命运
会把我们锁进永恒的黑夜。
只有你，我的皮拉得斯，你，跟我的
罪孽和流放毫无牵连的同伴，
我真不愿过早地把你带往那
幽冥之邦！只有你的生和死，
能够给我带来希望或恐怖。

皮拉得斯

俄瑞斯忒斯，我还没象你这样

---

① 指弑其堂伯阿伽门农的埃癸斯托斯。

② 复仇神。

准备走向地下的幽灵之国。
这条错综的小道，虽然好象是
要把我们引上漆黑的永夜，
我还想再兜出去，寻求生路。
我并没有想到死；我在想、我在听，
神是否会赐给我们一句良言，
给我们指出可喜的逃跑之路。
死亡，不管怕与不怕，要来时
总难以幸免。即使女祭司举起手
准备剪去我们的头发献祭①，
我心里还会存着唯一的念头，
认为你和我的救期将至。
振作起来，不要这样不愉快；
怀疑②会加速危险的到来。阿波罗
告谕我们：在他妹妹的神殿里，
给你准备了安慰、救助和回国。
神谕并没有暧昧之处，决不象
忧郁的受压迫者想象的那样。

俄瑞斯忒斯

在我童年时，我母亲就在我头上
覆上一块人生的黑色的头巾，
我就是这样长大，活象我父亲，
我那沉默的眼光，对于我母亲

---

① 献祭时，先将牺牲品饰以花环，带到祭坛前，洒以净水，剪去额上的一束头发，投入火中，然后加以杀戮。

② 怀疑阿波罗的神谕。

和她的奸夫乃是尖刻的责难。
每逢我姐姐厄勒克特拉默默地
坐在堂屋里的火炉边，我曾
多少次苦闷地爬到她的膝上，
睁着一双大眼睛对她凝望，
看她辛酸地哭泣。然后，她就
不绝地谈起我们的高贵的父亲：
我多想见他，前去他的身边！
我又想亲往特洛亚，又盼他回来。
终于有一天——

皮拉得斯

关于那不幸的时刻，
让地狱的幽灵们在夜间去谈吧！
回忆美好的时代会给与我们
新的力量去走英雄的道路。
天神需要很多善良的人
在这辽阔的世界上为他们服务。
他们也对你抱着期望；当你的
父亲并非情愿地走向冥府①，
他们没有让你追随他同行。

俄瑞斯忒斯

我后悔没抓住他的袍边跟他
同去。

---

① 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奸夫埃癸斯托斯趁阿伽门农就浴时将他杀死。

皮拉得斯

他们就这样为了照顾我
而保存了你，因为，如果你死了，
我将怎样，我真是无法想象；
我从小时起就跟你在一起，我只是
为你而活着，为你才想活下去。

俄瑞斯忒斯

别让我想起那些美好的日子，
那时，你的家①是我的自由之乡，
你那位贤明、慈祥、高贵的父亲
护养我这半枯的年轻的花朵；
那时，你一向是个乐观的伙伴，
象一只轻捷的彩蝶绕着一枝
阴暗的花儿飞舞，每天每日
在我的周围展示出新的生活，
把你的快乐灌输到我的心中，
使我忘记了不幸，跟你一起
放荡地度过活泼的少年时代。

皮拉得斯

我爱上你时，我的生命才开始。

俄瑞斯忒斯

说你的忧患才开始，这才是实话。
我象个感染瘟疫的被驱逐的人，

---

① 俄瑞斯忒斯在父死之后，由他姊姊厄勒克特拉托家奴秘密送到福喀斯的法诺忒，由斯特洛菲俄斯王收留，跟王子皮拉得斯一起长大。

痛苦和死亡暗藏在我的胸中，
这是我的最为可怕的命运；
哪怕我走到最卫生的地方，
在我四周，那些明朗的面庞，
立刻会显出慢性死亡的苦相。

皮拉得斯

俄瑞斯忒斯，如果你呼出毒气，
被你毒死的，首先应该是我。
我不是依然充满勇气和快乐？
快乐和爱是飞向伟大事业的
一对翅膀。

俄瑞斯忒斯

伟大的事业？我知道
它在我们眼前出现的时刻！
当那时，我们常常穿山越谷，
一起去追捕野兽，我们希望
有一天我们的心胸和拳头，也象
我们高贵的祖先，拿起大棒、
拿起刀剑去追击怪物和强盗；
随后，在傍晚时分，当我们一起
紧靠着，安然坐在大海之滨，
海波一直涌到我们的脚边，
辽阔的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
那时，常有一人按住他的剑，
未来的事业就象无数星辰，
冲破黑暗，照耀在我们四周。

皮拉得斯

我们的心灵想要完成的事业
真毫无止境。我们想把每件事
干得那样伟大，就象长期来
经过各地各代诗人之口
流传得越加发扬光大一样。
每逢在暮色之中，青年们随着
竖琴的声音，啧啧地歌颂我们
祖先所干的事业，听起来真悦耳；
我们的事业，在他们眼中，却显得
充满劳苦而不扎实！
我们就这样追求消逝的一切，
毫不留心我们所走的道路，
也不看看四周祖先的步伐
和他们那些尘世生涯的痕迹。
我们老是追随他们的幻影，
那幻影就象天神一样，漂浮在
远处山顶上的金色的云端。
我瞧不起那种把自己看得
象群众把他捧得那样高的人。
可是你，青年人，你要感谢天神，
他们已借你的手干了许多事①。

俄瑞斯忒斯

如果天神让人干光辉的事业，

① 指为父报仇。

使他能够消除家门的不幸，
使他能扩充领土，保卫国界，
能使他的旧敌跌倒或逃跑，
那么就让他感谢！因为，神已
赐给他一生之中最高的快乐。
我却被他们选作杀人的人，
选作杀我敬爱的母亲的凶手，
可耻地报复可耻的罪行，通过
他们的指示导我于灭亡。请相信，
他们看中坦塔罗斯的家族，
我这个末代，不会让我清白地、
光荣地死去。

皮拉得斯

祖先所犯的罪行，
天神不会向他的子孙报复；
任何人，不管他是善人或恶人，
总是自作自受。子孙所能继承的，
乃是祖上的福德，不是咒诅。

俄瑞斯忒斯

把我们引来的，并不是祖上的福德。

皮拉得斯

可是至少是高贵的天神的旨意。

俄瑞斯忒斯

就是他们的旨意要我们灭亡。

皮拉得斯

照神的吩咐行事，等着瞧吧！

你给阿波罗把他的妹妹① 送去，
让他俩在得尔福② 住在一起，
受到思想高尚的国民的崇敬，
两位高贵的神就会因此
降福于你，他们会把你救出
地狱的魔女③ 之手。现在已经
没有神敢闯入这座圣林之中。

俄瑞斯忒斯

这样，我至少可以安然死去。

皮拉得斯

我的想法完全两样，我把
过去和未来的事情巧妙地
联系起来，暗暗地加以解释。
在神的计谋之中，伟大的事业
也许早已成熟。狄安娜渴望
离开野蛮人的残酷的海滨，
不愿接受血腥的活人供品。
我们被指定来干辉煌的事业，
担子在我们肩上，我们已经
非常奇妙地被引进这座山门。

俄瑞斯忒斯

你真高明，竟把神的计谋

---

① 狄安娜女神的神像。

② 希腊地名，以阿波罗神殿闻名。

③ 复仇神。

跟你的愿望聪明地联系在一起。

皮拉得斯

人的智慧，如果不去留心
天神的旨意，那还有什么作用？
对犯下许多罪行的高贵的男子，
神会把我们认为不可能办妥的
困难的工作委派他去办理。
英雄获得胜利，他就忏悔地
为天神和尊敬他的世人服务。

俄瑞斯忒斯

如果注定我要活下去、干下去，
那就请神从我沉重的额头上
解除晕眩，它在这条滑足的、
溅污了母亲血液的小路上面，
要把我拖向死亡。请神慈悲地
止住这道从我母亲的伤口上
涌出来、永远污染我的血泉。

皮拉得斯

安心等待！你是徒增烦恼，
自己去发挥复仇神的作用。
让我想一想，别作声！如果在最
　后，
需要我们合力行事，那时，
我再叫你，我们两人就可以
慎重大胆地前去完成任务。

俄瑞斯忒斯

你说话象乌列赛斯①。

皮拉得斯

别讥笑我。

人人都要选择一位英雄，
步他的后尘，攀登俄林波斯
神山。让我坦白直说：我认为，
对于献身于勇敢事业的人，
玩弄机智聪明并不可耻。

俄瑞斯忒斯

我尊敬既勇敢而又正直的人。

皮拉得斯

既然如此，我不想再向你求教。
第一步已经成功。从守卫嘴里，
我现在已打听到许多事实。
我听说，有个外邦的圣洁的女子
她制止了杀人献祭的旧规；
她向神奉献的是纯洁的心、
香烟和祈祷。人人都夸赞这位
女善人；认为她是大家出身，
阿玛宗族②的后裔。为了免于
极大的灾祸，才逃到这里栖身。

俄瑞斯忒斯

我看，她这光明的境地会因我

---

① 按希腊人名应作俄底修斯，他是狡诈善辩的人。

② 传说中的小亚细亚好战的女族。引申为女战士、女丈夫。

这个罪人的走近而失去力量，
因为，咒诅象黑夜般追我，包围我。
虔诚的杀欲将把那种旧俗
再解放出来而置我们于死地。
国王的野蛮的心会下令处死；
他一动怒，妇女救不了我们。

皮拉得斯

碰到个妇女，正好！因为男子，
即使是最好的人，他的心也会
习惯于残忍，最后，会把他自己
深恶的定成法律，久而久之
就变成冷酷，几乎认他不出来。
可是妇女，总是坚持她所
抱定的信念。无论是好是坏，
依赖她较为可靠。——不要作声！
她来了；让我们分开。我不能马上
对她说出我们的名字，不能
毫无保留地说出我们的遭遇。
你走开，她要找你谈，我再叫你。

第 二 场

〔伊菲革涅亚。皮拉得斯。

伊菲革涅亚

外邦人，你是哪里人，从哪里来？
我看，你并不是斯库提卡人，

对比一下，你倒象个希腊人。

〔给皮拉得斯解开锁链①。

我给你的自由乃是危险的；

愿天神解除你所感到的威胁！

皮拉得斯

哦，声音多甜！在这异国的地方，

我又听到令人高兴的乡音！

我这被囚的人，好象又看到

我那故国海港边的青山

浮现在我的眼前。告诉你，让你

感到欣喜，我也是个希腊人！

在这一瞬间，我已忘记，我多么

需要你的帮助，我把注意力

全转到你那美丽的形影上面。

如果没有厄运封住你的嘴，

请问，你那象天神一样的出身，

是出自我们希腊的哪个宗族？

伊菲革涅亚

跟你讲话的，乃是天神自己

挑选出来、给她祝圣的女祭司。

别的不要多问；告诉我，你是谁，

是什么不由自主的厄运把你

和你的同伴带到我们这里来？

皮拉得斯

---

① 献祭时，先把牺牲的锁链解开，因为献祭品已是神圣的，不用再戴锁链。

是什么祸患老是纠缠不休地
迫害着我们，说起来非常简便。
但愿你也能这样简便地给我们
一线希望的光辉，神圣的女子！
我们是克里特岛人，我们的父亲叫
阿德拉斯托斯，我最小，名叫
采法洛斯，他叫拉俄达玛斯，
是我的大哥。我还有一个二哥，
粗暴而野蛮，在幼年时代，就不能
跟我们一同玩得和睦而快乐。
我们的父亲带兵攻打特洛亚，
那时，我们总是听母亲的话，
可是等到父亲凯旋归国、
不久去世以后，弟兄们就因
争夺王位和遗产而互相反目。
我站在大哥一方面。他把老二
杀死。为了要他偿还血债，
复仇神们总是紧紧跟踪他。
可是，阿波罗，得尔福之神，却派
我们来这蛮国的海边，给我们
希望。叫我们在他妹妹的神庙里，
等待充满祝福的援救之手。
我们就这样被捕，被带到这里，
让你供作献品。谅你也知道。

伊非革涅亚

特洛亚可曾陷落？请给我说清。

皮拉得斯

陷落了。哦，请你答应救救我们！
赶快给与我们神所允诺的
援助。请你可怜我的哥哥。
请你对他说句温柔的好话；
你跟他说话，务请体谅他一些，
这是我热诚的要求：因为，任何
欢喜、痛苦、回忆都很容易
攫住他的内心，使他错乱。
他有点神志不清，象发高烧，
他那美丽、自由的灵魂已经
成为复仇女神们的俘获品。

伊菲革涅亚

你的苦难真大，我恳求你，
忘记这些，先把话儿讲完。

皮拉得斯

那座高贵的都城，跟希腊人的
全部大军抵抗了十年之久，
现已化为灰烬，无法复兴。
可是，许多希腊英雄的坟墓
使野蛮人的海岸令人难忘。
阿喀琉斯和他的好友[①]都死了。

伊菲革涅亚

如神的英姿都已化为尘沙！

---

① 指帕特洛克罗斯。

皮拉得斯

帕拉墨得斯①、忒拉蒙之子埃阿斯②
他们再也见不到祖国的阳光。

伊菲革涅亚

他没说我的父亲，没把他跟那些
战死者并提。肯定！他还活着！
我会见到他！欢跃吧，亲爱的心！

皮拉得斯

可是，无数将士在敌人手下
杀身成仁，倒是非常幸福！
因为愤怒的敌意的神为那些
归国者准备的不是凯旋之乐，
而是残暴的恐怖、凄惨的下场。
难道没有消息传到这里来？
消息所到之处，到处流传着
那件旷古未有的惨事的传闻。
密刻奈的宫中充满了反复
不停的叹声，难道你竟然蒙在
鼓里？——克吕泰涅斯特拉靠着
埃癸斯托斯帮助，骗住她丈夫，
在他归国那天就将他刺死！——
你很尊敬这位国王的一家！
我看出，听到这出乎意料的恐怖的

---

① 以智慧闻名，后为俄底修斯陷害。一说死于帕里斯箭下。

② 通称大埃阿斯。因未能争得阿喀琉斯的遗甲，愤而发狂，以至自杀。

言词，你的心胸按捺不住。
你是他们的朋友的女儿？你也
出生在那座城市里，跟他们邻近？
不要隐瞒，也不要因我是第一个
报告这惨案的人而怪罪于我。

伊菲革涅亚

这件惨案的始末到底如何？

皮拉得斯

就在国王归国那天，他浴罢
起身，感到舒服宁静，向他的
妻子索取更换的衣服，那个
害人精拿了一幅充满褶子、
缠绕得非常精巧的织物扔在
他的肩上，罩住他高贵的头；
他象被一幅罗网罩住一样，
拚命挣扎，也摆脱不开，负义的
埃癸斯托斯将他刺死，伟大的
国王就被蒙住脸走入冥府。

伊菲革涅亚

那个同谋者得到什么报酬？

皮拉得斯

他已占据的龙床和一个王国。

伊菲革涅亚

干这种丑事是出于邪恶的淫欲？

皮拉得斯

也由于一种深深的复仇之心。

伊非革涅亚

国王有什么事情得罪了她？

皮拉得斯

一件重大的事情，如果可以为
弑逆辩护，她就能以此辩护。
有一次，天神刮起强烈的暴风，
阻挡住希腊大军不能出发，
他把她骗到奥利斯，并且把他的
长女伊非革涅亚带到那儿的
狄安娜祭坛之前，她就为了
希腊的幸福成为血腥的牺牲。
据说，此事在她的心里引起
深深的反感，因此，她就听从了
埃癸斯托斯的引诱，亲手拿起
灭亡的罗网害死她的丈夫。

伊非革涅亚 （蒙住自己的脸）

够了够了！我们等一会再见。

皮拉得斯 （独白）

她听到王家不幸的命运，好象
深为感动。不管她到底是谁，
她跟国王一定非常熟识，
而且是从贵人家被卖到这里，
对我们倒很有利。心啊，安静吧，
让我们迎着照临的希望之星，
欢欣鼓舞地、明智地把舵前进吧。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伊菲革涅亚。俄瑞斯忒斯。

伊菲革涅亚

不幸的人，我解开你的锁链，
但这是更严峻的命运的预兆。
这个神殿所给与你的自由
乃是催命的阴差，就象重病人
临终以前的回光返照一样。
可是，我不能说，我也不敢说
你们已无生望！我怎么能够
亲自用凶杀的手送你们的命？
只要我在当狄安娜的女祭司，
任何人，也不许他碰一碰你们的
头颅。可是，如果我拒绝执行
那位愤怒的国王交下的任务，
他就会来挑选另一位少女
做我的继任，那时，我就只能
单凭热烈的愿望支持你们。
尊贵的同乡！即使是呆在我们

家神灶边的最低微的奴仆，
到了异国，也会大受欢迎：
我该用怎样的欣喜和祝福才足以
表达我的心意，是你们，把我
父母教我尊敬的那些英雄的
形象带来，又用新的美好的
希望使我的内心获得快慰！

俄瑞斯忒斯

你是出于聪明的意图隐瞒
你的名字和出身？能让我知道
眼前的这位天人到底是谁？

伊菲革涅亚

我会告诉你。现在请对我说明，
你弟弟只讲了一半，那些打从
特洛亚归国、在自家门口默然
遭逢到苛酷、出乎意料之外的
命运的人，结果到底如何？
我虽是自幼就来到这座海边；
可是，我还记得，对那些英雄，
我曾怀着惊诧和不安，投以
畏怯的眼光。当他们出发之时，
好象俄林波斯的天门大开，
把那高贵的古代英雄人物
一起派遣下来威胁伊利翁①，
其中特别显赫的是阿伽门农！

① 特洛亚的别名。

告诉我，他一到家中，就中了妻子
和埃癸斯托斯的奸计而丧生？

俄瑞斯忒斯

正是如此！

伊菲革涅亚

可怜，不幸的密刻奈！
坦塔罗斯的后代就这样用他们
野蛮的手撒下了重重咒诅！
就象毒草摇着蓬乱的头，
向四周撒出无数有毒的种子，
给子子孙孙生出杀害近亲的
凶手，使他们永远冤冤相报！
刚才慑于恐怖的黑暗，没让你
弟弟讲完，现在请你来补充。
那个伟大家族的末代儿子、
注定要给他父亲报仇的可爱的
孩子，俄瑞斯忒斯，他怎样在那
血腥的日子逃命？同样的命运
可曾用地狱之网罩住他？他可曾
获救？他活着？厄勒克特拉还活着？

俄瑞斯忒斯

都活着。

伊菲革涅亚

金色的太阳，请借给我
最美的光辉，让我献到宙斯的
座前感恩！因为我贫穷而寡言。

俄瑞斯忒斯

如果你跟这王家有过来往，
跟他们有较为密切的亲戚关系，
象你的喜悦透露出来的那样：
请你镇静一点，克制自己！
因为，突然从喜悦转到忧伤，
往往使人忍受不住。我看出，
你只知道阿伽门农的死亡。

伊菲革涅亚

听到这消息难道还不够受？

俄瑞斯忒斯

恐怖的事情，你只听到了一半。

伊菲革涅亚

还担心什么？他们姐弟都活着。

俄瑞斯忒斯

你不替克吕泰涅斯特拉担心？

伊菲革涅亚

希望或担心，总归救不了她。

俄瑞斯忒斯

可是她也离开了希望的世界。

伊菲革涅亚

她是迫于后悔而发狂自杀？

俄瑞斯忒斯

是她亲生的骨肉送了她的命。

伊菲革涅亚

说得清楚些，别让我再猜下去。

你吞吞吐吐，象无数黑暗的翅膀
绕着我的不安的头颅乱飞。

俄瑞斯忒斯

我要埋进阴沉无声的黑暗
地狱中的那种罪行，难道天神
竟然选中了我到此地来
向你传达？你那温柔的嘴，
不顾我心意，逼着我；不过，它可以
要求我说出些惨事，让它知道。
在父王被弑那天，厄勒克特拉
救出她弟弟，藏起来：父王的妹夫①
斯特洛菲俄斯自愿将他收养，
跟他的亲生子一起生活，他儿子
叫皮拉得斯，他跟这位新来的
伙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
日渐长大，在他们心里，为国王
复仇的迫切的欲望也日见增强。
他们化装成外人，不让人觉察，
抵达密刻奈，假装前去报告
俄瑞斯忒斯的死讯，并且带去
他的骨灰。王后高兴地接待
他们；他们进了宫。俄瑞斯忒斯
就向厄勒克特拉暴露了身份；
她给他胸中煽起复仇之火，

① 阿伽门农的妹妹名阿那克西比亚，即皮拉得斯之母。

因为，在他神圣的母亲面前，
火势已逐渐减弱。她悄悄地
领他到他父亲被害的地方，
那儿，还有旧时的血迹，在那
常常洗刷的地面上留下苍白的、
充满不祥之兆的一条条污斑。
她用激昂的言词对他叙述
发生那件凶案的种种情况，
她自己的悲惨的奴隶生活，
获得幸福的叛徒们的骄气，
还有那位变成晚娘的母亲
将会给姐弟们带来的危险。——
她把在坦塔罗斯家门之中
已逞凶过的古老的匕首塞给他，
王后就这样死在儿子手里。

伊菲革涅亚

不朽的天神，在永远常新的云端，
你们幸福地过着纯洁的日子，
许多年来，你们让我跟人世
隔绝，把我放在你们的身边，
让我担任这清净无邪的职务，
叫我看守圣洁的火，你们
把我的灵魂，象火焰一样，引到
永远虔敬的澄空，引进你们的
住所，难道只为了让我对我
家庭中发生的惨剧知道较晚，

因而也感触更深？请你谈谈
那不幸的人！谈谈俄瑞斯忒斯！——

俄瑞斯忒斯

哦，如果说他死了，倒是万幸！
从被杀者的血中袅袅地升起
母亲的阴魂，
她向黑夜的太古的女儿们[①]呼唤：
“别让这个弑母的凶手逃掉！
追捕这罪人！他已被交给你们！”
她们倾听着，她们凹陷的眼睛
象饿鹰一样向着四周打量。
她们在黑洞之中挪动身体，
从角落里面也悄悄地爬出
她们的同伙：狐疑和后悔。在她们
面前升起一团冥河的蒸气；
在那袅袅的烟雾里面翻滚起
一种对于往事的永远的凝思，
混乱地盘绕着犯罪者的头颅。
她们，由于古老的咒诅[②]，早被
逐出布满神恩的美丽的大地，
如今又回来，恢复毁灭的权利。
她们快步追赶着逃亡的人；
要给他新的恐怖，才让他休息。

① 复仇三女神。

② 宙斯开始统治时，把复仇女神们驱逐至下界。

伊菲革涅亚

不幸的人，你跟他处境相同，
体会到他那逃亡者的痛苦！

俄瑞斯忒斯

你说什么？干吗说处境相同？

伊菲革涅亚

你象他一样，负着杀弟之罪；
你弟弟已对我说出这个秘密。

俄瑞斯忒斯

我再也不能忍受，我再也不能
用假话欺骗你的高贵的灵魂。
让那惯施诡计的外邦人巧妙地
对外邦人设下谎言的罗网
去陷害对方；在我们之间却要
说真话！
我就是俄瑞斯忒斯！我这有罪的
头颅正俯向坟墓，寻求一死；
不管是怎样死法，我都欢迎！
不管你是谁，我总希望你跟我的
朋友获救；我自己却不存奢望。
你好象并不存心呆在这里；
请设法逃去，让我留下。让我的
没有灵魂的躯壳坠下山岩，
让我的血冒出烟，飘进海洋，
给这蛮邦的海岸带来咒诅！
你们都走，回到美丽的希腊，

高高兴兴地开始新的生活。（下）

伊菲革涅亚

实现①啊，你是伟大天父的最最
美丽的女儿，你终于向我降临！
你的巨大的形象显现在眼前！
我眼睛几乎看不到你的双手，
它们满捧着果实、祝福的花环，
把俄林波斯之宝带下人间。
正如看到丰富的赏赐就知道
是国王所赠——因为，千万人视为
财富的，对他却微不足道——，现在，
从这种英明地储备多时的礼物，
天神啊，人们也看出是你们所赐。
因为，只有你们知道，什么
对我们有利，当每夜星云雾霭
遮住我们的前景，你们能洞察
未来的辽阔的国土。我们幼稚地
祈求早实现愿望，你们却泰然
听着我们的恳求；天国的金果，
没有成熟，你们决不采摘：
那种没有耐性、强行摘取，
吃了酸果以致送命的人，
真可悲。哦，别让这种等了许久、
还未想过的幸福，象那位去世的

① 使希望实现的女神，也象希望和幻想一样，歌德把她说成是宙斯的女儿。

友人[1]的影子，浮光掠影地从我的
眼前闪过而给我三倍的痛苦！

俄瑞斯忒斯　（又上）[2]

你如为你和皮拉得斯求神，
不要把我的名字跟你们的
提到一起。不要救罪人，跟他
在一起，你会分受咒诅和苦难。

伊菲革涅亚

我的命运跟你的紧联在一起。

俄瑞斯忒斯

绝不！让我独个儿无人陪伴、
走向死亡。你即使能把罪人
藏在你的衣袍里，你却瞒不过
老在监视的眼睛[3]，你这位天女，
你的出现，只能使她们避开，
却不能把她们赶走。她们那双
无情的放肆的脚，不准踏上
这座神圣的树林的地面；可是，
我却远远地听到：到处传来
她们的讨厌的笑声。象一位行人
爬到树上逃命，而在树下
却有几只狼等他。她们在外边

---

① 指阿喀琉斯，他原来是预定做伊菲革涅亚的丈夫的，后在特洛亚战争中牺牲。

② 他听到伊菲革涅亚祈祷，所以又回头走来。

③ 复仇神。

伏着休息；我一离开这树林，
她们就会摇晃着蛇发的脑袋，
从各处钻出，扬起一片沙尘，
紧紧追捕她们前面的猎物。

伊菲革涅亚

你能听得进一句友好的话？

俄瑞斯忒斯

请把它留给神所钟爱的朋友。

伊菲革涅亚

神给你一线新的希望之光。

俄瑞斯忒斯

我透过烟雾看到冥川发出
黯淡的光辉照耀我走向地狱。

伊菲革涅亚

你只有厄勒克特拉一个姐姐？

俄瑞斯忒斯

我只知道一个；还有位大姊，
她的好运把她及时地带走，
脱离家门的不幸，不象我们的
运气这样可怕。别问吧，别和
复仇女神们联在一起；她们
幸灾乐祸，煽我心中的灰烬，
不让烧毁我们一家的恐怖的
余火在我的心中悄悄熄灭。
这团孽火，难道要永远故意
给它鼓风，还泼上地狱的硫磺，

让它燃烧我这痛苦的灵魂？

伊菲革涅亚

我给你的火泼上甘美的乳香。
哦，让这纯洁的爱的气息轻轻地
把你胸中燃烧的烈火吹冷。
俄瑞斯忒斯，你能否听我的话？
恐怖女神的追踪，难道已使
你的血管里的血液干涸？
真有象从可怕的戈耳工[①]头上
发出的魔力使你全身僵硬？
既然从母亲血中迸发的声音
能用阴沉的调子向地狱呼唤，
难道纯洁的姊姊的祝福就不能
向俄林波斯慈悲的天神呼唤？

俄瑞斯忒斯

呼唤！呼唤[②]！你要我走上死路？
在你身体里藏着一位复仇神？
你是谁，你的声音是这样可怕，
搅得我的内心动荡不宁？

伊菲革涅亚

让我向你深深的内心表白：
俄瑞斯忒斯，我就是伊菲革涅亚！

---

① 戈耳工是三个女妖怪，头发为蛇，见之者立即化为石块。其中之一名墨杜萨。

② 俄瑞斯忒斯神志不清，只听到呼唤二字，以为是母亲的血的呼唤，没了解伊菲革涅亚的意思。

我活着！

俄瑞斯忒斯

是你！

伊菲革涅亚

弟弟！

俄瑞斯忒斯

放手①！走开！

我劝告你，不要碰我的头发！

我身上发出不可扑灭的火，

象克柔萨②的结婚礼服一样。

放手！我这不肖子要蒙受耻辱

默默死去，象赫拉克勒斯③一样。

伊菲革涅亚

你不会死亡！哦，但愿我能从你的

口中听到一句安静的话！

啊，释除我的疑团，让我相信

我求了多时的幸福确已到来。

半喜半忧的轮子在我的心里

不停地转动。如果碰到陌生人，

我会恐怖地走开；可是，见到我

弟弟，我的心却受到强烈的吸引。

---

① 伊菲革涅亚要上前拥抱她的弟弟。

② 伊阿宋遗弃美狄亚，另娶克柔萨（一名格劳刻）。美狄亚拿一件用毒药浸过的袍子送给新娘，新娘穿上身后，袍子上发出火焰，将她烧死。

③ 赫拉克勒斯停妻再娶，他妻子送他一件浸过马人血的袍子。他穿上后，痛苦不堪。后来叫人把他背到俄忒山上焚烧，被天神接他上天。

俄瑞斯忒斯

这儿是吕埃俄斯[①]的神殿？这位
女祭司在发着酒疯，难以控制？

伊菲革涅亚

哦，请听我说！哦，请向我看，经过了
多年，我的心又向幸福开放，
这世界又能把我的亲人带来，
我又能吻你的头，从前我伸出
手臂，只能拥抱空虚的清风，
如今，我又能伸手将你抱住！
别让开！别让开！因为，就是从那
帕耳那索斯山[②]涌出的万古之泉，
跃过岩石，流向金色的谷中，
也不及从我心中涌出的欢喜
这样澄明，我象被幸福的大海
环抱。我的弟弟！

俄瑞斯忒斯

美丽的仙女[③]，
我不相信你和你的甜言蜜语。
狄安娜要求女祭司严守清规，
污渎神殿者要受到她的报复。

---

① 吕埃俄斯（Lyaios意为消愁者）为酒神的别名。在酒神节日，女信徒们狂呼喧嚷，称为狂女（Mainades），宛如我们迎神赛会中的跳马弁。

② 古希腊的神山，山下的泉以卡斯塔利亚泉最著名，诗人常饮之。

③ 俄瑞斯忒斯神志不清，把他姐姐误认为是来引诱他、使他毁灭的山林水泽的仙女。

把手放开，别碰我的胸膛！
你如果爱上个青年，想要救他，
温存地给他提供美好的幸福，
请把你的心转向我的朋友，
他更值得你钟情！他在那边
山径中徬徨：你去找他，给他
指点正道，别来麻烦我。

伊菲革涅亚

镇静点，
弟弟，认认又被你找到的姐姐！
别把姐姐的纯洁的无上欢喜
指责为未加思索的该罚的情欲。
神啊，从他发呆的眼中除去
他的疯气，别让这万幸的瞬间
给我们三倍痛苦！你那位失去
很久的姐姐，她在这里。是女神
把我从祭坛上面救了出来，
带到这里她自己的神殿。
你已经被捕，准备献祭，你已
找到你姐姐，她在这儿当祭司。

俄瑞斯忒斯

不幸的人！既如此，就让太阳
照览我们一家最后的惨况！
厄勒克特拉没来？怎不让她
跟我们同死，免得苟延残喘，
忍受这种悲惨的命运和烦恼。

好吧，女祭司！我跟你前去祭坛：
残杀同胞原是我们这旧族
世代相传的遗风；我感谢天神，
你们决定剪除我，不让我留下
后代。而你，我也要劝你，不要
再留恋太阳，也不要留恋星辰：
来，随我一同走进黑暗的冥府！
象从硫磺池中产生的蛟龙，
互相斗争，吞噬它们的亲族，
让我们疯狂的一族也自相残杀；
你既无儿女，又无罪，跟我去吧！
你用怜悯的眼光瞧我？算了吧！
克吕泰涅斯特拉也曾想用这
同样的眼光打通她儿子的心；
儿子却挥手击中她的胸膛。
母亲倒下了！——起来吧，恼怒的幽灵①！
围成一圈过来吧，复仇女神，
来观看这出使你们快意的戏剧，
你们导演的最后的恐怖的一幕！
不是憎恨和复仇在这儿磨刀；
而是慈爱的姐姐被迫干这种
勾当。不要哭！你是无罪的人。
我从小时起，就觉得没有什么
比你更获得我的喜爱，姐姐。

① 指克吕泰涅斯特拉，她这时也该在场观看她女儿杀弟献祭。

挥起你的钢刀，不要顾恤我，
劈开我的胸膛，给那在里面
沸腾的血液打开一条出路！（虚弱地倒下）

伊菲革涅亚

我不能单独忍受这种幸福
和痛苦。——皮拉得斯，你在哪里？
尊贵的朋友，你怎么不来帮忙？（找人，下）

第　二　场

俄瑞斯忒斯　（从昏迷中醒来，立起）

再给我一杯①！最后一杯清凉的
忘川之水，让我感到快慰！
生命的抽搐就要从我的胸中
涤荡无存；我的精神就要
随忘川之水悄悄地流向你们，
亡魂啊，归于永远的黑暗的冥府。
让我这个飘泊的尘世之子
到你们安息的场所恢复精神！——
在树枝之间是什么轻声低语，
在昏暗之中是什么沙沙作响？——
他们已来观看我这个新客！
那一群象王族一样聚在一起、
互相感到高兴的，他们是何人？

① 俄瑞斯忒斯感到已无生望，求复仇神给他饮一杯忘川之水。

男女老少，都在和睦地同行；
他们逍遥的形姿彼此相似，
象天神一样。是的，就是他们，
我家的祖先！——阿特柔斯正跟
堤厄斯忒斯走在一起谈心；
嬉戏的孩子们溜过他们的身旁。
在你们之间已不再存有敌意？
复仇心已象阳光一样消逝？
那么，我也受欢迎，我也可以
加入你们庄严的行列。欢迎，
祖先们！俄瑞斯忒斯向你们问好，
我是你们族中最后的一代；
你们播的种子，由他来收获：
他背着咒诅的重荷走了下来；
但到了此处，重荷都变得轻松：
收留他，把他收留在你们当中！——
我尊敬你，阿特柔斯，还有你，
堤厄斯忒斯：我们都不再记仇。——
让我看看我在一生中只见过
一次的父亲！——就是你，我的父亲？
你也亲切地把母亲一同带来？
克吕泰涅斯特拉能跟你握手；
俄瑞斯忒斯也可以走到她面前，
可以对她说：看看你的儿子！——
请看看你们的儿子！请表示欢迎。
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一家人

见面招呼的只是杀人的口号，
古老的坦塔罗斯的家族成员，
在冥府之中却有他们的欢喜。
请你们对我说：欢迎！把我接去吧！
带我见那位老翁①，我的先祖！
那位老翁在哪里？让我去见他，
那位非常可敬的、高贵的人，
他曾和天神坐在一起会谈。
你们好象犹豫，好象要避开？
怎么？象天神的人也有痛苦？
可怜的我！威力无比的天神
已用铁链将这残酷的痛苦
紧紧锁在英雄豪杰的胸膛上。

第　三　场

〔俄瑞斯忒斯。伊菲革涅亚。皮拉得斯。

俄瑞斯忒斯

你们也已经走到下界里来？
欢迎你，姐姐！还缺少厄勒克特拉：
但愿一位慈悲的神②赶快
用温和的箭也把她送了下来。
你，可怜的朋友，我要为你难过！

---

① 坦塔罗斯。

② 阿波罗。古希腊人认为：急死是由于中阿波罗之箭所致。

跟我来吧！前往冥王座前，
让我们这些新客向主人问好。

伊菲革涅亚

兄妹二神①，你们在广阔的天空，
不分昼夜，把你们美丽的光辉
送给世人，但却不照耀死者，
现在请救救我们姊弟二人！
狄安娜，你爱你的亲切的哥哥，
超过天和地所给与你的一切，
你那处女的面庞总是悄悄地、
憧憬地朝着他的万古光辉。
哦，别让我这迟迟相遇的、唯一的
弟弟陷入狂病的黑暗深渊！
是你藏我在此处，既然你宿愿
已偿，想要通过他给我，或是
通过我给他赐与幸福的救助，
就请给他解除咒诅的束缚，
别错过了获救的宝贵时间。

皮拉得斯

你认识我们和这神圣的树林、
还有这不向死者照耀的阳光？
你感到你的朋友和你姐姐的
手臂还活生生地紧紧扶住你？
用力抓住我们：我们并不是

① 日神阿波罗和月神狄安娜。

缥缈的亡魂。记住我的话！听着！
振作起来！每一秒都很宝贵，
归国之举正系在一根细线上，
这象是慈悲的命运女神所纺成。

俄瑞斯忒斯 （对伊菲革涅亚）

让我第一次怀着自由的心、
在你怀抱里体尝纯洁的喜悦！
天神啊，你们凭着电光的威力、
冲破重重的乌云、在天空驰骋，
借助雷霆之声和狂风呼啸、
慈悲严肃地把久盼的雨水
象江河一样倾泻到大地上来，
等到树叶上面的清凉的水珠
映着光芒万丈的新的太阳，
虹霓女神用纤纤素手亲切地、
活泼地拉开残留的灰色云幕，
这时，世人的战栗的期望就立即
化为幸福，而那不安的惊惧
也变成喜悦的眼光、高声的感谢。
哦，让我也在我姐姐的怀里、
在我朋友的心头，满怀着谢意，
享受、保持你们给我的赏赐！
我的心告诉我：咒诅已被解除。
我听到那些慈心女神[1]已向地狱

---

① 复仇神的别名。

退去，关起她们身后的铁门，
远远地传来一阵轰隆的声音。
大地散发出令人神爽的气息，
它在邀请我回到地面上来，
追求人生的乐趣，伟大的事业。

皮拉得斯

时间有限，我们不能再犹豫！
鼓帆的顺风，让它第一次把我们
完全的喜悦带回俄林波斯。
来！我们需要赶快商议和决定。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伊菲革涅亚

天神想给
尘世的凡人
制造迷惘，
让他惊心动魄地
经过各种过渡，
从喜到悲，
又从悲到喜；
就在故乡附近，
或是远处海滨，
给他培养个
镇静的朋友，
以便危急时
能给他援救。
哦，天神，请祝福我们的皮拉得斯，
不管他准备去干什么事情！
他有战场上的青年①的腕力、
会场上的老者②的炯炯的眼光：

因为，他的灵魂很安稳，他保有
神圣的、用之不尽的沉着之宝，
他给飘泊天涯的人提供
由衷的忠告和援助。他把我跟我
弟弟拆开；我对我弟弟老是
惊讶地不停地凝望，简直不能
掌握自己的幸福，无法让他
离开我的怀抱，竟不觉察
近在咫尺的危险即将到来。
现在他们去实现他们的计划，
前往海边，那儿，同伴们的船
正藏在一处海湾里等待信号，
他们又教我一套巧妙的回话，
以便在国王派遣使者前来、
强迫我举行献祭之时，可以
从容应付。我看出，我竟必须
象一个孩子一样听他们指使。
我从来没有学过玩弄心机
或者去诳骗别人。可悲！说谎
真是可悲！它不能畅舒胸怀，
象任何其他真实的话语那样；
它使我们得不到宽慰，它使
暗暗编造它的人惶惶不宁，

① 指希腊英雄阿喀琉斯。

② 指希腊老将涅斯托耳，他以睿智著称，为人公正，长于言词。

它常象一支射出的箭，被神
拨转方向、失灵地弹了回来，
射中射手自己。在我胸中
起伏着重重忧惧。复仇女神
在那不洁的海岸旁边，也许
又凶猛地抓住我的弟弟。
也许他们被发觉？我好象听到
武装兵士们走近！——来了！——使者
正迈着快步从国王那儿走来，
我的心在跳，我的神思恍惚，
现在我已看到他的面孔，
我要用一套谎话去对付他。

第 二 场

〔伊菲革涅亚。阿耳卡斯。

阿耳卡斯

赶快完成祭献的大礼，女祭司！
国王在等着，大众也在盼望。

伊菲革涅亚

要不是由于一种意外的障碍，
使我的工作难以实现，我早就
遵从了我的义务和你的指示。

阿耳卡斯

是什么妨碍国王命令的执行？

伊菲革涅亚

是出于偶然，我们无法控制。

阿耳卡斯

说出来，让我赶快去禀告国王，
因为，他已决心将二人处死。

伊菲革涅亚

天神还没有作出这样的决定。
这两人当中年纪较大的一个
负有杀害自己血亲的罪孽。
复仇女神一路上追踪着他，
就是在这座神殿的内部，
他也被疯病缠住，他的到来
污渎了这个纯洁的场所。现在
我要跟我的侍女们前去海边
用新鲜海水① 浸洗女神的神像，
举行一次秘密的祓禊仪式。
任何人不许闯入肃静的行列。

阿耳卡斯

我要把这个新的障碍赶快
禀告国王；在他没允许以前，
你不要开始这件神圣的工作。

伊菲革涅亚

这是单单交给女祭司之事。

阿耳卡斯

---

① 古希腊人认为海水可洗涤一切污染。欧里庇得斯《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1193行："海水可以洗涤人们的一切污染"。荷马《伊利翁之歌》第一歌314行也叙述军士们因蒙受不洁而跳入海中洗净他们的身体。

罕见的事例，国王也应该知道。

伊菲革涅亚

并不因他的意见和命令而改变。

阿耳卡斯

表面上也该常常请示当权者。

伊菲革涅亚

我应该加以拒绝的，你不要强迫。

阿耳卡斯

适当而有益之事，你不要拒绝。

伊菲革涅亚

你如果不想拖延，我就听你。

阿耳卡斯

我把这消息很快送到营中，
而且很快回来给你回音。
我希望再能给他送一项报告，
使我们困恼的问题得到解决，
因为，你不听我忠实的劝告。

伊菲革涅亚

我能办到的，我已尽力而为。

阿耳卡斯

你能回心转意，现在还不迟。

伊菲革涅亚

这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阿耳卡斯

要你费力的，你就认为不可能。

伊菲革涅亚

你认为可能，因为被愿望所迷。

阿耳卡斯

你想这样冷静地对付一切？

伊菲革涅亚

我把一切交到天神的手里。

阿耳卡斯

天神常采用人的手段救人。

伊菲革涅亚

一切全都取决于天神的指示。

阿耳卡斯

告诉你，一切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要把这两个外邦人置之死地，
完全出于国王的愤怒之心。
按照兵士的心意，早想废除
那种残酷的牺牲、血腥的献祭。
那些被厄运带到这个异国
海边的许多不幸者，他们都感到，
对于可怜的迷途者、飘泊天涯者，
如能在异国边境，见到个亲切的
人的面孔，多么象遇到了天神。
哦，你能办到的，请不要背弃我们！
你已着手的，很容易将它完成，
因为，以凡人之姿从天而降的
仁慈，能够更快地在这里建立
自己的王国，这儿有新的民族，
愚昧野蛮，却充满生机、勇气和

力量，他们只听凭己意，听凭
不安的预感，负着人生的重荷。

伊菲革涅亚

不要动摇我的心，它决不会
按照你的心意被你打动。

阿耳卡斯

只要时间允许，任何费劲
和反复进行的劝告都在所不惜。

伊菲革涅亚

你在费劲，却引起我的痛苦；
两者都属无益，请不必烦神。

阿耳卡斯

我就是要来求助于你的痛苦：
因为痛苦是进谏良言的朋友。

伊菲革涅亚

痛苦能用暴力揪住我的心，
可是却不能消除我的反感。

阿耳卡斯

一个美丽的灵魂难道能对
高贵者提出的好事觉得反感？

伊菲革涅亚

当然，如果高贵者不顾身份，
要求我身体而不求我的感恩。

阿耳卡斯

一个人如果并不感到爱情，
他就不会缺少辩护的遁词。

我要把这里的事禀告国王。
哦，请你把问题在心中反复思量，
自从你来到此地，直到如今，
他对你的态度是多么高贵！

第　三　场

伊菲革涅亚　（独白）

在不凑巧的时候，听到他这番
言语，使我的心在我胸房里
突然忐忑不安。我感到害怕！——
因为，就象那急速增涨的海涛，
冲刷着海边沙砾中的岩石：
一种喜悦的狂潮，就是这样
卷没了我的整个内心。我又
紧紧抱着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就象有一朵祥云又在温柔地
将我裹起，载我离开大地，
升入空中，使我昏昏入睡，
仿佛从前慈悲的女神伸手
救我出来、让我那样昏昏
入睡一般。——我这一颗心独独
全力关注的只是我的弟弟，
我只听从他的朋友的忠告；
我一心前闯，只想搭救他们。
就象一个船夫乐意离开

一座荒凉海岛的悬岩，我也把
陶里斯抛在脑后。如今，这位
老实人说话的声音又把我唤醒，
使我想起，我就要离开这里的
人民。欺瞒使我觉得加倍的
可憎。哦，我的心啊，安静些吧！
到现在你才开始动摇、狐疑？
你必须离开度你孤独生活的
坚实的大地！重去登上小船，
听命于颠簸的风波，感到忧心
忡忡，认不清世界和你自己。

第　四　场

〔伊菲革涅亚。皮拉得斯。

皮拉得斯

她在哪里？我要把我们获救的
可喜的消息赶快向她报告。

伊菲革涅亚

你瞧我正在这里忧心忡忡，
等着你所允诺的确实的喜讯。

皮拉得斯

你的弟弟病好了！我们在那
不洁的海边，踏着石头地面
和沙滩，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谈话；
我们不知不觉，离开了树林。

在他卷发的头颅四周，燃烧着
青春的美丽的火焰，越来越显得
辉煌；他那圆圆的眼睛闪烁着
勇气和希望，他那自由的心
完全沉浸于喜悦和快乐，乐于
救你，他的恩人，也乐于救我。

伊菲革涅亚

愿你受到天神的祝福，但愿
从你说过这种喜讯的嘴里，
永不会发出愁苦怨叹的声音！

皮拉得斯

我还有话说；因为，幸福之来临，
象王侯一样，总有跟随的扈从。
我们也找到了我们的同伴。
他们把船藏在一处由岩石
围绕的海湾里，发愁地坐着等候。
他们一看到你的弟弟，大家都
兴奋欢呼，他们迫切地要求
我们赶快把出发的时间提前。
人人都摩拳擦掌，要去操桨，
而且，大家全感到，就连好风
也从岸上鼓起呼呼的翅膀。
因此，我们要快点，领我去神殿，
让我走进圣所，让我恭敬地
拿到我们满心希望的目的物。
我一个人就行，我可以把神像

放在我这熟练的肩上带走；
我多么憧憬这项盼望的重任！
〔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就向神殿走去，没注意到伊菲革涅亚并未跟他同行；最后他回转身来。
你站在那儿犹豫，干吗不说话？
你好象有点为难！难道有新的
灾难阻挠我们的幸福？说吧！
我们教给你的巧妙的言词，
你可曾让人去向国王转告？

伊菲革涅亚

我说了，朋友；可是你会责怪我。
你的眼光就是无言的责备。
国王的使者来过，我已按照
你教给我的那套，对他说过。
他好象感到惊奇，坚决要求：
要把这件罕有的仪式先去
禀告国王，听听他的意见；
现在，我正在等待使者回来。

皮拉得斯

我们真倒霉！又有新的危险
降临我们的头上！你为何没有
聪明地用你的祭司职权作掩护？

伊菲革涅亚

我从未利用我的职权作掩护。

皮拉得斯

纯洁的灵魂，你这样做，会使你

跟我们同归于尽。我为什么
没有事先想到这情况，教你
怎样规避这种要求！

伊菲革涅亚

请责备
我吧，是我的责任，我很明白；
可是我没有别的回话对付他，
他用一篇大道理严肃要求我，
我心里只得承认他说得有理。

皮拉得斯

情况越来越危险；可是，我们
也不能畏缩，不能不加考虑地、
慌慌张张地露出马脚。请你
冷静地等待使者回来，不管他
说些什么，都要坚持已见：
因为，安排这种清净的仪式，
乃是女祭司之事，国王管不着。
如果他提出要求，要亲自看看
那个发着厉害的疯病的外邦人，
你就拒绝他，说我们两人已被你
藏在神殿里。这样，我们就能
尽快地把神圣宝像从这些不配
奉祀的野蛮人中间带走而逃跑。
阿波罗给我们送来吉利的佳兆，
在我们实现虔诚的条款以前，
他已高贵地实践他的诺言。

俄瑞斯忒斯自由了，病好了！——顺风啊，
请把我们跟那位被解放者
一同带往天神居住的岩岛①；
然后去密刻奈，让那座城市复活，
让我们的家神从熄灭了的
神灶的灰烬之中快乐地站起来，
让美丽的火照亮他们的住所！
你要亲手拿着黄金的香盆
先给他们撒些神香。你将
重新给家门带回幸福和生气，
消除咒诅，用新生命的鲜花
把你的家人打扮得富丽堂皇。

伊菲革涅亚

听你这样说，朋友，我这颗心，
受到你的言辞的光芒照射，
就掉转方向，朝着可喜的安慰，
正象花儿转向着太阳一样。
眼前的朋友所说的确切的话
是多么宝贵，孤独的人常缺少
这种神力而默然归于消沉。
因为，思想和决断，关闭在他的
胸中，成熟得很慢；如能碰到
亲爱的朋友，就容易得到发挥。

皮拉得斯

① 指阿波罗的诞生处得罗斯岛。但实际上他们应当把神像带往得尔福。

再见！我的朋友们正在焦急地
等着，我要赶快让他们宽心。
我会赶紧回来，躲在这儿
岩石间的丛林里，等你的指示——
你在想什么？在你开朗的额头上，
突然现出一片默默的愁容。

伊菲革涅亚

对不起！象一朵浮云掩蔽太阳，
在我的灵魂之前也掠过了
轻微的忧惧和不安。

皮拉得斯

不要害怕！
恐惧和危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容易欺骗人；二者乃是一伙。

伊菲革涅亚

我认为忧惧很高尚，它警告我，
别要阴谋、对国王进行欺骗和
劫夺，他是我的第二位父亲。

皮拉得斯

你是逃脱要杀你弟弟的人。

伊菲革涅亚

但是，对我做过好事的，也是他。

皮拉得斯

不得已如此，并不是忘恩负义。

伊菲革涅亚

也算是忘恩；“不得已”只是借口。

皮拉得斯

你可以对神和人为自己辩护。

伊菲革涅亚

不过，我的心总不能感到满意。

皮拉得斯

要求过严实际是掩饰高傲。

伊菲革涅亚

我不能进行深究，我只能感知。

皮拉得斯

自知正确，你就得尊重自己。

伊菲革涅亚

毫无污点，我的心才感到快慰。

皮拉得斯

这是由于你栖身在神殿之中；
生活教导我们，对己对人，
都不要太严；这一点你也要学习。
人类被培养得如此奇妙，
相互之间是如此错综复杂，
任何人，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
都不能保持纯洁而无所困惑。
我们也没被任命来裁判自己；
在路上行走，需要留心察看，
乃是世人头等重要的义务，
因为，他很难正确判断既往，
现在的行动，他又无法估价。

伊菲革涅亚

听你的意见，我几乎被你说服。

皮拉得斯

并无选择的余地，还需要说服？
救你的弟弟、救你、救一位朋友，
只有一条路；还要问走与不走？

伊菲革涅亚

让我想想！因为，你也不会
对一位曾经有恩于你的人，
泰然干出这种不义之事。

皮拉得斯

如果我们毁灭，等候你的
就是带着绝望的苛刻的责备。
看得出，你没尝过损害的味道，
因为，为了要逃避一场大祸，
你都不肯牺牲、说一句谎言。

伊菲革涅亚

唉，我怎没有一颗男子的心，
当它抱着一种大胆的预谋，
就听不进任何人的声音。

皮拉得斯

你拒绝也是枉然，“必然”的铁手
在指挥我们，它的严肃的指示
就是最高的法规，连天神自己
也得服从。她是永恒命运的
执拗的姐妹，她默然统治一切。
她要你承担什么，你就承担：

命你干，你就干。其它你都知道。
我就要回来，从你神圣的手里
接受救人性命的美丽的印玺[1]。

第 五 场

伊菲革涅亚 （独白）

我只得依他：因为，我看到亲人们
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可是，我
个人的命运却使我越来越不安。
我在孤独中好好培养着的
悄悄的希望，难道就让它幻灭？
这个咒诅难道永不得超脱？
我的家族就不会受到新的
祝福而复兴？——一切都有个尽头！
最高的幸福、最美的生的力量，
终归要消亡，咒诅为何不如此？
我藏身此处，想脱离家族的命运，
将来凭纯洁的手、纯洁的心，
洗清我的家门的严重的污垢，
我的希望难道就此落空？
我的弟弟刚刚在我的怀中
象奇迹似地突然治好了可怕的
疯病，刚来了一只盼望多时的

① 指狄安娜女神像。

小船、要把我带回故国的海港，
无情的"必然"的命运就伸出铁手
要我承担双重的罪孽：叫我
盗走托我守护的、尊贵、神圣的
神像，叫我欺骗那位对我的
生命和命运有再造之恩的人。
哦，别让我的胸中终于萌出
反逆之意！别让古老的神族、
提坦族对你们、俄林波斯的天神、
所抱的深仇宿怨也伸出鹰爪
攫住我柔弱的胸膛！请救救我，
救救我心中的你们的形象！

我的耳畔回荡着一首古歌——
我已忘记，我情愿将它忘记——
这是命运女神见坦塔罗斯
从金椅上坠落、恐怖地唱出的
古歌：她们替高贵的朋友分忧；
她们满腔愤慨，唱得很可怕。
在我年幼时，我的乳母曾给我
和弟妹们唱过，我还记得清。

世间的凡人，
要畏惧天神！
统治权在他们
永恒的手中，

他们能随心
所欲地利用。

受天神抬举者，
要加倍畏惧！
悬岩上、白云端，
在金桌周围
放好了坐椅。

如发生争执，
宾客就堕入
黑暗的深渊，
蒙羞受辱，
囚禁于地狱，
永远等不到
公正的审判。

天神却继续
永恒的宴饮，
坐在金桌旁。
他们云游过
一座座山头：
窒息的提坦们
从深渊底层
透出呼吸的
朵朵的轻云，

象燔祭之烟。

对他们后代，
统治者背转
祝福的眼睛，
怕在子孙身上
看到他们祖先
曾受钟爱的、
默语的仪容。

命运女神唱着；
被放逐的老人
在黑洞之中
听到这歌声，
想起他子孙，
不禁摇摇头。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托阿斯。阿耳卡斯。

阿耳卡斯

我得承认我糊涂，我竟不知道，
往哪里找寻引起疑问的漏洞。
是不是两个被抓住的人偷偷地
阴谋逃走？是不是女祭司暗中
帮助他们？现在谣诼纷纭：
说那只把他们二人带来的小船
依然藏在某处海湾之内。
那个男子的发疯，这件仪式，
拖延时间的神圣的借口，全足以
启人疑窦，唤起我们注意。

托阿斯

去叫女祭司赶快到这里来！
再去迅速、严密地搜查海边，
从山岬一直搜到女神的树林。
可是神殿的内部却不可侵犯，
设下小心的埋伏，捕捉他们；

一发现他们，就照例将他们抓住！

第　二　场

托阿斯　（独白）

愤怒在我的胸中猛烈地交替：
先是对她，我当她那样圣洁；
然后是对我自己，由于我的
宽大和仁慈养成她的不忠。
一个人，如果完全剥夺了他的
自由，他就会安于奴隶生活，
容易学会服从。如果她落在
我的祖先残暴的手中，如果
他们神圣的愤怒饶了她一命：
她就会由于独免一死而高兴，
就会认识命运而感激不尽，
就会在祭坛之前杀戮外邦人，
献祭，就会把必然之事称为
义务去履行。如今，我的仁慈，
唤起她胸中的大胆的愿望。
我希望她跟我结合，竟属徒然；
她现在为自己安排独特的命运。
她用甘言获得我的心，现在
我跟她对立；她就通过奸计和
诈伪找她的出路，我的仁慈
被她当作古老的过时的财产。

第　三　场

〔伊菲革涅亚。托阿斯。

伊菲革涅亚

你要我来！你到此有何要事？

托阿斯

你拖延献祭；告诉我，是什么道理？

伊菲革涅亚

一切我已对阿耳卡斯说明。

托阿斯

我还要听你亲口说出原委。

伊菲革涅亚

是女神给你时间，让你考虑。

托阿斯

这个时间，看来是给你方便。

伊菲革涅亚

你既已硬着心肠作出这种
残酷的决定，你就用不着前来！
国王要干不人道之事，自有
足够的臣下，贪图恩赏去效劳，
情愿分受一半罪行的咒诅；
让他们国王保持干净的身子。
他置身密云之中想要杀人，
他的使者就会把毁灭之火
投到可怜的牺牲品的头上。

他却可以象高不可攀的天神，
悠哉游哉地逍遥于暴风之中。

托阿斯

神圣的嘴唇竟唱出粗鲁的歌。

伊菲革涅亚

不是女祭司！是阿伽门农的女儿。
从前不知我底细，你尊重我的话；
如今是公主，你倒要轻率地命令我？
我从幼年起就学会了服从，
先服从父母，后来服从一位神，
尽管顺从，我却总觉得灵魂
极其自由；可是要服从一位
男子的严厉的言词、粗暴的决定，
在故乡、在此处，我都未曾学过。

托阿斯

不是我，而是古老的法规命令你。

伊菲革涅亚

我们常爱死抱住一种法规，
供我们的激情当作武器。
另有一种更古的法规命令我
反抗你的旨意，那种法律
宣布一切外邦人都是神圣的。

托阿斯

那两个俘虏好象跟你很贴心，
因为，由于你的同情和感动，
你忘记最要紧的明智的格言：

任何人不能触怒有权势的人。

伊菲革涅亚

不管我说出不说出，你总能知道：
我现在想什么、一向想的是什么。
同病相怜的回忆不是会打开
关闭的心、引起同情？我同情
更深！从他们身上我看到自己。
我自己也曾在祭坛之前发抖，
我跪在那里，早死的阴影庄严地
笼罩住我；刀子已闪出亮光，
要刺进我这充满生命的胸膛；
我内心害怕，旋风似地乱转，
我眼前昏黑，而后来，突然遇救。
我们蒙受过神恩，难道不应该
转施给别的不幸者？你知道此事，
你了解我，而你却要来逼我！

托阿斯

你服从职务，并不是服从国王。

伊菲革涅亚

算了吧！不要用巧言掩饰暴力，
它面对妇女的柔弱扬扬得意。
我生来就象男子一样自由。
如果是阿伽门农的儿子站在
你面前，你提出不正当的要求，
那么，他也有一柄剑、一只手臂，
保卫他胸中的正义。而我，除了

言语，一无所有，高贵的人
对于妇女的言语应当尊重。

托阿斯

我尊重你的话，甚于你弟兄的剑。

伊菲革涅亚

武器的运气常常变化无常，
明智的武士从不轻视敌人。
大自然也不抛弃弱者，让他
对傲慢和冷酷得不到任何助力。
它使他爱用策略，教给他技巧；
他很快学会回避、拖延和推诿。
对于掌权者，只宜于这样对付。

托阿斯

谨慎可以巧妙地对付策略。

伊菲革涅亚

纯洁的灵魂无需使用策略。

托阿斯

不要不留心对自己作出宣判。

伊菲革涅亚

哦，但愿你能看到我内心的斗争，
它在初次交锋中要奋勇击退
想来侵袭它的邪恶的命运①！
难道我就没有武器对付你？
可爱的请求，这优美的树枝②，

---

① 使她图谋使用诡计。

② 古希腊人在请求他人时常手持橄榄树枝。它是和解和和平的象征。

在妇女手中，比起剑和武器
更有强大的力量，却被你推开：
我还有什么可保卫我的内心？
我应当呼唤女神行使奇迹？
在我内心里就没有任何力量？

托阿斯

看来，两个外邦人的命运
使你非常担心。他们是谁，
竟使你的心感动得如此强烈？

伊非革涅亚

他们是——他们象——我认为是希腊人。

托阿斯

你的同国人？肯定，他们又在
你心中唤起归国的美丽的幻影？

伊非革涅亚　（沉默了一下以后）

难道只有男子有权利干出
稀世的事业？只有男子才有
伟大的抱负去干不可能之事？
除了大勇士建树的难以置信的
大功，还有什么可称为伟大，
可使反复叙述者感到惊心
动魄？在黑夜之间，只身偷袭
敌营，就象出其不意的火焰，
猛烈地攫住那些已睡的、未睡的
敌兵，最后，在被惊醒的敌人
围逼之下，跨上敌人的马匹，

夺了胜利品回来①，难道只有
这种人才受到赞扬？或者，只有
那种不屑选安全之路、大胆地
巡行丛山和森林、要为地方
清除盗匪的人②才受人赞美？
我们别无可为？柔弱的女性，
难道一定要放弃天生的权利，
以粗暴对付粗暴，象阿玛宗人③，
剥夺你们仗剑的权利，以鲜血
报复你们的压迫？在我的胸中
有一种大胆的企图起伏不定：
如果不能成功，我就逃不了
激烈的责难，也难逃一场大祸；
不过，我把一切交托给天神！
如果你们确如被赞美的那样
正直，请用你们的赞助来证实，
在我身上显出真理的荣光！——
哦，国王，我们确实搞了个密谋：
你徒然打听两个俘虏的下落；
他们跑了，去寻找他们的朋友，
那些人备有一只船在海边等着。
年长的一个，在这里发过疯病，

① 指俄底修斯和狄俄墨得斯夜袭特洛亚营。

② 忒修斯从特洛亚回雅典，不愿走海道，却走危险的陆路。一路上他诛灭了大盗珀里斐忒斯、辛尼斯、斯喀戎、刻耳库翁、达玛斯忒斯等。

③ 古希腊传说中小亚细亚的好战的女人族。

现已恢复——他是俄瑞斯忒斯，
我的弟弟，另一个是他的密友，
幼年的朋友，名叫皮拉得斯。
阿波罗把他们从得尔福派到
这处海边，授与他们神命，
叫他们盗走狄安娜的神像，
把他的妹妹送到他那里，答应
让那个受到复仇女神的追捕、
犯了弑母罪的人获得拯救。
我现在把坦塔罗斯族中剩下的
二人交到你手里：你认为该杀，
就杀死我们。

托阿斯

你以为粗鲁的蛮族、
斯库提卡人会倾听连阿特柔斯、
那个希腊人、都不愿听的真理和
人道的声音？

伊菲革涅亚

普天之下的人，
只要有着纯洁的生命之泉
畅通无阻地流过他的胸房，
他都会恭听。——在你内心里面，
哦，国王，你在默默地打什么主意？
要置我们于死地？先请杀我吧！
因为，现在已没有获救之望，
我感到可怕的危险，是我轻率地

故意把我的亲人推了进去。
可怜！我将看到他们被绑着
带到我的面前！我能用什么
目光向我的弟弟告别？他是
死在我手里。我将再也不能
对着他那可爱的眼睛注视！

托阿斯

那两个骗子竟编得如此巧妙，
把罗网罩到你的头上，你与世
隔绝多时，就这样自愿轻信
他们的想望！

伊菲革涅亚

哦，国王！绝非如此！
我可能受人欺骗；但是这两人
却是诚实可靠。如果你发现
事实不符，就杀了他们，赶出我，
将我流放到一处悬岩绝岛的
凄凉的海边，惩罚我的痴愚。
如果此人确是我盼望已久的
亲爱的弟弟，就放走我们，象待他
姐姐一样，善待姊弟二人！
我父亲死于妻子的罪孽，我母亲
死在儿子手里。阿特柔斯
一族最后的希望全在他身上。
让我用纯洁的心和纯洁的手
回国去洗净我们一家的罪孽。

你会守信用！——你立过誓言，一旦
我有机会回去见我的亲人，
你就放我走；现在正是个机会。
一位国王，不能象普通人一样，
为了穷于应付而随便答应，
把请求者打发一下；他也
不能违背他的希望而应允：
他如能使期望的人感到高兴，
他才能感到他的地位的高贵。

托阿斯

就象搏斗中的火抵抗水那样、
嘶嘶地想要消灭它的仇敌，
在我胸中也充满了火气，
非常恼怒地反对你的说辞。

伊菲革涅亚

哦，让你给我点起慈悲之火，
围以赞歌、感恩、欢乐的花环，
就象牺牲之火的圣光一样。

托阿斯

这声音使我心软过不知几次！

伊菲革涅亚

请伸手给我，作为和解的表示。

托阿斯

在短期内你提出很多的要求。

伊菲革涅亚

为了行好事，无须作任何考虑。

托阿斯

很需要！因为好事也可以生祸。

伊菲革涅亚

狐疑才使好事变成坏事。

别多想；你觉得怎样，就应允吧。

第　四　场

〔俄瑞斯忒斯（带着武器）。前场人物。

俄瑞斯忒斯 （向舞台后方）

加倍发挥力量！阻截住他们！

再支持片刻！别怕他们人多，

为我和我的姐姐保护好通往

海船的道路。（对伊菲革涅亚，没见到国王）

来，我们被发觉了。

逃走的时间已很仓促。赶快！（看到国王）

托阿斯 （执剑）

任何人在我面前拔出剑来，

都要受到惩罚。

伊菲革涅亚

请不要发泄

愤怒和杀气污渎女神的圣所。

命令你们的手下住手，听我

女祭司的话，听姐姐的话。

俄瑞斯忒斯

告诉我！

威胁我们的是谁？

伊菲革涅亚

尊敬他，他是

国王，他曾是我的第二位父亲！

原谅我，弟弟！我这天真的心

已把我们的整个命运交在

他手里。我已说出你们的计谋，

从负义之中救出我的灵魂。

俄瑞斯忒斯

他肯让我们太太平平地回国？

伊菲革涅亚

你的明晃晃的剑妨碍我回答。

俄瑞斯忒斯 （把剑插入鞘内）

说吧！你瞧，我依从了你的话。

第五场

〔前场人物。皮拉得斯。不久阿耳卡斯随上。（二人都拔出利剑）

皮拉得斯

不要耽搁！我们的人正发挥

最后的力量；他们且战且退，

慢慢地被迫退往大海那边。

这儿却看到两位王爷在交谈！

这就是国王，受人尊敬的人！

阿耳卡斯

哦，国王，这真符合你的身份，
你很镇静地面对着敌人。他们的
大胆就要受到惩罚；他们的
属下逃的逃，死的死，船也被截住。
只要你下令，就放火烧掉。

托阿斯

下去！
命我的兵士停战！任何人，在我们
会谈期间，不得伤害敌人。（阿耳卡斯下）

俄瑞斯忒斯

我同意照办。忠实的朋友，你去
聚齐残余的属下；静静地等着，
看天神怎样结束我们的行动。（皮拉得斯下）

第 六 场

〔伊菲革涅亚。托阿斯。俄瑞斯忒斯。

伊菲革涅亚

在你们交谈以前，请先消除
我的忧虑。国王，你如不听
公正的温和的声音，我的弟弟，
你如不肯抑制少年的血性，
我恐怕，又要引起恶意的争吵。

托阿斯

我是年长者，我按照我的身份
抑制愤怒。回答我！你凭什么

证明你是阿伽门农的儿子、
她的弟弟？

俄瑞斯忒斯

就凭这把剑，我父亲
曾用它斩杀勇敢的特洛亚人。
我从害他的凶手手里夺来，
我曾求过天神，请天神赐我
伟大国王的勇气、膂力和幸运，
允许我将来能够死得光荣。
请从兵队中选个高贵的人，
让最杰出的武士跟我对敌。
在哺育英雄子弟的大地上面，
决不会对外邦人拒绝这要求。

托阿斯

这里的古俗从没将这种特权
给与一个外邦人。

俄瑞斯忒斯

那就让你
和我开创这个新风气！统治者
高贵的行动，自有全国人民
加以仿效，奉为神圣的法律。
让我不仅为了我们的自由、
让我这外邦人为外邦人战斗！
如果我失败，我们大家就听你
判决；可是，如果邀天之幸，
我获得胜利，那么，无论何人，

以后来到这处海边，都要
立即获得情深义重的青睐，
而且能够安心地离开此地！

托阿斯

哦，年轻的人，现在看来，你真是
无愧于你所夸耀的你的祖先。
在这儿我的身边，高贵的勇士
数目很多；可是，我本人，虽有了
这把岁数，还能跟敌人较量，
我已准备好跟你一决胜负。

伊菲革涅亚

绝对不行！这种流血的证明
毫无必要，哦，国王，请你放下
你的宝剑！想想我和我的命运。
血气的斗争使男子永远留芳；
他虽倒下，自有诗歌赞美他。
可是，留得残生、被抛撇下的
妇女，流尽无穷的眼泪，后世
也无人过问，诗人也不会提她，
尽管她哭上千日千夜，她那
孤寂的灵魂，伤心得日渐消沉，
也唤不回她的失去的亲人，
唤不回她的遽然永别的朋友。
我自己也曾担心，提醒自己：
是否会出于盗匪的骗局，要把我
骗出安全的保护地，拐我去当

奴隶。我曾多次盘问他们，
打听了一切情况，要他们提出
证明，现在我的心已确信无疑。
瞧他的右手上面有三颗黑痣，
仿佛三颗星，在他出生那天
就显露出来，根据祭司解释，
他将用此手干出艰巨的事业。
还有可以加倍证明的乃是
他的眉毛上有一处伤痕，把眉毛
分成两段。这是秉性轻率、
粗心的厄勒克特拉在他幼小时
没抱好他，让他跌下来造成。
他撞到一只三脚鼎上——是他——
还有，他跟父亲这样肖似，
我内心里如此欢喜，这两者，
不是都可以算作确切的证据？

托阿斯

虽然你的话消释了一切疑团，
我也平息了我胸中的怒气，
可是，在我们之间，还需要借助
武力解决；没有和解之望。
你自己也直言不讳，他们此来
是要盗走我的女神神像。
你以为，我能泰然袖手旁观？
希腊人常常露出贪婪的眼光
垂涎远方蛮族拥有的至宝，

金羊毛[1]、良马[2]或是美丽的姑娘[3]；
可是，暴力和诡计并不是总能
让他们带着猎获品安然回国。

俄瑞斯忒斯

哦，国王，我们别再为神像争执！
我们现在看出是误解，神命令
我们前来之时，把这种误解
象面纱一样覆在我们的头上。
我曾求神指示，让我摆脱
复仇女神的追捕，神晓谕道：
“你能把并非出于本心、留在
陶里斯海边神殿中的姐妹
带回希腊；咒诅就可以解除。”
我们理解为阿波罗的妹妹，
其实是指你！严酷的羁绊现在
已经解脱；神圣的人，你又被
交还给你的家人。我被你触摸，
霍然告愈；就在你的怀抱里，
病魔最后一次伸出所有的
利爪抓了我一下，恐怖地摇荡
我的骨髓；然后，一溜烟逃走，
象一条蛇逃入洞中。现在，

---

① 伊阿宋至科尔喀斯的埃厄忒斯国王处夺取金羊毛。

② 赫拉克勒斯夺取比斯托涅斯国王狄俄墨得斯的马匹。

③ 伊阿宋拐逃科尔喀斯国王的女儿美狄亚、宙斯拐走阿革诺耳国王的女儿欧罗巴、忒修斯拐走克瑞忒的弥诺斯王的女儿阿里阿德涅等。

靠了你，我又欣然领略白昼的
阳光。女神的指示显得辉煌
壮丽。就象一尊神像，通过
秘密的神谕，维系着一座城市的
不变的命运①，狄安娜女神也把你、
我们一家的保护女神带走，
藏在一处神圣的净地，成为
你的弟弟和你一家的福星。
现在，当一切获救之望已在
世间消失，你却全交还我们。
哦，国王，请你回心转意，维护
和平！请不要阻拦，让她现在去
完成我祖先家门的献祭工作，
让她把我带回清净的故居，
把古代王冠戴在我的头上！
请报答她给你带来的福祉，
让我能去享受近亲的权利！
暴力和诡计，男子最高的荣名，
将因这个高尚灵魂的真诚
而自愧，而对于高贵人物的
纯洁无邪的信任也会有补报。

伊菲革涅亚

请想起你的诺言，让这番出之于

① 希腊城市均在神殿中供其守护神的神像。宙斯曾将一尊帕拉斯神像送给达尔达诺斯，特洛亚的命运就系在这尊神像身上。后来俄底修斯和狄俄墨得斯曾将该神像盗走，让希腊人能攻陷该城。

正直真诚之口的话语使你
感动！请看看我们！你并不常常
有机会去干这种高贵的大事。
你不能拒绝；赶快答应下来吧！

托阿斯

好，去吧！

伊菲革涅亚

别这样，国王！你不祝福，
你不高兴，我不会跟你告别。
不要赶走我们！你有对我们
尊重友好的宾客权，那么我们
就不是永别。你显得亲切而可敬，
就象从前我的父亲那样，
这个印象永留在我的心中。
将来，如有贵国的小民把我
从你口中听惯的音调再传到
我的耳中，看到身穿贵国
服装的最贫贱的人来到我面前，
我总要把他当天神一样接待，
我要亲自为他准备卧床，
请他坐在炉边的椅子上面，
只向他打听你和你的境遇。
哦，但愿天神对你的功业和你的
仁慈赐与恰如其分的报答！
祝你安好！请回身转向我们，
说一句亲切的临别之词！那么，

海风就会更稳地给我们鼓帆，
从告别者的眼中就会流出
更可慰的眼泪。祝你安好！
请伸出右手作为旧情的保证。

托阿斯

祝你们安好！

译 后 记

《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岛》是歌德从狂飙突进运动的浪漫时期移行于古典主义时期的最初的作品，也是歌德从初至魏玛至旅行意大利的十年之中所计划的许多憧憬剧（Sehnsuchts-drama）之一。

歌德在到达魏玛的次年，即一七七六年，已有准备写这个剧本的计划，但是直到一七七九年才执笔完成。那年二月三日魏玛公爵生一女。公爵夫人选定三月十五日为前往教堂之日，并准备在这一天演戏庆祝。歌德受到编写剧本的委托，从二月十四日动笔，直到三月二十八日才写成。因此这部戏剧也延迟到同年四月六日才第一次在魏玛宫廷剧场演出。这次演出由歌德自己演俄瑞斯忒斯，魏玛公爵之弟康斯坦丁演皮拉得斯，曾任康斯坦丁的家庭教师的克涅贝尔演托阿斯，宗教局秘书官赛德拉演阿耳卡斯，而主角伊菲革涅亚则由当时的名演员科罗娜·希罗塔扮演。

在同年四月十二日曾由原来角色作第二次演出。在同年七月十二日又举行第三次演出，这次由魏玛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亲自饰演皮拉得斯。

一七七九年写成的《伊菲革涅亚》是用散文写的，至一七八〇年春被改成韵文，但在一七八一年又被恢复成散文。后来，在一七八六年，因来比锡戈兴书店拟发行歌德全集，他于是在

同年夏天将原稿带到卡尔斯巴德进行第四次改作。同年九月，歌德去意大利旅行，又把原稿带到意大利。在前往罗马的途中以及在滞留罗马期间，继续改作，直至岁末才全部完成。次年一月十三日将原稿寄回德国。六月间发表于戈兴版《歌德著作集》第三卷。这就是现在这样的五步抑扬格诗剧。

歌德此剧的题材，主要采自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参看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第二卷）。希腊原剧的梗概如下：

密刻奈王阿伽门农在远征特洛亚时，为求神保护海上行军安全，将女儿伊菲革涅亚带到奥利斯向阿耳忒弥斯（狄安娜）女神献祭。女神却救了她的命，驾云将她送到陶里斯岛的狄安娜神殿中当女祭司。陶里斯希腊名陶里刻，即克里米亚半岛，其王名托阿斯。据惯例：凡是漂流到该岛来的外邦男子，都要被杀死献祭。

某日，她得一噩梦，据她自己详梦，认为是她弟弟死亡的征兆。她于是准备走进神殿，为她死去的弟弟上供。就在此时，她弟弟俄瑞斯忒斯和他的朋友皮拉得斯也来到该处。他们到陶里斯来的目的，是要盗走神像，带回雅典。原来俄瑞斯忒斯为了替父报仇，犯了弑母之罪，因此受到复仇神的追捕。后来阿波罗神谕指示，如果他能去陶里斯将女神像盗至雅典，咒诅就可以解除。在他们来到该处时，见神殿大门紧闭，无从下手，乃离开神殿，准备俟机行动。

后来二人不幸被俘，送到伊菲革涅亚面前，准备献祭。她向他们打听故国情况，知道她弟弟还在人世，乃转悲为喜，令人写了一封信，拟交俄瑞斯忒斯（她当时还不知道他就是她弟弟）带回希腊，同时以救他一人性命为交换条件。俄瑞斯忒斯不愿

让朋友牺牲，乃将此事转托皮拉得斯，情愿自己被杀献祭。伊菲革涅亚把信交给皮拉得斯，亲口读出内容，他们二人才知道她就是俄瑞斯忒斯的姐姐。于是三人密谋，欺骗国王，说女神像被罪人的手污渎，须带至海边洗净。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盗走神像，逃至海边，登舟准备出发。不料船被暴风吹回，三人俱遭逮捕，眼看性命不保，幸有雅典娜女神在空中出现，加以调停，国王听女神之命，乃释放他们回国。

歌德的《伊菲革涅亚》在情节上大致根据希腊悲剧的进展，但在基本精神上却有显著的不同。在希腊悲剧中，伊菲革涅亚三人企图盗出神像逃走，乃是冒险行动，最后靠了雅典娜女神出现，才使他们能安返故国，而在歌德本剧中，却斩去了这个尾巴，在这里不是凭着神力使他们获胜，而是凭着一种高洁的人格才获得圆满解决。伊菲革涅亚在歌德剧中变成一位温良、高洁、圆满的理想的女性。她光明正大，不尚虚伪，她虽参加密谋，准备逃走，可是她那高贵的人格却不许她这样作，因此，她后来又把密谋向国王坦白。就凭着这种毫无欺诈的人格，才能感动了国王。而她的弟弟，当时已陷于精神错乱的青年，也因为接触了这位高洁的女性，才使他疯病告愈，解除痛苦。我们知道，歌德是一个女性崇拜者，他在魏玛生活的最初十年中，跟宫廷女官斯坦因夫人相爱，这位比歌德大七岁而且已是七个子女的母亲的女性，对歌德起了很大的影响，歌德在一首小诗中曾将她跟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说："我之有今日，都得感谢你们"。歌德对她极为崇拜，受她的感化很大，她不仅使歌德脱离天才主义，而且引导他走向人道主义的理想。歌德在若干抒情诗中出现的新的人道主义的理想，据称即由斯坦因夫人的爱情陶冶而成(当然这种说法是夸张的)。歌德在《浮士

德》的结尾曾把浮士德的救济归因于自己个人的努力和神的永远的爱，而让“永远的女性”领导浮士德的灵魂升天，就是这种女性崇拜思想的表现。同样，在《伊菲革涅亚》剧中，我们也从伊菲革涅亚身上看到斯坦因夫人的面影，看到歌德对斯坦因夫人表示的崇敬。

歌德创作这部取材于古希腊悲剧的剧本，虽然是走向脱离现实的道路，但却反映了歌德对当时社会的不满。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曾说：“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①恩格斯在这里所指出的正是这部《伊菲革涅亚》。原来歌德自从到了魏玛公国，虽身膺要职，他却并不能充分发展他的抱负、满足他的事业雄心，许多有损封建制度的重要改革都遭到公爵的反对。他的周围环境充满了可厌的“鄙俗气”，他在魏玛公国的从政生涯，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过是“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②，由于对这种政治生活感到绝望，他竭力想逃出魏玛宫廷那里的沉闷的气氛，希望把自己的身心献给艺术，他抛弃了早年放荡不羁的热狂，把理想寄托在希腊罗马的文化里面，认为最首要的任务是培养人们的个性，使之完善化，因此在本剧中创造了伊菲革涅亚这样一个完美的理想的高贵的女性，她用她的纯洁无私、光明磊落的人格表现，感化了残酷的蛮国君主，协助他革除野蛮风俗而建立人道和公正的原则。这种用感化代替斗争的思想，正说明了歌德思想的退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256页。

② 同上书，第257页。

说明诗人已放弃斗争，向丑恶的现实投降。

《伊菲革涅亚》在德国文学史上和莱辛的《智者纳坦》、席勒的《堂·卡洛斯》相提并论，被称为最突出地宣扬人道主义的三部剧作。原著形式完美，富有抒情诗韵味，艺术成就较高，不失为歌德戏剧作品中的上乘之作。

这部译稿原为二十多年前的旧译，现在作了一些修改。原文为抑扬五步无韵诗体，译文每行以五顿代五步，每顿以二、三字为限。原诗中有很多句子不足五步，译文亦相应缩短。原文中有关希腊罗马神话中的神名、人名，多以希腊、拉丁文读音为准。这是一部希腊神话的戏剧，按理神名、人名均应用希腊原名，一个希腊人是不应对阿耳忒弥斯女神称其罗马名狄安娜的，但歌德在剧中却不称其希腊名而称其罗马名，这是由于本剧是给德国读者看的，所以使用了德国人惯用的名称，我们也就不必苛求了。

译　者

于一九八一年。

托尔夸托·塔索

钱春绮译

剧 中 人 物

阿尔封索二世——斐拉拉公爵

列奥诺拉·迪·埃斯太——公爵之妹，即公主

列奥诺拉·圣维塔勒——斯康迪阿诺伯爵夫人

托尔夸托·塔索

安托尼俄·蒙太卡蒂诺——国务大臣

舞台地点为贝里瓜多离宫。

第　一　幕

〔园地。

〔竖立着叙事诗人们的柱像。舞台前方右首为维吉尔[1]柱像，左首为阿里奥斯托[2]柱像。

第　一　场

〔公主。列奥诺拉。

公主

你在微笑地望着我，列奥诺拉，
随后你看看你自己，又在发笑。
是怎么回事？请说给女友听听！
你似有顾虑，可是你似乎很快乐。

列奥诺拉

是的，公主，我看到我们二人
在这里作这种乡下打扮，真快乐。
我们好象是非常幸福的牧姑[3]，
也象幸福的人们一样在忙碌。

---

① 古罗马叙事诗人。《埃涅阿斯之歌》作者。

② 意大利诗人。《疯狂的奥尔兰多》作者。

③ 文艺复兴时期上流社会爱好牧歌剧。塔索也写过一部牧歌剧《阿明塔》。

我们编花冠。我这顶，用各色的花，
在我的手里编得越来越大；
你怀着更高的情趣，更大的胸襟，
选用了柔软、纤细的月桂树枝。

公主

我一心一意编好的这些桂枝，
它们立即找到了合适的头颅：
我要感激地拿来给维吉尔戴上。
〔她给维吉尔柱像戴上桂冠。

列奥诺拉

我就把这顶丰满可喜的花冠
戴在卢多维科① 大师的头上——
〔她给阿里奥斯托柱像戴上花冠。
他的谐谑之花永不凋谢，
让他立即获得新春的一份。

公主

我兄长非常亲切，在这种时期，
他就把我们带到乡村里来；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长久地
梦想着诗人们的黄金时代；
我喜爱贝里瓜多②，因为，在这里，
我曾消磨过快乐的童年时光，
如今，这一片新绿，这一轮太阳，

---

① 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按意文应为Lodovico（或Ludovico）Ariosto，歌德原文按德式作Ludwig。

② 在斐拉拉郊区。

又给我唤回那个时代的心情。

列奥诺拉

是的，我们的四周是一片新世界！
这些常绿树木的树荫就已经
使人喜爱。这些潺潺的流泉
又足以使我们舒畅。娇嫩的枝条
在晨风之中袅袅地摇曳不定。
花坛上面的鲜花全都亲切地
露出童稚的眼光望着我们。
园丁已经放心地给柠檬和橙子
撤去温室屋顶上面的覆草。
在我们头顶上空是一片蓝天，
遥远的群山的积雪正在融化，
在地平线上升起缥缈的雾霭。

公主

如果阳春不把我女友带走，
它就真使我感到非常愉快。

列奥诺拉

公主，在这美丽的良辰，不要
让我想起我很快就要告别。

公主

不管你有什么留恋，你将在那个
伟大的都市里得到加倍的补偿。

列奥诺拉

是义务在召唤，爱情在召唤，要我
回到盼望我很久的丈夫身边。

他的儿子今年成长得很快，
进步也很快，我要给他送去，
分享他那种做父亲的快乐。
佛罗伦萨伟大而美丽，可是，
它所积聚的全部财宝的价值，
却比不上斐拉拉拥有的宝石。
那座城市靠民众成为城市，
斐拉拉伟大，却靠它的君主。

公主

更靠那些偶然在此地相遇、
幸而同心协力的优秀的人士。

列奥诺拉

偶然聚会的也易于偶然分散。
但高贵的人吸引住高贵的人士，
会象你一样，能留住他们不放。
在令兄和你的周围聚集了一些
无愧于跟你们二位交往的人物，
你们不逊于你们伟大的祖上。
当周围世界还处于闭塞状态，
充满蒙昧的野蛮风气，这儿，
学问和自由思想的美丽的明灯
已欣然照射。我在幼小的时候，
就已听到埃尔科勒·埃斯太①

① 埃尔科勒二世是公主的父亲，歌德原文为Herkules von Este，按意文应作Ercole d'Este，他在位时间为一五三四至一五五九年。娶法王路易十二之女为后。罗马教皇联合法国跟西班牙开战时，他曾助法建功。他又是文艺美术的保护者。

和伊波利托·埃斯太① 的大名。
我父亲常常夸赞斐拉拉，跟罗马、
佛罗伦萨相提并论！我常常
心向往之；如今我身临其境。
彼特拉克在这里受过款待②，
阿里奥斯托③ 在这儿找到范本。
意大利没有一个伟大的名人
没有做过这个家族的座上客。
款待天才原本是有利之举：
你如果给他馈赠友好的礼物，
他就会拿出更好的礼物还报。
有一个杰出人物到过的地方，
就被尊为圣地；百年之后，
他的言行还被后人称道。

公主

要象你这样敏感的后人才行。
我常常羡慕你有这样的幸福。

列奥诺拉

只有你静静地完全体会到，别人
都及不上你。我有感于心，就立即

---

① Ippolito d'Este，为前者之弟。一五四九年在罗马近郊的提伏里建立埃斯太别墅（Villa d'Este），亦为美术和学问的保护者。歌德原文按德式作Hippolyt von Este。

② 彼特拉克（1304—1374）曾于一三四八年访问斐拉拉。

③ 阿里奥斯托（1474—1533）于一五〇三年成为伊波利托·埃斯太的座上客，为斐拉拉公爵阿尔封索服务多年，后死于斐拉拉。

把我敏感到的全说了出来；
你感受更妙、更深——却沉默不言。
暂时的虚象迷不住你的眼睛，
机智魅惑不了你，任何巧妙的
恭维言辞也不能使你听信：
你的心意很坚定，趣味很正当，
判断很公允，你对大事很关心，
又很了解，象了解你自己一样。

公主

你不要给这无上的恭维言辞
披上一件亲密友谊的外衣。

列奥诺拉

友谊最公平合理，只有友谊
才能认识你的价值的全面。
即使机会和幸运，对你的教养，
有一份功劳；但教养总是你的，
归根到底，你就是有教养的人，
因此，世人尊敬你和你的姊姊①，
超过当代任何伟大的女性。

公主

列奥诺拉，你这话很难打动我，
如果我想到，我是如此渺小；
我之有今日，完全是依靠别人。
古代的语言和前人留传下来的

① 指卢克蕾齐亚，她嫁给乌尔比诺公爵佛兰契斯科。

至善之知识，应感谢我的母亲①；
可是，就谈学问和正确的见解，
我们两姊妹一个也比不上她；
如果要勉强举一个跟她相比，
当然是卢克蕾齐亚才有资格。
而且，我可以对你断言，我从未
把自然和幸运所授与我的一切
看作是我的品位，我的私有。
每逢贤士们开口，如果我能
理会他们的语意，我就很高兴。
不管是评判一位古代的人物，
评判这位古人的事迹的意义；
也不管是谈论一种学问，
它通过经验得到进一步发展，
能使人逐渐提高而有益于人：
凡是高贵者词锋所向之处，
我都愿听从，我生性易于听从。
我喜爱倾听贤士们的争论，
每逢他们围绕着那些既亲切
而又恐怖地震撼人心的势力
优雅地摇唇鼓舌，进行雄辩；
或者，每逢君主们好名之心
和扩张领土的欲望成为思想家
谈论的主题，或者，有一位贤士，

① 法王路易十二之女蕾娜塔（Renata）。

委婉地发挥微妙的睿智，不骗人，
而能开导我们，我都爱倾听。

列奥诺拉

那么，在这番严肃的谈话之后，
就让我们的耳朵和我们的内感
快适地小休于诗人的诗歌之中，
诗人把最高、最可爱的感情
化为妙音、灌入我们的灵魂。
你的高贵的精神拥着大世界，
而我，最爱在那诗歌的岛上、
在月桂树的林中徘徊流连。

公主

我曾听别人肯定地说过，桃金孃
比任何其它树木更爱生长在
这个美丽的国土上。尽管有很多
缪斯女神，但人们并不情愿
从她们中间寻一位女友和游伴，
却宁愿想去邂逅一位诗人，
诗人象避开我们，象要逃遁，
象寻觅什么我们不知的事物，
但最后，或许他自己也不知何求。
因此，如果他碰巧遇到了我们，
突然狂喜地认出我们就是他
在大千世界上找了很久而未曾
觅到的至宝，这倒是一段佳话。

列奥诺拉

你的戏言，我必须表示同意，
虽然说到我心里，但并不深透。
我尊敬任何人士和他的功绩，
但是，只有对塔索才算公平。
他的眼光很少接触这人世；
他的耳朵聆听自然的和声；
凡是历史的提供，生活的赐与，
他的心胸立即会欣然接受：
他的情感搜集纷纭的万象，
他的同情给无生命者以生命。
我们卑视者，他常常认为高贵，
我们珍视者，对他却毫无价值。
这位怪人就在他自己所划的
魔圈里彷徨，而且吸引住我们，
跟他一同彷徨，跟他为伍：
他好象走近我们，却依旧远离；
他好象看我们，但他看到的却是
奇异的幻象，而不是我们本人。

公主

这位漂荡在美梦国中的诗人，
真已被你描摩得淋漓尽致。
不过据我看来，他也受到
现实的强力吸引而无力自拔。
我们时常看到贴在我们
这些树木上面的美妙的诗歌，
就象金苹果一样，给我们建起

芬芳的新西方乐园①，这不都是
由于真正的爱情所结的美果？

列奥诺拉

我也很喜爱这些美丽的诗页。
他以复杂的心情在他所有的
诗歌里赞美一位唯一的人儿。
他有时给她配上明亮的光轮，
把她捧上天，恭敬地对她礼拜，
就象礼拜云端的天使一样；
有时在静静的草地上紧随在后，
采摘各样的鲜花编结花环。
如果意中人远去，他就把她的
秀足踏过的道路视为神圣。
他躲在丛林里面，象夜莺一样，
从他失恋的胸中迸发出悲歌，
让树林和空中充满美妙的音调：
他那迷人的哀伤，朦胧的忧郁，
动人耳鼓，使人人都得倾心——

公主

他若是称呼他的对象的名字，
总给她取名叫做列奥诺拉。

列奥诺拉

这是我的，也是你的名字。

---

① 西方乐园（Hesperien）：希腊神话中所述极西之岛上的花园，园中有金苹果树，由夜神的四个女儿（Hesperides）和百头巨龙（Ladon）守护。

如果叫别的名字，我就不高兴。
他把对你的思慕隐藏在这个
暧昧的名字之中，我觉得可喜。
他通过这个名字的美妙的声音
也表达对我的思念，我很满意。
他所流露的，不是寻常的爱情，
要把对方据为一己的私有，
只想自己独占，满怀嫉妒地
防止其他任何人对她觊觎。
当他沉浸于幸福的思考之中，
专注于你的尊贵，让他也同时
欣赏我这种更为轻松的气质。
他并不爱我们，——请原谅我这样说！——
他从各处找他所爱的对象，
而给它取上我们共同的名字，
把他的感情传给我们；我们
好象爱他，实则我们只不过
爱我们所能爱的至高的价值。

公主

你对这门学问①研究得颇为
深刻，列奥诺拉，你所说的，

---

① 指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他主张理念是个别事物的“范型”。个别事物是完善的理念的不完善的“影子”或“摹本”。感觉以个别事物为其对象，因而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泉源；真实的知识，只是灵魂对理念的“回忆”。在爱情方面，他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了美的本体以后所引起的爱慕，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美（理念）。

几乎只能打动我的耳朵，
却还不能深入我的内心。

列奥诺拉

你？柏拉图的门徒！你不理解
一个新学生对你所说的妄谈？
我的想法当然有很大的错误；
可是，我知道，也不是完全不对。
在这典雅的学派中，爱神并不象
平常那样，是个娇纵的童子；
他是个少年，娶了普绪刻为妻①，
在群神会议席上有他的座位
以及发言权。他并不肆无忌惮、
在人群之间跑来跑去地胡闹；
他看到美丽的形姿，并不立即
迷恋得如胶似漆，也不会由于
迅速的陶醉而导致可厌的后悔。

公主

我兄长来了！我们不要泄漏出
我们又在谈论些什么话题；
否则，我们要被他笑话，正如
我们的打扮要被他嘲笑一样。

① 古代希腊神话中的小爱神名厄洛斯（Eros），娶普绪刻（Psyche意为灵魂）为妻。这个爱情故事，由柏拉图的学说而获得精神化的解释。柏拉图式的恋爱即精神恋爱的同义词。

第 二 场

〔前场人物。阿尔封索。

阿尔封索

我在找塔索，到处都没有找到，
来到你们这里，也见不到他。
你们能否告诉我他在哪里？

公主

昨天见到他一下，今天没碰到。

阿尔封索

他不爱和人交往，专喜孤独，
这是他一向所具有的老毛病。
他逃避各色各样的人群，情愿
独个儿自由自在地跟他自己的
心灵对谈，这一点我倒原谅他，
可是，他连知己朋友的圈子
也要躲避，这我可不大赞成。

列奥诺拉

如果我想得不错，公爵，你马上
就会把责怪变为高兴的赞赏。
今天我远远看到他，他拿着一本书，
一块写字板，写写、走走、写写。
从他昨天漏出的话语看来，
好象告诉我他的作品已完成。
他只在尽力修改些细枝末节，

以便拿一件适宜的供品奉呈，
报答你宠赐他的许多厚恩。

阿尔封索

如果他送来，我一定非常欢迎，
赐给他一次长时期的休假。
我对他的工作是如此关心，
他的大作，在种种意义上是如此
使我高兴，不能不高兴，而我这
盼待之情也不由与日俱增。
他总是没完没了，没有结束，
他总是改动，慢慢地进展下去，
又停滞不前，使我的希望落空；
本以为可以到手的快乐，却又
遥远地拖到将来，真令人扫兴。

公主

他总是一步一步地向目标迈进，
他这种谦虚谨慎，我很赞成。
只有靠缪斯之赐，才能使那么
多的诗句结合成一个整体！
他的心中只抱着这样的愿望，
要让他的诗成为完璧之作：
他不愿堆砌一些编造的浮文，
听起来虽很动人，可是结果
却总象杂乱无章，毫无余味。
不要干涉他，兄长！因为，时间
并不是测量一部杰作的标准；

如果也要让后代共同欣赏，
作家的同代人就该有忘我的精神。

阿尔封索

亲爱的妹妹，让我们同心协力，
就象我们经常配合那样。
我如太兴奋，你就给我平气；
你如太温吞，我就要对你催逼。
这样，我们也许会突然看到他
达到了我们期待多时的目的地。
那时，我们的祖国以及全世界
都会惊叹一部巨著的完成。
我将会由此获得一份荣誉，
他也会被领进现实世界中来。
高贵的人不能在狭隘的圈子里
获得他的教养。祖国和世界
必须对他起影响。他应当学会
不计较毁誉褒贬。他必须具有
正确地知己知彼之能。孤独
再也不能取悦他，使他安睡。
敌人固不愿——朋友也不该怜恤他：
这样，青年人在战斗之中磨炼，
会认识自己，不久就自知成器。

列奥诺拉

主人，你过去已为他尽力很多，
今后你还要为他尽一切力量。
“才能”可以在寂静之处培养，

人格却须在人世波涛中形成。
哦，但愿他的艺术和他的感情
都靠你的教益而获得培养！
但愿他不再躲避人，愿他的猜疑
到最后不要变成恐怖和憎恨！

阿尔封索

只有不了解世人者才害怕世人，
谁躲避世人，不久就导致误解。
他就是如此，因此，坦率的心情
就逐渐变得错综而拘拘束束。
因此，他常常担心我的宠爱，
这完全不符合他的身分；他对
好多人都不信任，我知道，那些
并不是他的敌人。如果碰到，
他的书信被送错，他的仆人
离开他到别人那里去听使唤，
从他手里丢失了一页手稿，
他就立刻认为是存心，是出卖，
是诡计，要来颠覆他的命运。

公主

亲爱的兄长，我们不要忘记，
人总是离不开他自己的本性。
如有个必须跟我们同行的朋友，
伤了一只脚，我们最好是走得
慢点，而且高高兴兴地伸出
我们的手去扶他。

阿尔封索

更好的是：

如果能给他治疗，应当立即
遵从医师的良言给他试行
医治，然后陪这个被治愈的人
欣然走上人生的新的大道。
可是，亲爱的二位，我决不希望
让我负起粗鲁的医师的责任。
我要尽我的一切力量，把信心
以及信任移植到他的胸中。
我常常当着许多人面前，表示出
对他宠爱的明显的迹象。他如果
对我诉苦，我就派人去调查，
前些时他说他房间被人撬过门，
我就这样处理过。如无所发现，
我就冷静地把我的看法告诉他；
对一切都要有涵养，我对塔索
也尽力忍耐，对他应当这样做：
我知道，你们也会乐于协助我。
现在我已把你们带到乡下来，
今晚我就要回城。不一会工夫，
你们就要见到安托尼俄；
他从罗马来，要接我回去。我们
有许多事情要商谈、处理。现在
要去作决定，还要去写许多信；
由于这一切，我非得回城不可。

公主

你可以允许我们陪你同去？

阿尔封索

你们还是留在贝里瓜多，
或者同去孔桑多利[1]！随你们
兴之所至去欣赏美景良辰。

公主

你不能和我们留在一起？在这儿
办理事务不是跟城里一样？

列奥诺拉

你马上就要把安托尼俄带走？
他应该跟我们多谈些罗马的事情。

阿尔封索

二位，这可不行；可是，我会
尽可能赶快跟他一同回来。
那时，他可以跟你们谈谈，你们
也可以帮我慰劳他一番，他为
我的事情又化了不少心血。
等到我们再交谈完毕以后，
就可以请许多人来，在花园里
热闹一下，那时，理所当然，
我如要物色个对象，我也乐意
在凉荫之下碰上一位佳人。

列奥诺拉

---

① 在通往拉文纳去的途中的别墅。

我们会友好地闭着眼睛不管。

阿尔封索

你们也知道，我会体谅别人。

公主 （转向舞台后方）

我早就看见塔索走来。他慢慢
移动脚步，有时又见他突然
停止下来，象犹疑不定，随后
又加快脚步向我们走来，却又
踟蹰不前。

阿尔封索

当他在凝神做诗，
耽于梦想，别干扰，让他散步吧。

列奥诺拉

不，他已看到我们，他走过来了。

第　三　场

〔前场人物。塔索。

塔索 （拿着一本用羊皮纸装钉的册子）

我慢慢走来，带来一部作品，
可是要把它呈上，却使我踌躇。
虽然看起来好象已经写好，
可是，我知道，它还没有完成。
我一向担心，把未完成的作品
交给了你，可是现在，我却
受制于新的顾虑：我可不愿意

过分胆怯，被人当作负恩。
就象人们只能说："我已经来了！"
好让朋友们体恤他而感到高兴，
现在我也只能说："请你收下吧！"
〔将册子交出。

阿尔封索

你献出厚礼，使我大吃一惊，
你使美丽的日子变成了佳节。
我终于把它拿到了我的手里，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为我所有！
我已盼望了多时，望你下决心、
终于对我说："拿去吧！它已完成了！"

塔索

如果你满意，它就算是完成了；
因为，无论怎么说，它总是属于你。
想到我自己为它所化的精力，
看着我自己亲笔所写的字迹，
我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我的。
可是，再进一步想，是什么给本诗
赋与内在的价值以及品位，
我就认识到，这只是你的所赐。
自然虽然极其任性地把一种
优美的诗才亲切地施赠给我，
可是顽固执拗的幸运却以
残酷的暴力将我一脚踢开；
美丽的世界虽用它的丰富多彩

吸引着我童年时代的眼光，
可是，我的双亲的无妄之灾
却立即搅乱我的少年的心情。
如果我的嘴唇张开歌唱，
那就流出一种悲哀的歌曲，
我就使用微弱的调子伴奏
我的父亲的痛苦、母亲的烦恼①。
只有你，把我从狭隘的生活之中
抬举起来，走向美丽的自由；
你除去我头脑里的一切忧愁，
你给了我自由，让我的灵魂
能舒展羽翼，发出勇敢的歌唱；
我的作品，不管受什么赞赏，
我都感激你，因为，它是你的。

阿尔封索

你该受双重赞美，你很谦虚地
尊重你自己，同时也尊敬我们。

塔索

哦，但愿我能说出，我怎样痛感到，
我所带来的，完全是你的赐与！
我这无实际行动的青年，难道
自己能写得出诗？激烈战斗的
贤明的指挥，难道他能想得出？

① 塔索的父亲贝尔纳多·塔索(Bernardo Tasso 1493—1569)是一位诗人，由于他依附萨列尔诺公爵，于一五五〇年遭到流放。塔索的母亲(Porzia de' Rossi)不久就于一五五六年含悲去世。塔索在他父亲出事时，年方六岁。

在那决战之日，每一个勇士
强力发挥出来的战斗的武艺，
将军的明智，骑士们的勇气，
在作战中需要的策略和警惕，
哦，贤明勇敢的君主，不全是你
把一切灌输给我？你就象是
我的守护神，把你那种崇高的、
不可及的高尚的品格，通过
一个凡人来显示而以此自娱。

公主

请先来欣赏这使我们高兴的作品！

阿尔封索

请欣然接受好心人对你的喝采！

列奥诺拉

你获得公众的好评，请你高兴！

塔索

我有这片刻，感到非常满足。
当我构思执笔时，总想着你们；
使你们中意，是我最高的愿望，
使你们欢喜，是我最后的目的。
不从朋友们中间观看世界，
他就不配为世人所了解。
这儿是我的祖国，这儿就是
我的灵魂喜爱优游的天地。
我在此倾听，注意每一个暗示。
这儿有很多经验、学问和趣味；

我看到今世和后世都在我眼前。
大众常使艺术家迷误和畏怯，
只有你们这种人，才理解、同情，
只有象你们，才能评判和酬赏。

阿尔封索

如果我们代表今世和后世，
只是懒洋洋收下，就很不合宜。
我看到这里、在你先辈[1]的头上，
安放着尊敬诗人的美丽的标志，
就是英雄看到戴在他头上，
也不会嫉妒，英雄也需要诗人。
〔指着维吉尔的柱像。
是由于偶然、或是守护神把它
编好了送来？它的出现并不是
没有理由。我听到维吉尔在说：
你们干吗捧死人？他们在世时，
已经得过他们的酬报和喜悦；
如果对我们表示惊叹和尊敬，
那么，对活人也要给他们一份；
我的大理石头像已戴够花冠——
绿色的桂枝应当属于活人。
〔阿尔封索向他的妹妹使了个眼色；她从维吉尔头像上取下桂冠，走近塔索。塔索后退。

列奥诺拉

---

① 指维吉尔。

你拒不接受？瞧，是谁亲手拿这顶
美丽的、不凋谢的桂冠送给你！

塔索

哦，让我考虑一下！我可弄不清，
戴了以后，我该怎样生活。

阿尔封索

靠这光荣的宝物享受光荣，
尽管你初次见到，有点吃惊。

公主 （把桂冠高高举起）

塔索，你今天给我难得的欢乐，
我在想什么，我不用言语表达。

塔索

我要跪受由你的贵手所赐的
美丽的重礼，戴在我脆弱的头上。
〔他跪下，公主给他戴上桂冠。

列奥诺拉 （鼓掌）

你初次戴上桂冠，我为你欢呼！
它多么适合你这位谦虚的人！
〔塔索站起。

阿尔封索

你将来要到卡皮托尔山① 上去
正式加冕，现在不过是预演。

公主

① 罗马的山名。在那里给诗人戴上桂冠，乃是最高的荣誉。一五九五年罗马教皇封塔索为桂冠诗人，召他去罗马，但没有等到举行加冕，塔索已在罗马的圣·俄诺夫里俄修院中逝世。

那儿将有更大的声音欢迎你；
这儿只是轻声的友谊的慰劳。

塔索

哦，请你把它从我的头上取下，
请把它拿开！它烧焦我的头发，
就象一道日光，过分炎热，
照射我的头，烧毁我头脑中的
思考的力量。它的高热烧得我
血液沸腾。请原谅！我真受不了！

列奥诺拉

这种桂枝，它倒是要来保护
那种必须在称为荣誉的热带
行走者的头，使他额角清凉。

塔索

我没有资格接受这种清凉，
它应在英雄的额角周围飘拂。
哦，天神，请把它高高举起，让它
在云端放光，让它越飘越高，
高得不可企及！让我的一生
永远追随着这个目标迈进！

阿尔封索

早期获得者，他就早早地学会
珍视人生至宝的高贵的价值；
早期享受者，在他一生中就不会
有意放掉他一度占有的东西；
已经占有着的人，必须有准备。

塔索

要有所准备者，必须在他的胸中
感到有一种发挥不尽的力量。
唉！现在我已失去它！在幸福之时
它竟抛弃我，这种天生的力量，
它曾教我对待不幸和不公
要不屈不挠。在这片刻之间
感到的欢乐和狂喜，难道竟然
把我肢体里面的骨髓销熔？
我的双膝发软！哦，公主，你又
再次看到我跪在你的面前！
请接受我的请求；把它拿走！
让我感到一种爽适的新生，
就象从美梦之中醒来一样。

公主

既然你能谦虚、沉静地承受
天神所赐给你的天分，就请你
也学会承受这顶桂冠，这是
我们所能赠你的最美的礼物。
它一旦接触到适合它的头颅，
它就永远在它的周围飘拂。

塔索

那就请让我羞愧地离开这里！
让我把幸福藏到深深的林中，
我曾在那里藏过我的痛苦。
我要去那里踽踽独行，那里

没有眼睛使我想非分之福。
如果澄明的清泉忽而在它
纯洁的水面上映出一位男子，
戴着美妙的花冠，映着天光，
在树木之间、岩石之间沉思地
休憩，那时，我就象看到在那
魔术似的水面上现出一座
乐园。我要悄悄地自思自问：
这位故人是谁？是过去时代的
青年？竟戴着这样美丽的花冠？
谁告我他的名字？他的功绩？
我等着、等着，想道：但愿走来
另一个人，或是来两个，跟他
亲切地聚在一起，进行交谈！
哦，但愿我能见到古代的英雄们、
诗人们在这清泉的旁边聚会！
看到他们在这里永不分离，
象他们在生前紧密结合一样！
共同的志向将英雄与诗人结合，
就象磁石通过它的吸力
将铁和铁紧贴在一起一样。
荷马也曾忘我地，献出他的
整个一生，观察两位英雄①，
亚力山大②如果赶赴乐园，

① 荷马两大史诗中的两位英雄：阿喀琉斯和俄底修斯。

② 马其顿的亚力山大大王。

也要去寻觅阿喀琉斯和荷马①。
哦，但愿我也躬逢其盛，看到
他们、伟大的人物聚首一堂！

列奥诺拉

醒来！醒来！不要让我们感到，
好象你已完全忘记了现在。

塔索

正是现在，将我超然高举；
我象是神思恍惚，陷于狂喜！

公主

你跟幽灵们对话，说得这样
富有人情味，我很高兴，我爱听。
〔一侍童走近公爵，轻声传达了几句话。

阿尔封索

他来了！来得正好，适逢其时。
安托尼俄！——请他来——他已来到了！

第 四 场

〔前场人物。安托尼俄。

阿尔封索

欢迎！你回来了，同时给我们
带来好消息。

公主

---

① 英雄和歌颂英雄的诗人。

我们也都欢迎你！

安托尼俄

看到你们，我又重新感到
怎样的欢喜，我真说不出来。
在你们面前，我又找到失去了
那么长久的一切。对我所做的、
所完成的，你们好象很满意；
我的操心，时而焦急地等待、
时而策划周详地虚度的时日，
总算得到了补报。我们希望的，
都已经达成，再没有什么争端。

列奥诺拉

我也问你好，尽管我有点气恼。
你在我不得不离去的时候才来。

安托尼俄

你立即夺去幸福的美丽的一份，
使我的幸福变得不十分完全。

塔索

我也问候你！我希望，跟你这位
见多识广者接近，也使我高兴。

安托尼俄

你几时能从你的世界之中
看我的世界，就会真正地看清我。

阿尔封索

关于你办妥的事和你的情况，
你已立即写过信，报告过我，

可是我还有许多问题要问你，
你办成大事①，使用了什么手段？
在那不可思议的国土②上，要想
在最后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每走一步，都得要十分审慎。
谁要是只考虑他的君主的利益，
在罗马定会陷于困难的处境：
因为，罗马一向是只进不出；
谁要想到那里去拿到什么，
没有孝敬带去，就一无所获，
能在那里有所得，真算是交运。

安托尼俄

主上，我此次能完成你的心愿，
不是靠我的举动、我的手腕；
因为，哪个聪明人跑到梵蒂冈
不会碰到劲敌？有许多巧合，
使我能利用，以谋取我们的利益。
额我略③很尊敬你，问候你，祝福你。
这位头戴皇冠的最可敬的
老人，愉快地想起从前时代，
还记得把你抱在怀里。这位
有知人之明的人，认识你，对你

① 外交谈判。

② 教皇的教廷。

③ 第二二九任罗马教皇格里高利（Gregor）十三世（在位1572—1585）。按我国天主教译名作额我略。

非常器重！他为你出力很大。

阿尔封索

只要他的好意是出于真心，
我非常高兴。可是，你很清楚，
从梵蒂冈俯瞰，所有的帝国，
在他的足下，已显得渺小之至，
何况是公国君主及其人民。
请说，对你起作用最大的是什么？

安托尼俄

好！我说：那是教皇的高尚的心胸。
他认为：小就是小，大就是大。
为了统治一个很大的世界，
他情愿友好地对他的邻邦让步。
他交托给你的这块小小的领土，
他知道重视它，象重视你的友谊。
意大利应当保持太平，他希望
跟近邻互相友好，在他的边境上
保持和平，让他强力领导的
基督教世界的势力，能够扫平
这边的土耳其人①、那边的异教徒②。

公主

① 一五七一年十月七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曾在勒潘托（Lepanto为哥林斯海湾的海港，希腊名Naupaktos）海战中击溃土耳其舰队。《堂·吉訶德》的作者塞万提斯曾参加这次著名的海战。

② 一五七二年八月二十三至二十四日的夜间在法国巴黎屠杀了两千名新教徒（胡格诺教徒），史称巴托罗姆大屠杀。

你知道哪些人最受他的宠爱，
最得他的信任，跟他亲近？

安托尼俄

只有精于世故者蒙他垂听，
实干者获得他的信任和宠遇。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参预国事，
如今亲自执政，他早年当过
使节，对一些宫廷视察过，了解过，
又常常操纵过，如今影响还很大。
他对世界的形势了如指掌，
就象了解本国的利益一样。
看到他办事的精神，谁都要赞誉他，
看到他长期悄悄准备而完成的
大事，随时机大白，谁都会高兴。
这真是当世最美好的景象，
你看到一位君主，英明领导；
看到这国家，人人自豪地服从，
人人都象为自己办事一样，
因为，一切命令都合乎正义。

列奥诺拉

我多么向往，要亲自目睹一下
那个世界！

阿尔封索

你也想插手一下？
列奥诺拉决不会看看就了事。
如果在大舞台上，有时也看到

纤纤的素手参预其中，这倒是
一段佳话——可不是？我的女友！

列奥诺拉　（对阿尔封索）

你要寻我的开心，那可办不到。

阿尔封索

前些时你跟我开过许多玩笑。

列奥诺拉

那么，今天就让你开玩笑吧！
请原谅，不要打断我的问话。
〔对安托尼俄。
他对亲族[①]有没有大力帮忙？

安托尼俄

正好公平合理，不多不少。
一个有权势的人，如果不知道
照顾亲族，国民也会对他
责难。额我略颇能暗暗适当地
使用他的亲族，为国效劳，
作为得力的干将，以一项照顾
完成双重的亲属关系的义务。

塔索

学问和艺术，是否也能受到
他的保护？他是否要努力不懈、
追随古代的伟大君主的后尘？

---

① 原文Nepoten（拉丁文nepos）意为亲戚、侄儿、外甥，有时称教皇的子孙。教皇不许结婚，对他的私生子常讳称侄儿（德文Neffe，英文nephew）。

安托尼俄

只要是有利于治国、能教人了解
各国国民的学问，他都尊重；
只要是能使罗马生色增光，
能使宫殿和教堂成为世间
奇迹的艺术，他也非常珍视。
在他身边，不容许懒散无为！
要受重视，须有作为和献身。

阿尔封索

你是否认为我们不久就能
完成这件大事？到得后来，
会不会给我们到处设下障碍？

安托尼俄

要不是由于你的亲笔签名
和几封书信使这个争端立即
永远消除，我可要不知所措。

阿尔封索

我真要把一生中的这几天日子
夸为我的幸福与胜利的时代。
我看到我的疆土扩大，将来
也确保安全。你没有借助刀剑、
完此大功，该给你戴上一顶
市民荣冠。我要叫我们的妇女们
在美丽的清晨，采橡树嫩叶，
编成荣冠，戴在你的头上。
同时，塔索也给我献来厚礼；

他给我们征服了耶路撒冷①，
使当代基督徒们感到汗颜②，
他以愉快的勇气、刻苦的辛勤，
到达了遥远的高插着的目标。
瞧，为了他的努力，已给他加冕。

安托尼俄

你给我解了一个谜。我来时，看到
两个戴花冠的头，非常惊奇。

塔索

既然你当面看到我的幸福，
我希望，你也能用同样的眼光
观看我内心里的惭愧之情。

安托尼俄

我早就感到，阿尔封索的奖励
常失之过分，他的每个臣民
所知道的，现在你也碰到。

公主

你如先看看他所完成的大作，
你就会知道我们是公正恰当。
世人不会吝惜给他赞誉，
将来还要加上十倍，我们
只是作个最初的悄悄的见证。

安托尼俄

---

① 塔索著长篇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La Gerusalemme liberata)，歌颂第一次十字军战胜回教徒，攻占耶路撒冷。

② 当时，教皇曾号召基督徒成立另一十字军反抗土耳其人，未有成效。

托你们之福，他一定可以成名。
能受到你们的夸奖，谁敢怀疑？
可是，告诉我，谁把这顶花冠
戴在阿里奥斯托头上？

列奥诺拉

我的手。

安托尼俄

好极了！这顶花冠戴在他头上，
就是月桂冠也不能跟它媲美。
阿里奥斯托给那些可以使人
变得可敬而又可爱的一切，
披上一件寓言的华丽的外衣，
就象大自然用绿色斑斓的衣裳，
罩住它的内在丰富的胸膛。
满足、经验、理性、智力、趣味、
对于真正的“善”所具有的
纯粹的感觉，在他诗歌里好象是
精神弥漫，却也有现实人物，
好象在繁花怒放的树下休憩，
身上撒满了雪片似的花瓣，
戴着蔷薇花冠，有小爱神们
在四周玩着轻薄的魔术游戏。
旁边淙淙地流着充盈的清泉，
让我们看到各色各样的奇鱼。
空中飞着各种罕见的禽鸟，
牧场和丛林布满异样的牲畜；

小淘气躲在绿野里探头探脑，
小聪明从那金光灿烂的云端
不时叫出一些崇高的箴言。
还有小神经虽象在狂暴地把那
音色美丽的诗琴乱弹一通，
却合乎美妙的拍子、保持节度。
谁敢和这位人物比较高低，
他的胆量就值得戴上花冠。
请原谅，我自己只要一感到兴奋，
就象个狂喜的人，时间、地点、
自己说些什么，全弄不清楚；
因为，这些诗人，这些荣冠，
美人身上的奇异的节日的服装，
使我忘其所以，象置身世外。

公主

对一种功绩能如此作出评价，
对别的功绩就不会误解[①]。以后
你应该道出我们在塔索诗中
获得的感受和你个人的认识。

阿尔封索

随我来，安托尼俄！我还有许多
渴望知道的事情要来问你。
然后，你可以和妇女们在一起，
呆到太阳下山。来吧！再见。
〔安托尼俄随公爵下，塔索随妇女们下。

① 委婉的劝告：不要借口扬阿里奥斯托而抑塔索。

第 二 幕

〔客厅。

第 一 场

〔公主。塔索。

塔索

我踏着不稳定的脚步跟着你，
哦，公主，无边无际、乱七八糟的
种种思想在我的心中蠢动。
我好象觉得孤独在向我招手，
友好地对我低语："来吧，我给你
解除在你胸中新起的疑团。"
可是，只要我向你一瞥，只要
我耳朵听到你嘴里说出一句话，
在我周围，就换了新的一天，
一切桎梏都从我身上解除。
我要向你直说，刚才来的
这位不速之客，毫无体贴，
把我从一场美梦之中唤醒；
他的作风、他的言语，是这样

奇妙地针对着我，使我比往常
更感到自己的两面性[1]，我跟自己
又重新陷入斗争的混乱之中。

公主

一位老朋友，离开了很长时间，
度过不同的生活，在他回到
我们身边的瞬间，要他立刻
象从前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他的本性并没有改变；
让我们跟他一起再过几天，
就可以有时校准彼此的心弦，
终至顺利地发出美妙的和音，
使双方重新互相配合。那时，
他如能详细了解你在此时
完成的大作，他定会把你跟他
现在拿来进行对比而捧作
巨人的那位诗人等量齐观。

塔索

不，我的公主，从他嘴里发出的
对阿里奥斯托的赞词，并不使我
难受，反使我高兴。听到我们
眼前的人物受到颂扬，被捧作
伟大的模范，这是我们的欣慰。
我们的心可以暗暗地如此说：

① 受矛盾感的激动。

你如及到他的价值的一部分，
他的名声的一部分就会属于你。
不，最使我的深心受到感动的、
到现在还充满我的整个心灵的，
乃是他说的那个世界的人物，
那个世界，生动地、不停地、惊人地、
围绕着一位伟大、无比的贤人①
正规地旋转，按着半神②给它
指定的轨道，完成它的行程。
我贪婪地听着，欣然听那位
经验丰富者所说的可靠的言辞；
可是，唉！我越听下去，越是感到
我变得渺小起来，我害怕，就象
碰到岩石上消逝的回声，我也会
化为回响、化为虚无而消失。

公主

就在不久前，你不是纯然感到：
英雄和诗人应当相互依存，
英雄和诗人应当相互探索，
任何一方都不该嫉妒对方？
值得写诗的业绩当然了不起，
可是，把那业绩的充沛的强力
写成相应的诗歌传世，也很好。

---

① 指教皇额我略。

② 天主教徒对教皇敬之如神。

你从一个庇护你的小国里，
静静地眺望世界的狂澜，就象
站在海岸边远眺，请你满足吧。

塔索

我在此最先惊叹的，不是那些
使武勇之士受到重报的场面？
当我还是个不成熟的少年、
初到此地时，正逢一连串节日①，
好象把斐拉拉变成一个
荣誉的中心。哦！真是伟大的壮观！
在那宽阔的广场上，围着大群人，
在白日之下难得见到的武士，
他们威风凛凛，要在那儿
大显身手，显示他们的武功。
座位上挤满了当代最美的妇女，
也挤满了第一流的男子们。
我惊奇地扫视着高贵的人群；
只听得叫道："他们都是祖国、
这一个狭小的、大海环抱的国家
送来的健儿。他们共同组成
曾经对荣誉、功绩和美德作过
判断的、世间无出其右的法庭。
你要是个别察看，你就会看出，
没有一个人比旁人稍有逊色！"——

① 为了庆祝阿尔封索二世的婚礼。

随后，比武场的栅栏打开了；
马蹄得得，头盔和盾牌闪光，
侍童们拥拥挤挤，嘹亮的军号
齐奏，枪支嘎嘎地断裂纷飞，
头盔和盾牌被打得琅琅作响，
刹那间，卷起一阵灰尘，掩盖住
获胜者的荣光、败者的耻辱。
啊，让我拉起帷幕，遮起这场
过分使我眼花缭乱的全景，
免得使我在这美丽的瞬间
痛切地感到自己的卑微渺小。

公主

那些高贵的人群、那种武勇，
如果在当时鼓舞你辛勤发奋，
那么，年轻人，我也可以在同时
向你介绍忍耐的沉静的教诲。
你所赞美的节日，当时就有
无数人对我夸口，多年后还听到
有人在讲，我却没亲眼目睹。
那种欢呼之声的最后的回响
隐隐约约地传到我所困居的
寂寞的所在，我正不得不忍受
许多痛苦和许多伤心的愁思。
死亡的阴影鼓着宽阔的翅膀
在我的眼前飘动，它妨碍我
眺望那日新月异的世界的景象。

那种阴影好容易逐渐消退，
才让我朦胧地、可是愉快地、象透过
轻纱一样，观看人生的多彩。
我又见生动的形姿轻轻移动。
我第一次走出我的卧病的
深闺，还由侍女们扶持着我，
那时，生气勃勃的卢克蕾齐亚①
挽着你的手，把你带到我那里。
在我的新生活之中，你是第一个
闯进来的素昧平生的新知。
那时，我对你和我，抱很多希望，
直到现在，希望还没有落空。

塔索

而我，被那些熙熙攘攘的人群
弄得头晕脑胀，被光辉灿烂
搅得眼花缭乱，被许多热情
激动万分，默然随着你姊姊，
走过宫廷里的静静的长廊，
然后，走进了室内，立刻，你就
由你的侍女们扶着出来——那对我
是多么宝贵的时刻！哦，请你原谅！
就象着魔者走近神明的身边，
他的陶醉和狂喜霍然告愈，
我也在一见到你的眼光的刹那间，

① 公主的姊姊，见第三七四页注①。

使我的一切空想、一切狂热、
一切谬误的欲望都被治好。
那时，我的经验不足，一向
沉湎于对无数事物的贪欲之中，
见到你，我才惶恐地反躬自省，
认识到什么才真有企望的价值。
就象在那广阔的海滩上徒然
寻觅珍珠，却不知道珍珠
是蕴藏在无言的蚌壳里面。

公主

那时，开始了一个美丽的时代，
要不是乌尔比诺公爵把我的
姊姊带走，我们的日子就会在
美满、纯粹的幸福之中度过。
如今，空怀念那位可敬的妇女，
空怀念她的乐观精神、充满
勇气活力的胸怀、丰富的才智。

塔索

我非常清楚，自从那时以来，
自从你姊姊去后，没有人能够
给你补偿失去的纯真的欢乐。
我常常为你心碎！常把我为你
所抱的惋惜倾诉给静静的树林！
哎呀！我叫道，难道只有她姊姊
才有受她器重的资格和幸福？
难道再没有另一颗心可以

值得她信任？难道再无人能跟她
意气相投？难道才智已尽灭？
她姊姊尽管很卓越，难道天下
只有她一个？——公主，哦，请原谅我！
那时，我常常想到自己，我希望
能对你有所贡献。虽然很少，
但总望能有一些，不用言语，
而用行动，在我一生中表示，
我怎样把我的心暗暗地献给你。
可是，我未能如愿，我只是常常
犯些错误，不由得使你伤心，
我侮辱了你所庇护的人，
你要解决的，我却愚蠢地搅乱，
因此，在我要向你靠拢的瞬间，
却总是感到，距离是越来越远。

公主

塔索，我对你的心志，从没有
误解过，我知道，你是怎样忙着
折磨自己。你不象我的姊姊，
她跟任何人都能合得来，而你，
经过了这么多年，你还不能
找到一位知己。

塔索

请责备我吧！
但过后要告诉我，哪里有这样的
男性或女性，让我可以跟他们

畅谈衷曲，象跟你谈话那样？

公主

你应当相信我兄长，跟他谈谈。

塔索

他是我君主！——但你别认为：我胸中
充满追求自由的剧烈的欲望。
人生在世，并非是为了自由，
对于高贵者，除了为他敬爱的
君主效命，没有更大的幸福。
他就是我的这样的君主，我懂得
这句重大的话语的全部含义。
现在，只要他开口，我就得缄默，
只要他下令，我就得照办，哪怕
我的理性和心意强烈地反对。

公主

我的兄长决不是这样的人，
如今，安托尼俄又回来了，
无疑，给你添了个贤明的新朋友。

塔索

我曾希望过，现在却几乎绝望。
跟他来往，总该获益良多，
他的忠告，总该对我有用，
可以说，我所缺少的，他都具有。
可是——他出世时，如果所有的
天神都到他摇篮边送过礼物，
就可惜美惠女神① 没有莅临；

谁没受到美惠女神的礼物，
尽管他也可以多积多施，
可是，他总不会宽宏大量。

公主

可是，你可以信任他，这就行了。
你对一个人决不能求全责备，
他答应过你的，决不会食言。
只要他一经宣称做你的朋友，
你缺什么，他都会给你操心。
你们要好好团结！我自认会在
不远的将来完成这件美事。
你不要象往常一样加以抗拒！
我们跟列奥诺拉已相处很久，
她是个优美可爱的人，非常
平易近人，可是，你对她，也从未
象她希望的那样跟她亲近。

塔索

我是听从你的话，否则，我真要
跟她疏远，哪会去跟她接近。
尽管她象个和蔼可亲的人，
可是，不知是怎么回事，我总是
很难跟她畅所欲言，她虽有
与人为善的打算，但是，一感到

---

① 美惠女神（die Grazien或die Holden）：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三姊妹女神，象征优美，能赐人以诸美。

这种打算，就令人很不舒服。

公主

塔索，如果这样，我们一辈子
也交不到朋友！这样的道路
会引诱我们通过寂寞的丛林、
僻静的山谷继续彷徨；感情
越来越放纵不羁，极力想把
在外界不能觅得的黄金时代①
在他内心里重新恢复起来，
这样的企图是很难得到成功的。

塔索

哦，我的公主说到哪里去了！
人人都心向往之而求之不得的
黄金时代，如今归往何处？
那时，人类在辽阔的大地上
欢乐地散居，宛如幸福的牛羊；
烂漫的牧场上，有一棵太古的老树，
给男女牧人赠以清凉的树荫，
年轻的灌木伸出温柔的枝条，
亲切地搂着含情脉脉的恋人；
在永远纯洁的沙地上，清澄、沉静地
流动的轻波抱住温柔的水仙②，
胆怯的蛇躲进了青草丛中，

① 晚期古典时代诗歌中所描写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田园诗中又复活的、叙述纯洁的感官快乐、自然之虔诚、强烈的率直的感情的黄金时代。

② 水仙（Nymph）：山林水泽的仙女，或译水泉神女。

无害于人，大胆的羊人[1]，受到
勇敢的青年的惩罚，仓皇逃遁；
在天空中翱翔的每一只飞鸟，
登山越谷漫游的每一头走兽，
全对人们说：只要合意，都行[2]。

公主

朋友，黄金时代确已过去，
可是，善良的人们能把它唤回；
如果照我所想的对你直说：
诗人为了取悦我们常说的
黄金时代，美丽的时代，依我看，
现在没有，过去也并不存在；
如果说有过，那只是曾经肯定，
它可以在将来反复多次出现。
如今，性情相投者还互相接近，
分享这个美丽的世界的乐趣；
只是，在你提出的口号之中
要改一个字：只要合适，都行[3]。

塔索

但愿由一些善良、高贵的人们

---

① 羊人（Faun）：农牧神，人身羊足，头上有角，性好淫。

② 此语出自塔索牧歌剧《Aminta》。

③ 此语引自瓜里尼（Giovanni Battista Guarini 1538—1612）的牧歌剧《Il pastor fido》（《忠实的牧人》），这是所有模仿塔索《阿明塔》的作品中的最杰出的一部。瓜里尼也曾在斐拉拉宫廷中供职，深受阿尔封索二世的器重。他的诗作颇受人爱好，几乎被译成欧洲的一切语言。

组织一个总法庭，裁决什么是
合适的事情！免得大家认为：
什么对自己有利，就算作适宜。
我们看到，对有权、有识之士，
什么都适宜，他们为所欲为。

公主

你想知道什么是合适的事情，
那么，只有求教于高贵的妇女，
因为，她们认为最要紧的
乃是：万事都要非常合适。
礼仪得当给温柔、易受伤害的
女性筑起一座保护的围墙。
在道德统治之处，就有女权，
在蛮横猖獗之处，她们没有份。
你如要问男女两性的差别：
男子求自由，妇女则求礼节。

塔索

你认为我们蛮横、粗鲁、无情？

公主

不是！但你们追求遥远的宝物，
因此，你们的追求非强暴不可。
你们敢于为求永恒而行动，
我们只想获得在这世界上、
限于在我们身边的唯一之宝，
希望它永远不变地属于我们。
我们不相信任何男子的心，

不管是怎样热烈地献给了我们。
美是无常的，可是你们却好象
唯美是尊。其余的，都没有魅力，
而没有魅力的，就象死去了一样。
如果有这种男子，他能懂得
珍视女性的心，他能认识到
一个女子的胸中能蕴藏着
怎样可贵的爱与真诚的至宝；
如果在你们心中，唯一的良辰，
能够永远保持住新鲜的回忆；
如果你们那一向锐利的慧眼，
也能透过由于老和病给我们
女性罩上的面纱、透视我们；
如果你们满足于既得之所有、
不再觊觎他人手中的宝物：
那时，我们真碰到美丽的良辰，
我们要庆祝我们的黄金时代。

塔索

听到你的话，使我胸中本已
半寐的忧虑，又大大活跃起来。

公主

这是什么意思，塔索？直说吧。

塔索

我已屡次听说过，这几天我又
听到，其实，即使我没有听到，
我也不得不想到：有些王公们

想向你求婚！对于预料中的事，
我们感到可怕，几乎要绝望，
你将要离开我们，这是当然；
但我们要怎样忍受，我却不知道。

公主

在眼前可不要担心这种事情！
我几乎可以说：永远不用担心。
我喜欢这里，我喜欢留在这里。
我还不知道有什么亲事找上门；
你们想留我，那就让我能看到
你们和睦相处，为你们自己，
也由此给我建立幸福的生活。

塔索

哦，我能做什么，请你给我指教！
我把每天的时间都献给了你。
每逢我心情舒展，对你赞美，
对你感激，那时，我才感到
人所能感到的最纯洁的幸福。
我只有在你身上感到神圣。
我们地上的神灵跟其他的人
截然不同，就象崇高的命运
跟那些最明智者的忠言和意志
各异一样。神灵们什么也不管，
当我们看到一波一波在汹涌，
他们却视若细浪，听其哗哗地
流过足边，对我们咆哮、将我们

吹倒的暴风，他们也听而不闻，
他们也不听我们的祈求，任我们
这些愚蠢、可怜的孩子独行其是，
不管太空里充满了叹息和叫喊。
而你这位神人，常对我姑息，
你的眼光，就象太阳光一样，
照干了我的眼睑上的泪珠。

公主

妇女们对你极其亲切友好，
这是理所当然：你的诗歌
总是用各种方法赞美女性。
不管调子温和或大胆，你总会
把她们表现得十分可爱而高贵；
阿尔米达[1]虽象是令人可憎，
却被她的魅力和爱情抵消。

塔索

不管在我的诗中反映出什么，
一切全都有赖于唯一的一人！
在我脑海里漂浮着的，并不是
缥缈无定的幻影，时而辉煌地
走近我的灵魂，时而又远遁。
一切美德和一切至美的原型，
我都曾经亲眼目睹过它；

---

① 塔索《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的魔女，因骑士里那尔多拒绝她的爱情，想复仇未成，愤而企图自杀，为里那尔多所救，后来二人竟归和好。

我所据以描写的，将永垂后世：
唐克雷蒂对克罗琳达的爱情[1]，
埃尔米尼[2]的私自怀抱的忠诚，
索芙罗尼的伟大，俄琳德所受的
苦难[3]，都不是妄想所生的幻影，
他们都不朽，因为，实际还存在。
除了由于高贵的爱情的秘密
被慎重地写进优美的诗歌，
还有什么权利，能让它维持
数百年之久，继续深入人心？

公主

这样的诗歌，还有一种优点，
不为人注意，要不要对你说出？
它逐渐引诱我们，我们聆听着，
我们听着，我们以为很了解，
我们了解的，我们就不能非难，
就这样，我们做了诗歌的俘虏。

塔索

你给我打开一个多美的天国，
哦，公主！这天光如果不使我眼花，

---

① 十字军骑士唐克雷蒂初遇回教徒女战士克罗琳达，便一见钟情。在耶路撒冷城墙下的一次激战中，唐克雷蒂不幸误伤了克罗琳达。后者在临终前倾吐了自己的爱情，请前者为她行洗礼，接受她皈依天主教。

② 埃尔米尼在深夜里赶到负伤的唐克雷蒂的身边看护他。

③ 索芙罗尼为了全体基督徒而承担掠夺圣母像的罪名，慷慨赴义。青年俄琳德要替她代死。二人在一同被处死刑时，由克罗琳达之助而幸免。以上都是《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所描写的事件。

我将意外地看到永恒的幸福，
驾着金色的祥云从空而降。

公主

别说下去了，塔索！有许多事物
要我们用强制的手段去攫取，
而另外一些，我们只能通过
节制和忍耐，才能被我们掌握。
据说，不管是道德或是跟道德
近似的爱情，都是如此。想想吧！

第 二 场

塔索 （独白）

你是否可以张开你的眼睛？
你敢向周围眺望？这儿没别人！
这些柱子曾听到她的说话？
你可害怕见证，最高幸福的
无言的见证？新的生涯的太阳
已经升起，这种新的生涯，
远非以前的生涯所能相比。
从空而降的女神把我这凡人
迅速迎接上天。我眼前展开了
何等新的境地、何等的世界！
热望得到多么贵重的报答！
我梦见最高的幸福近在咫尺，
这种幸福超过了一切美梦。

天生的盲人随他怎样想象
光和色彩——新的日子一旦
来临，他就起一种新的感觉。
我满怀勇气和预感，陶醉、摇晃，
踏进这个轨道。你赐与很丰，
你象天和地两手捧得满满地、
给我们无限厚赐那样赏赐我，
又提出要求，根据你这种赏赐，
向我要求的，当然是理所应该。
我应当节制，应当表示克己，
这样，才有资格受你信任。
我有过什么作为，使她能看中我？
我应当做些什么，才配得上她？
她能相信你，凭这点，你才有今日。
哦，公主，对你的言语，你的秋波，
让我永远献出我整个灵魂！
请随意提出要求，我是你的！
哪怕她派我前去遥远的地方
探求困苦、危险和名声，哪怕她
在那僻静的林中交给我金琴，
要我献身给安静、赞美安静：
我是她的，她可以占有我，陶冶我；
我的心为她保存一切至宝。
哦，即使有一位神赐我一种
万能的妙技，我也无法把这
难以言传的尊敬心表达出来。

我真想拥有画家的妙笔以及
诗人的嘴唇，那在少年时喂过
蜂蜜的甜蜜的嘴唇①。不，从今以后，
塔索再不会孤寂、无力、忧心地
消失在树木之间、人群之间！
他不再孤单一人，他有你在一起。
哦，但愿在眼前出现一切事业中
最高贵的事业，四周充满了
可怕的危险！我要冲上去，拿我
现在从她手里获得的生命
进行孤注一掷——邀请那些
最优秀的人们做我的同志，
跟一群高贵者一起，按她的指示
和意志，完成不可能的事情。
急躁的家伙，你的嘴为何不把
你所想到的严守秘密，直到你
逐渐有资格跪在她的面前？
这本是你的决心和贤明的愿望，
可是，算了吧！没有功劳而单纯
接受这种赏赐，比自以为是、
认为有权利提出要求，总要
高明得多。欣然眺望吧！你眼前
展开的前景是如此广阔辽远，
充满希望的青春又在引诱你

① 古希腊人想象：蜜蜂飞到年轻的诗人的嘴唇上采蜜。又有传说：希腊诗人品达在睡眠时，蜜蜂将蜜送到他的嘴唇上。

走向尚未可知的、光明的未来！
——挺起吧，胸膛！——哦，培养幸福的天气，
请你对这种植物眷顾一下！
它努力向着上空伸展，发出
无数繁枝，准备开出花来。
哦，让它结出果实，带来喜悦！
让一只可爱的手从它清新的、
丰饶的枝头摘下黄金的美果！

第　三　场

〔塔索。安托尼俄。

塔索

欢迎你，现在我好象是第一次①
看到你一样！我常听人谈起，
没有比你更好的人。欢迎你！
我现在了解你和你的全部价值，
我毫不犹豫，向你伸手、献心，
我希望，不会受到你的拒却。

安托尼俄

你慷慨地赠我美丽的礼物，
我也应当认识它的价值；
在接受以前，让我考虑一下。
我可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回报你

---

① 第一次使用公主给他打开的眼睛看对方。

同样的礼物。我不愿意显得
非常草率，显得不知感激，
为了双方，让我明智谨慎些。

塔索

谁能责备明智？在人生之中，
每一步都显示明智是非常必要；
可是，如果灵魂指出，何时
需要细心注意，那就更好。

安托尼俄

这一点，还是让各人抚心自问，
因为，失策的后果要自己承担。

塔索

随你吧！我已尽了我的责任：
我尊重公主的意见，她希望我们
互相友好，我已作了自荐。
我不能拘谨，安托尼俄；可是，
当然也不能强求。就此算了吧。
我的美意，你现在冷淡地搁下，
差不多拒绝，随着时间和交往，
将来会叫你对我热烈地要求。

安托尼俄

有节制的人常被人称为冷淡，
说这话的人自以为比别人热情，
实则他的热度是突如其来。

塔索

你所责难的，我也责难而避免。

我虽年轻，可是，我也知道，
与其躁急，总不如忍耐坚持。

安托尼俄

很有见解！请常常铭记在心。

塔索

你颇有资格给我忠告，给我
警诫，因为，你有经验帮助你，
它象久经考验的良友一样。
可是，请相信：有一颗安静的心
在倾听着每天、每时的警告，
把你新近严厉地教育我的
每一件好事，暗暗地进行练习。

安托尼俄

只要是有所裨益，能够埋头于
自我内省，倒也是可喜的事。
但内省不能使人认识其内里；
因为，他用自己的尺度自量，
有时太小，有时可惜又太大。
人只有在众人之中才认清自己，
实生活教人认识自己的真面目。

塔索

听了你的话，我表示赞同和尊敬。

安托尼俄

可是，恐怕你心中所想的，跟你
所说的完全不同，我要这样说。

塔索

这样，我们就不能彼此接近。
不论对方是何人，故意对他
抱着曲解的态度，这不算明智，
也不够好。无须借公主之口，
我也很容易了解你的为人：
我知道，你发心向善，而且行善。
你自己的命运使你安心；
你为他人着想，为他人出力，
在极易动荡的人生波涛上面，
你总是坚定。我看你就是这样。
如果我不跟你接近，不贪求
你所秘藏着的至宝的一份，
那么，我还算是甚等样人？
我知道，你开诚布公，不会后悔；
你如了解我，就会跟我做朋友：
我早就需要有这样一位朋友。
我虽然经验不足，我虽然年轻，
我并不自惭。未来的金色的祥云
依然静静地飘在我额角周围。
哦，高贵的人，请敞开胸怀欢迎我，
指教我这个性急的不谙世故者
怎样过有节制的生活。

安托尼俄

要等待时间考虑给你的东西，
你却想在刹那之间就能到手。

塔索

长期辛苦而求之不得的东西，
爱情能在刹那间赐与我们。
我不是求你，我有要求的权利。
我是以美德的名义号召你，美德
希望把善良的人们团结起来。
我是否还要再提出一个名字？
是公主想这样，要这样——列奥诺拉，
她要让我接近你，让你接近我。
哦，就让我们别辜负她的期望！
让我们团结，去见这位女神，
为她效命，献出我们的全心，
合力为她去干崇高的大事。
再一次！——我伸出了我的手！握吧！
不要再退缩，不要再拒绝我，
哦，高贵的人，请给我这样喜悦，
善人的无上的喜悦，让我完全
信任地委身于比我高明的人！

安托尼俄

你在打如意算盘！可是，看来
你象是惯操胜算，不论何处，
都碰到条条大路，门户洞开。
我愿意给你任何评价，任何
幸福；不过，我看得非常清楚，
在我们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

塔索

论年龄和经验资格或许是如此：

论精力旺盛和意志，我决不后人。

安托尼俄

光有意志并不能导致行动；
精力只会把道路看得较短。
到达目的地的人，会戴上荣冠，
该戴的人却往往没有他的份。
但也有廉价的花冠，花冠的品种
也大不相同，有时，在散步之中
就能轻而易举地把它弄到手。

塔索

神所赐与的至宝，有时对某人
非常慷慨，对别人却严加拒绝，
不是人人想得到就能得到。

安托尼俄

如果说这是幸运之神，我也
同意，因为，他的选择很盲目。

塔索

正义之神也常常蒙住眼睛，
对一切欺诈行为闭目不管。

安托尼俄

幸运者当然赞美幸运之神！
说他具有识别功绩的慧眼，
具有贤明的选择、严格的细心，
让他称他密涅娃① 或其他美名，

---

① 罗马神话中智慧女神。

让他把恩赐当作酬报，又把
偶然的饰物当作应得的荣冠。

塔索

你无须说得更明白。已经够了！
我看穿你的内心，我也看透了
你的一生。哦，但愿我的公主
也能这样认清你！不要浪费
你眼睛的和你舌头的毒箭！
你把箭头对准了我头上的
不谢的花冠，只是枉费心机。
你首先要有不加嫉妒的雅量！
然后才可以为它跟我争辩。
我把它当作圣物，无上之宝；
可是，请向我指出，我所追求的，
有谁已经获得，请你指出
只有在故事之中流传的英雄；
请你介绍个能跟荷马、维吉尔
比肩的诗人，甚至，更进一步说，
请指出有谁比我功高三倍，
值得受此重赏，或者接受这
美丽的桂冠，使我感到三倍的
惭愧：那时，你将看到我跪在
授与我这顶荣冠的女神面前；
不等她把这顶荣冠从我的头上
移到那人的头上，我决不立起。

安托尼俄

在那时以前，你当然有资格戴它。

塔索

受他人权衡，我并不想规避；
可是，我却不应当受到侮蔑。
这顶桂冠，是君主认为我有
资格戴它，是公主亲手编成，
不容许他人加以怀疑和冷笑！

安托尼俄

你不该对我这样语气高傲，
气概激昂，对场所也不适宜。

塔索

你如此对我，我也可以回敬你。
难道真理在这里遭到流放？
在这宫殿里要禁锢自由的精神？
难道高贵者在这里须受压制？
我认为，这里，只有崇高才适合。
灵魂的崇高！难道不能允许它
以接近当世伟人们而感到欣慰？
可以，也应该如此。我们接近
君主，只靠着祖传的高贵门第，
为何不能靠秉性，大自然并不能
使人人秉性伟大，正如它不能
给人人赐与伟大的先辈一样。
在这里感到惶惶不安的，只有
气量狭小，自惭形秽的嫉妒：
就象不允许蜘蛛把龌龊的网

结在这些大理石墙上一样。

安托尼俄

是你自己让我有权轻视你！
你这浮躁的少年难道要用
暴力夺取大人的信任和友谊？
你这样无礼，难道还自以为是？

塔索

还是你自称无礼比较妥当，
我可没有自认卑贱的必要。

安托尼俄

你的年纪还太轻，良好的教养
可以使你走上更好的正道。

塔索

我并非年轻得要去崇拜偶像，
我已到了以刚克刚的年龄。

安托尼俄

叫你去参加卖嘴皮和乐器比赛，
你可以当个主角，获得冠军。

塔索

我要自夸腕力，或许是大胆；
因为它还无表现；但我信任它。

安托尼俄

你倚仗姑息，姑息只会宠坏你，
使你在幸福的路上肆无忌惮。

塔索

我现在感到，我已经是个成人！

我一点也没想到，要来拿起
武器跟你较量一下高低。
可是你煽风点火，我的骨髓
都在沸腾，报复的痛苦的欲望
在我的胸中燃烧。你如果是个
如你自夸的男子汉，就来较量吧！

安托尼俄

你忘记了你的身分和场所。

塔索

任何圣所，也不叫我们忍辱。
是你亵渎了、糟蹋了这个地方，
不是我，我曾给你献上信任、
尊敬、友爱，这些最美的供物。
是你的精神污染了这座乐园，
你的话污染了这座清净的客厅，
而不是不能容许些微污渍的、
在我心中沸腾洋溢的感情。

安托尼俄

狭隘的胸中竟会有高贵的精神！

塔索

这儿还有发泄郁积的余地。

安托尼俄

平民也会用言语发泄郁积。

塔索

你象我一样是贵族，请提出证明。

安托尼俄

确实是，但我知道我身在何处。

塔索

一同去可以使用武器的地方！

安托尼俄

你没有理由挑战，我不跟你去。

塔索

胆小鬼常常使用这种挡箭牌。

安托尼俄

在安全之地威胁人，才是胆小鬼。

塔索

我情愿放弃这种安全的庇护。

安托尼俄

你丢脸无妨，可别糟蹋这地方。

塔索

我忍不住气，这地方会原谅我。

〔拔剑。

拔剑，否则，跟我走，如果不要我

永远轻视你，象现在厌恶你这样！

第　四　场

〔阿尔封索。前场人物。

阿尔封索

真是意外，你们为何争吵？

安托尼俄

哦，主公，你瞧我心平气和地站在

一位怒气冲天的男子的面前。

塔索

我对你敬若神明，你的一瞥
给我警告，使我沉静下来。

阿尔封索

讲吧，安托尼俄，塔索，告诉我，
在我宫邸里怎么引起争吵？
明智的人物怎么会被争吵
弄得踉踉跄跄，脱离礼节和
法律的正轨？我觉得非常奇怪。

塔索

你不理解我们两人，我知道。
这位先生，以贤明、知礼闻名，
对我却采取粗暴、阴险的态度，
就象没受过教育的卑贱的人。
我信任他，接近他，他却推开我；
我怀着好意，坚持要跟他订交，
他却越来越尖刻，毫无休止，
终于把我最纯洁的血液
滴滴化为胆汁。请原谅，在这里
你看到我怒气冲冲。如果
我犯了罪，责任应由他负。
他强烈地煽起了我的怒火，
使我按捺不住，伤害了我和他。

安托尼俄

高尚的诗兴弄得他忘其所以！

主公，刚才你首先跟我讲话，
对我发问，听了这位性急的
雄辩家发言之后，请容我说话。

塔索

好，说吧，你就一句一句地说吧
你能把每个字眼，每样表情
对这位裁判者当面介绍，就请吧！
让你再羞辱自己，说出对自己
不利的证言！我对你的证言，
不想提出一丝一毫的异议。

安托尼俄

你如还有什么话要说，就说吧；
如果没有，就住嘴，别来打断我。
主公，最初引起这次争吵的
是我还是这位急性子？到底
是谁的不是？这问题非常广泛，
现在最好还是不去研究。

塔索

怎么？依我看，这是首要的问题：
先弄清我们二人谁是谁非。

安托尼俄

这可不能完全照你所想的
去办。

阿尔封索

安托尼俄！

安托尼俄

仁慈的主上，
我唯命是从，可是，请叫他住嘴：
等我说完，再让他继续发言；
由你裁决。我只能如此禀告：
我不能跟他评理，我也不能
控告他，我也不能为自己辩护，
现在我也不能使他满意。
因为，他目前，已不是无罪的人。
严重的法律①已压在他的头上，
最多由你的仁慈给他开恩。
他在此威胁过我，向我挑战过，
在你的面前也没有隐藏白刃。
主公，要不是你走到我们中间，
说不定现在我也会忘记本分，
一同犯罪，在你面前蒙羞。

阿尔封索　（对塔索）

你有欠妥当。

塔索

主公，我自己的心
认为我无罪，你的心也一定如此。
不错，是事实，我曾威胁过，挑战过，
拔过剑。不过，他的毒舌是怎样
恶意地挑选巧妙的言词伤害我，
他的牙齿怎样尖锐、快速地

---

① 塔索破坏了城堡治安的法令。

把毒汁注入我血里，他又怎样
越来越惹我发火——你却想不到！
他曾泰然自若地、冷酷地刺激我，
逼得我走投无路。哦！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他，永远不会认识他！
我热烈地献给他最美的友情——
他却把我的赠物抛到我脚边；
如果我的灵魂不激起愤怒，
它将永远不值得受你的恩宠，
不值得为你效命。我忘了法令，
忘了这是什么地方，请宽恕。
在任何地方我都不能自卑，
在任何地方我都不能受辱。
如果这颗心，不论在什么地方，
对你、对我自己犯罪，就请
惩罚我，放逐我，不让我再跟你见面。

安托尼俄

这青年背着重担，多么轻松，
他推卸罪过，就象给衣服掸灰！
诗歌的魔力，最爱玩弄那些
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大家
对这点都不知道，那倒是咄咄
怪事。主公，你和你的所有的
家臣，是否都认为这种行动
无足重轻，我几乎不敢相信。
任何人，象敬神一样走近君主，

走近他那不可侵犯的宫邸，
都会同样受到君主的庇护。
在他的门口，任何激情都会
收敛，就象跪在祭台前一样。
这儿，没有剑光，没有威吓，
就是受辱，也不允许报复。
只有在那广阔的原野里，才给
怨恨和记仇提供充足的余地。
那儿，胆小鬼无危险，也无人逃跑。
而这儿，这些城墙乃是你祖先
为图谋安全而筑，为维持尊严
而建立一座圣殿，同时用重罚
严厉、贤明地保持这种安宁；
犯罪者要加以流放、系狱和处死。
这儿，不管什么身分的贵贱，
温情也不能使法律缩回铁拳，
就是大胆妄为者也感到恐惧。
如今，在长期甘美的平安之后，
我们又看到粗暴的狂徒踉跄地
回到守礼的领域。主公，请裁决、
处罚！因为，如果没有法律
和君主权力保护，谁能在自己
义务的狭隘范围内安然逍遥？

阿尔封索

不管你们怎样说，能说些什么，
让我体念人情，不偏不倚。

如果没有必要让我来判断，
你们早就会更好地各尽其责。
因为在这儿很难分辨是非。
既然安托尼俄侮辱了你，
他就应当尽一切可能，按照
你所要求的、使你得到满足。
那时，要我来调停，我也乐意。
同时，塔索，由于你犯法，你要
受到监禁。但是，我原谅你，
因此，我可以给你法外开恩。
离开我们，塔索，回你室内去，
让你自己一个人去监视自己。

塔索

主公，这是否就是你的判词？

安托尼俄

你难道不识这慈父般的宽容？

塔索 （对安托尼俄）

目前我没有必要再跟你说话。
〔对阿尔封索。
主公，你的严词将我这个
自由人付诸羁囚。就这样吧！
你认为这是公正。我接受你的
神圣的一言，命我的内心缄默。
我觉得新奇，十分新奇，我几乎
不认识你和我、和这美好的场所。
可是，我却认识他——我愿从命，

尽管我在此还有许多话能说、
而且该说。我的嘴却让我沉默。
那曾是一种犯罪？至少表面上
我已被当作一个罪人看待。
我的心虽想说，但我总是个囚人。

阿尔封索

塔索，你比我想得更加严重。

塔索

我到现在还是一点弄不懂；
虽然不是不懂，我并非孩子；
我几乎认为，我应该能想一想。
突然间，我好象有点明白起来，
可是，一会儿我又搞糊涂了，
我只听到判词，我低下了头。
哦，这些废话已经说得太多了。
从现在起，你还是惯于服从吧，
糊涂虫！你忘记了在什么地方；
你以为已高攀到群神的殿堂，
突然的坠落却将你完全压倒。
欣然服从吧；即使有什么困难，
也要去干，这是男子的本分。
这柄剑是我随主教① 前去法国时
由你所赠，现在请先收回；

---

① 指Lodovico d'Este，他是阿尔封索的弟兄。一五七〇年塔索曾随他前去法国。

我佩它，虽没有荣耀，但也没有羞辱，
今天也如此。我怀着深深感动的
心情奉还这充满希望的赠物。

阿尔封索

你没有体会我对你的心意。

塔索

服从是我的命运，不能多想！
可惜得很，命运还要要求我
奉还一件更光荣的赏赐。
这顶桂冠不合给囚徒戴上；
我亲自从头上取下这件本来
似乎是永远赐给我的饰物。
无上的幸福，赐得为时过早，
却被夺去得太快，就象它使我
以此过分自豪。
请亲手接去，谁也不能收下它，
任何神也不能将它再次授与。
我们世人受着奇妙的考验；
我们无法忍耐，除非大自然
赋与我们一种轻浮的心情。
在不得已时，对于无价之宝，
应该懂得心平气和地慷慨：
我们要自动张开我们的双手，
让一去不返的宝物从手里滑掉。
在这一吻之中混合着泪珠，
它把你献给无常！眼泪乃是

我们的弱点的明证，无可非议。
连这不朽之物也不能幸免于
破坏之手，谁能禁得住不哭？
请和这柄剑作伴吧，虽然，很遗憾，
不是剑将你赢得；将剑抱住，
在我的幸福和希望的坟墓上，
就象在勇士的棺柩上一样安息吧！
现在，我把这两样放在你脚边；
因为，你一发怒，谁还能携武器？
主上，被你轻视的，还能戴桂冠？
我就去当个囚徒，等你的判决。
〔一侍童根据公爵的指示，将剑和桂冠拾起、带走。

第　五　场

〔阿尔封索。安托尼俄。

安托尼俄

年轻人想到哪里去了？给他自己的
价值和运命涂上了什么色彩？
这青年见闻不广，阅历不深，
自以为是个唯一的出群人物，
不论对何人，总是冒昧行事。
让他觉得受处分，对于年轻人
处分是好事，大了会感激我们。

阿尔封索

他受了处分；我怕，只是过分了。

安托尼俄

如果你想要对他宽大为怀，
哦，主公，那就给他恢复自由，
那时，让我们用剑解决争端。

阿尔封索

如果大家都同意，那就这样办。
可是，告诉我，你怎会惹他发火？

安托尼俄

我自己也说不出，是怎么回事。
他作为常人，我也许伤害了他，
他作为贵族，我并没把他侮辱，
就是极度愤怒，从他的嘴里
也没吐出无礼之言。

阿尔封索

　　　　　　　　我本来
认为如此。现在你的话语
更加证实了我刚才所想的一切。
二人相争，人们当然要责备
最明智的一位。你不应该
跟他发脾气；好好引导他，才是
你的道理。现在时间还不迟：
这里，没任何事情逼你们争吵。
在太太平平的期间，我总希望
在我宫邸内安享太平。请你
恢复安宁；这事对你并不难。
可请列奥诺拉·圣维塔勒

先到他那里去用好言相慰；
然后，你再前去，以我的名义
给他完全恢复自由，同时，
用高贵的真心话使他信任。
你要尽可能赶快去完成任务；
象朋友、慈父一样跟他谈话，
在出发以前，我要见你们和好，
只要你肯去，任何事都能办成。
我们最好再等待一个小时，
让你开头的工作由妇女们
去安然完成；到我们回来之时，
她们就会把这个轻率的印象
一扫而光。安托尼俄，看来，
你是个忙人，总要派你的用场！
你刚刚完成一件大事，现在
你回来，又有新的任务交给你。
我希望，你也把这件事办成功。

安托尼俄

我很惭愧，听到你的话，就象
对着明镜，看到自己的罪过！
谁都愿服从一位高贵的明君，
他能命令人，同时也能说服人。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公主　（独白）

列奥诺拉在哪里？每一分钟，
我的忧心使我越来越痛苦。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不是。
但愿她前来！在我没定心以前，
没听到一切情况以及将来的
发展结果以前，我可不愿
跟我兄长、跟安托尼俄见面。

第　二　场

〔公主。列奥诺拉。

公主

有什么消息，列奥诺拉？告诉我，
朋友们如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列奥诺拉

我打听到的，跟知道的差不多。

他们吵得很激烈，塔索拔出剑，
你兄长将他们分开。不过，塔索
好象是这一场争端的肇始者。
安托尼俄自由地走来走去，
跟主上说话；而塔索却被赶回
他的房间里去，孤孤单单。

公主

一定是安托尼俄惹他生气，
冷冰冰地刺伤了这高傲的人。

列奥诺拉

我也这样想。因为，安托尼俄
走近塔索时，脸色已经不好看。

公主

我们心中明白的暗暗的指示，
我们竟然完全忘记去跟踪！
在我们胸中有位神轻轻告诫，
很轻，却很清楚，他指点我们，
应当掌握什么，避免什么。
今天早晨我觉得安托尼俄
比平素更加冷淡，不大睬人。
当塔索站到他身旁的时候，
我的心就向我警告。只要瞧瞧
他们两人的外表，面色、声调、
眼光、步伐！一切全都相反；
他们永远不能友爱相处。
可是我的希望，这个伪善者，

却说服我：他们都有理智，
高贵而有教养，是你的朋友；
还有什么比良朋友谊更可靠？
我鼓励过塔索；他完全听从；
他多么可爱、热烈地完全相信我！
我真该立即对安托尼俄说明！
我踌躇了一下；时间真短促；
我不好意思，一开头说话，就把
这位青年人硬性介绍给他；
我相信道德，相信礼貌，相信
世间的惯例，这种惯例哪怕在
仇敌之间也能顺利保持。
没想到这老练的人竟如此唐突，
象个血性的青年。事已如此！
不会发生的灾祸，现在临头了。
哦，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办才好？

列奥诺拉

出主意是多么困难，你说了一阵，
自己也感到。现在的问题并不是
志同道合者之间发生的误会；
如果是误会，只要用言语，必要时
用武器就可以轻易、圆满地解决。
他们是两种人，我早就看了出来，
大自然没有把他们二人造成
一种人，所以他们互相敌视。
如果他们能了解利害关系，

就会团结一致，互相友好；
那时，就会合成一体，能获得
权势、幸福、快乐，度过一生。
我这样希望；现在看到：落空了。
今天发生的争吵，不论何人，
都能加以调停；可是却不能
保证将来，不能保证明天。
我想，最好还是让塔索出去
旅行一段时间；他可以前去
罗马，也可以去佛罗伦萨；我可以
在几星期内前去看他，作为
他的女友，使他改变心情。
而在此期间，你可以在此地使那位
变得见外的安托尼俄重新
跟你和你的朋友们亲近起来：
这样，现在看似不可能之事，
或将由多赐的良时使其实现。

公主

哦，女友，你倒想自去寻求适意，
叫我在这里受苦；这也算公平？

列奥诺拉

在这种场合，你不过是不能
怎样适意，却丝毫不会受苦。

公主

我就这样泰然地赶走个朋友？

列奥诺拉

只是表面上赶他，实际是留住他。

公主

我兄长不会同意让他离开。

列奥诺拉

如果看法相同，他就会让步。

公主

责人而又责己，倒是个难题。

列奥诺拉

但却能挽救你心中的朋友。

公主

这样进行，我不能表示同意。

列奥诺拉

那就等待更大的灾祸到来。

公主

你使我痛苦，不知道替我着想。

列奥诺拉

我们是谁错，不久就会明白。

公主

如果非如此不可，就别再问我。

列奥诺拉

谁能下决心，就能克服痛苦。

公主

我并非下定决心，但只好如此，
只要他离开的时间不会太久——
列奥诺拉，让我们为他安排，
别让他将来有什么不便之处，

他虽远在异地，也要让公爵
能把他的生活费给他送去。
请转告安托尼俄，因为，他能
左右我兄长，别让他老在心里
对塔索和我们记住这场争吵。

列奥诺拉

公主，只要你说句话，作用更大。

公主

我的女友，你知道，我不象我的
姐姐乌尔比诺夫人那样，
为我自己和我的亲人去求人。
我喜爱独自一人静静地生活，
只要我的兄长能给我什么，
愿给我什么，我总是感激地接受。
从前，我曾为此给我自己
许多责备；现在我已不在乎。
有一位女友常常因此骂我：
你是不谋私利的人，她说，
这当然很好；不过却有点过分，
对于你的朋友的急难，你都
不能好好体会到。我不理会她，
可是却不得不承受这种责备。
现在，我能在实际上帮助朋友，
这却使我越发感到高兴：
我母亲的遗产已归我掌管，
我很愿意给他帮一下大忙。

列奥诺拉

公主，我发觉我现在的处境，
我也能尽我这个女友的力量。
他不善于安排，他如有困难，
我会适宜地尽力给他帮助。

公主

就带他去吧，如果他该离开我，
与其交给别人，还是交给你：
我很清楚，这样做比较妥善！
我还不得不把这种痛苦称为
妥善而有利？从幼年以来，这就是
我的命运；现在我已习惯。
最大的幸福，如果并不算掌握得
牢靠，丧失了也只是损失一半。

列奥诺拉

我希望看你过着幸福的生活，
你理应如此。

公主

列奥诺拉！幸福？
谁算是幸福？——也许我可以说
我兄长幸福，他那宽大的心
总抱着同样的勇气承担命运；
但是，他从未得到应得的好报。
我姐姐乌尔比诺夫人可幸福？
她美貌，具有高贵的伟大的心！
她没生孩子，她丈夫比她年轻；

他很尊敬她，不让她感到难过，
可是，他们家庭里却没有乐趣。
我们的母亲，很聪明，知识广博，
胸襟开阔，这对她有什么好处？
这能防止她不受异教的迷惑[①]？
我们被带走，离开她，她现在故世了；
她没有给我们子女留下安慰：
她没有跟天主和解，就与世长辞。

列奥诺拉

哦，不要光看有什么欠缺之处；
你要看到一个人还留有什么！
你毫无保留，公主？

公主

我保留什么？
忍耐，列奥诺拉！从幼年起，
我就能锻炼忍耐。当朋友、姐妹们
在节日和游戏中一起玩乐，
我却被病魔缠在自己房间里，
跟许多痛苦作伴，我不得不
很早就学习忍耐。在孤独之中，
只有一件事能使我感到欣慰，
就是唱歌的快乐；我跟我自己
相对谈话，哼着轻轻的调子，

① 公主之母为法王路易十二之女蕾娜塔（Renata di Francia, duchessa di Ferrara）信新教（加尔文教），故不让她教育子女，并因此跟丈夫仳离。她于一五七五年卒于法国。

排遣痛苦、憧憬和一切愿望。
那时，烦恼常化为欢乐，甚至
忧伤的心情也都化为和谐。
但此福没享多久，也被医生
加以剥夺：根据医生的严命，
要我做哑巴；要我活下去，受苦，
唯一的小小的安慰也要放弃。

列奥诺拉

曾有那么多的朋友来看你，
现在你恢复健康，过得很快活。

公主

说我健康，就是说，我没生病。
我有许多朋友，他们的忠诚
使我幸福。我也曾有一个朋友——

列奥诺拉

还在你身旁

公主

马上就要失去他。
当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一瞬间
有重大意义。那时，我刚从许多
疾病中恢复过来；痛苦和疾患
刚刚离开我；我静静地、谨慎地
重新面向生活，对着日光和
姐妹们，又感到高兴，精神抖擞地
吸啜美好希望的纯洁的甘露。
我大胆地向前看，面向生活，

就在那时，一个亲切的人影
打从远处向我走来。那时，
列奥诺拉，是我姐姐介绍
这位青年；他跟她携手而来，
我可以向你坦白，那时，我的心
就攫住了他，想要永远留住他。

列奥诺拉

哦，我的公主，你不要感到后悔！
能够识别高贵者，这就是永远
不会从我们手里丧失的收获。

公主

美好的、卓越的事物都令人害怕，
象火一样，当它在你的灶头燃烧，
当它在一个火把上面给你
照着道路，它有很大的作用，
多么可爱！谁肯、谁能少了它？
但不加注意，听它四处蔓延，
却也会闯祸！让我安静一会吧。
我说得太多，在你面前也最好
少暴露一些我的弱点和毛病。

列奥诺拉

向人诉苦，向人吐露衷肠，
最容易消除一个人的心病。

公主

如果吐露能治病，我即将痊愈；
我已把心事一五一十地说出。

啊，我的女友，我确已下定决心：
就让他去吧！可是，我已感到
日后的长时连绵不绝的痛苦，
如果要我放弃我的喜乐。
太阳不会再从我的眼睑上
捡起他那美丽清明的面影；
重逢的希望不会再用快乐的
憧憬充塞我刚刚睡醒的心；
我向庭园投出最初的一瞥，
不会看到他在树荫朝露之中。
我曾感到多么心满意足，
在每个快乐的傍晚跟他在一起！
在交往之中，我曾多么盼望
进一步互相认识，互相了解！
我们的心情一天一天地投合，
奏出越来越显得纯粹的和音。
如今，我眼前却充满一片朦胧！
太阳的华丽，那种光天化日的
愉快的感情，那种辉煌灿烂的
大千世界，都已寂寞深沉，
在我四周的迷雾之中消隐。
从前，我每天过着充实的生活；
不知道忧愁，也没有一点预感①
快乐地乘在船上，不用荡桨，

① 预感到会失去她的朋友。

让小河把我们载在轻波上漂浮：
如今，未来的恐怖却在此刻
忧郁的眼前暗袭我的心胸。

列奥诺拉

未来会把你的朋友还给你，
会给你新的喜悦，新的幸福。

公主

我现在保有的，我想将它保住：
变迁虽可喜，却没有多大作用。
我从没怀着年轻人的憧憬、
向陌生世界的籤筒里贪婪伸手，
想侥幸攫取一样东西、以满足
我这不谙世故的匮乏的心。
我不由不尊敬他，因此我爱他；
我不由不爱他，因为，有了他，
我的生活才变成陌生的生活。
最初我对自己说：远远离开他！
我退避、退避，却越来越走近他，
甘美地受惑，却遭到严重的惩罚！
我失去了纯粹的真实之宝，
我的憧憬没带来喜悦和幸福，
却被恶灵调换来同根的痛苦①。

列奥诺拉

女友的话如不能安慰你，那么，

---

① 这种痛苦也象喜悦和幸福一样起源于爱情。

美丽的世界和良时蕴藏的静力
会在不知不觉中使你复元。

公主

世界确实是美丽！无数的幸福
在它广阔的领域里飘来飘去。
哦，但愿它跟我们的距离好象
永远只有一步之远，
引我们一生抱着不安的憧憬，
也一步一步，一直引向坟墓！
人类很少能够找到那些
好象注定要给与他的一切，
而他侥幸一度到手的东西，
要想把它保持住，也很难得！
刚刚归于我们的，又要离开，
刚想牢牢抓住的，又得放手。
幸福是有的，我们却不认识它：
即使认识它，也不知道重视它。

第　三　场

列奥诺拉　（独白）

高贵、可爱的人儿多使我痛苦！
多惨的命运，降临到贵人身上！
唉，她失去了——而你，你想获得他？
难道他有离开此地的必要？
不是你制造必要，为了让你

能够独占他的心、他的天才？
直到现在，你是跟别人共有他，
却并不平均。这样做，是否公正？
你还不够富有？你还少什么？
丈夫、儿子、财产、地位、美貌，
一切你都齐备，难道还要
再加上他？你是否爱上了他？
如果不是这样，那你为什么
舍不得离开他？你可以对自己坦白。——
在他美丽的精神里反映出我
自己的影子，多迷人！当他的诗歌
好象把我们捧上天，这种幸福
可不是倍加伟大、倍加光彩？
这时，你才值得人羡慕！你成了
人想做的人，不仅有人所想有的；
而且你有的，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你的祖国道出你的名字，瞧着你！
这就是一切幸福的最高的顶峰。
难道只有劳拉① 的名字才应当
让一切可爱的嘴唇响亮地称道？
难道只有彼特拉克才有
赞美素不相识的美人的权利？
有哪位能和我的朋友比美？

① 相传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在二十三岁时，在教堂里遇到一个名叫劳拉的美丽的姑娘，一见钟情，以后陆续写了三百多首十四行诗赞美她。

正象现在世人尊敬他那样，
后人提到他，也会同样尊敬他。
在人生光辉之中，跟他在一起，
是多么荣耀！而且还要跟他
并驾齐驱，一同走向未来！
那时，什么都影响不了你，无论是
时间、年龄，或是对毁誉褒贬、
专事推波助澜的无耻的评论：
他的诗歌中保持着一切无常。
即使浮世的狂涛将你卷走，
你依旧保持美丽，保持幸福。
你必须占有他，对公主毫无损失，
因为，她对这重大人物的爱情，
跟她其他的爱好如出一辙。
它就象宁静的月光，稀稀朗朗地
照着旅人的夜路，可是，并不
给他温暖，也不给四周泻下
快乐和生的喜悦。她让他离开，
只要知道他幸福，她也会欢喜，
就象每天欣慰地见到他一样。
那时，我也不愿跟我的朋友
永远离开她、离开这座宫廷，
我还要回来，还要把他带回来。
就这样！——那位粗暴的朋友来了；
我们要瞧瞧，能否将他驯服。

第 四 场

〔列奥诺拉。安托尼俄。

列奥诺拉

你带来战争，不是和平：就好象
你是从一个由暴力统治、由武力
决定一切的军营、战场上回来，
而不是来自罗马，那儿，庄重的
聪慧举手祝福，俯瞰一个
心悦诚服的世界伏在它脚下。

安托尼俄

美丽的女友，我只得甘受责备，
可是，并不是没有可申辩之处。
要表现得聪明而有节制，
时间过久，也很危险。一个
邪恶的精灵守候在你的身旁，
他时时刻刻，强力要求你给他
献上牺牲。很遗憾，我这一次
是借了我的朋友给他献祭。

列奥诺拉

你为他人辛苦了这样长久，
总是顺着他们的心意行事；
现在，你又见到你的朋友们，
却误解、争执，象对待外人一样。

安托尼俄

亲爱的女友，危险就在这里！
跟外人相处，总是小心翼翼，
总是注意，要博得对方的好感，
为我所用，以求达到目的；
跟朋友相处，人们却无拘无束，
安于朋友的友爱，听任自己
自由任性，一点不知道控制
自己的热情，因此，我们首先
伤害了最为我们热爱的人。

列奥诺拉

根据你这种冷静的观察，我看出
你还是和从前一样，我很高兴。

安托尼俄

是的，我很难过——我愿意坦白——，
我今天竟然那样失去控制。
不过，你得承认，一个诚实人，
满头大汗，辛辛苦苦地回来，
在暮色深沉时，想在渴念的树荫下
好好休息，以应付新的劳苦，
却发现那个树荫已被一个
懒汉占领，难道在他的胸中
不该激起一种人之常情？

列奥诺拉

如果他懂得人之常情，他就会
欣然跟别人共享那个树荫，
对方会用温存的语调交谈，

使他休息得愉快，工作得轻松。
朋友，赐与凉荫的是一棵大树，
任何人不用在树下排挤别人。

安托尼俄

列奥诺拉，我们在这儿谈话，
用不着兜来兜去，打什么比喻。
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许多东西
可以让给别人，跟别人共享；
可是有一种宝物，人们只肯
把它让给最值得分享的人，
也有另一种，就是对于最值得
分享的人，也不肯好意平分——
你如问我这两种宝物是什么：
就是月桂冠以及妇女的宠爱。

列奥诺拉

戴在那位青年头上的桂冠，
难道有损于你这位庄严的人物？
对他的辛勤、他的美丽的诗篇，
你不能看到该给与恰当的酬劳？
因为这一种功绩，超脱尘世，
在空中飘浮，只听到音调，只看到
幻影在我们心灵的四周飞舞，
所以也只能利用美丽的形象、
优雅的象征作为给它的报答；
而且，正象他自己不接触大地，
这个最高奖赏也几乎没碰到他的头。

这种赠礼是不结果实的小枝，
崇拜者怀着不结果实的爱慕，
甘心把它献给他，好让他们
轻易地还清一笔债务。你也许
不会嫉妒殉道者的画像，
给他的秃头配上金色的光轮；
确实，不管怎样，月桂冠对你，
不是象征幸福，反象征烦恼。

安托尼俄

你的生花妙舌是否打算
教我轻视人世间的虚荣？

列奥诺拉

对任何宝物，应作恰当的评价，
无须我来教你。可是，看来，
贤智者也象别人一样，也常常
有必要教他对他自己拥有的
宝物能够作出正确的认识。
你是个高贵的人，你用不着
要求宠爱以及荣誉的虚象。
将你和你的君主、将你和你的
朋友们结合在一起的你的工作，
乃是实际的、生动的，因此，给你的
酬劳也必须是实际的、生动的。
你的桂冠就是君主的信任，
象个易于承担的轻松的重荷，
搁在你的肩上，你的荣誉

就是一般公众对你的信仰。

安托尼俄

关于妇女的宠爱，你一字不提；
难道你能说，我可以不需要它？

列奥诺拉

这要看情况。因为，你并不缺少它，
即使缺少，对你讲来，也不象
对那位善良的人那样要紧。
因为，一位妇女，要想按照
她自己的方式给你照料，
为你尽力，你说她能否成功？
你处理一切，都是安然不乱；
你照料自己，象照料他人一样，
要给你准备的，你都齐备。而那位，
却需要我们做许多分内之事：
妇女们最爱整理的各种各样
细小的东西，都要给他备办。
上等的亚麻布服装，带有一点
绣花的丝绸衣服，他喜爱穿着。
他欢喜打扮，只有佣仆才穿的
粗贱的料子，他决不肯穿在
他的身上，不论什么，他都
讲究精细、优良、美观、高贵。
可是，他却没有本事把这
一切弄到手；即使有了，他也
不会好好地保管：他总是缺少

金钱，缺少细心。有时这里
丢一件，有时那里丢一件。每次
出门回来，没有一次，不少掉
三分之一的东西。有时，被他的
仆人偷去。因此，安托尼俄，
一年之中总要有人照料他。

安托尼俄

这样照料他，使他变得更可爱。
幸福的青年，他的缺点竟被
当成美德，他是一个成人，
却容许他扮演少年的角色，
他竟能以他可爱的弱点自傲！
美丽的女友，如果我也在这里
说出一些尖刻话，务请原谅。
你说得不够，没说他胆大妄为，
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聪明。
他得意扬扬地玩弄两团热火！
一会儿打结，一会儿松开，就凭着
这种手腕赢得两颗心！你说
对不对？

列奥诺拉

好了！这也不过是证明：
使我们感动的乃是出于友情。
就算我们对他是以爱报爱，
报答他高尚的心，能说不公平？
他的心，完全忘我地陶醉于一种

美梦之中，为他的朋友们活着。

安托尼俄

听随你们越来越把他宠坏吧，
让他的自私自利被当作爱情，
让一切为你们真心服务的朋友
受到侮辱，让你们给这个傲慢者
自愿献上贡物，让互相信任的
美好的友谊圈子被完全破坏吧！

列奥诺拉

我们不象你想的那样偏心，
在好些场合，我们也劝告过他；
我们也想开导他，让他更能
自得其乐，而且也使他人
获得快乐。至于他本身有什么
可非难之处，我们也并非不知道。

安托尼俄

但你们却赞赏那许多可非难之处。
我早就认清他，他易于被人认清，
他很傲慢，毫无隐瞒。有时
自我陶醉，就象整个世界
都在他胸中，他在自己的世界里
非常自得，好象周围的一切
都已消失。他抛却一切，不顾
一切，踢开一切，心安理得——
有时，突然间，象未被觉察的火花
点起了地雷，不管是喜是悲，

是气是恼，他会激烈地发作。
于是，他就要攫取一切，抓住
一切，想到什么，都要办到；
需要作好几年打算的事情，
他就想要在一瞬之间完成，
苦思多年尚不易解决的问题，
他就想要在一瞬之间了结。
他向自己要求办不可能之事，
也借此让他对别人作同样要求。
他的精神想要穷究世间
一切事物的终极；这种事情，
在千万人中也难有一人成功，
而他，又不是这种人：最后，毫无
进展，他只得退回自己的老路。

列奥诺拉

他只是损害自己，却无损于人。

安托尼俄

实则对别人只有伤害得严重。
在他处于激情勃发的瞬间，
他对君主，甚至对于公主，
不论对何人，都敢毁谤辱骂，
这种情况，你能加以否认？
这虽是一瞬间，不过，也就够了，
这种瞬间还会再来：他简直
一点也控制不住他的口和心。

列奥诺拉

我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让他
从此地离开一段较短的时间，
也许对他自己或别人都有利。

安托尼俄

也许如此，也许不如此。不过，
眼前不必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愿承担这个责任；
可能被认为，是我把他赶走，
我并没有赶他。他可以安然
留在这座宫廷里，我无所谓；
如果他自己愿意跟我和好，
如果他能听从我的忠告，
我们完全可以相安无事。

列奥诺拉

刚才你还对他感到绝望，现在
你自己也希望改变他的性情。

安托尼俄

我们总是抱希望，对任何事情，
抱希望总比绝望好。因为，可能
办得到的事，谁能预测？他是
君主看中的人，该留在这里。
我们对他的教导，即使无效，
要我们忍耐的，也不是仅有他一人。

列奥诺拉

我真不相信你是这样冷静，
这样不偏不颇，你变得太快了。

安托尼俄

年龄对于人也有一定的好处，
即使他难免犯下一些错误，
可是，他能立即镇静下来。
你是首先要我跟你的朋友
和好的人。现在我要请求你。
请你尽力让他恢复平静，
让一切都跟过去的情形一样，
一等我听到你回报他已平气，
一等你认为我去见他，不会
再增加事态的恶化，我就亲自
去他的面前。可是，你的工作，
希望你就在此时进行，因为，
阿尔封索今晚还要回去，
我要送他去。我们回头再见。

第　五　场

列奥诺拉　（独白）

朋友，这次我们的想法不同；
今天你的利益和我的利益
并不一致。我要利用这时机，
想法去说服塔索。赶快去吧！

第四幕

〔居室。

第一场

塔索 （独白）

你是否从梦中醒来，是不是那个
美丽的幻影突然间离你而去？
在极度欢乐的一日之后，是不是
睡眠控制了你，现在，用重梏
锁住你灵魂，吓坏了它？是的，
你是在醒着做梦。用花冠装饰
你的头颅的时刻而今何在？
你的精神抱着自由的憧憬
冲向碧空的日子而今又何在？
可是，你还活着，意识到自己，
意识到，却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
我如今在这里成了一个罪人，
是我的过失，还是别人的过失？
我是否犯过错误，应该受苦？
我的全部过失岂不是美质？

我看到他，立刻就怀着善意，
我的心中就抱着希望的妄想：
他是一个人，他有人的样子。
我伸开双手向他走上前去，
没碰到他的胸脯，却是碰了壁。
我老早就对他存有怀疑之心，
我要是能够聪明地预先想到，
怎样接待他才适宜，那就好了！
不过，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点你要坚信是确实无疑的：
我看到了她！她曾站在我面前！
她对我说过话，我听到她的声音！
她那眼光、音调、温存的言辞，
永久属于我，时间、宿命，或是
无情的运气都不能把它们劫夺！
尽管在当时，我精神激昂得太快，
过于急躁地煽起胸中的怒火，
到现在反而落得引火烧身，
我也不会后悔，哪怕就是
永远葬送了我的一生的命运。
我已对她献身，欣然听从
她的指示，叫我走向灭亡。
就这样！我已显示出我值得受她
可贵的信任，信任使我很高兴，
在目前也还使我高兴，它给我
猛然打开黑色的大门，让我

进入长期的哀愁。——现在，完了！
最宝贵的恩宠，这一轮太阳，
突然沉没；君主向我背转了
他那温和的眼光，让我在这里
站在阴森的狭路上，茫然若失。
黑夜老妖婆的讨厌的跟班，
那些丑恶的卑贱下流的禽鸟①，
成群结队，绕着我的头飞鸣。
我该移步走向何处、何处，
避开这缠住我的、讨厌的叫声，
避开这横在我面前的深渊？

第　二　场

〔列奥诺拉。塔索。

列奥诺拉

你怎么啦？亲爱的塔索，是你的
愤慨和猜疑把你逼得这样？
怎会如此？我们全感到震惊。
你的柔和，你的和蔼的本性，
你的敏捷的眼光，你对任何人
都能下个评语的正确的判断力，
虚荣者不能办到、高贵者却能
立即忍住的镇静，你那慎言的

① 黑夜的幽灵，象征狐疑、自责、使人痛苦的回忆。

聪明的制驭力，都到哪里去了？
尊贵的朋友，你怎么完全变了？

塔索

如果这一切全丢了，又怎么样？
如果你本来认为是富裕的朋友，
突然变成了乞丐，你又待怎样？
你很对，我已不是本来的我，
可是，我还象从前，一点没变。
这好象是个哑谜，但并非哑谜。
静静的月亮，在夜间使你欢喜，
它用清光引诱你的眼和心，
使你无法抗拒，可是，在白天，
却化作渺小、苍白的浮云在飘忽。
白昼的晴晖照得我头昏眼花，
你不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自己。

列奥诺拉

你所说的，是什么话，朋友，
我不理解。请你对我说明。
是哪位粗暴男子的侮辱如此
刺伤了你，使你竟至于完全
认不清自己和我们？坦白说吧。

塔索

我不是被侮辱者，你瞧，我受到
处分，因为，我是侮辱人的人。
许多言语的纠纷不难用剑来
迅速解决，但我是被囚之身。

你也许不知道——温柔的女友，别害怕——
你是在牢狱里会见你的朋友。
君主当我小学生一样惩罚我。
我不想和他计较，这也不可能。

列奥诺拉

你这样激动，好象有点不恰当。

塔索

你当我这样柔弱，象个孩子，
为了这点事会立刻惊慌失措？
发生的事件，刺痛我并不太深，
不过，它的意义却使我伤心。
嫉妒我的人，我的敌人，任他
为所欲为吧！战场是畅通无阻。

列奥诺拉

你对许多人错误地抱着怀疑，
我认为，我这种看法非常确切。
就是安托尼俄，也并不如你
想象的那样敌视你。今天的烦恼——

塔索

这且撇开不谈，我只关心
安托尼俄过去和现在的为人。
他老是自作聪明，老是摆出
一副导师的面孔，常使我讨厌。
他也不去研究对方的精神
是否已经走向正常的轨道，
总是拿一套道理教训你，其实，

你已懂得很深透，你所说的话，
他一句不听，还要常常轻视你。
被人轻视，被这种露出微笑、
自以为识透你的傲慢者轻视！
要我只能忍住气报以微笑，
我年纪还不到，聪明也还不到家。
迟早总不能这样维持下去，
我们总得要破裂；越拖下去，
越是糟糕。我只承认一位
君主，这位君主，是他栽培我，
我愿依从他，我不要别的导师。
在思想和创作方面，我要自由；
在行动方面，世间的限制已受够。

列奥诺拉

他也常怀着尊敬之意谈起你。

塔索

你的意思是说文雅、贤明的宽容。
这正是我所厌恶的；因为，他善于
说得圆滑而有所保留，因此，
他的称赞恰好成为非难，
再没有比从他嘴里吐出的赞词
更甚更深地伤人。

列奥诺拉

朋友，我要
告诉你，他以往怎样谈起你，谈起
慈爱的自然授与你的才能，

超出其他许多人。他确知你的
人品和才具，而且也加以尊重。

塔索

哦，相信我的话，自私心强的人
决不能逃脱狭隘的嫉妒的痛苦。
象他这种人，也许会容许他人
有财产、地位、名誉；因为，他认为：
这是你一己所有，只要你想要，
想坚持，只要运气好，就可以保有。
可是，凡是只有大自然可给的、
凡是尽一切劳苦、尽一切努力
也不能获得的，凡是用金钱、武力、
才智、或是耐性都不能强取的，
这个，他决不允许他人占有。
他能容许我？他，这个执拗倔强，
硬想获得缪斯恩宠的人？
他，如能把许多诗人的思想串在
一起，就要自诩为诗人的人？
他情愿把他自己心想独占的
君主的恩宠允许让我占有，
也不容许我占有天神们赐给
我这贫穷的青年孤儿的才能。

列奥诺拉

哦，但愿你看得象我一样清楚！
你把他看错了；他不是这样。

塔索

如果我看错了他，我情愿看错！
我把他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
如果定要我想得宽厚一些，
真使我难以自慰。对任何事
都要求公平，乃是愚蠢；这就叫
毁了自己。世人对待我们
是否如此公平？绝对不是！
世人在他狭隘的本性之中，
需要具有双重的感情：爱和憎。
他不是同样需要白昼和黑夜？
需要觉醒和睡眠？不，从今以后，
我要把这个男子当作是我
憎恨最深的对象；我要对他
越想越觉得可恶，什么也不能
夺去我这种乐趣。

列奥诺拉

朋友，你如果
坚持这种想法，我看你是
再也不愿留在这座宫廷里。
你知道，他多受重用，非重用不可。

塔索

美丽的女友，我在这里早就是
一个多余的人，我也很清楚。

列奥诺拉

不是这样，永远不会是这样！
你也许知道，我们的君主和公主

多喜爱跟你在一起；乌尔比诺
姐姐回来，是为了探望她的
兄妹，可也是同样为了探望你。
他们都同样对你怀有好感，
个个都是毫无保留地信任你。

塔索

哦，列奥诺拉，这是什么信任？
对国家大事，他可曾跟我说过
一句话，一句真心的话？发生了
什么特别事情，他甚至会
当着我的面前跟他的妹妹、
或是跟别人商议，从没问过我。
他总是这样说着：让安托尼俄来！
写信给安托尼俄！问安托尼俄！

列奥诺拉

你不感谢他，却在抱怨。他要
让你毫无限制地自由，这是他
尽他所能表示的心意尊敬你。

塔索

他让我休息，因为，他当我无用。

列奥诺拉

你就是在休息时，也不是无用，
你象个可爱的孩子，胸中怀着
厌烦和忧虑，已经为时很久。
我常常想这个问题，想来想去，
我总认为，虽然好象是幸运

把你移植在这美好的土地上，
你并未繁茂。哦，塔索！——我可以建议？
我能对你说？——你应该离开此地！

塔索

对病人不要客气，亲爱的医生！
尽管给他服药，药味苦不苦，
用不着多想。——只要考虑，他是否
能够痊愈，哦，聪明善良的朋友！
我自己也看出一切，事已过去了！
我确能原谅他，他却不能原谅我；
人家需要他，可惜并不需要我。
他是聪明人，可惜我却不是。
他对我进行伤害，我却不能、
也不想跟他对抗。我的朋友们
袖手旁观，他们的想法不同。
他们本该斗争，却不加反对。
你认为，我该走；我自己也是这样想——
那么，再见！我也要加以忍耐。
你们要跟我分手——但愿我也能
获得力量和勇气，跟你们分手！

列奥诺拉

在眼下使我们头脑昏乱的事情，
从远处来看就会显得清楚。
你也许会看出，这里有何等的爱
在处处包围你，真正的友人的忠诚
具有何等的意义，广阔的人世

并不能代替跟你最亲近的人。

塔索

这一点我们会懂得！我从小时起
就认识这个人世，它多么无情地
让我们孤立无援，却象日、月① 、
和别的诸神一样自走自的路。

列奥诺拉

朋友，你如果听我的话，那么，
就不会再有这种悲惨的体验。
按照我的建议，你可以先去
佛罗伦萨，那儿有一位女友
会非常亲切地照顾你。请你放心，
这位女友就是我。我在这几天
就要去那里探望我丈夫，我如
把你带去，那么，对于我丈夫，
对我自己，都是无上的欣慰。
我不用介绍，你自己也会知道，
你将接近一位怎样的王公，
那个美丽的都市，在它的怀中
拥有一些怎样的男子和妇女。
你不开口？想想吧！作出决定。

塔索

你对我讲的，很有吸引力，跟我

---

① 这里的日、月，是拟神化的说法。日神、月神等都各自按自己的轨道运动，循环不息，对人类的命运无动于衷。

内心所抱的愿望完全符合。
不过，过于突然：我请求你，
让我考虑一下，马上就决定。

列奥诺拉

我抱着最美的希望，为了你，为了
我们和这一家而离开这里。
请加以考虑，如果你仔细三思，
就会知道，别无其他的良策。

塔索

还有一事，亲爱的女友，请问
公主对我的看法到底怎样？
她对我生气？她曾说些什么？——
她可曾严厉责怪我？请坦白地说。

列奥诺拉

她了解你，所以很容易原谅你。

塔索

我可曾失宠于她？别讨好我。

列奥诺拉

妇女的恩宠不会轻易地丧失。

塔索

如果我离开，她可愿意放我走？

列奥诺拉

如果对你有好处，当然愿意。

塔索

我会不会失去君主的恩眷？

列奥诺拉

他宽宏大量，你可以不用担心。

塔索

我们让公主一个人孤孤单单？
你离开了她；我虽是微不足道，
可是我知道，我对她也有点重要。

列奥诺拉

朋友在远方，如果知道他幸福，
那就如同亲切地在一起一样。
我的计划会成功：我见你很高兴，
你不会怀着不满离开这里。
君主命安托尼俄来跟你会面。
他说的尖刻话，伤了你的感情，
他颇觉得内疚。我请求你，
他来时，你要心平气和地接待他。

塔索

我可以毫无愧色，跟他见面。

列奥诺拉

但愿上苍保佑，亲爱的朋友，
在你临去之前，让你明白：
在整个祖国之中，并没有一人
迫害你、恨你、暗暗压制你、嘲笑你！
你确是出于误解，从前你作诗，
都是使别人喜悦，可惜这次，
你却织着不可思议的罗网，
伤害你自己。我要尽我的能力
把这个罗网扯碎，使你能够

自由地走上人生的康庄大道。
再见！我希望马上听到喜讯。

第　三　场

塔索　（独白）

我应当省悟，并没有人恨我，
并没有人迫害我，一切诡计，
一切秘密的罗网，都不过是
在我脑子里编织成的幻想！
我应当承认，我是毫无道理，
我冤屈了许多人，他们不应该
受我的这种待遇！就在此时，
当我的正大光明、他们的计谋，
都在白日下昭然若揭之时！
我应当深深铭感，君主是怎样
胸襟宽大、赐我以他的恩宠，
又把丰富的礼物厚赠给我，
虽然在那时，他显得十分荏弱，
他的眼睛被我的敌人蒙住，
他的双手也确实遭到捆绑！

他受人欺骗，他自己不能觉察；
他们是骗子，我又不能揭露；
为了让他安心地欺骗自己，
让他们能够从容不迫地骗他，

我应该沉默，甚至还要退却！

是谁给我这建议？这样巧妙地
说出真诚可爱的意见打通我？
就是列奥诺拉·圣维塔勒，
温柔的女友！哼，现在我认清你！
哦，我为什么总要相信她的话？
尽管她用甜言蜜语对我
表示她的厚意，她的柔情，
却并非真心！她过去心地险诈，
现在还是如此；她是根据
君主的宠爱、机灵地看风转舵。

我有多少次甘心自己骗自己，
对她也是如此！可是，实际上，
欺骗我的，只是虚荣心。确实！
我本认识她，却自己安慰自己。
我对自己说：她对别人是那样，
而对你，却是一片真心好意。
现在我看清了，只是太迟了：
我曾得宠，那时，她很温柔地
靠拢我这得宠者。现在，我倒了，
她就背向我，象幸运女神一样。

她现在来当我的敌人的工具，
这一条小蛇，游了过来，用她

光滑的舌头发出妖魔的声音。
样子多可爱！比往常更加可爱！
她嘴里吐出的话，句句都中听！
但甜言蜜语，再也隐藏不住
虚伪的心情；她所说的一切，
都在她的脸上很清楚地
映出了反面文章。无论何人，
要是言不由衷，想打动我的心，
我很容易看出来。我应该离开？
应该尽可能快去佛罗伦萨？

为何去佛罗伦萨？我明白了。
美迪奇家的新的一族在当政①，
他们跟斐拉拉并不是公开对敌，
而暗中嫉妒却伸出冷酷的手
拆散这两家最高贵的家族。
我如从那边贵族们手中获得
我满有把握获得的任何恩宠的
突出的证据，这位朝臣就要
对我的忠诚和感恩之心散布
流言蜚语；他就易售其计。

是的，我要走，但不如你们所愿；

① 美迪奇家族是统治佛罗伦萨的名族。此处新的执政指美迪奇家的佛朗契斯科一世（1541—1587），他原是托斯卡那大公。一五七四年科西莫一世逝世后，由他继任。

我要走得比你们想象的还远。

我留在这里干吗？有谁挽留我？
哦，我从列奥诺拉口中骗出的
每一句话，我都清楚地懂得！
我从片言只字中听出了含意，
现在我完全了解公主的心意——
是的，是的，是真的，我不用怀疑！——
"如果我离开，她会愿意放我走，
因为对我有好处。"哦，让她心中
燃着热情之火，把我的幸福
和我本身导入灭亡！与其
被她的手冷冰冰地推开，
情愿让死神之手攫住我——我走！——
现在要留神，不要让友谊或是
好意的假象欺骗了你！如果
你不骗自己，就无人骗得了你。

第　四　场

〔安托尼俄。塔索。

安托尼俄

我来了，塔索，我有一句话对你说，
如果你肯、而且能耐心听下去。

塔索

你知道，我的行动还受到禁止；

我还只宜于静待和洗耳恭听。

安托尼俄

我见你象我希望的那样平静，
很乐意把我心中的话告诉你。
我以君主名义先给你解除
宛如囚禁你的无力的桎梏。

塔索

随意捆起我，又随意将我解放；
我恭谨从命，并不诉诸裁判。

安托尼俄

其次，我本人要向你解释：我好象
不自觉地说了些话，深深地
刺伤了你，那是由于我受到
种种激情的打动。不过，我嘴里
并未轻率地吐出谩骂的言辞；
作为贵族，你无需对我报复，
作为一个人，你不能拒绝宽恕。

塔索

侮辱或是谩骂，哪一种厉害，
我也不想深究；前者深深地
钻进骨髓，后者只擦伤皮肤。
谩骂的箭头，常常倒过来射中
想射伤他人的射手自己；只要
拔剑决斗，就容易使他人满意——
而一颗受侮辱的心却难以治愈。

安托尼俄

现在轮到我说话，我迫切要求你：
请不要退缩，请满足我的愿望，
满足派我前来的君主的愿望。

塔索

我懂得我的义务，我愿让步。
只要在可能范围内，既往不究！
诗人们说过一种魔枪的故事，
凡是由它给对方刺伤的伤口，
也能由它亲切的抚触而治愈①。
世人的舌头也具有这种力量，
我不想抱着敌意进行对抗。

安托尼俄

我感谢你，我希望你能立刻
十分信任地考验我的为人
和我愿为你尽力的好心。告诉我，
我可能为你效劳？我愿意出力。

塔索

你要求的，正符合我的私愿。
你给我重新带来了自由；现在，
我请你，设法帮我利用自由。

安托尼俄

这话是什么意思？请说得明白点。

---

① 希腊神话中密西亚王忒勒福斯（Telephos）被阿喀琉斯的枪刺伤，久久不愈。神谕宣示说，只有刺之者始能治之。后来用阿喀琉斯枪上的铁锈或铁屑敷好。这个神话故事也被用作成语（la lance de Télèphe或la lance d' Achille），类似我国成语：解铃还是系铃人。

塔索

你知道，我的诗篇已经写完：
但要求完美，还有许多不足。
今天，我把它献给君主，希望
在同时向他提出一项请求。
我有许多朋友，他们如今
都在罗马；他们已经各自
写过信给我，对诗中许多地方
提出他们的意见；有许多意见，
我可以采纳，有许多似乎还有
斟酌的余地；如果他们不能
再提出什么使我折服，那么，
有许多地方我不愿加以改动。
这些，单靠通信，不能定夺，
直接会面就能立即解决。
因此，我今天曾想向君主面求，
但没有机会；现在也不敢启齿，
希望通过你，让我获得允假。

安托尼俄

你的完功的大作，正使君主
和公主对你赏识，在这个时候
你想离开，我看有点失策。
取宠的日子就象收获的日子：
一朝成熟，就得忙个不停。
你如果离开，就会毫无所获，
而且既得的，或许也会丧失。

当面在场乃是有力的女神；
要认识她的威力，请留在这里！

塔索

我无所畏惧。阿尔封索是一位
高贵的人，他对我一向宽大；
我所希望的，我只想博得他的
真心赐与，决不想骗取他的
恩惠；他所赏赐的，如果会引起
他的后悔，我决不愿意接受。

安托尼俄

那么，请不要求他现在让你
离开这里；他不会高兴这样办，
而且我几乎恐怕，他不会允许。

塔索

如果好好地请求，他也会同意，
如果你肯去，你就能够办成。

安托尼俄

可是，我能提出什么理由？

塔索

就借我一节一节的诗篇说明！
我所期望的，颇值得嘉许，虽然
我的力量难使我达到目的。
谈到辛苦和勤劳，我并不短缺。
欣然散步的无数美丽的白天，
寂然独处的无数漫漫的长夜，
都被我献给这部虔敬的诗篇。

我虚心希望，能和前代的巨匠
比肩接近，我大胆妄想，要把
当代人从漫长的睡梦中唤醒，
使他们参加高贵的事业①，然后，
也许要跟高贵的基督徒大军
分担一场圣战的危险和荣光。
既然我的诗要唤醒优秀的人物，
它就必须是相应的优秀的诗篇。
我过去所做的，全仗着阿尔封索；
现在我也想靠他以期完成。

安托尼俄

君主就在此地，还有别人，
他们都能指导你，不逊于罗马人。
在这儿完成大作吧，你适逢其所，
以后可再去罗马进行活动。

塔索

阿尔封索最初给与我灵感，
也将做教导我的最后的一人②，
对你和聚在这座宫廷里的
各位贤士的忠告，我都很重视。
如果罗马的朋友们不能使我
感到折服，就由你们来决定。
但我要会会他们。恭札加③已为我

① 指十字军东征（《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第三节）。
② 他完成的作品到最后还要再呈给公爵审阅。
③ 恭札加（Scipione Gonzaga，1542—1593）：罗马的高级神职人员。

召集一个评论会，我先要去出席。
我有点迫不及待。弗拉米尼俄·代·
诺比利[1]、安介利俄·达·巴尔加、
安托尼阿诺、斯佩戎·斯佩罗尼！
你想必知道他们。——名气多大！
这些名字，在我乐意顺从的
心中，同时唤起了信任和忧惧。

安托尼俄

你只替自己而不替君主着想。
我告诉你，他不会让你离开；
即使让你走，也不是心甘情愿。
他所不愿答应的事情，你不能
提出要求。而我，我自己也不能
表示赞同，又怎能替你转达？

塔索

我正要考验你自己提供的友谊，
头一件任务你就加以拒绝？

安托尼俄

在应当拒绝时拒绝，这才算是
真正的友谊，就是爱情也常会
带来有害的后果，如果只考虑
对方的要求而不考虑其幸福。
我看你，在目前这一瞬间，把你
热切想望的，当作非常完美，

① Flaminio de'Nobili及以下诸人为诗人和评论家。歌德从塞拉西(Serassi)的塔索传记中采用了这些名字。

而且要立即达到你的要求。
迷误者常用激情弥补他在
实际和力量方面感到的不足。
我的义务要求我尽力缓和
你的急躁，不让你走上歧路。

塔索

我早就认识这种友谊的专制，
它在一切专制之中，似乎
使我最难忍耐。你所想的，
跟我不同，因此，你总认为
你的想法正确。我欣然理解，
你是要我幸福；不过，我不想
走你的道路去寻求我的幸福。

安托尼俄

难道叫我立刻用冷静的态度、
完全的先见之明、眼看你受损害？

塔索

我愿给你打消这种顾虑！
你不要用这种话来阻拦我。
你已宣告我恢复自由，现在，
通往君主的大门豁然洞开。
我让你选择：你去或是我去！
君主就要离开。现在不能再
耽搁时间。快选择，你如不去，
我就自己去，不管结果如何。

安托尼俄

让我再请你稍许等待些时候，
等到君主下次回来再说！
今天可别去！

塔索

不行，如果可能，
此刻就去！在这大理石地面上，
我象热锅上的蚂蚁；除非
我在大路上行色匆匆，看到
尘土飞扬，我的心才能安静。
我请求你！你看，在这瞬间，
我去和我的君主谈话，是多么
不适当；你看——我怎么瞒得过你——
此刻我简直控制不住自己，
世间的任何权力也管不了我。
只有锁链才能将我扣留！
阿尔封索不是暴君，他将我
释放。平素我多么乐意听他话！
今天却不能听从。只有今天，
请给我自由，让我的心安定！
我不久就要回来尽我的义务。

安托尼俄

你使我迟疑不决。我该怎么办？
我看出：迷惘真容易传染给别人。

塔索

如要我相信你，如果你为我着想，
就按照我的愿望去尽力而为。

那时，君主就会放我走，我也
不会失去他的宠爱和援助。
我也要感谢你，而且归功于你。
可是，如果你胸中抱着宿怨，
如果你要把我赶出宫廷，
如果想永远颠倒我的命运，
把我赶到天涯，陷于困境，
那就请坚持己见而反对我！

安托尼俄

哦，塔索，既然说我要来损害你，
我只好选择你所选择的道路。
将来的结果会决定是谁对谁错！
你要离开！我预先对你宣告：
你刚想转身告别这座宫邸，
你的心会感到依依不舍，只有
执拗的性情逼你向前；痛苦、
混乱、忧愁将在罗马等着你，
在这里，在那里，你都达不到目的。
可是，我不再说这些话劝你；
我只是预言不久发生的情况，
同时，我也事先奉劝你一下，
在最坏的情形下，还要来信任我。
现在，我遵命去向君主说明。

第　五　场

塔索　（独白）

是的，去吧，走我安全的路吧，
听你怎样企图来将我说服。
我学会伪装，因为，你是一位
伟大的老师，我的理解力也强。
我们可以堂堂地轻视的人，
生活逼我们学他们的样，成为
他们那一种人。现在，我看清
织成宫廷罗网的全部伎俩！
安托尼俄想把我从这里赶走，
却装着不是他把我赶走的模样。
他让人当他非常体恤而明智，
却让人当我是个病人和傻瓜，
他俨然自居为我的保护人，把我
看低得象个孩子，因为，他无法
逼我去当奴隶。他就是这样
蒙蔽君主的理智和公主的眼睛。

他认为应该将我留下：因为
大自然赐我一种高贵的美质；
但是可惜，美中不足，随着
崇高的赏赐，也给我许多缺点：
不受拘束的骄傲自满、过度的

神经过敏、独特的阴郁性情。
运命一把人造成这种样子，
那就没有什么办法好想；
人们只得听他随意而行，
对他包涵、容忍，或许碰巧，
他能干出什么可喜之事，
就要当它是意外的收获欣赏。
此外，由于他生性如此，只得
由他自生自灭，不去管他。

抗敌保友，阿尔封索本来的
这种坚定的精神而今何在？
他现在如此待我，岂象从前？
现在，我认清我的一切不幸！
对别人总是坚定、忠实、不改变
态度的人，单单对我就会
在一瞬之间，一下子骤然改变
他的态度，这就是我的命运。

不是单由于这位先生的出现、
一下子破坏了我的全部命运？
不就是他，把我的幸福大厦
从它最深的地基搞了个大翻身？
啊，我得忍耐，今天也得忍耐？
从前，大家都来靠拢我，如今，
大家抛弃我；从前，大家都要

争取我，大家都要拉拢我，如今，
大家都把我踢开，都要回避我。
这是什么缘故？光是他一人
就把我的价值、我本来怀有的
一切无限的热爱全部抵消？

确实，大家躲避我。你也是这样！
亲爱的公主，你也躲避着我！
在这恼人的时刻，她竟没有
给我任何一点恩宠的表示。
她应当这样待我？——可怜的心啊，
你曾那样纯朴地对她尊敬！——
从前听到她声音，我的胸中
就充满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一看到她，就觉得晴朗的阳光
黯然失色；她的眼睛、她的嘴，
将我吸引，使我无法抗拒，
我膝头发软，我需要集中一切
精神力量，才能站稳，不致
跌倒在她的足旁；我几乎难以
克制这种昏头昏脑的状态。
心啊，稳定些吧！明朗的意识啊，
别受蒙蔽吧！确实，她也是这样！
我可以吐露？我真是难以相信；
我确实相信，可是不愿说出口。
她也是这样！我完全可以原谅她，

可是却无法隐瞒：她也是这样！

啊，这一句话，只要在我的胸中
还保有一点信念，我总要怀疑，
确实，这一句话，将象命运的
判决一样，最后铭刻在我那
写得满满的痛苦的碑铭的边上。
现在，我的敌人才得势，现在，
我被永远剥夺了一切力量。
她也站在敌军一边，我还要
斗争什么？我还耐心地等什么，
连她也不远远地伸手援救？
连她也对恳求者不屑一顾？
你有胆量去想，有胆量说出来，
不等你感到恐惧，已经是事实！
趁绝望还没伸出它的铁爪
把你的心撕得粉碎以前，
尽管控诉你的悲惨的命运吧，
尽管重复这句话：她也是这样！

第 五 幕

〔庭园。

第 一 场

〔阿尔封索。安托尼俄。

安托尼俄

根据你指示，我又再次去会过
塔索，现在刚从他那里回来。
我已劝过他，而且勉强过他；
不过，他并不改变他的初衷，
他恳切地求你允许他离开
一个短时期，让他前往罗马。

阿尔封索

我对你直说，我觉得很不高兴，
我情愿对你说出，我是不高兴，
而不愿藏在肚里，徒增烦恼。
他要去旅行；好吧！我不阻拦他。
他要离开，要去罗马，就听他！

只是别让西披俄·恭札加① 和那位
美迪奇家的大贤人② 把他夺去！
意大利之所以能如此伟大，
就在于各个邻邦之间都竞相
罗致杰出的人材加以利用。
一位君主，如果身边没有
一批人材，就象个光杆司令：
一个人，如果不闻诗歌之声，
不管他是谁，总是一个野蛮人。
我发现了这位人材，提拔他，
有他做我的臣下，我引为自豪，
我已为他尽了许多大力，
我不愿无缘无故失去了他。

安托尼俄

我真是惶恐，因为，在你面前，
我要对今天的事承担责任；
我也很愿意承认我的错误，
现在只求你开恩，加以宽恕；
可是，如果你会认为，我没有
尽我的全力设法跟他和好，
我可要感到委屈。哦！请你露出
仁慈的眼光跟我说话，让我能
重新镇定自己，相信自己。

---

① 见第四九四页注③。

② 指大主教费尔迪南多·德·美迪奇，他是托斯卡那大公的弟兄。

阿尔封索

安托尼俄，别这样，你尽管放心，
我绝对不把责任推在你身上；
这位先生的性情我非常了解，
而且，我尽过什么力，我对他怎样
过分庇护，我怎样完全忘记
我本来对他应有什么要求，
我也很明白。对许多事情，人都能
随意控制，但处于困境，长期
拖延，就难以驾驭自己的本性。

安托尼俄

如果别人对某人尽了许多力，
这位某人就应该常常自问，
他能有什么报效，这才合理。
一个人，积累这许多精神修养，
贪求到只有我们才可以掌握的
一切学问、一切知识，难道
他就不该负有加倍的责任
去控制自己？这一点他可曾想到？

阿尔封索

真是不让我们能保持安闲！
我们刚想要快乐一下，立刻
就有敌人来磨炼我们的勇气，
就有朋友来磨炼我们的耐性。

安托尼俄

人类的首先义务是挑选饮食，

他不象动物，受到大自然给与的
狭隘的限制，他可曾好好办到？
他不是倒象一个孩子，只要是
可口的东西，什么都想要染指？
他几时在他的葡萄酒里兑水？
调味品、甜食、或是烈性的酒，
他都是一样一样狼吞虎咽，
然后就怨诉他的忧郁心情、
火暴的性子、过分激烈的脾气，
而且还要谩骂自然和命运。
我常看见他跟他的医生争吵，
吵得那样厉害、那样愚蠢；
使这个痛心、使那个烦恼的事情，
如果有什么好笑，真令人喷饭。
“我有这个毛病，”他充满烦闷、
担心地说着：“你有何拿手本领？
给我治好！”——好的，医生回答他，
该避免这些那些。——“这个办不到。”——
那就服这种药水。——“不行！味道
太难吃，这跟我的生性不合。”——
那么就请喝点水。——“喝水？决不行！
我怕水，就象被狂犬咬过的人。”——
那我对你就没有办法。——“为什么？”——
一种病常常要并发其他的病，
虽不会致你于死命，可是却会
一天天使你越来越痛苦。——“好吧！

你为什么做医生？你懂得我的病，
你也应该懂得药，懂得把它
配得好吃一些，不要让我
为了摆脱疾病，先要尝苦药。”
你也发笑，可是，这是实话，
你肯定听他亲口说过这种话？

阿尔封索

我常常听到，我也常常原谅他。

安托尼俄

放纵无度的生活，使我们陷入
沉重、狂乱的梦境，到了最后，
确实会使我们白日做梦。
他的猜疑不是梦，还是什么？
他走到哪里，都认为受到敌人
包围。认识他的才能的人，
无不嫉妒他，而嫉妒他的人，
又无不恨他而且苦苦迫害他。
他就常这样纠缠你，向你怨诉：
门锁被撬了，信件被人截取了，
毒药啊，匕首啊！全在他眼前浮现！
你也曾叫人调查过，亲自调查过，
有什么发现？就连影子也没有。
没一个君主的庇护能使他相信，
没一个友人的胸怀能使他安慰，
你还想望他得到安宁和幸福，
你还想从他那里得到欢快？

阿尔封索

我如想从他那儿获得眼前的
利益，那么，你说得倒还有理！
不过，说实话，我的长处，并不
在于直接、绝对地追求实利。
要图其有利，可用不同的手法；
要多方利用，就必须按照各自的
特质，才能获得充分的利用。
美迪奇家族给我们这个教益，
历代教皇也亲自留下榜样。
这些人都抱着何等雅量、何等
高贵的耐心和容忍对待许多
伟大的人材，人材虽象是无须
他们的厚遇，而实则有这种必要！

安托尼俄

这谁不知道，君主？只有经历过
人生的辛劳才知道人生的真价。
他这样年轻，得到过多的收获，
使他不能易于知足地享受。
啊，现在如此轻易地奉送给他的
一切，如让他辛辛苦苦地挣得，
他定会英气勃勃地尽其全力，
一步一步地迈进而感到满足。
一个贫穷的贵族，如果被一位
高贵的君主选作朝臣，同时
又高抬贵手，救他免于匮乏，

那么，他就已达到他的最高
希望的目的。如果君主再给他
信任和恩宠，不论是指挥作战、
商讨政事、互相交谈，都让他
不离左右，高出他人之上，
如果他是谦虚之士，他就该
感恩戴德、尊重自己的幸运。
而塔索，除了这些，他还获得
青年的最高的幸福：他的祖国
已经认识他，而且寄厚望于他。
哦，确实，他那任性的不满，就是
以他幸福的锦褥作为温床。
他来了，恩许他离开，给他假期，
随他去罗马，或是那不勒斯，
去寻求在此处寻不到的一切，
其实，只有在此地才能寻到。

阿尔封索

他要不要先回斐拉拉去？

安托尼俄

他想暂时留在贝里瓜多。
他想托一位朋友把他出门
所需要的东西给他送来。

阿尔封索

我也同意。我妹妹马上就要
跟她的女友一同回去，我要
赶在她们前头骑马先回。

你把他照料完毕，随后就来。
必要的事情，你去吩咐守卫，
让塔索能在这里随他高兴
逗留多久，等到他的朋友
把他的行李送到，等到我们
把准备让他带到罗马去的信
给他送来。他过来了！再见！

第　二　场

〔阿尔封索。塔索。

塔索　（谨慎克制地）

你这样屡次施与我的恩惠，
今天让我看得明明白白：
我在你的身边轻率放肆地
所犯的罪过，你都加以宽恕。
你又叫我的对头跟我和好，
你又恩准我，让我从你身边
离开一段时期，而且对我
宽宏大量，保留你的恩宠。
我现在怀着充分的信任离开，
暗自希望，这个短时期能治愈
目前压制我的一切痛苦。
我的精神要重新振作起来，
在我受着你的眼光的鼓舞、
快乐、勇敢地开始迈进的路上

重新做人，不辱没你的宠爱。

阿尔封索

我祝你这次旅行一路平安，
希望你完全痊愈、高高兴兴地
再回到我们身边。那么，你现在
离开的每个时刻，到那时，你会
愉快地给我们带来加倍的补偿。
我要托你带信给留在罗马的
我的臣下和朋友，我衷心希望，
不论在哪里，你对他们总要
保持信任，就象我，虽跟你分手，
还确实把你当作自己人一样。

塔索

哦，君主，你赐我许许多多的恩惠，
我觉得很不敢当，而且，在目前，
我不知说什么感激的话才好。
且不说感激，我先提出个要求！
我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诗。
我已尽了很大的力量，不惜
辛苦与勤劳；但是，还存在着
太多的不足之处。我想去那里，
在那还有许多伟大的精神漂荡着、
继续保持影响地漂荡的地方，
重新好好进修：让我的诗
更能无愧地接受你的赞赏。
啊，请把原稿交还给我，留在

你手里，我倒觉得有些惭愧。

阿尔封索

你刚在今天交给我的诗稿，
难道就要在今天把它取回？
在你和你的诗歌之间，让我
充当一个公断人：你要当心，
不要勤勉过度，反而损害
存在于韵律之中的可爱的自然，
不要轻听各方面的意见！
各种各样的人，各有各的
看法，千差万别，在生活方面，
在见解方面，常常互相抵触，
诗人要巧妙地将它们统一起来，
不要害怕不能使许多人满意，
这样才更能使许多人喜爱。
可是，我不是说，你就不用
在好些地方虚心地加以琢磨；
同时我要答应你：短期之内，
就要把你的诗抄一份给你。
你的亲笔手稿留在我这里，
让我能跟我的妹妹一同
充分地加以吟赏。等你以后
把更完美的带回，我们将乐于
更深地欣赏，单单以朋友身分
对一些地方提出我们的意见。

塔索

我很歉疚地再提出一个请求：
请把抄本尽快地给我！现在，
我的心全在这部作品上面。
应当让它尽可能趋于完成。

阿尔封索

你这样热心发奋，我很赞同！
可是，我的好塔索，如果可能，
你要在短时期内，先呼吸外界的
一些自由的空气、消遣一番，
进行些疗养，改善你的血液。
然后，感觉一新的美妙的调和，
就会把你在如今心焦气闷、
寻求不到的一切授与给你。

塔索

君主，或许会这样；可是，只要
我能勤勉发奋，我就健康，
因此，勤奋会使我恢复健康。
你已长期看到我：逍遥放荡
并不使我舒服。越是休息，
越是得不到休息。我很遗憾，
我并没有具备这样的天性：
让每天安稳的轻波载浮着我，
漂向时间的汪洋无际的大海。

阿尔封索

你的思想，你的行动，都使你
自己陷得越来越深。在我们周围，

有许多由命运挖成的深渊；可是，
在我们心中的深渊却是最深，
它能迷人，使人自己陷进去。
我希望你，能够努力自拔！
诗人之所失正是常人之所获。

塔索

我无法抑制这种冲动，它不分
昼夜，在我胸中川流不息。
如果不让我思想，不让我创作，
人生也就不成其为人生。
你能禁止蚕宝宝吐丝？即使
死到临头，它还继续吐下去。
它总是要从身体最深之处
继续纺出华贵的织物，不到它
自己躺进棺材决不停止。
哦，但愿有一天，有一位慈悲的神
也授给我们可羡的微虫的命运，
象它那样，在新的晴阳的谷中①
轻捷愉快地展翅飞翔！

阿尔封索

听我说！

你使许多人能够加倍地享受
人生的乐趣；我希望你能够
认识人生的真价，这人生你还保持得

---

① 原文im neuen Sonnental＝im Jenseits来世，天堂。

十分丰富，十倍于常人。再见！
你回到我们身边时间越快，
我们越是热烈地对你欢迎。

第　三　场

塔索　（独白）

坚持下去，我的心，干得不错！
你想伪装，而且要能做到，
这是头一次，真不是容易的事。
你确曾听到，这不是他的心意，
不是他自己的话；我倒觉得是：
又重新听到安托尼俄的声音。
哦，注意！现在你会从各方面
听到这种声音。坚定，要坚定！
这只是再要忍耐一会儿之事。
一个人到了后来才学着伪装，
外表上还能显出老实的样子。
一定会成功，跟他们练习练习吧。
〔稍停。
你得意得太早，那边，她来了！
温柔的公主！哦，真是心乱如麻！
她已走进来了——厌恶和猜疑
在我的心胸之中变成了痛苦。

第 四 场

〔公主。塔索。近终场时，其他数人。

公主

你想就此离开我们，或者，
还在贝里瓜多逗留一会，
然后再跟我们分手，塔索？
我希望，这只是一个短时的分别。
你要去罗马？

塔索

　　　　　　我打算先去那里，
如果，诚如我所希望的那样，
我的朋友们能够亲切地欢迎我，
那么，我也许要细心忍耐、
给我的诗作一次最后的加工。
我发觉在那里聚有许多人物，
可以自诩为各方面的大师。
那世界第一名城，每个广场，
每块石头，不都是谈笑风生？
不知有多少无言的教师保持
庄严的仪容亲切地向我们招手！
我不能在那里完成我的诗，我就
永不能完成。可叹我已预感到，
我的任何企图都不会成功！
我可以修改，却绝对不能完成。

我觉得，深深地觉得，伟大的艺术，
万人的食粮，它使健全的精神
强壮而愉快，会把我导向灭亡，
会把我驱逐。我要赶快离开！
先去那不勒斯！

公主

你能那样干？
对你的父亲、同时也对你所下的
放逐的严令①，现在还没有取消。

塔索

你的警告很对，我已考虑过。
我打算乔装前去，我要穿上
朝圣者或是牧人的破旧衣服。
偷偷走进城市，熙熙攘攘的
人群，一个人容易蒙混过去。
我将匆匆赶往海边，在那儿
就会找到船，上面乘坐着好心的人们，
那些农民们，他们赶市回来，
要回家去，他们是索伦多人。
因为，我也必须赶往索伦多。
我妹妹住在那里，她跟我都是
当初我父母痛苦中的安慰。
我在船上将闷声不响，然后
又默默无言地上岸，悄悄地沿着

① 塔索的父亲贝尔纳多·塔索于一五五〇年遭放逐。见第三八九页注①。

小路上去，在人家门口打听：
请问，科尔涅利亚住在哪里？
科尔涅利亚·赛尔萨勒？于是
会有个纺纱姑娘亲切地指示
那条街，那座房子。我继续上去。
孩子们将会奔过来，望着我这
头发零乱、神情阴郁的外乡人。
我于是走到门口，门已大开，
于是我就走进那座房子——

公主

塔索，如果可能，你要抬头看，
认清你会闯进的危险的处境！
我体谅你，否则，我会问你：
象你所说的这样讲，是否高尚？
你只想自己，好象并没伤害
朋友的心，这样是否高尚？
我兄长的想法，难道瞒着你？
我们兄妹二人是多么尊敬你？
难道你没有觉得、没有认清？
难道在片刻之间一切都起了
变化？塔索！如果你要离开，
不要给我们留下痛苦和担心。
〔塔索背转身去。
对一位将作短期旅行的朋友，
如果能赠他一件微薄的礼物，
哪怕只是一件新外套或是

一把剑，这是多令人可慰的事！
可是，对你却无可奉赠，因为，
你有什么，都会悻悻地扔掉。
朝圣者的贝壳帽①、黑色的罩衫、
长手杖，你就挑选这些，情愿
寒碜地离开，夺去我们只有
跟你在一起才能享受的乐趣。

塔索

那么，你是全不想将我推走？
甘美的言辞，美妙可爱的安慰！
请为我辩解！请让我受你的庇护！——
留我在贝里瓜多，或者派我去
孔桑多利，听随你怎样吩咐！
君主有那么多的美丽的离宫，
有那么多的花园，一年之中，
都有人维护，你们难得有一天
进去，也许只去上一个小时。
真的，请你选一座你们整年
都不去访问、现在也许竟无人
看管着的、最偏僻的花园：
就派我前去！让我替你们当差！
我情愿照管树木！在秋天里
用木板、砖瓦为柠檬树搭棚，
用扎好的芦把加以裹护！

① 古人把贝壳（海扇壳）挂在帽子上，表示跨海去朝拜圣地。

让那些美丽的草花在花圃里
好好地生根；还要把每条小路、
每个角落收拾得清净幽美。
照料宫室的差事也让我承担！
我要在适当的时候打开窗户，
不让潮湿气损伤里面的画幅；
施以毛粉饰工的美丽的墙壁，
要用轻轻的掸帚掸个干净；
地面也要擦得清洁光亮；
石块、砖瓦，一块也不容零乱；
任何缝隙不让它生出青草。

公主

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主意，
为你、为我们，找不到任何安慰。
我环顾四周，看有没有一位神
肯伸手救援，肯给我们找到
一株治病的药草、一种饮料，
给你的心、给我们带来安宁！
从嘴里吐出的最诚实的言辞，
最妙的灵药，都已不复奏效。
我只得放走你，可是，我的心却不能
将你抛弃。

塔索

天神啊，现在还是她，
在跟你讲话而且表示同情！
你竟能误解这颗高贵的心？

这是否可能，当着她的面前，
沮丧的心情竟会将你压倒？
是，你还是你！我还是依然故我。
哦，继续说吧，让我从你的嘴里
听到安慰的话！不要吝惜
你的忠告！哦，说吧：我该怎么办？
才能让你的兄长对我宽恕，
才能让你自己愿意宽恕我，
才能让你们高高兴兴，又把我
算作你们的朋友？对我说吧！

公主

我们对你并没有多大的要求；
可是表面上又象有点过分。
你应当亲切地听从我们吩咐。
我们并不要求你违背自己，
只要你先对你自己感到满足。
你得到欢乐，你就使我们欢乐，
你逃避欢乐，你就使我们忧伤；
即使你有时使我们无法忍耐，
那只是由于我们要来帮助你
而苦于无法对你进行帮助；
朋友热心地伸出手来，你自己
不肯去握，别人怎能握得到。

塔索

现在你就象当初第一次在我
面前出现的一位神圣的天使！

请原谅我这凡人的昏花的肉眼，
如果他在一瞬间错看了你。
他重又认清了你！他的心灵
又豁然大开，要永远崇拜你一人。
他的心现在充满了微妙的柔情——
是她，她在我面前。情何以堪！
让我被你吸引的，是由于迷乱？
是由于疯狂？是由于提高的思想，
它刚刚掌握最纯洁、最高的真理？
是的，是这种感情，唯有它才能
使我成为世间的幸福的人，
也唯有它能使我陷于不幸，
如果我要跟它对抗，要把它
从我心中驱除。我曾想克服
这种热情，跟我最深的内心
进行斗争，结果却大大破坏了
本是全属于你的我自己本身。

公主

塔索，如果要让我再听下去，
请抑制这种令我惊惧的激情。

塔索

当葡萄酒嗞嗞地起沫喷溢，
酒杯的边缘能把它限制得住？
你的每句话都使我感到更幸福，
你的每句话使你的眼睛更明亮。
我觉得内心深处起了变化，

我觉得自己超脱了一切苦恼，
象神一样自由，一切都亏你！
从你的嘴里流露出难言的魔力，
它控制了我；确实，你使我完全
隶属于你。从今以后，我的
整个自我不再属于我自己。
幸福与光明使我眼花缭乱，
心旌动摇。我的脚支持不住。
你在吸引我，使我无力抗拒，
我的心要向你飞去，难以阻挡。
你已经永远、完全俘获了我，
现在，请接受我的全部身心吧！

〔他投入公主怀中，将她抱紧。

公主 （推开他，匆匆逃跑）

走开！

列奥诺拉 （在舞台后方已出现了一会，现在奔过来）

怎么回事？塔索！塔索！

〔她向公主追去。

塔索 （正想向她们追去）

天啊！

阿尔封索 （在稍前，已跟安托尼俄一同走过来）

他发疯了，把他抓起来！（下）

第五场

〔塔索。安托尼俄。

安托尼俄

你总是想象你受到敌人包围，
如果现在有一个敌人站在
你身旁，他将怎样扬扬得意！
不幸的人，我还没恢复平静！
碰到什么完全意外的事件，
看到什么极其惊人的事件，
我们的精神总会停滞一下，
我们找不到什么可与比拟。

塔索 （停了好一会）

完成你的任务吧——我看出，就是你！
你确是该受君主信任的人；
尽管完成你的任务，慢慢地
把我折磨到死，我已是被判
死刑的人！发吧，发出你的箭，
让我痛苦地尝尝逆钩的滋味，
它扯碎我的肉！
你是暴君利用的宝贵的工具；
做个牢头吧，做个拷问的狱卒吧！
这两件差事对你多合适！多拿手！
〔向着舞台背后。
好，去吧，暴君！你到底总要除下
你的假面具，让你扬扬得意吧！
你已把奴隶锁住，你蓄谋已久，
终于拖到现在让他吃苦：
去吧，我憎恨你，我完全感到

厌恶，横行霸道、多行不义的
执掌权柄者激起我的厌恶。
〔稍停。
我终于看到我自己遭到驱逐，
被一一脚踢开，被赶走，象乞丐一样！
他们给我戴桂冠，不过是为了
把我打扮成牺牲拿去献祭！
到了最后的时日，他们还骗取
我的唯一的财产，用花言巧语
骗去我的诗，紧紧地抓住不放！
唯一的财宝如今在你们手里，
这是我不论投奔何处的敲门砖；
我只有靠它能使我免于挨饿！
现在我明白，为何要给我休假。
这是个阴谋，你就是阴谋的首脑①。
这样就使我的诗不会完成，
只为了使我不再能更加扬名，
使嫉妒者能找到无数的缺点，
使世人终于完全忘掉了我，
因此要让我安于闲居无为，
因此要叫我珍重我的身心。
哦，真是可贵的友谊，难得的关怀！
想到在我的周围不断地织着
无形之网的阴谋，真使我厌恶，

① 指公爵。

而看它变为事实，更加可憎。

而你这妖精！你曾那样温柔、
那样天仙似地引诱我，我突然
看出你原形！天啊，干吗这样迟！

不过，我们是这样爱欺骗自己，
尊敬那些尊敬我们的坏蛋。
人与人之间，往往知面不知心；
只有被紧紧捆在一条凳上、
喘气的划船奴隶才互相了解；
只有那些毫无所求、也毫无
所失的人们，才能互相了解；
或者人人都承认自己是流氓，
而且也把对方当作流氓。
但我们只会客气地误解别人，
以便让他们再来误解我们。

你的圣姿多么长久地掩盖着
一种惯施小技的娼妓的本色。
假面具落下了：我看到被剥去一切
魅力的阿尔米达① ——是的，就是你！
我的诗曾未卜先知、歌咏过你！

---

① 参看第四二一页注①。她是《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中描写的毁灭男人的魔女。

还有那位狡猾的中间人小娘！
我看她显得多么令人轻视！
我听到她的轻轻的脚步之声，
我明白她为何蹑足兜来兜去。
我认清了你们大家！不多说了！
我还要歌颂不幸，即使它剥夺了
我的一切：它教我看清真相。

安托尼俄

塔索，我听你说话，无限惊愕，
虽然我知道，你那躁急的性情
易使你从一个极端走另一极端。
仔细想想！抑制住你的愤慨！
你出口伤人，一句句说个不停，
看你的痛苦份上虽能原谅你，
但你自己万不能饶恕自己。

塔索

哦，请你不要说得这样好听，
别让我听你说什么明智的话！
让我沉浸于朦胧的幸福，免得我
先清醒过来，然后又丧失理智。
我觉得，我已粉骨碎身，而我
活着，就为了体尝这种痛苦。
绝望猛烈地攫住了我，在这种
导我毁灭的地狱的痛苦之中，
谩骂不过是轻微的痛苦的呻吟。
我要走！如果你是个诚实的人，

请表现出来，让我立刻离开！

安托尼俄

我不能把你丢在困境之中，
尽管你已完全失去镇静，
我也决不会缺少忍耐的功夫。

塔索

难道你要让我束手就擒？
我就对你屈服，事已如此；
我不抗拒，我觉得全无所谓——
让我在悲痛之中重复斯言：
我所浪掷的一切，是多么美丽。
他们离开了——天啊！我已看到
马车在那边路上扬起沙尘——
骑兵在前——他们乘马车走了，
离开了！我不是也从那条路而来？
他们都走了，他们都对我生气。
哦，我巴不得再吻一次他的手！
再对他们说一句告别的话！
能够再说一次：哦，请宽恕我！
再听到说：去吧，已经宽恕你！
可是我没有听到，永不会听到——
是的，我要走！只是要让我告别，
只是要告别！给我，哦，给我再来
一次机会，让我跟他们再见
一面！也许我会复元。不行，
我已被一脚踢开，被驱逐，是我

自己驱逐我自己，我再也不能
听到他们的声音，再也看不到
他们的眼光——

安托尼俄

请你倾听一位男子的声音，
他在你身旁并非无动于衷！
你并非如你所想的那样不幸，
振作起来！你过于自暴自弃了。

塔索

你说我不象外表那样不幸？
不象我对你显露的那样柔弱？
不是一切都完了？痛苦不是
象地震一样，把我这座大厦
已经化为一片凄惨的瓦砾堆？
我的才华曾经变化多端地
抚慰我，支持我，难道已点滴不存？
平素在我胸中活跃的力量
已全部消失？我已化为乌有，
完全化为乌有？
一切如故！而我却化为乌有！
我跟我自己割断，她跟我割断！

安托尼俄

你如果觉得完全茫然自失，
请跟别人比比！认清你自己！

塔索

是的，你倒是及时提醒了我！——

历史上的先例岂无补于我？
我岂未想到也有高贵的人，
他受的痛苦比我受的还深，
跟他相比，我就能心平气和？
不，一切全都消逝了！——留下的只有：
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眼泪，还有
痛苦的喊叫，当人们最后被逼得
忍无可忍——而我，还胜似别人——
自然还给我留下韵律和诗句，
让我痛苦时倾诉满腔的烦恼。
别人在痛苦之时闷声不响，
神却让我能说出我的烦闷。
〔安托尼俄走近他，握住他的手。
哦，高贵的人！你显得坚定而沉着，
我却只象那被暴风追逐的波涛。
可是，请仔细想想，不要过分
炫耀你的力量！——强力的大自然，
奠定象你这样的一座岩石，
它也给波涛赋与活动的能力。
它派遣出暴风，波涛就奔逃、
摇荡、高涨、掀起浪花翻腾。
就在这片波涛上，曾经映照过
美丽的太阳，星辰也曾靠在
它那优柔起伏的胸膛上休憩。
光辉消失了，安静也逃之夭夭——
在危难之中，我再也认不出自己，

我供认出来，也不再感到羞愧。
舵已经断了，小船的四面八方
都在轧轧地作响。破裂的船板
在我的脚下一块一块地拆开！
我伸出我的双手抓紧了你！
就这样，船夫到最后还得紧紧
抓住使他遭覆舟之难的岩石。

译 后 记

《托尔夸托·塔索》是歌德在四十岁时完成的具有完美形式的古典主义戏剧之一。如果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青年歌德的悲痛的自我告白，那么，《塔索》就可以说是中年歌德的更复杂、更深刻的烦恼的艺术表白。歌德在写《塔索》时，一方面具有象少年维特那样的热情，一方面也抱有象浮士德那样的高远的思想。法国的文学家和史学家安倍尔（J.J.Ampère 1800-1864）曾把《塔索》称为"提高了的维特"（un Werther renforcé, ein gesteigerter Werther），歌德对此也颇表赞同。

托尔夸托·塔索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著名的叙事诗人，于一五四四年三月十一日生于意大利南部的索伦多。他的父亲贝尔纳多·塔索（Bernardo Tasso 1493-1569）也是一位诗人，在那不勒斯宫廷服务，由于得罪国王，于一五五〇年遭到放逐。托尔夸托·塔索在童年时代就跟他母亲和妹妹一同住在索伦多，过着不幸的生活。一五六〇年他去帕多瓦学习法律，但却对文学感到兴趣。一五六二年出版长诗《里纳尔多》，文名大震。一五六五年斐拉拉公爵阿尔封索二世的弟弟大主教洛多维科招聘他前往斐拉拉，他在宫廷里颇受阿尔封索二世和他的姐妹——卢克蕾齐亚和列奥诺拉——的器重。一五七三年完成五幕牧歌剧《阿明塔》。一五七五年完成叙事诗《被解放的耶

路撒冷》。这是一部伟大的宗教英雄史诗，构思的宏大，令人想到荷马的《伊利翁之歌》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之歌》。诗人在宫廷里虽然受到宠遇，但也免不了受到反动的政治高压而感到内心痛苦，以致精神抑郁而多疑，树敌较多，无法在宫廷中长期立足。一五七七年七月，他逃出宫廷，化装成牧人，逃到索伦多的妹妹家中隐栖。一五七八年曾一度回到斐拉拉，但不久又逃亡。一五七九年又回到斐拉拉，但由于精神失常，被关进圣安娜疯人院达七年之久，至一五八六年出院。又出外四处漂流。一五九五年教皇克来门斯召他前去罗马，封他为桂冠诗人，准备在卡皮托尔山上举行加冠礼，但他却于四月二十五日在圣·俄诺夫里俄修道院里结束了他的一生，终年五十一岁。

由于塔索的生活，具有传奇色彩，所以他死后不久，就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主题就是他对公主列奥诺拉的秘密的爱情。塔索写过许多十四行诗献给一位名叫列奥诺拉的女性，这个名字牵涉到三人：一个是斐拉拉公爵阿尔封索的妹妹列奥诺拉·迪·埃斯太，一个是伯爵夫人列奥诺拉·圣维塔勒，还有一个是宫中侍女，她也叫列奥诺拉，三人中到底谁是塔索的对象，颇令人捉摸不定。至于塔索拥抱公主的故事，在当时传说中并未提到，直到一七三五年威尼斯版《塔索全集》刊行，人们才在该书第十卷的序言中看到这样的记载：说塔索曾为热情所驱使，当着公爵的面拥抱公主而吻她，公爵认为他精神错乱，遂下令将他监禁。

歌德对于塔索的关心，早在少年时代就已开始。他从他父亲的藏书里曾读过曼索（Giovanni Battista Manso）于一六一九年出版的塔索传记，并且读过考普所译的《被解放的耶

路撒冷》，后来，又读过该诗的原文。歌德对塔索的命运，颇表同情。原来，歌德和塔索一样，起初都是顺父意学习法律，后来却根据自己的爱好，钻研文学。特别是在考普的译本里，附有一幅插图，画着塔索跪在阿波罗面前，接受桂冠，旁边侍立着荷马和维吉尔，这使歌德很受感动。此外，他们两人都各有一个名叫科尔涅利亚的妹妹。

一七七四年秋，哈因泽（J.J.W.Heinse）根据曼索的塔索传记，写了一篇热情的感伤的论文（他后来也用散文译过《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发表在《伊里斯》杂志上，歌德读后，脑海里又浮现出塔索的面影。在这篇论文里，关于塔索在宫廷里的生活、对公主列奥诺拉的爱情、对隐蔽的和公开的敌人的斗争，作了夸张的渲染。一年后，歌德想不到自己也处于类似的境遇，他被聘请到魏玛宫廷执政，跟斯坦因夫人相恋，同时也体验到跟许多政敌发生的冲突，在天才的梦想的要求和现实的乏味的要求之间存在着显明的对立，因此，歌德更感到自己的遭际和塔索的相似。

歌德到底在何时开始计划写《塔索》，不得而知。不过，在一七八〇年三月三十日的日记里曾有过“好的构思。塔索”这个记载，大概计划即始于此时。但在同年十月底才开始执笔，十一月十三日写完第一幕。次年十一月中又把写好的第二幕交给苏黎世的女友舒尔特赫斯（Barbara Schultheβ）评阅。这两幕是用散文写的，写好后，因政务繁忙，只得中辍。一七八六年九月，歌德去意大利旅行，把《塔索》草稿也带在身边。在威尼斯时，他曾叫两个船夫朗诵塔索的诗句，在斐拉拉曾寻访塔索监禁处的遗址。一七八七年二月在罗马曾参观圣·俄诺夫里俄修道院，那里有塔索的墓，在修道院图书馆里有塔索的

半身像，面部是蜡制的（大概是根据临终者的面模复制而成），歌德从蜡像上看出塔索是一个“多才、温良、高尚而沉郁的人”。三月底在前往西西里岛的航海途中，歌德曾记载：要把用“诗的散文”写的《塔索》前二幕，重新考虑用韵文改写。一七八八年二月，决定将写作计划大加改动，至同年三月才将全剧的构思作出最后决定。因为，这时歌德在罗马又获得新的材料：就是一七八五年出版的赛拉西（Pierantino Serassi）的塔索传记。该书对塔索的传说作了科学的调查，掌握的资料比较正确。歌德从本书里认识到塔索的真正的个性，知道了塔索的对敌安托尼俄的名字，并且读了对剧情发展具有重要关系的塔索拥抱公主的传说，虽然作者认为这个传说不可信，但对歌德的戏剧创作却是大可利用的资料。

一七八八年四月，歌德离开罗马，他此时的心情正象塔索离开斐拉拉、离开公主的心情一样，这就使他急不暇待地要把这种情愫抒发在他的艺术作品里，因此，在归国途中，经过佛罗伦萨，就在那个美丽的花都里先把第五幕的最后一场写成，以后再一幕一幕回头写上去，就这样，从开始动笔，拖了九年的时间，才在一七八九年七月完成于魏玛。歌德对自己这部创作的缓慢进行曾说过：“《塔索》象香橼树一样慢慢长成。但是，这却不成问题。只要能结出甘美的果实就行。”

现在将本剧的梗概略述如下：

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京城斐拉拉郊外的贝里瓜多别墅（Villa Belriguardo），时间在一五七五年四月。三十岁的塔索受到斐拉拉公爵阿尔封索二世和公主列奥诺拉的宠爱。某日，他把他最近写完的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献给公爵，公主亲自编好月桂冠给他戴在头上。这时，公爵的大臣安托尼俄，

新自罗马归来，他自负对宫廷建有大功，对塔索荣受桂冠，愤愤不平，在言语之间对塔索暗含侮骂。公主担心二人不和，劝塔索跟他言归于好。塔索爱慕公主，不忍拂其意，因此去跟安托尼俄修好，不想对方却以冷言相报，塔索忍无可忍，拔剑要求决斗。公爵怒，处塔索以室内监禁的处分。塔索不理解公爵之意，将剑和桂冠归还公爵，退居室内，悲观沮丧。于是公爵又命安托尼俄给他颁布赦令。是时，伯爵夫人列奥诺拉·圣维塔勒鉴于二人性格不投，劝塔索去佛罗伦萨暂居，塔索却疑心是出于安托尼俄的主使，同时听到公主也同意他出行，对公主的情意也发生怀疑。因此，当安托尼俄再去塔索那里请求宽恕，并请他仍留在斐拉拉时，塔索却去意已决，坚请他代向公爵乞假，准备前往罗马。公爵挽留无效。塔索在向公主告别时，听公主语调亲切，竟失去自制力量，上前拥抱公主。公主大惊逃去。这时，公爵赶到，遂令安托尼俄将塔索拘留。塔索见自己所处的狼狈状态，又看到公爵和公主乘马车而去，虽有安托尼俄在一旁好言劝解，仍感失望和烦恼。全剧就在这里以塔索的谩骂和悲叹而告终。

从这里不难看出，本剧中的主人公塔索，实际上就是歌德自己的写照，斐拉拉宫廷正影射着魏玛宫廷，公爵阿尔封索二世不啻是魏玛大公卡尔·奥古斯特的化身，公主列奥诺拉可以看成是斯坦因夫人的投影。正象歌德自己把他的全部创作认为不过是他的“大告白的断片”一样，对《塔索》也完全可以作如是观。歌德在晚年跟他的秘书爱克曼谈到《塔索》时曾说：“我有塔索的生平，有我自己的生平，我把这两个奇特人物和他们的特性融会在一起，我心中就浮起塔索的形象，我又想出安托尼俄的形象作为塔索形象的一般性的对立面，这方面我也

不缺乏蓝本。此外，宫廷生活和恋爱纠纷在魏玛还是和在斐拉拉完全一样；关于我的描绘，可以说句真话：这部剧本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①。”安培尔说歌德在魏玛做官的宫廷生活头十年里几乎没有什么创作，于是在绝望中跑到意大利，在那里带着创作的新热情抓住了塔索的生平，用这个恰当的题材创作，从而摆脱了他在魏玛生活中的苦痛阴郁的印象和回忆。这种说法是非常中肯的。

歌德在一七七五年二十六岁时，受魏玛大公卡尔·奥古斯特之聘，去魏玛从政。次年，公爵任歌德为枢密院参事官，曾遭到大臣冯·弗里奇等强烈反对。但公爵仍对他恩宠有加，歌德三十岁时，又被擢升为枢密顾问官，三十三岁又被晋封为贵族，称冯·歌德（歌德担任内阁首相是后来六十六岁之事）。歌德受到君主如此器重，当然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政敌的反感，遭到许多阻碍和责难、嫉妒和敌视，就象本剧中安托尼俄，对塔索的诗才并不加以过高的评价，反讥刺塔索所受的荣誉，乃是由于君主的过度恩宠。另一方面，这位大公本人，正如梅林所说，并不是如阿谀奉承的史家笔下描绘的那样一个思想高超的文艺保护者，他对歌德也并不言听计从，歌德有些政治措施，特别是有损封建制度的改革，总受到大公反对。因此，歌德在那个蕞尔小邦的魏玛宫廷里，感到很大的烦闷和矛盾。一七七九年歌德在日记中写道：“没有人知道：我做些什么，跟多少敌人进行斗争，哪怕是为了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歌德后来在晚年时也曾说过：“卡尔·奥古斯特从来也没有理解

① “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为《圣经》用语，见《创世记》，第二章第二十三节。

过我。”恩格斯说："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但是，他却“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① 因此，他跟魏玛宫廷不得不采取妥协态度，对大公的专制独裁，不得不屈从让步，尽量避免跟周围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这种对现实生活的丑恶面进行妥协的倾向，也明显地在《塔索》剧中表现出来。尽管在本剧中常常流露出作者对宫廷所抱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在戏剧末尾，作者通过塔索之口，痛骂大臣安托尼俄是“暴君利用的宝贵的工具”，把君主骂为“暴君”、“横行霸道、多行不义的执掌权柄者”，对他感到憎恨和厌恶，把公主骂为“娼妓”，把伯爵夫人骂为“狡猾”的人，俨然对当时魏玛公国的封建小朝廷作了无情的挞伐，可是谩骂不过是一时的发泄，而结果，塔索并没有能跟宫廷割断关系，背叛地走他自己的道路，他仍旧不得不跟他的敌对者握手言欢，妥协让步，岩石虽然把船夫的船击碎，使他遭覆舟之难，但船夫仍得紧紧地抓住岩石，这就是歌德在本剧最后两句中所作的庸俗的说教。

这个剧本在发表了十八年之后，于一八〇七年二月十六日第一次在魏玛剧场上演，同年三月二十一日再度公演，当时虽也受到欢迎，但并不能持久，因为本剧作为文学作品，虽占有很高的地位，但作为舞台用的脚本，效果则较差。因为本剧注

---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四卷第二五六页。

重性格的描写和精神心理的解剖，全体剧情的发展非常缓慢，不易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不过从原著的文学语言方面讲来，却充满了抒情诗的优美，那种抑扬格的韵文，处处显示出作者技巧的纯熟，正如《歌德评传》的作者比尔肖夫斯基所说："读《塔索》时，令人产生一种好象驾着柔和的彩云漂游于另一种世界一样的遐想，"它毕竟不失为歌德古典主义时代戏剧中最美的花冠。

译　者

于一九八一年五月。